

《周易正义》

孔颖达（公元 574—648），唐经学家。字冲远。冀州衡水（今属河北省）人。生于北朝，少时曾从刘焯问学。隋大业（公元 605—616）初，选为“明经”，授河内郡博士。到唐代，历任国子博士、国子司业、国子祭酒诸职。曾奉唐太宗命主编《五经正义》，根据南学约简、以玄学治经和北派深芜、引用讖纬的特点，融合南北经学的见解，形成唐代义疏派。唐代以其《五经正义》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。

《周易正义》作为《五经正义》之首，长期立于学官，是中国易学由学派分立阶段进入学派融合并统一阶段的标志，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典籍。《周易正义》一书的作者，依次为孔颖达、颜师古、司马才章、王恭、马嘉运、赵乾叶、王谈、于志宁等，复审者有苏德融、赵弘智等人。

《周易正义》的编撰，有一个很长的过程。唐初学制分为六学，隶属于国子监，一时：
句繁杂。唐太宗于是
诏使国子监祭酒孔颖
经编撰义疏。书成，
共一百七十卷，即题名《五经正义》。孔颖达去世后，博士马嘉运公开指摘书中的错误，议论颇具雅量高致，得到诸儒的赞服。于是，朝廷诏使诸儒加以修改，但迟迟未能完成。唐高宗永徽二年（公元 651 年），又诏使诸儒对《五经正义》重加修订，至永徽四年（公元 653 年）定稿，公开颁行，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。

《周易正义》这部书是在王弼、韩康伯注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。

王弼注《易》，只注解了上、下《经》及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文言传》；韩康伯则对王弼未注的《系辞传》、《说卦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作了注释。孔颖达等人将王、韩二人之注合并，组成了一部完整的《周易注》。然后，孔颖达等学者对其中的经文、传文、注文加以疏解，形成了一部规模宏大的《周易正义》（或《周易注疏》）。书中经传的编次，和唐以前多有不同。《周易正义》完全依照王、韩注本，将坤卦以下的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文字分附于相应的经文之下，将《文言传》分附于乾坤两卦之后，将《系辞传》、《说卦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附于上下经之后。书前，有孔颖达等人所作的《周易正义序》和《周易正义卷首》。《周易正义序》阐述了疏解王弼易注的理由，简述了此书的编撰经过。《周易正义卷首》则包括八篇论文，依次为《论易之三名》、《论重卦之人》、《论三代易名》、《论卦爻辞谁作》、《论分上下二篇》、《论夫子十翼》、《论传〈易〉之人》、《论谁加经字》，对于王弼与其他各家见解不同的问题，一律遵从王弼。对于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，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。

《周易正义》的后世传本甚多，或题为《周易注疏》，或题为《周易兼义》。但根据书前作者自序及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，可知《周易正义》应是最初的书名。《周易正义》竭力排除了南北朝时期以佛、道等玄学思想解《易》的各种学说，对北朝象数学派易学所取亦不多。《周易正义》主要是对王、韩的注释进行了疏解，并根据汉唐之间的义理派易学对王、韩二人的易学加以补充和订正。对于王、韩二人未论述的问题，或采用汉魏以来象数学派的理论，或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发挥。

《周易正义》的卷数，历代图书目录说法不一。《旧唐书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等均著录为十四卷，《新唐书》著录为十六卷，陈振孙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为十三卷。根据《周易正义序》，可以肯定，十四卷是《周易正义》一书原本的卷数。现存的《周易正义》传本多为九卷本，或附《周易音义》一卷，或附《周易略

例》一卷。

《周易正义》的传本，大致上可分为两类。一类是仅有孔颖达等人的疏文，未收王、韩注文及《周易略例》、《周易音义》等，称为“单疏本”。第二类是将疏文与王、韩注文合并，称为“注疏本”。此类传本多题为《周易兼义》，即指注疏合并而言。注疏本中又分为三种，其一，仅有王、韩注文及孔疏，无《周易略例》及《周易音义》。今存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，题为《周易注疏》，十三卷，即属此类。其二，注疏九卷与陆德明《周易音义》一卷合刊，无《周易略例》，题为《周易兼义》。现存的多种《十三经注疏》本所依据的阮元校刻本，即属此类。其三，注疏九卷、《周易略例》一卷、《周易音义》一卷合刊，例如宋刻元明递修本、元刻本、明嘉靖间李元阳刻本、明万历国子监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及清乾隆间武英殿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多题为《周易兼义》，属于此类。据有关专家考证，单疏本最接近于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原貌，注疏本次之。注疏本中，注、疏、《周易略例》、《周易音义》合刊本又早于阮元校刻本。本书点校时所用的底本即为合刊本，但点校时吸收了历代易学家对此书的研究成果，并采用简体横排，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。

点校凡例

一、《周易正义》，（唐）孔颖达撰。本次点校所采用底本，标题又作《周易兼义》。《周易正义》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，长期立于学官，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以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。

二、本书所采用的底本为明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参校本为中华书局影印、清代学者阮元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文字点校吸收了阮元校刻本及历代易学家对此书的研究成果，编次仍依合刊本，文字采用简体横排。

三、此次整理工作包括标点、文字处理、校勘工作，并吸取了部分已有定论的研究成果。

四、本书标点根据现行新的标点用法，并结合古籍整理标点的通例，对全书进行统一规范的标点。但全书不使用破折号、省略号、着重号、专名号，正文中不使用间隔号。凡并列书名号之间，一律加顿号以别之。如引用典籍中书名与篇名并列时，一律在中间加中圆点以别之。如《乾·九二》、《乾·九二·彖》等。

五、文字处理。汉字简化字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《文字使用规范条例》、《简化字总表》、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为基准，以《辞海》和《汉语大字典》为依据。未尽之处，依古籍整理通例处理。所有文字，凡能简化者，一律简化。古体字、不规范字，一律改为规范简化字。但《周易音义》中，为避免歧义，部分繁体字、异体字予以保留，不作简化处理。凡阮元校刻本及历代学者已有定论的研究成果，本书均予以吸收。其它悉从原本，不作改动。

提 要

钦定四库全书总目

《周易正义》十卷

魏王弼、晋韩康伯注，唐孔颖达疏。《易》本卜筮之书，故末派浸流于谶纬。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，遂能排击汉儒，自标新学。然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晋扬州刺史顾夸等有《周易难王辅嗣义》一卷，《册府元龟》又载顾悦之^①难王弼《易》义四十余条，京口闵康之又申王难顾，是在当日已有异同。王俭、颜延年以后，此扬彼抑，互诤不休。至颖达等奉诏作《疏》，始专崇王《注》，而众说皆废，故《隋志·易类》称“郑学浸微，今殆绝矣”。盖长孙无忌等作《志》之时，在《正义》既行之后也。今观其书如《复·彖》“七日来复”，王偶用“六日七分”之说，则推明郑义之善；《乾·九二》“利见大人”，王不用“利见九五”之说，则驳诘郑义之非。于“见龙在田时舍也”，则曰“经唯云时舍，注云必以时之通舍者，则辅嗣以‘通’解‘舍’，‘舍’是‘通’义也”，而不疏“舍”之何以训“通”。于“天玄而地黄”，则曰“恐庄氏之言，非王本意，今所不取”，而不言庄说之何以未允。如斯之类，皆显然偏袒。至《说卦传》之分阴分阳，韩注二、四为阴，三、五为阳，则曰“辅嗣以为初、上无阴阳定位，此《注》用王之说”。“帝出乎震”，韩氏无注，则曰“《益卦》六二，王用享于帝吉。辅嗣注云：帝者生

^① 案：“悦之”即“顾夸”之字。

物之主，兴益之宗，出震而齐巽者也”，“则辅嗣之意，以此帝为天帝也”。是虽弼所未注者，亦委曲旁引以就之。然疏家之体，主于诠释《注》文，不欲有所出入，故皇侃《礼疏》，或乖郑义，颖达至斥为“狐不首丘，叶不归根”，其墨守专门，固通例然也。至于诠释文句，多用空言，不能如诸经《正义》，根据典籍，源委粲然，则由王《注》扫弃旧文，无古义之可引，亦非考证之疏矣。此书初名“义赞”，后诏改“正义”，然卷端又题曰“兼义”，未喻其故。《序》称十四卷，《唐志》作十八卷，《书录解题》作十三卷，此本十卷，乃与王、韩注本同，殆后人从注本合并欤？

周易正义序

国子祭酒、上护军、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定

夫易者，象也。爻者，效也。圣人有以仰观俯察，象天地而育群品；云行雨施，效四时以生万物。若用之以顺，则两仪序而百物和；若行之以逆，则六位倾而五行乱。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，不使一物失其性；行必协阴阳之宜，不使一物受其害。故能弥纶宇宙，酬酢神明。宗社所以无穷，风声所以不朽，非夫道极玄妙，孰能与于此乎？斯乃乾坤之大造，生灵之所益也。若夫龙出于河，则八卦宣其象；麟伤于泽，则《十翼》彰其用。业资凡圣，时历三古。及秦亡金镜，未坠斯文；汉理珠囊，重兴儒雅。其传《易》者，西都则有丁、孟、京、田，东都则有荀、刘、马、郑，大体更相祖述，非有绝伦。唯魏世王辅嗣之《注》独冠古今。所以江左诸儒，并传其学；河北学者，罕能及之。其江南义疏，十有余家，皆辞尚虚玄，义多浮诞。

原夫易理难穷，虽复“玄之又玄”，至于垂范作则，便是有而教有。若论住内住外之空、就能就所之说，斯乃义涉于释氏，非为教于孔门也。既背其本，又违于《注》。至若《复卦》云：“七日来复。”并解云：“七日当为七月，谓阳气从五月建午而消，至十一月建子始复，所历七辰，故云‘七月’。”今案：辅嗣注云：“阳气始剥尽，至来复时，凡七日。”则是阳气剥尽之后，凡经七日始复，但阳气虽建午始消，至建戌之月，阳气犹在，何得称七月来复？故郑康成引《易纬》之说，建戌之月，以阳气既尽，建亥之月，纯阴用事，至建子之月，阳气始生，隔此纯阴一卦，卦主六日七分，举其成数言之，而云“七日来复”。仲尼之《纬》分明，辅嗣之《注》

若此。康成之说，遗迹可寻。辅嗣注之于前，诸儒背之于后，考其义理，其可通乎？又《蛊卦》云：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”辅嗣注云“甲者创制之令”，又若汉世之时甲令、乙令也。辅嗣又云“令治”“乃诛”，故后之三日。又《巽卦》云：“先庚三日，后庚三日。”辅嗣注云：“申命令谓之庚。”辅嗣又云：“甲庚皆申命之谓也。”诸儒同于郑氏之说，以为甲者宣令之日，先之三日而用辛也，欲取改新之义；后之三日而用丁也，取其丁宁之义。王氏《注》意，本不如此，而又不顾其《注》，妄作异端。

今既奉敕删定，考察其事，必以仲尼为宗；义理可诠，先以辅嗣为本；去其华而取其实，欲使信而有征。其文简，其理约，寡而制众，变而能通，仍恐鄙才短见，意未周尽。谨与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臣马嘉运，守大学助教臣赵乾叶等对共参议，详其可否。至十六年，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等，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，为之正义，凡十有四卷。庶望上裨圣道，下益将来，故序其大略，附之卷首尔。

目 录

孔颖达和《周易正义》

点校凡例

提要

周易正义序

周易正义卷首

- 第一 论“易”之三名 (2)
- 第二 论重卦之人 (4)
- 第三 论三代《易》名 (6)
- 第四 论卦辞爻辞谁作 (7)
- 第五 论分上下二篇 (8)
- 第六 论夫子《十翼》 (9)
- 第七 论传《易》之人 (10)
- 第八 论谁加“经”字 (11)

周易正义卷一

- 乾 (13)
- 坤 (41)
- 屯 (52)
- 蒙 (58)

周易正义卷二

- 需 (63)
- 讼 (68)
- 师 (74)
- 比 (79)
- 小畜 (84)
- 履 (90)

泰	(94)
否	(99)
同人	(102)
大有	(107)
谦	(111)
豫	(116)

周易正义卷三

随	(121)
蛊	(126)
临	(130)
观	(134)
噬嗑	(138)
贲	(143)
剥	(148)
复	(152)
无妄	(158)
大畜	(163)
颐	(168)
大过	(173)
坎	(178)
离	(184)

周易正义卷四

咸	(189)
恒	(195)
遁	(201)
大壮	(205)
晋	(209)
明夷	(214)
家人	(218)
睽	(222)
蹇	(227)

解	(231)
损	(235)
益	(241)

周易正义卷五

夬	(247)
姤	(252)
萃	(257)
升	(262)
困	(265)
井	(271)
革	(276)
鼎	(281)
震	(286)
艮	(291)
渐	(296)
归妹	(301)

周易正义卷六

丰	(307)
旅	(313)
巽	(317)
兑	(322)
涣	(325)
节	(329)
中孚	(332)
小过	(336)
既济	(341)
未济	(345)

周易正义卷七

周易系辞上传	(349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正义卷八

周易系辞下传	(395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正义卷九

周易说卦传	(42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序卦传	(44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杂卦传	(44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 录

周易略例

周易略例序	(44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总目	(450)
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略例	(45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明象	(452)
----------	-------

明爻通变	(455)
------------	-------

明爻适变通爻	(460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明象	(464)
----------	-------

辩位	(467)
----------	-------

略例下	(469)
-----------	-------

卦略	(472)
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音义

周易上经乾传第一	(47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上经泰传第二	(48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	(494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下经咸传第四	(504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下经夬传第五	(514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下经丰传第六	(52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系辞上第七	(53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系辞下第八	(54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说卦第九	(54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序卦第十	(55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杂卦第十一	(55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周易正义卷首

自此下分为八段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---|
| 第一 | 论“易”之三名 | 第二 | 论重卦之人 |
| 第三 | 论三代《易》名 | 第四 | 论卦辞爻辞谁作 |
| 第五 | 论分上下二篇 | 第六 | 论夫子《十翼》 |
| 第七 | 论传《易》之人 | 第八 | 论谁加“经”字 |

第一 论“易”之三名

正义曰：夫“易”者，变化之总名，改换之殊称，自天地开辟，阴阳运行，寒暑迭来，日月更出，孚萌庶类，亭毒群品，新新不停，生生相续，莫非资变化之力，换代之功。然变化运行，在阴阳二气，故圣人初画八卦，设刚柔两画，象二气也；布以三位，象三才也。谓之为“易”，取变化之义。

既义总变化，而独以“易”为名者，《易纬乾凿度》云：“易一名而含三义，所谓易也，变易也，不易也。”又云：“‘易’者，其德也。光明四通，简易立节，天以烂明，日月星辰，布设张列，通精无门，藏神无穴，不烦不扰，淡泊不失，此其‘易也’。‘变易’者，其气也。天地不变，不能通气，五行迭终，四时更废，君臣取象，变节相移，能消者息，必专者败，此其‘变易’也。‘不易’者，其位也。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君南面，臣北面，父坐子伏，此其‘不易’也。”

郑玄依此义，作《易赞》及《易论》云：“易一名而含三义：易简，一也；变易，二也；不易，三也。”故《系辞》云：“乾、坤其易之蕴邪？”又云：“易之门户邪？”又云：“夫乾，确然示人易矣。夫坤，隤然示人简矣。”“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”此言其“易简”之法则也。又云：“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则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。”此言顺时变易，出入移动者也。又云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”此言其张设布列“不易”者也。崔觐、刘贞简^①等并用此义，云：“易者谓生生之德，有易简之义。不易者，言天地定位，不可相易。变易者，谓生生之道，变而相续，皆以《纬》称‘不烦不扰，淡泊不失’。”此明是“易简”之义，无为之道。故“易”者，易也，作“难易”之音。而周简子云：“‘易’者，易（音亦）也，不易者，变易也。‘易’者易代之名。凡有无

^① 即刘瓛，字贞简。

相代，彼此相易，皆是‘易’义。‘不易’者，常体之名，有常有体，无常无体，是‘不易’之义。‘变易’者，相变改之名，两有相变，此为‘变易’。”

张氏、何氏并用此义，云：“易者，换代之名，待夺之义。”因于《乾凿度》云：易者其德也，或没而不论，或云德者得也。万法相形，皆得相易。不顾《纬》文“不烦不扰”之言，所谓用其文而背其义，何不思之甚？故今之所用，同郑康成等。“易”者，易也，音为“难易”之音，义为“简易”之义，得《纬》文之本实也。盖“易”之三义，唯在于有。然有从无出，理则包无，故《乾凿度》云：“夫有形者生于无形，则乾坤安从而生？故有太易、有太初、有太始、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。太初者，气之始也。太始者，形之始也。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气、形、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浑沌。浑沌者，言万物相浑沌而未相离也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”

是知易理备包有无，而易象唯在于有者，盖以圣人作《易》，本以垂教，教之所备，本备于有。故《系辞》云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，道即无也；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器即有也。故以无言之，存乎道体；以有言之，存乎器用；以变化言之，存乎其神；以生成言之，存乎其易；以真言之，存乎其性；以邪言之，存乎其情；以气言之，存乎阴阳；以质言之，存乎爻象；以教言之，存乎精义；以人言之，存乎景行。此等是也。且易者象也，物无不可象也。作《易》所以垂教者，即《乾凿度》云：“孔子曰：上古之时，人民无别，群物未殊，未有衣食器用之利，伏羲乃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中观万物之宜。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故易者所以断天地，理人伦，而明王道。是以画八卦，建五气，以立五常之行；象法乾坤，顺阴阳，以正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义；度时制宜，作为罔罟，以佃以渔，以贍民用。于是人民乃治，君亲以尊，臣子以顺，群生和洽，各安其性。”此其作《易》垂教之本意也。

第二 论重卦之人

《系辞》云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又《礼纬含文嘉》曰：“伏牺德合上下，天应以鸟兽文章，地应以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伏牺则而象之，乃作八卦。”故孔安国、马融、王肃、姚信等并云：伏牺得《河图》而作《易》。是则伏羲虽得《河图》，复须仰观俯察，以相参正，然后画卦。伏牺初画八卦，万物之象，皆在其中。故《系辞》曰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”是也。虽有万物之象，其万物变通之理，犹自未备，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。卦有六爻，遂重为六十四卦也。《系辞》曰“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”是也。然重卦之人，诸儒不同，凡有四说。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，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，孙盛以为夏禹重卦，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。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，案《系辞》，神农之时已有，盖取益与噬嗑。以此论之，不攻自破。其言神农重卦，亦未为得。

今以诸文验之。案《说卦》云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。”凡言“作”者，创造之谓也。神农以后，便是述修，不可谓之“作”也。则幽赞用蓍，谓伏牺矣。故《乾凿度》云：“垂皇策者牺。”《上系》论用蓍云：“四营而成易，十有八变而成卦。”既言圣人作《易》，十八变成卦，明用蓍在六爻之后，非三画之时。伏牺用蓍，即伏牺已重卦矣。《说卦》又云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故易六画而成卦。”既言圣人作《易》，“兼三才而两之”，又非神农始重卦矣。

又《上系》云：“易有圣人之道四焉，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此之四事，皆在六爻之后。何者？三画之时，未有《象》、《繇》，不得有“尚其辞”。因而重之，始有变动，三画不动，不得有“尚其变”。揲蓍布爻，方用之卜筮，蓍起六爻之后，三画不得有“尚其占”。自然中间以制器者“尚其象”，亦非三画之时。今伏牺结绳而为罔罟，则是制器，明伏牺已重卦矣。又《周礼·外史》“掌三皇五帝之书”，明三

皇已有书也。《下系》云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……盖取诸夬。”既象夬卦而造书契，伏牺有书契则有夬卦矣。故孔安国《书序》云：“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。”又曰“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《三坟》”是也。又八卦小成，爻象未备，重三成六，能事毕矣。若言重卦起自神农，其为功也，岂比《系辞》而已哉！何因《易纬》等数所历三圣，但云伏牺、文王、孔子，竟不及神农，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，不重卦矣。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，即自重为六十四卦，为得其实。其重卦之意，备在《说卦》，此不具叙。伏牺之时，道尚质素，画卦重爻，足以垂法。后代浇讹，德不如古，爻象不足以为教，故作《系辞》以明之。

第三 论三代《易》名

案《周礼·大卜》“三易”云：“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”杜子春云：“《连山》，伏牺。《归藏》，黄帝。”郑玄《易赞》及《易论》云：“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。”郑玄又释云：“《连山》者，象山之出云，连连不绝；《归藏》者，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；《周易》者，言易道周普，无所不备。”郑玄虽有此释，更无所据之文。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，皆烦而无用，今所不取。案《世谱》等群书，神农一曰连山氏，亦曰列山氏；黄帝一曰归藏氏。既连山、归藏并是代号，则《周易》称周，取岐阳地名，《毛诗》云“周原朏朏”是也。又文王作《易》之时，正在羑里，周德未兴，犹是殷世也，故题周，别于殷。以此文王所演，故谓之《周易》，其犹《周书》、《周礼》，题“周”以别余代。故《易纬》云“因代以题周”是也。先儒又兼取郑说云：“既指周代之名，亦是普遍之义。”虽欲无所遐弃，亦恐未可尽通。其《易》题周，因代以称周，是先儒更不别解，唯皇甫谧云：“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，著七八九六之爻，谓之《周易》。”以此文王安“周”字。其《系辞》之文，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无以言也。

第四 论卦辞爻辞谁作

其《周易·系辞》凡有二说，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。知者，案《系辞》云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又曰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”又《乾凿度》云：“垂皇策者牺，卦道演德者文，成命者孔。”《通卦验》又云：“苍牙通灵昌之成，孔演命明道经。”准此诸文，伏牺制卦，文王系辞，孔子作《十翼》，《易》历三圣，只谓此也。故史迁云“文王囚而演《易》”，即是“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”。郑学之徒，并依此说也。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。案《升卦·六四》：“王用亨于岐山。”武王克殷之后，始追号文王为王。若爻辞是文王所制，不应云“王用亨于岐山”。又《明夷·六五》：“箕子之明夷。”武王观兵之后，箕子始被囚奴，文王不宜豫言“箕子之明夷”。又《既济·九五》：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。”说者皆云：“西邻”谓文王，“东邻”谓纣。文王之时，纣尚南面，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，又欲抗君之国，遂言东西相邻而已。又《左传》：韩宣子适鲁，见《易象》云：“吾乃知周公之德。”周公被流言之谤，亦得为忧患也。验此诸说，以为卦辞文王，爻辞周公。马融、陆绩等并同此说，今依而用之。所以只言三圣，不数周公者，以父统子业故也。案《礼稽命征》曰：“文王见礼坏乐崩，道孤无主，故设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。”其三百、三千，即周公所制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。明文王本有此意，周公述而成之，故系之文王。然则《易》之爻辞，盖亦是文王本意，故《易纬》但言“文王”也。

第五 论分上下二篇

案《乾凿度》云：“孔子曰：阳三阴四，位之正也。”故《易》卦六十四，分为上下而象阴阳也。夫阳道纯而奇，故上篇三十，所以象阳也。阴道不纯而偶，故下篇三十四，所以法阴也。乾、坤者，阴阳之本始，万物之祖宗，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。离为日，坎为月，日月之道，阴阳之经，所以始终万物，故以坎、离为上篇之终也。咸、恒者，男女之始，夫妇之道也。人道之兴，必由夫妇，所以奉承祖宗，为天地之主，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。既济、未济为最终者，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。以此言之，则上下二篇，文王所定，夫子作《纬》以释其义也。

第六 论夫子《十翼》

其《彖》、《象》等《十翼》之辞，以为孔子所作，先儒更无异论，但数《十翼》亦有多家。既文王《易经》本分为上下二篇，则区域各别，《彖》、《象》释卦，亦当随《经》而分。故一家数《十翼》云：《上彖》一，《下彖》二，《上象》三，《下象》四，《上系》五，《下系》六，《文言》七，《说卦》八，《序卦》九，《杂卦》十。郑学之徒，并同此说，故今亦依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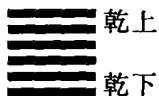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 论传《易》之人

孔子既作《十翼》，《易》道大明，自商瞿已后，传授不绝。案《儒林传》云：“商瞿子木本受《易》于孔子，以授鲁桥庇子庸，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，子弓授燕周醜子家，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，子乘授齐田何子庄。及秦燔书，《易》为卜筮之书，独得不禁，故传授者不绝。汉兴，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及雒阳周王孙、梁人丁宽、齐服生，皆著《易传》数篇。同授菑川杨何字叔元，叔元传京房，京房传梁丘贺，贺授子临，临授御史大夫王骏。其后丁宽又别授田王孙，孙授施犇，犇授张禹，禹授彭宣。”此前汉大略传授之人也。其后汉则有马融、荀爽、郑玄、刘表、虞翻、陆绩等及王辅嗣也。

第八 论谁加“经”字

但《子夏传》云：虽分为上下二篇，未有“经”字。“经”字是后人所加，不知起自谁始。案：前汉孟喜《易本》云“分上下二《经》”，是孟喜之前，已题“经”字。其篇题“经”字，虽起于后，其称“经”之理则久在于前。故《礼记·经解》云：“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。”既在《经解》之篇，是《易》有称“经”之理。案《经解》之篇，备论六艺，则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并合称“经”。而《孝经纬》称《易》建八卦，序六十四卦，转成三百八十四爻，运机布度，其气转易，故称“经”也。但《纬》文鄙伪，不可全信。其八卦方位之所，六爻上下之次，七八九六之数，内外承乘之象，入《经》别释，此未具论也。

周易兼义上经乾传卷第一

(乾)^①

乾，元、亨、利、贞。

䷀ 正义曰：“乾”者，此卦之名。谓之卦者，《易纬》云：“卦者挂也，言县挂物象，以示于人，故谓之卦。”但二画之体，虽象阴阳之气，未成万物之象，未得成卦，必三画以象三才，写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之象，乃谓之卦也。故《系辞》云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”是也。但初有三画，虽有万物之象，于万物变通之理，犹有未尽，故更重之而有六画，备万物之形象，穷天下之能事，故六画成卦也。此乾卦本以象天，天乃积诸阳气而成天，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也。此既象天，何不谓之天，而谓之“乾”者？天者定体之名，“乾”者体用之称。故《说卦》云：“乾，健也。”言天之体，以健为用。圣人作《易》本以教人，欲使人法天之用，不法天之体，故名“乾”，不名天也。天以健为用者，运行不息，应化无穷，此天之自然之理，故圣人当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，亦当应物成务，云为不已，“终日乾乾”，无时懈怠，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。于物象言之，则纯阳也，天也。于人事言之，则君也，父也。以其居尊，故在诸卦之首，为《易》理之初。但圣人名卦，体例不同，或则以物象而为卦名者，若否、泰、剥、颐、鼎之属是也，或以象之所用而为卦名者，即乾、坤之属是也。如此之类

① 括号及括号中卦名均为编者方便读者阅读所加，下同。

多矣。虽取物象，乃以人事而为卦名者，即家人、归妹、谦、履之属是也。所以如此不同者，但物有万象，人有万事，若执一事，不可包万物之象；若限局一象，不可总万有之事。故名有隐显，辞有踳驳，不可一例求之，不可一类取之。故《系辞》云：“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。”韩康伯注云“不可立定准”是也。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者，是乾之四德也。《子夏传》云：“元，始也。亨，通也。利，和也。贞，正也。”言此卦之德，有纯阳之性，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，能使物性和谐，各有其利，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。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，故谓之四德：言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，以长万物，物得生存而为“元”也。又当以嘉美之事，会合万物，令使开通而为“亨”也。又当以义协和万物，使物各得其理而为“利”也。又当以贞固干事，使物各得其正而为“贞”也。是以圣人法乾而行此四德，故曰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。其委曲条例，备在《文言》。

初九：潜龙勿用。

《文言》备矣。

正义曰：居第一之位，故称“初”；以其阳爻，故称“九”。潜者，隐伏之名；龙者，变化之物。言天之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，阴气始盛，阳气潜在地下，故言“初九潜龙”也。此自然之象，圣人作法，言于此潜龙之时，小人道盛，圣人虽有龙德，于此时唯宜潜藏，勿可施用，故言“勿用”。张氏云：“以道未可行，故称‘勿用’以诫之。”于此小人道盛之时，若其施用，则为小人所害。寡不敌众，弱不胜强，祸害斯及，故诫“勿用”。若汉高祖生于暴秦之世，唯隐居为泗水亭长，是勿用也。诸儒皆以为舜始渔于雷泽。舜之时，当尧之世，尧君在上，不得为小人道盛。此“潜龙”始起，在建子之月，于义恐非也。第一位言“初”，第六位当言“终”；第六位言“上”，第一位当言“下”。所以文不同者，庄氏云：“下言初则上有末义。”故《大过·彖》云：“栋桡，本末弱。”是上有末义。“六”言“上”，则“初”当言“下”。故《小象》云：“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。”则是初有下义。互文相通，义或然也。且第一言“初”者，欲明万物积渐，从无入有，所以言初，不言一与下也。六言“上”者，欲见位居卦上，故不言六与末也。

此初九之等，是乾之六爻之辞，但乾卦是阳生之世，故六爻所述，皆以圣人出处托之，其余卦六爻，各因象明义，随义而发，不必皆论圣人。他皆仿此。谓之“爻”者，《系辞》云：“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”圣人画爻，以仿效万物之象。先儒云，后代圣人以《易》占事之时，先用蓍以求数，得数以定爻，累爻而成卦，因卦以生辞，则蓍为爻卦之本，爻卦为蓍之末。今案：《说卦》云：“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参天两地而倚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。”《系辞》云：“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大乎蓍龟。是故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。”又《易乾凿度》云：“垂皇策者牺。”据此诸文，皆是用蓍以求卦。先儒之说，理当然矣。然阳爻称“九”，阴爻称“六”，其说有二：一者乾体有三画，坤体有六画，阳得兼阴，故其数九，阴不得兼阳，故其数六。二者老阳数九，老阴数六，老阴老阳皆变，《周易》以变者为占，故杜元凯注襄九年《传》遇艮之八，及郑康成注《易》，皆称《周易》以变者为占，故称九、称六。所以老阳数九，老阴数六者，以揲蓍之数，九遇揲则得老阳，六遇揲则得老阴。其少阳称七，少阴称八，义亦准此。张氏以为阳数有七有九，阴数有八有六，但七为少阳，八为少阴，质而不变，为爻之本体。九为老阳，六为老阴，文而从变，故为爻之别名。且七既为阳爻，其画已长。今有九之老阳，不可复画为阳，所以重钱^①，避少阳七数，故称九也。八为阴数而画阴爻，今六为老阴，不可复画阴爻。故交其钱，避八而称六。但《易》含万象，所托多涂，义或然也。

九二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

出潜离隐，故曰“见龙”，处于地上，故曰“在田”。德施周普，居中不偏，虽非君位，君之德也。初则不彰，三则“乾乾”，四则“或跃”，上则过亢。“利见大人”，唯二、五焉。

䷖ “九二”至“利见大人。”

○正义曰：阳处二位，故曰“九二”。阳气发见，故曰“见龙”。田是地上可营为有益之处，阳气发在地上，故曰“在田”。且一之与二，俱为地道，二在一上，所以称“田”。“见龙在田”，是

① 案：“重钱”与下文所提到的“交其钱”均为筮法。

自然之象。“利见大人”，以人事托之，言龙见在田之时，犹似圣人久潜稍出，虽非君位而有君德，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“大人”。故先儒云：若夫子教于洙泗，利益天下，有人君之德，故称“大人”。案：《文言》云：“九二德博而化。”又云：“君德也。”王辅嗣注云：“虽非君位，君之德也。”是九二有人君之德，所以称“大人”也。辅嗣又云：“利见大人，唯二五焉。”是二之与五，俱是“大人”，为天下所“利见”也。而褚氏、张氏同郑康成之说，皆以为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，其义非也。且“大人”之云，不专在九五与九二，故《讼卦》云：“利见大人。”又《蹇卦》：“利见大人。”此“大人”之文，施处广矣，故辅嗣注谓九二也。是“大人”非专九五。

●注“处于地上”至“唯二五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处于地上，故曰在田”者，先儒以为重卦之时，重于上下两体，故初与四相应，二与五相应，三与上相应。是上下两体，论天地人各别，但《易》含万象，为例非一。及其六位，则一、二为地道，三、四为人道，五、上为天道。二在一上，是九二处其地上，所田食之处，唯在地上，所以称“田”也。观辅嗣之注意，唯取地上称田，诸儒更广而称之，言田之耕稼利益，及于万物，盈满有益于人，犹若圣人益于万物，故称“田”也。“德施周普”者，下《小象》文，谓周而普遍。“居中不偏”者，九二居在下卦之中，而于上于下，其心一等，是“居中不偏”也。不偏则周普也。“虽非君位”者，二为大人，已居二位，是非君位也。“君之德”者，以德施周普也。《文言》云：“德博而化。”又云：“君德也。”是九二有人君之德也。“初则不彰”者，谓潜隐不彰显也。“三则乾乾”者，危惧不安也。“四则或跃”者，谓进退怀疑也。“上则过亢”，过谓过甚，亢谓亢极。“利见大人，唯二五焉”者，言范模乾之一卦，故云“唯二五焉”。于别卦言之，非唯二、五而已。故讼卦、蹇卦并云“利见大人”，所以施处广，非唯二、五也。诸儒以为九二当太族之月，阳气发见，则九三为建辰之月，九四为建午之月，九五为建申之月，为阴气始杀，不宜称“飞龙在天”。上九为建戌之月，群阴既盛，上九不得言“与时偕极”。于此时阳气仅存，何极之有？诸儒此说，于理稍乖。此乾之阳气渐生，似圣人渐出，宜据十一月之后。至建巳之月已来，此九二当据建丑、建

寅之间，于时地之萌芽初有出者，即是阳气发见之义。乾卦之象，其应然也。但阴阳二气，共成岁功，故阴兴之时，仍有阳在，阳生之月，尚有阴存。所以六律六吕，阴阳相间，取象论义，与此不殊。乾之初九，则与复卦不殊。乾之九二，又与临卦无别。何以复、临二卦与此不同者，但《易》论象，复、临二卦，既有群阴见象于上，即须论卦之象义，各自为文。此乾卦初九、九二，只论居位一爻，无群阴见象，故但自明当爻之地，为此与临、复不同。

九三：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

处下体之极，居上体之下，在不中之位，履重刚之险。上不在天，未可以安其尊也。下不在田，未可以宁其居也。纯修下道，则居上之德废；纯修上道，则处下之礼旷。故“终日乾乾”，至于夕惕犹若厉也。居上不骄，在下不忧，因时而惕，不失其几，虽危而劳，可以“无咎”。处下卦之极，愈于上九之亢，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。乾三以处下卦之上，故免亢龙之悔。坤三以处下卦之上，故免龙战之灾。

●“九三君子”至“夕惕若厉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以阳居三位，故称“九三”；以居不得中，故不称“大人”；阳而得位，故称君子。在忧危之地，故“终日乾乾”，言每恒终竟此日，健健自强，勉力不有止息。“夕惕”者，谓终竟此日后，至向夕之时，犹怀忧惕。“若厉”者，若，如也；厉，危也。言寻常忧惧，恒如倾危，乃得无咎。谓既能如此戒慎，则无罪咎，如其不然，则有咎。故《系辞》云：“无咎者，善补过也。”此一爻，因阳居九三之位，皆以人事明其象。

●注“处下体之极”至“免龙战之灾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处下体之极”者，极，终也。三是上卦之下，下体之极，故云“极”也。又云“居上体之下”者，四、五与上是上体，三居四下，未入上体，但居上体之下，四则已入上体，但居其上体之下，故九四注云“居上体之下”，与此别也。云“履重刚之险”者，上下皆有阳爻，刚强好为险难，故云“履重刚之险”。云“上不在天，未可以安其尊”者，若在天位，其尊自然安处，在上卦之下，虽在下卦之上，其尊未安，故云“未可以安其尊”也。“下不在田，未可以宁其居”者，田是所居之处，又是中和之所，

既不在田，故不得安其居。“纯修下道，则居上之德废”者，言若纯修下道以事上卦，则已居下卦之上，其德废坏，言其太卑柔也。“纯修上道，则处下之礼旷”者，旷谓空旷，言已纯修居下卦之上道以自骄矜，则处上卦之下，其礼终竟空旷。“夕惕犹若厉也”者，言虽至于夕，恒怀惕惧，犹如未夕之前，常若厉也。案：此卦九三所居之处，实有危厉。又《文言》云：“虽危无咎。”是实有危也。据其上下文势，“若”字宜为语辞，但诸儒并以“若”为“如”，如似有厉，是实无厉也，理恐未尽。今且依“如”解之。“因时而惕，不失其几”者，“因时”谓因可忧之时，故《文言》云“因时而惕”，又云“知至至之，可与几也”。是“因时而惕，不失其几”也。“虽危而劳”者，“若厉”是“虽危”，“终日乾乾”是“而劳”也。“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”者，正以九三与上九相并，九三处下卦之极，其位犹卑，故竭知力而得免咎也。上九在上卦之上，其位极尊，虽竭知力，不免亢极，言下胜于上，卑胜于尊。

九四：或跃在渊，无咎。

去下体之极，居上体之下，乾道革之时也。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履重刚之险，而无定位所处，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。近乎尊位，欲进其道，迫乎在下，非跃所及。欲静其居，居非所安，持疑犹豫，未敢决志。用心存公，进不在私，疑以为虑，不谬于果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“九四：或跃在渊，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或，疑也。跃，跳跃也。言九四阳气渐进，似若龙体欲飞，犹“疑或”也。跃于在渊，未即飞也。此自然之象，犹若圣人位渐尊高，欲进于王位，犹豫持疑，在于故位，未即进也。云“无咎”者，以其迟疑进退，不即果敢以取尊位，故“无咎”也。若其贪利务进，时未可行而行，则物所不与，故有咎也。若周西伯内执王心，外率诸侯以事纣也。

●注“去下体之极”至“无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去下体之极”者，离下体入上体，但在下体之上，故云“去下体之极”。注九三云“处下体之极”，彼仍处九三，与此别也。云“乾道革之时”者，革，变也。九四去下体入上体，是乾道革之时。云“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”者，《易》之为

体，三与四为人道，人近在下，不近于上，故九四云“中不在人”，异于九三也。云“而无定位所处”者，九四以阳居阴上，既不在于天，下复不在于地，中又不当于人，上下皆无定位所处也。“斯诚进退无常之时”者，《文言》云“上下无常”、“进退无恒”是也。“欲进其道，迫乎在下，非跃所及”者，谓欲进己圣道而居王位，但逼迫于下，群众未许，非己独跃所能进及也。“欲静其居，居非所安，持疑犹豫，未敢决志”者，谓志欲静其居处，百姓既未离祸患，须当拯救，所以不得安居，故迟疑犹豫，未敢决断其志而苟进也。“用心存公，进不在私”者，本为救乱除患，不为于己，是进不在私也。“疑以为虑，不谬于果”者，谬谓谬错，果谓果敢；若不思虑，苟欲求进，当错谬于果敢之事，而致败亡；若疑惑以为思虑，则不错谬于果敢之事。其错谬者，若宋襄公与楚人战而致败亡是也。

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

不行不跃而在乎天，非飞而何？故曰“飞龙”也。龙德在天，则大人之路亨也。夫位以德兴，德以位叙，以至德而处盛位，万物之睹，不亦宜乎？

疏 “九五”至“利见大人”。

○正义曰：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，故云“飞龙在天”。此自然之象，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，德备天下，为万物所瞻睹，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。

●注“龙德在天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龙德在天，则大人之路亨”，谓若圣人有龙德居在天位，则大人道路得亨通。犹若文王拘在羑里，是大人道路未亨也。“夫位以德兴”者，位谓王位，以圣德之人能兴王位也。“德以位叙”者，谓有圣德之人，得居王位，乃能叙其圣德。若孔子虽有圣德，而无其位，是德不能以位叙也。

上九：亢龙有悔。

疏 正义曰：上九亢阳之至，大而极盛，故曰“亢龙”。此自然之象。以人事言之，似圣人有龙德，上居天位，久而亢极，物极则反，故“有悔”也。纯阳虽极，未至大凶，但有悔吝而已。《系辞》云：“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”故郑引尧之末年，四凶在朝，

是以有悔未大凶也。凡悔之为文，既是小疵，不单称悔也，必以余字配之。其悔若在，则言“有悔”，谓当有此悔，则此经是也。其悔若无，则言“悔亡”，言其悔已亡也，若《恒卦·九二》“悔亡”是也。其悔虽亡，或是更取他文结之，若《复卦·初九》“不远复无祇悔”之类是也。但圣人至极，终始无亏，故《文言》云：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？”是知大圣之人，本无此悔。但九五天位，有大圣而居者，亦有非大圣而居者，不能不有骄亢，故圣人设法以戒之也。

用九：见群龙，无首，吉。

九，天之德也。能用天德，乃见“群龙”之义焉。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，则物之所不与也。以柔顺而为不正，则佞邪之道也。故乾吉在“无首”，坤利在“永贞”。

䷆ “用九：见群龙，无首，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用九见群龙”者，此一句说“乾元”能用天德也。九，天德也。若体“乾元”，圣人能用天德，则见“群龙”之义。“群龙”之义，以无首为吉，故曰“用九，见群龙，无首，吉”也。

●注“九，天之德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九，天之德”者，言六爻俱九，乃共成天德，非是一爻之九，则为天德也。

《彖》曰：大哉乾元！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，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

天也者，形之名也。健也者，用形者也。夫形也者，物之累也。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，为物之首，统之者岂非至健哉！大明乎终始之道，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，升降无常，随时而用，处则乘潜龙，出则乘飞龙，故曰“时乘六龙”也。乘变化而御大器，静专动直，不失大和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？

䷆ “彖曰大哉乾元”至“各正性命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夫子所作《彖》辞，统论一卦之义，或说其卦之德，或说其卦之义，或说其卦之名，故《略例》云：“彖者何也？统论一卦之体，明其所由之主。”案：褚氏、庄氏并云：“彖，断也，断定一卦之义，所以名为彖也。”但此《彖》释乾与元、亨、

利、贞之德。但诸儒所说此《彖》分解四德，意各不同。今案：庄氏之说，于理稍密，依而用之。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”者，此三句总释乾与元也。“乾”是卦名，“元”是乾德之首，故以元德配乾释之。“大哉乾元”者，阳气昊大，乾体广远，又以元大始生万物，故曰“大哉乾元”。“万物资始”者，释其“乾元”称“大”之义，以万象之物，皆资取“乾元”，而各得始生，不失其宜，所以称“大”也。“乃统天”者，以其至健而为物始，以此乃能统领于天，天是有形之物，以其至健，能总统有形，是“乾元”之德也。“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”者，此二句释“亨”之德也，言乾能用天之德，使云气流行，雨泽施布，故品类之物，流布成形，各得亨通，无所壅蔽，是其“亨”也。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”者，此二句总结乾卦之德也。以乾之为德，大明晓乎万物终始之道，始则潜伏，终则飞跃，可潜则潜，可飞则飞，是明达乎始终之道，故六爻之位，依时而成。若其不明终始之道，应潜而飞，应飞而潜，应生而杀，应杀而生，六位不以时而成也。“时乘六龙，以御天”者，此二句申明“乾元”“乃统天”之义，言乾之为德，以依时乘驾六爻之阳气，以控御于天体。六龙，即六位之龙也，以所居上下言之，谓之六位也；阳气升降，谓之六龙也。上文以至健元始总明乾德，故云“乃统天”也。此名乘驾六龙，各分其事，故云“以御天”也。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”者，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资始之义。道体无形，自然使物开通，谓之为“道”。言乾卦之德，自然通物，故云“乾道”也。“变”谓后来改前，以渐移改，谓之变也。“化”谓一有一无，忽然而改，谓之为化。言乾之为道，使物渐变者，使物卒化者，各能正定物之性命。性者天生之质，若刚柔迟速之别；命者人所禀受，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。

●注“天也者形之名也”至“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夫形也者，物之累也。凡有形之物，以形为累，是含生之属，各忧性命。而天地虽复有形，常能永保无亏，为物之首，岂非统用之者至极健哉！若非至健，何能使天形无累？见其无累，则知“至健”也。“乘变化而御大器”者，乘变化，则乘潜龙、飞龙之属是也。“而御大器”，大器谓天也。乘此潜龙、飞龙而控御天体，所以运动不息，故云“而御大器”也。“静专动直，不失大和”者，谓乾之为体，其静住之时，则专一不转移也，其运动之

时，正直不倾邪也。故《上系辞》云：“夫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”韩康伯注云：“专，专一也。直，刚正也。”“不失大和”，则下文“保合大和”是也。“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”，以乾能正定物之性命，故云“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”？谓物之性命各有情，非天之情也。天本无情，何情之有？而物之性命，各有情也。所禀生者谓之性，随时念虑谓之情，无识无情，今据有识而言，故称曰“情”也。夫子为《彖》之体，断明一卦之义，体例不同。庄氏以为凡有一十二体，今则略举大纲，不可事事繁说。庄氏云“《彖》者发首则叹美卦”者，则此《乾·彖》云“大哉乾元”，《坤卦·彖》云“至哉坤元”。以乾、坤德大，故先叹美之，乃后详说其义。或有先叠文解义而后叹者，则《豫卦·彖》云：“豫之时义大矣哉”之类是也。或有先释卦名之义，后以卦名结之者，则《同人·彖》云“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，曰同人”，《大有·彖》云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，曰大有”之例是也。或有特叠卦名而称其卦者，则《同人·彖》云：“同人曰：同人于野，亨。”注云：“‘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’，非二之所能也。是乾之所行，故特曰‘同人曰’。”此等之属，为文不同，唯同人之《彖》特称“同人曰”，注又别释。其余诸卦之《彖》，或详或略，或先或后，故上下参差，体例不同，或难具解，或易略解。若一一比并，曲生节例，非圣人之本趣，恐学者之徒劳，心不晓也。今皆略而不言，必有其义，于卦下而具说。

保合大和，乃利贞。

不和而刚暴。

疏 正义曰：此二句释“利贞”也。纯阳刚暴，若无和顺，则物不得利，又失其正。以能保安合会大和之道，乃能利贞于万物，言万物得利而贞正也。

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万国所以宁，各以有君也。

疏 正义曰：自上已来，皆论乾德自然养万物之道。此二句论圣人上法乾德，生养万物，言圣人为君在众物之上，最尊高于物，以头首出于众物之上，各置君长以领万国，故万国皆得宁也。人君位实尊高，故于此云首出于庶物者也。志须卑下，故前经云“无

首，吉”也。但前文说乾用天德，其事既详，故此文圣人以人事象乾，于文略也。以此言之，圣人亦当令万物资始，统领于天位，而“云行雨施”，布散恩泽，使兆庶众物，各流布其形。又大明乎盛衰终始之道，使天地四时贵贱高下，各以时而成。又任用群贤，以奉行圣化，使物各正性命。此圣人所以象乾而立化。

《象》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○“《象》曰天行健”至“自强不息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《大象》也。《十翼》之中第三翼，总象一卦，故谓之“大象”。但万物之体，自然各有形象，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。今夫子释此卦之所象，故言“《象》曰”。天有纯刚，故有健用。今画纯阳之卦以比拟之，故谓之“象”。《象》在《彖》后者，《彖》详而《象》略也。是以过半之义，思在《彖》而不在《象》，有由而然也。“天行健”者，行者运动之称，健者强壮之名，“乾”是众健之训。今《大象》不取余健为释，偏说“天”者，万物壮健，皆有衰息，唯天运动日过一度，盖运转混没，未曾休息，故云“天行健”。健是“乾”之训也，顺者“坤”之训也。坤则云“地势坤”。此不言“天行乾”而言“健”者，刘表云：“详其名也。”然则“天”是体名，“乾”则用名，“健”是其训，三者并见，最为详悉，所以尊乾异于他卦。凡六十四卦，说象不同：或总举象之所由，不论象之实体，又总包六爻，不显上体下体，则乾、坤二卦是也。或直举上下二体者，若“云雷，屯”也，“天地交，泰”也，“天地不交，否”也，“雷电，噬嗑”也，“雷风，恒”也，“雷雨作，解”也，“风雷，益”也，“雷电皆至，丰”也，“洊雷，震”也，“随风，巽”也，“习坎，坎”也，“明两作，离”也，“兼山，艮”也，“丽泽，兑”也。凡此一十四卦，皆总举两体而结义也。取两体俱成，或有直举两体上下相对者，“天与水违行，讼”也，“上天下泽，履”也，“天与火，同人”也，“上火下泽，睽”也。凡此四卦，或取两体相违，或取两体相合，或取两体上下相承而为卦也，故两体相对而俱言也。虽上下二体，共成一卦，或直指上体而为文者。若“云上于天，需”也，“风行天上，小畜”也，“火在天上，大有”也，“雷出地奋，豫”也，“风行地上，观”也，“山附于地，剥”也，“泽灭木，大过”也，“雷在天上，大壮”也，

“明出地上，晋”也，“风自火出，家人”也，“泽上于天，夬”也，“泽上天地，萃”也，“风行水上，涣”也，“水在火上，既济”也，“火在水上，未济”也。凡此十五卦，皆先举上象而连于下，亦意取上象以立卦名也。亦有虽意在上象，而先举下象，以出上象者，“地上有水，比”也，“泽上有地，临”也，“山上有泽，咸”也，“山上有火，旅”也，“木上有水，井”也，“木上有火，鼎”也，“山上有木，渐”也，“泽上有雷，归妹”也，“山上有水，蹇”也，“泽上有水，节”也，“泽上有风，中孚”也，“山上有雷，小过”也。凡此十二卦，皆先举下象以出上象，亦意取上象，共下象而成卦也。或先举上象而出下象，义取下象以成卦义者，“山下出泉，蒙”也，“地中有水，师”也，“山下有风，蛊”也，“山下有火，贲”也，“天下雷行，无妄”也，“山下有雷，颐”也，“天下有山，遁”也，“山下有泽，损”也，“天下有风，姤”也，“地中有山，谦”也，“泽中有雷，随”也，“地中生木，升”也，“泽中有火，革”也。凡此十三卦，皆先举上体，后明下体也。其上体是天，天与山则称“下”也。若上体是地，地与泽则称“中”也。或有虽先举下象，称在上象之下者，若“雷在地中，复”也，“天在山中，大畜”也，“明入地中，明夷”也，“泽无水，困”也。是先举下象而称在上象之下，亦义取下象以立卦也。所论之例者，皆大判而言之，其间委曲，各于卦下别更详之。先儒所云此等象辞，或有实象，或有假象。实象者，若“地上有水，比”也，“地中生木，升”也，皆非虚，故言实也。假象者，若“天在山中”，“风自火出”，如此之类，实无此象，假而为义，故谓之假也。虽有实象、假象，皆以义示人，总谓之“象”也。“天行健”者，谓天体之行，昼夜不息，周而复始，无时亏退，故云“天行健”。此谓天之自然之象。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此以人事法天所行，言君子之人，用此卦象，自强勉力，不有止息。言“君子”者，谓君临上位，子爱下民，通天子诸侯，兼公卿大夫有地者。凡言“君子”，义皆然也。但位尊者象卦之义多也，位卑者象卦之义少也。但须量力而行，各法其卦也，所以诸卦并称“君子”。若卦体之义，唯施于天子，不兼包在下者，则言“先王”也。若《比卦》称“先王以建万国”，《豫卦》称“先王以作乐崇德”，《观卦》称“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”，噬嗑称“先王以明罚敕法”，《复卦》称“先王以至日闭关”，无妄称

“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”，《涣卦》称“先王以享于帝立庙”，《泰卦》称“后以财成天地之道”，《姤卦》称“后以施命诰四方”。称“后”兼诸侯也，自外卦并称“君子”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阳在下也。“见龙在田”，德施普也。“终日乾乾”，反覆道也。

以上言之则不骄，以下言之则不忧，反覆皆道也。

疏 “潜龙勿用”至“反覆道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自此以下至“盈不可久”，是夫子释六爻之《象》辞，谓之“小象”。以初九阳潜地中，故云“阳在下也”。经言“龙”而《象》言“阳”者，明经之称“龙”，则阳气也。此一爻之象，专明天之自然之气也。“见龙在田，德施普”者，此以人事言之，用龙德在田，似圣人已出在世，道德恩施，能普遍也。比“初九勿用”，是其周普也。若比九五，则犹狭也。“终日乾乾，反覆道”者，此亦以人事言之。君子“终日乾乾”，自强不息，故反之与覆，皆合其道。反谓进反在上也，处下卦之上，能不骄逸，是反能合道也。覆谓从上倒覆而下，居上卦之下，能不忧惧，是覆能合道也。

“或跃在渊”，进无咎也。“飞龙在天”，大人造也。“亢龙有悔”，盈不可久也。

疏 “或跃在渊”至“盈不可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或跃在渊，进无咎”者，此亦人事言之。进则跳跃在上，退在潜在渊，犹圣人疑或，而在于贵位也。心所欲进，意在于公，非是为私，故“进无咎”也。“飞龙在天，大人造”者，此亦人事言之。“飞龙在天”，犹圣人之在王位。造，为也。唯大人能为之而成就也。姚信、陆绩之属，皆以“造”为造至之“造”。今案：《象》辞皆上下为韵，则姚信之义，其读非也。“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”者，此亦人事言之。九五是盈也，盈而不已则至上九，地致亢极，有悔恨也，故云“盈不可久也”。但此六爻《象》辞，第一爻言“阳在下”，是举自然之象，明其余五爻皆有自然之象，举初以见末。五爻并论人事，则知初爻亦有人事，互文相通也。

用九，天德不可为首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一节释经之“用九”之《象》辞。经称“用

九”，故《象》更叠云“用九”。云“天德不可为首”者，此夫子释辞也。九是天之德也，天德刚健，当以柔和接待于下，不可更怀尊刚为物之首，故云“天德不可为首也”。

《文言》曰：元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嘉之会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贞者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“乾，元、亨、利、贞。”

疏 “《文言》曰”至“乾元亨利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《文言》者，是夫子第七翼也。以乾、坤其《易》之门户邪，其余诸卦及爻，皆从乾、坤而出，义理深奥，故特作《文言》以开释之。庄氏云：“文谓文饰，以乾、坤德大，故特文饰，以为《文言》。”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，申说义理，非是文饰华彩，当谓释二卦之经文，故称《文言》。从此至“元亨利贞”，明乾之四德，为第一节；从“初九曰潜龙勿用”至“动而有悔”，明六爻之义，为第二节；自“潜龙勿用”下至“天下治也”，论六爻之人事，为第三节；自“潜龙勿用，阳气潜藏”至“乃见天则”，论六爻自然之气，为第四节；自“乾元者”至“天下平也”，此一节复说“乾元”之“四德”之义，为第五节；自“君子以成德为行”至“其唯圣人乎”，此一节更广明六爻之义，为第六节。今各依文解之。此第一节论乾之四德也。“元者善之长也”，此已下论乾之“四德”，但乾之为体，是天之用。凡天地运化，自然而尔，因无而生有也，无为而自为。天本无心，岂造“元亨利贞”之德也？天本无名，岂造“元亨利贞”之名也？但圣人以人事托之，谓此自然之功，为天之四德，垂教于下，使后代圣人法天之所为，故立天“四德”以设教也。庄氏云：“第一节‘元者善之长’者，谓天之体性，生养万物，善之大者，莫善施生，元为施生之宗，故言‘元者善之长’也。‘亨者嘉之会’者，嘉，美也。言天能通畅万物，使物嘉美之会聚，故云‘嘉之会’也。‘利者义之和’者，言天能利益庶物，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。‘贞者事之干’者，言天能以中正之气，成就万物，使物皆得干济。”庄氏之意，以此四句明天之德也，而配四时。“元”是物始，于时配春，春为发生，故下云“体仁”，仁则春也。“亨”是通畅万物，于时配夏，故下云“合礼”，礼则夏

也。“利”为和义，于时配秋，秋既物成，各合其宜。“贞”为事干，于时配冬，冬既收藏，事皆干了也。于五行之气，唯少土也。土则分王四季，四气之行，非土不载，故不言也。“君子体仁足以长人”者，自此已下，明人法天之行此“四德”，言君子之人，体包仁道，泛爱施生，足以尊长于人也。仁则善也，谓行仁德，法天之“元”德也。“嘉会足以合礼”者，言君子能使万物嘉美集会，足以配合于礼，谓法天之“亨”也。“利物足以和义”者，言君子利益万物，使物各得其宜，足以和合于义，法天之“利”也。“贞固足以干事”者，言君子能坚固贞正，令物得成，使事皆干济，此法天之“贞”也。施于王事言之，元则仁也，亨则礼也，利则义也，贞则信也。不论智者，行此四事，并须资于知。且《乾凿度》云：“水土二行，兼信与知也。”故略而不言也。“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乾，元亨利贞”，以君子之人，当行此四种之德。是以文王作《易》，称“元亨利贞”之德，欲使君子法之。但行此“四德”，则与天同功，非圣人不可。唯云“君子”者，但易之为道，广为垂法，若局限圣人，恐不逮余下，故总云“君子”，使诸侯公卿之等，悉皆行之。但圣人行此“四德”，能尽其极也。君子行此“四德”，各量力而为，多少各有其分。但乾卦象天，故以此“四德”皆为天德。但阴阳合会，二象相成，皆能有德，非独乾之一卦。是以诸卦之中亦有“四德”，但余卦“四德”有劣于乾。故乾卦直云“四德”，更无所言，欲见乾之“四德”，无所不包。其余卦“四德”之下，则更有余事，以“四德”狭劣，故以余事系之，即《坤卦》之类是也。亦有“四德”之上，即论余事，若《革卦》云“巳日乃孚，元亨利贞，悔亡”也。由“乃孚”之后有“元亨利贞”，乃得“悔亡”也。有“四德”者，即乾、坤、屯、临、随、无妄、革七卦是也。亦有其卦非善，而有“四德”者，以其卦凶，故有“四德”乃可也。故《随卦》有“元亨利贞，乃得无咎”是也。“四德”具者，其卦未必善也。亦有三德者，即离、咸、萃、兑、涣、小过。凡六卦就三德之中，为文不一，或总称三德于上，更别陈余事于下，若离、咸之属是也。就三德之中，上下不一，离则云“利贞亨”。由利贞乃得亨也。亦有先云“亨”，更陈余事，乃始云“利贞”者，以有余事，乃得利贞故也。有二德者，大有、蛊、渐、大畜、升、困、中孚凡七卦。此二德或在事上言之，或在事后言之，

由后有事，乃致此二德故也。亦有一德者，若蒙、师、小畜、履、泰、谦、噬嗑、贲、复、大过、震、丰、节、既济、未济，凡十五卦，皆一德也，并是“亨”也。或多在事上言之，或在事后言。《履卦》云：“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”由有事乃得亨。以前所论德者，皆于经文挺然特明德者乃言之也。其有因事相连而言德者，则不数之也。若《需卦》云：“需，有孚，光亨贞吉。”虽有亨、贞二德，连事起文，故不数也。《遁卦》云：“亨，小利贞。”虽有三德，亦不数也。《旅卦》云：“旅，小亨。旅，贞吉。”虽有亨、贞二德，亦连他事，不数也。《比卦》云：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。”《否卦》云：“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。”虽有“贞”字，亦连他文言之，又非本卦德，亦不数之。同人云：“同人于野，亨。”《坎卦》云：“有孚，维心亨。”《损卦》云：“无咎可贞。”此等虽有一德，皆连事而言之，故亦不数。所以然者，但易含万象，事义非一，随时曲变，不可为典要故也。其有意义，各于卦下详之。亦有卦善而德少者，若泰与谦、复之类，虽善，唯一德也。亦有全无德者，若豫、观、剥、晋、蹇、解、夬、姤、井、艮、归妹凡十一卦也。大略唯有凶卦无德者，若剥、蹇、夬、姤之属是也。亦有卦善而无德者，晋、解之属是也。各于卦下详之。凡“四德”者，亨之与贞，其德特行，若元之与利，则配连他事。其意以元配亨，以利配贞，虽配他事为文，元是元大也，始首也；利是利益也，合和也。以当分言之，各是其一德也。唯配亨、贞，俱为四德。元虽配亨，亦配他事，故此卦云“元永贞”，《坤·六五》“黄裳元吉”是也。利亦非独利贞，亦所利余事多矣，若“利涉大川”，“利建侯”，“利见大人”，“利君子贞”。如此之属，是利字所施处广，故诸卦谓他事之利，不数以为德也。此“四德”非唯卦下有之，亦于爻下言之，但爻下其事稍少。故“黄裳元吉”及“何天之衢亨，小贞吉，大贞凶”，此皆于爻下言之，其利则诸爻皆有。

初九曰“潜龙勿用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龙德而隐者也。不易乎世，

不为世俗所移易也。

疏“初九曰”至“不易乎世”。

〇正义曰：此第二节释初九爻辞也。“初九曰潜龙勿用，何谓

也”者，此夫子叠经初九爻辞，故言“初九曰”。方释其义，假设问辞，故言“潜龙勿用何谓也”。“子曰龙德而隐者也”，此夫子以人事释“潜龙”之义，圣人有龙德隐居者也。“不易乎世”者，不移易其心在于世俗，虽逢险难，不易本志也。

不成乎名，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‘潜龙’也。”

疏 “不成乎名”至“潜龙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成乎名”者，言自隐默，不成就于令名，使人知也。“遁世无闷”者，谓逃遁避世，虽逢无道，心无所闷。“不见是而无闷”者，言举世皆非，虽不见善，而心亦无闷。上云“遁世无闷”，心处僻陋，不见是而无闷，此因见世俗行恶，是亦“无闷”，故再起“无闷”之文。“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”者，心以为乐，己则行之，心以为忧，己则违之。“确乎其不可拔”者，身虽逐物推移，隐潜避世，心志守道，确乎坚实其不可拔，此是“潜龙”之义也。

九二曰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龙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存其诚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《易》曰：‘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’君德也。”

疏 “九二曰”至“君德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释九二爻辞。“子曰：龙德而正中”者，九二居中不偏，然不如九五居尊得位，故但云“龙德而正中者也”。“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”者，庸谓中庸，庸，常也。从始至末，常言之信实，常行之谨慎。“闲邪存其诚”者，言防闲邪恶，当自存其诚实也。“善世而不伐”者，谓为善于世，而不自伐其功。“德博而化”者，言德能广博，而变化于世俗。初爻则全隐遁避世，二爻则渐见德行以化于俗也。若舜渔于雷泽，陶于河滨，以器不窳，民渐化之是也。“《易》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君德”者，以其异于诸爻，故特称“《易》曰”。“见龙在田”，未是君位，但云“君德”也。

九三曰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所以进德也。修辞立其诚，

所以居业也。知至至之，可与几也。知终终之，可与存义也。

处一体之极，是“至”也。居一卦之尽，是“终”也。处事之至而不犯咎，“知至”者也，故可与成务矣。处终而能全其终，“知终”者也。夫进物之速者，义不若利。存物之终者，利不及义。故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。夫“可与存义”者，其唯“知终”者乎？

●疏“九三曰”至“可与存义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释九三爻辞也。“子曰：君子进德修业”者，德谓德行，业谓功业。九三所以“终日乾乾”者，欲进益道德，修营功业，故“终日乾乾”匪懈也。“进德”则“知至”，将进也；“修业”则“知终”，存义也。“忠信所以进德”者，复解进德之事，推忠于人，以信待物，人则亲而尊之，其德日进，是“进德”也。“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”者，辞谓文教，诚谓诚实也。外则修理文教，内则立其诚实，内外相成，则有功业可居，故云“居业”也。上云“进德”，下复云“进德”；上云“修业”，下变云“居业”者，以其间有修辞之文，故避其修文而云“居业”。且功业宜云“居”也。“知至至之，可与几”者，九三处一体之极，方至上卦之下，是“至”也。既居上卦之下，而不凶咎，是“知至”也。既能知是将至，则是识几知理，可与共论几事。几者，去无入有，有理而未形之时。此九三既知时节将至，知理欲到，可与共营几也。“知终终之，可与存义”者，居一体之尽，而全其终竟，是“知终”也。既能知此终竟，是终尽之时，可与保存其义。义者宜也，保全其位，不有失丧，于事得宜。九三即能知其自全，故可存义。然九三唯是一爻，或使之欲进知几也，或使之欲退存义也。一进一退，其意不同，以九三处进退之时，若可进则进，可退则退，两意并行。

●注：处一体之极”至“其唯知终者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处一体之极，是至也”者，庄氏云：“极即至也。三在下卦之上，是至极。”褚氏云：“一体之极是至者，是下卦已极，将至上卦之下，至谓至上卦也。”下云“在下位而不忧”，注云“知夫至至，故不忧”，此以人事言之。既云“下位”，明知在上卦之下，欲至上卦，故不忧，是知将至上卦。若庄氏之说，直云“下

卦”上极是至极，悦无上卦之体，何可至也？何须与几也？是知至者，据上卦为文。庄说非也。“处事之至而不犯咎”，是“知至”者，谓三近上卦，事之将至，能以礼知屈，而不触犯上卦之咎，则是知事之将至。“故可与成务”者，务谓事务。既识事之先几，可与以成其事务。“与”犹许也，言可许之事，不谓此人共彼相与也。“进物之速者，义不若利”者，利则随几而发，见利则行也。义者依分而动，不妄求进。故进物速疾，义不如利，由义静而利动故也。“存物之终者，利不及义”者，保全已成之物，不妄兴动，故“利不及义”也。“故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者，见利则行，不顾在后，是“靡不有初”；不能守成其业，是“鲜克有终”。

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。

居下体之上，在上体之下，明夫终敝，故“不骄”也。知夫至至，故“不忧”也。

疏 “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是故居上位而不骄”者，谓居下体之上位而不骄也，以其“知终”，故不敢怀骄慢。“在下位而不忧”者，处上卦之下，故称“下位”，以其知事将至，务几欲进，故不可忧也。

●注“明夫终敝，故不骄也”至“故不忧也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明夫终敝，故不骄”者，解“知终”也。“知夫至至，故不忧”者，解“知至”也。前经“知至”在前，“知终”在后，此经先解“知终”，后解“知至”者，随文便而言之也。

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”

惕，怵惕之谓也。处事之极，失时则废，懈怠则旷，故“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”。

疏 “故乾乾”至“无咎矣”。

〇正义曰：九三以此之故，恒“乾乾”也。因其已终、已至之时，而心怀惕惧，虽危不宁，以其知终、知至，故“无咎”。

●注“处事之极”至“懈怠则旷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处事之极，失时则废”者，谓三在下卦之上体，是处事之极至也。若失时不进，则几务废阙，所以“乾乾”须进也。“懈怠则旷”者，既处事极，极则终也，当保守已终之业；若懈怠骄逸，则功业空旷，所以“乾乾”也。“失时则废”，解“知

至”也。“懈怠则旷”，解“知终”也。

九四曰“或跃在渊，无咎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上下无常，非为邪也。进退无恒，非离群也。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。”

疏 “九四曰”至“故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明九四爻辞也。“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为邪”者，上而欲跃，下而欲退，是无常也。意在于公，非是为邪也。“进退无恒，非离群”者，何氏云：“所以‘进退无恒’者，时使之然，非苟欲离群也。”何氏又云：“言上下者，据位也。进退者，据爻也。”所谓“非离群”者，言虽“进退无恒”，犹依群众而行，和光俯仰，并同于众，非是卓绝独离群也。“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”者，“进德”则欲上、欲进也，“修业”则欲下、欲退也。进者弃位欲跃，是“进德”之谓也。退者仍退在渊，是“修业”之谓也。其意与九三同，但九四欲前进多于九三，故云“欲及时”也。九三则不云“及时”，但“可与言几”而已。

九五曰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，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”

疏 “九五曰”至“各从其类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明九五爻之义。“飞龙在天”者，言天能广感众物，众物应之，所以“利见大人”。因大人与众物感应，故广陈众物相感应，以明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也。“同声相应”者，若弹宫而宫应，弹角而角动是也。“同气相求”者，若天欲雨而柱础润是也。此二者声气相感也。“水流湿，火就燥”者，此二者以形象相感，水流于地，先就湿处；火焚其薪，先就燥处。此同气水火，皆无识而相感，先明自然之物，故发初言之也。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者，龙是水畜，云是水气。故龙吟则景云出，是“云从龙”也。虎是威猛之兽，风是震动之气，此亦是同类相感。故虎啸则谷风生，是“风从虎”也。此二句明有识之物感无识，故以次言之，渐就有识而言也。“圣人作而万物睹”者，此二句正释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之义。“圣人作”则“飞龙在天”也，“万物睹”则“利

见大人”也。陈上数事之名，本明于此，是有识感有识也。此亦同类相感，圣人有生养之德，万物有生养之情，故相感应也。“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”者，在上虽陈感应，唯明数事而已。此则广解天地之间共相感应之义。庄氏云：“天地絪縕，和合二气，共生万物。”然万物之体，有感于天气偏多者，有感于地气偏多者。故《周礼·大宗伯》有“天产”、“地产”，《大司徒》云“动物”、“植物”，本受气于天者，是动物含灵之属，天体运动，含灵之物亦运动，是亲附于上也。本受气于地者，是植物无识之属，地体凝滞，植物亦不移动，是亲附于下也。“则各从其类者”，言天地之间，共相感应，各从其气类。此类因圣人感万物以同类，故以同类言之。其造化之性，陶甄之器，非唯同类相感，亦有异类相感者。若磁石引针，琥珀拾芥，蚕吐丝而商弦绝，铜山崩而洛钟应，其类烦多，难一一言也。皆冥理自然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感者动也，应者报也，皆先者为感，后者为应。非唯近事则相感，亦有远事遥相感者。若周时获麟，乃为汉高之应；汉时黄星，后为曹公之兆。感应之事广，非片言可悉，今意在释理，故略举大纲而已。

上九曰“亢龙有悔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。”

下无阴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明上九爻辞也。“子曰贵而无位”者，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，是无位也。“高而无民”者，六爻皆无阴，是无民也。

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

贤人虽在下而当位，不为之助。

疏 正义曰：贤人虽在下位，不为之辅助也。

是以动而有悔也。”

处上卦之极而不当位，故尽陈其阙也。独立而动物莫之与矣。《乾·文言》首不论“乾”而先说“元”，下乃曰“乾”，何也？夫“乾”者统行四事者也。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行此四者，故首不论“乾”而下曰“乾，元、亨、利、贞”。余爻皆说龙，至于九三独以“君子”为目，何也？夫易者象也。象之所生，生于义也。有斯义，然后明之以其物，故以龙叙“乾”，以马明“坤”，随其事义而取象

焉。是故初九、九二，龙德皆应其义，故可论龙以明之也。至于九三“乾乾夕惕”，非龙德也，明以君子当其象矣。统而举之，“乾”体皆龙，别而叙之，各随其义。

疏 “是以动而有悔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圣人设戒，居此之时不可动作也。

●注“夫乾者统行四事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夫乾者统行四事者也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行此四者”，注意以“乾”为四德之主，《文言》之首，不先说“乾”而先说四德者，故自发问而释之，以“乾”体当分无功，唯统行此四德之事。行此四德，乃是“乾”之功。故《文言》先说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此四德者，故先言之，发首不论“乾”也。但能四德既备，“乾”功自成，故下始云“乾元亨利贞”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下也。“见龙在田”，时舍也。“终日乾乾”，行事也。“或跃在渊”，自试也。“飞龙在天”，上治也。“亢龙有悔”，穷之灾也。乾元“用九”，天下治也。

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。九，阳也。阳，刚直之物也。夫能全用刚直，放远善柔，非天下至理，未之能也。故“乾元用九”，则“天下治”也。夫识物之动，则其所以然之理，皆可知也。龙之为德，不为妄者也。潜而勿用，何乎？必穷处于下也。见而在田，必以时之通舍也。以爻为人，以位为时，人不妄动，则时皆可知也。文王明夷，则主可知矣。仲尼旅人，则国可知矣。

疏 “潜龙勿用”至“天下治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是《文言》第三节，说六爻人事所治之义。“潜龙勿用，下也”者，言圣人于此潜龙之时，在卑下也。“见龙在田，时舍”者，舍谓通舍。九二以见龙在田，是时之通舍也。“终日乾乾，行事”者，言行此知至、知终之事也。“或跃在渊，自试”者，言圣人逼近五位，不敢果决而进，唯渐渐自试，意欲前进，迟疑不定，故云“自试”也。“飞龙在天，上治”者，言圣人居上位而治理也。“亢龙有悔，穷之灾”者，言位穷而致灾，灾则悔也，非为大祸灾也。“乾元用九，天下治”者，《易经》上称“用九”，“用九”之文，总是“乾”德。又“乾”字不可独言，故举“元”德以配“乾”也。言此“乾元”用九德而天下治。九五止是一爻，

观见事狭，但云“上治”。“乾元”总包六爻，观见事阔，故云“天下治”也。

●注“此一章全以人事”至“国可知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”者，下云“阳气潜藏”，又云“乃位乎天德”，又云“乃见天则”，此一章但云“天下治”，是皆以人事说之也。“夫能全用刚直，放远善柔，非天下至理，未之能也”者，以“乾元用九”，六爻皆阳，是“全用刚直”。“放远善柔”，谓放弃善柔之人。善能柔谄，貌恭心狠，使人不知其恶，识之为难。此用九纯阳者，是全用刚直，更无余阴。柔善之人，尧尚病之，故云“非天下之至理，未之能也”。“夫识物之动，则其所以然之理，皆可知”者，此欲明在下龙潜见之义。故张氏云：“识物之动，谓龙之动也。则其所以然之理，皆可知者，谓识龙之所以潜所以见，然此之理皆可知也。”“龙之为德，不为妄者”，言龙灵异于他兽，不妄举动，可潜则潜，可见则见，是不虚妄也。“见而在田，必以时之通舍”者，经唯云“时舍”也。注云“必以时之通舍”者，则辅嗣以通解舍，“舍”是通义也。初九潜藏不见，九二既见而在田，是时之通舍之义也。“以爻为人，以位为时”者，爻居其位，犹若人遇其时，故“文王明夷，则主可知矣”。主则时也，谓当时无道，故明伤也。“仲尼旅人，则国可知矣”，国亦时也，若见仲尼羁旅于人，则知国君无道，令其羁旅出外。引文王、仲尼者，明龙潜、龙见之义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阳气潜藏。“见龙在田”，天下文明。“终日乾乾”，与时偕行。

与天时俱不息。

●疏“潜龙勿用”至“与时偕行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是《文言》第四节，明六爻天气之义。“天下文明”者，阳气在田，始生万物，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。“与时偕行”者，此以天道释爻象也。所以九三乾乾不息，终日自戒者，同于天时，生物不息，言“与时偕行”也。偕，俱也。诸儒以为建辰之月，万物生长，不有止息，与天时而俱行。若以不息言之，是建寅之月，三阳用事，三当生物之初，生物不息。同于天时生物不息，故言“与时偕行”也。

“或跃在渊”，乾道乃革。“飞龙在天”，乃位乎天德。“亢龙有悔”，与时偕极。

与时运俱终极。

●疏“或跃在渊”至“与时偕极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乾道乃革”者，去下体，入上体，故云“乃革”也。“乃位乎天德”者，位当天德之位，言九五阳居于天，照临广大，故云“天德”也。

“乾元用九”，乃见天则。

此一章全说天气以明之也。九，刚直之物，唯“乾”体能用之，用纯刚以观天，天则可见矣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乃见天则”者，阳是刚亢之物，能用此纯刚，唯天乃然，故云“乃见天则”。

“乾元”者，始而亨者也。“利贞”者，性情也。

不为“乾元”，何能通物之始？不性其情，何能久行其正？是故“始而亨者”，必“乾元”也。利而正者，必“性情”也。

●疏“乾元者”至“性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是第五节，复明上初章及“乾”四德之义也。“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”，以“乾”非自当分有德，以元、亨、利、贞为德。“元”是四德之首，故夫子恒以“元”配“乾”而言之，欲见乾、元相将之义也。以有“乾”之元德，故能为物之始而亨通也。此解元、亨二德也。“利贞者，性情也”者，所以能利益于物而得正者，由性制于情也。

●注“不为乾元”至“必性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乾”之元气，其德广大，故能遍通诸物之始。若余卦元德，虽能始生万物，德不周普，故云“不为乾元，何能通物之始”？其实“坤元”亦能通诸物之始，以此《文言》论“乾元”之德，故注连言“乾元”也。“不性其情，何能久行其正”者，性者天生之质，正而不邪；情者性之欲也。言若不能以性制情，使其情如性，则不能久行其正。其六爻发挥之义，案：《略例》云“爻者，言乎变者也”，故合散屈伸，与体相乖，形躁好静，质柔爱刚，体与情反，质与愿违。是爻者所以明情，故六爻发散，旁通万物之情。辅嗣之意，以初为无用之地，上为尽末之境。其居位者唯二、

三、四、五，故《系辞》唯论此四爻。初、上虽无正位，统而论之，爻亦始末之位，故《乾·彖》云“六位时成”。二、四为阴位，阴居为得位，阳居为失位；三、五为阳位，阳居为得位，阴居为失位。《略例》云：“阳之所求者阴也，阴之所求者阳也。”一与四，二与五，三与上，若一阴一阳为有应，若俱阴俱阳为无应。此其六爻之大略，其义具于《系辞》，于此略言之。

乾始，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大哉乾乎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！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“时乘六龙”，以御天也。“云行雨施”，天下平也。

疏 “乾始，能以美利”至“天下平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乾始，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”者，此复说始而亨、利、贞之义。“乾始”，谓乾能始生万物，解“元”也。“能以美利利天下”，解“利”也。谓能以生长美善之道，利益天下也。不复说亨、贞者，前文“亨”既连始，“贞”又连利，举始举利，则通包亨、贞也。“不言所利，大矣哉”者，若《坤卦》云“利牝马之贞”，及“利建侯”，“利涉大川”，皆言所利之事。此直云“利贞”，不言所利之事，欲见无不利也，非唯止一事而已，故云“不言所利，大矣哉”！其实此利为无所不利，此贞亦无所不贞，是乾德大也。“大哉乾乎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”者，此正论乾德，不兼通“元”也。故直云“大哉乾乎，刚健中正”，谓纯阳刚健，其性刚强，其行劲健。“中”谓二与五也，“正”谓五与二也，故云“刚健中正”。六爻俱阳，是纯粹也。纯粹不杂，是精灵，故云“纯粹精也”。“六爻发挥，旁通情”者，发谓发越也，挥谓挥散也，言六爻发越挥散，旁通万物之情也。“时乘六龙，以御天”者，重取《乾·彖》之文，以赞美此乾之义。“云行雨施，天下平”者，言天下普得其利而均平不偏陂。

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潜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

疏 “君子以成德为行”至“君子弗用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是《文言》第六节，更复明六爻之义。此节明初九爻辞。周氏云：“上第六节‘乾元者始而亨者也’，是广明‘乾’与‘四德’之义，此‘君子以成德为行’，亦是第六节，明六

爻之义，总属第六节，不更为第七节。”义或当然也。“君子以成德为行”者，明初九“潜龙”之义，故先开此语也。言君子之人，当以成就道德为行，令其德行彰显，使人日可见其德行之事，此君子之常也，不应潜隐。所以今日潜者，以时未可见，故须潜也。“潜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”，此夫子解“潜龙”之义。此经中“潜龙”之言，是德之幽隐而未宣见，所行之行未可成就。“是以君子弗用”者，德既幽隐，行又未成，是君子于时不用，以逢众阴，未可用也。周氏云：“德出于己，在身内之物，故云‘成’；行被于人，在外之事，故云为‘行’。”下又即云“行而未成”，是行亦称成。周氏之说，恐义非也。“成德为行”者，言君子成就道德以为其行。其“成德为行”，未必文相对。

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

以君德而处下体，资纳于物者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复明九二之德。“君子学以聚之”者，九二从微而进，未在君位，故且习学以畜其德。“问以辩之”者，学有未了，更详问其事，以辩决于疑也。

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《易》曰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，君德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宽以居之”者，当用宽裕之道，居处其位也。“仁以行之”者，以仁恩之心，行之被物。“《易》曰‘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’，君德”者，既陈其德于上，然后引《易》本文以结之。《易》之所云是君德，“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”是也。但有君德，未是君位。

九三，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

疏 “九三”至“无咎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明九三爻辞。上之初九、九二皆豫陈其德于上，不发首云初九、九二，此九三、九四，则发首先言九三、九四；其九五全不引《易》文，上九则发首云“亢之为言也”。上下不为例者，夫子意在释经，义便则言，以潜见须言其始，故豫张本于上。三、四俱言“重刚不中”，恐其义同，故并先云爻位并重刚不中之事。九五前章已备，故不复引《易》，但云“大人”也。上九亦前章

备显，故此直言“亢之为言”也。案：初九云“潜之为言”，上爻云“亢之为言”，独二爻云“言”者，褚氏以初、上居无位之地，故称“言”也；其余四爻是有位，故不云“言”，义或然也。“重刚”者，上下俱阳，故“重刚”也。“不中”者，不在二、五之位，故“不中”也。“上不在天”，谓非五位；“下不在田”，谓非二位也。“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”者，居危之地，以“乾乾夕惕”，戒惧不息，得“无咎”也。

九四，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或之。或之者，疑之也，故无咎。

疏 “九四”至“故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明九四爻辞也。其“重刚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”，并与九三同也。“中不在人”者，三之与四，俱为人道。但人道之中，人下近于地，上远于天，九三近二，是下近于地，正是人道，故九三不云“中不在人”。九四则上近于天，下远于地，非人所处，故特云“中不在人”。“故或之”者，以其上下无定，故心或之也。“或之者，疑之也”者，此夫子释经“或”字。经称“或”是疑惑之辞，欲进欲退，犹豫不定，故疑之也。九三中虽在人，但位卑近下，向上为难，故危惕，其忧深也。九四则阳德渐盛，去五弥近，前进称易，故但疑惑，忧则浅也。

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

疏 “夫大人者”至“况于鬼神乎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明九五爻辞。但上节明大人与万物相感，此论大人之德，无所不合，广言所合之事。“与天地合其德”者，庄氏云：“谓覆载也。”“与日月合其明”者，谓照临也。“与四时合其序”者，若赏以春夏，刑以秋冬之类也。“与鬼神合其吉凶”者，若福善祸淫也。“先天而天弗违”者，若在天时之先行事，天乃在后不违，是天合大人也。“后天而奉天时”者，若在天时之后行事，能奉顺上天，是大人合天也。“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，况于鬼神乎”者，夫子以天且不违，遂明大人之德，言尊而远者尚不违，况小而近者可有违乎？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

“亢”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其唯圣人乎！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䷖ “亢之为言也”至“其唯圣人乎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明上九之义也。“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”者，言此上九所以亢极有悔者，正由有此三事。若能三事备知，虽居上位，不至于“亢”也。此设诫辞。庄氏云：“进退据心，存亡据身，得丧据位。”“其唯圣人乎，知进退存亡”者，言唯圣人乃能“知进退存亡”也。何不云得丧者，得丧轻于存亡，举重略轻也。“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”者，圣人非但只知进退存亡，又能不失其正道，其唯圣人乎！此经再称“其唯圣人乎”者，上称“圣人”为“知进退存亡”发文，下称“其唯圣人乎”者，为“不失其正”发文，言“圣人”非但“知进退存亡”，又能“不失其正”，故再发“圣人”之文也。

(坤)



坤，元、亨，利牝马之贞。

坤，贞之所利，利于牝马也。马在下而行者也，而又牝焉，顺之至也。至顺而后乃“亨”，故唯利于“牝马之贞”。

䷁ “坤，元、亨，利牝马之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是文王于坤卦之下陈坤德之辞。但乾、坤合体之物，故乾后次坤，言地之为体，亦能始生万物，各得亨通，故云“元亨”，与乾同也。“利牝马之贞”者，此与乾异。乾之所贞，利于万事为贞，此唯云“利牝马之贞”，“坤”是阴道，当以柔顺为贞正，借柔顺之象，以明柔顺之德也。牝对牡为柔，马对龙为顺，还借此柔顺以明柔道，故云“利牝马之贞”。“牝马”，外物自然之象，此亦圣人因“坤元亨，利牝马之贞”自然之德以垂教也。不云牛而云马者，牛虽柔顺，不能行地无疆，无以见“坤”广生之德，马虽比龙为劣，所行亦能广远，象地之广育。

●注“至顺而后乃亨”至“唯利于牝马之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至顺而后乃亨，故唯利于牝马之贞”者，案：牝马是至顺，“牝马”在“元亨”之下，在“贞”之上，应云至顺而后乃贞。今云“至顺而后乃亨”，倒取上文者，辅嗣之意，下句既云“牝马之贞”，避此“贞”文，故云“乃亨”。但亨、贞相将之物，故云至顺之“贞”，亦是至顺之“亨”。此“坤”德以牝马至顺乃得贞也。下文又云“东北丧朋”，去阴就阳，乃得贞吉。上下义反者，但易含万象，一屈一伸。此句与“乾”相对，不可纯刚敌“乾”，故“利牝马”。下句论凡所交接，不可纯阴，当须刚柔交错，故“丧朋吉”也。

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，主利。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，安贞吉。

西南致养之地，与“坤”同道者也，故曰“得朋”。东北反西南者也，故曰“丧朋”。阴之为物，必离其党，之于反类，而后获安贞吉。

疏 “君子有攸往”至“安贞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君子有攸往”者，以其柔顺利贞，故君子利有所往。“先迷后得，主利”者，以其至柔，当待唱而后和。凡有所为，若在物之先即迷惑，若在物之后即得主利，以阴不可先唱，犹臣不可先君，卑不可先尊故也。“西南得朋”者，此假象以明人事。西南坤位，是阴也，今以阴诣阴乃得朋，俱是阴类，不获吉也。犹人既怀阴柔之行，又向阴柔之方，是纯阴柔弱，故非吉也。“东北丧朋，安贞吉”者，西南既为阴，东北反西南，即为阳也。以柔顺之道，往诣于阳，是丧失阴朋，故得安静贞正之吉，以阴而兼有阳故也。若以人事言之，象人臣离其党而入君之朝，女子离其家而入夫之室。庄氏云：“‘先迷后得主利’者，唯据臣事君也。得朋、丧朋，唯据妇适夫也。”其褊狭，非复弘通之道。

●注“西南致养之地”至“后获安贞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坤位居西南。《说卦》云：“坤也者，地也，万物皆致养焉。”“坤”既养物，若向西南，“与坤同道”也。“阴之为物，必离其党，之于反类，而后获安贞吉”者，若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，必之于阳，是之于反类，乃得吉也。凡言朋者，非唯人为其党，性行相同，亦为其党。假令人是阴柔而之刚正，亦是离其党。

《彖》曰：至哉坤元！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，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，牝马地类，行地无疆。

地之所以得“无疆”者，以卑顺行之故也。乾以龙御天，坤以马行地。

疏 “《彖》曰”至“行地无疆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至哉坤元”至“德合无疆”，此五句总明坤义及二德之首也。但“元”是坤德之首，故连言之，犹乾之“元”德，与乾相连共文也。“至哉坤元”者，叹美坤德，故云“至哉”。“至”谓至极也，言地能生养至极，与天同也。但天亦至极，包笼于地，非但至极，又大于地。故乾言“大哉”，坤言“至哉”。“万物资生”

者，言万物资地而生。初稟其气谓之始，成形谓之生。“乾”本气初，故云“资始”，“坤”据成形，故云“资生”。“乃顺承天”者，“乾”是刚健能统领于天，“坤”是阴柔以和顺承奉于天。“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”者，以其广厚，故能载物，有此生长之德，合会无疆。凡言“无疆”者，其有二义，一是广博无疆，二是长久无疆也。自此已上，论“坤元”之气也。“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”者，包含宏厚，光著盛大，故品类之物，皆得亨通。但“坤”比“元”，即不得大名，若比众物，其实大也，故曰“含弘光大”者也。此二句释“亨”也。“牝马地类，行地无疆”者，以其柔顺，故云“地类”，以柔顺为体，终无祸患，故“行地无疆”不复穷已。此二句释“利贞”也。故上文云“利牝马之贞”是也。

柔顺利贞，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后顺得常。“西南得朋”，乃与类行。“东北丧朋”，乃终有庆。“安贞”之吉，应地无疆。

地也者，形之名也。“坤”也者，用地者也。夫两雄必争，二主必危，有地之形，与刚健为耦，而以永保无疆，用之者不亦至顺乎？若夫行之不以“牝马”，利之不以“永贞”，方而又刚，柔而又圆，求安难矣。

●疏 “柔顺利贞”至“应地无疆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柔顺利贞，君子攸行”者，重释“利贞”之义，是君子之所行，兼释前文“君子有攸往”。“先迷失道”者，以阴在物之先，失其为阴之道。“后顺得常”者，以阴在物之后，阳唱而阴和，人得“主利”，是“后顺得常”。“西南得朋，乃与类行”者，以阴而造坤位，是乃与类俱行。“东北丧朋，乃终有庆”者，以阴而诣阳，初虽离群，乃终久有庆善也。“安贞之吉，应地无疆”者，安谓安静，贞谓贞正，地体安静而贞正，人若得静而能正，即得其吉，应合地之无疆，是庆善之事也。

●注 “行之不以牝马”至“求安难矣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行之不以牝马”，牝马谓柔顺也。“利之不以永贞”，永贞谓贞固刚正也，言坤既至柔顺，而利之即不兼刚正也。“方而又刚”者，言体既方正，而性又刚强，即太刚也，所以须“牝马”也。“柔而又圆”者，谓性既柔顺，体又圆曲，谓太柔也，

故须“永贞”也。若其坤无牝马，又无永贞，求安难矣。云“永贞”者，是下“用六”爻辞也。“东北丧朋”，去阴就阳，是利之永贞。

《象》曰：地势坤。

地形不顺，其势顺。

疏 正义曰：地势方直，是不顺也。其势承天，是其顺也。

君子以厚德载物。

疏 正义曰：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。言“君子”者亦包公卿诸侯之等，但“厚德载物”，随分多少，非如至圣载物之极也。

初六：履霜，坚冰至。

始于履霜，至于坚冰，所谓至柔而动也刚。阴之为道，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，故取“履霜”以明其始。阳之为物，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，故以出处明之，则以初为潜。

疏 “初六：履霜，坚冰至”。

○正义曰：初六阴气之微，似若初寒之始，但履践其霜，微而积渐，故坚冰乃至。义取所谓阴道，初虽柔顺，渐渐积著，乃至坚刚。凡易者象也，以物象而明人事，若《诗》之比喻也。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，若乾之“潜龙”，“见龙”坤之“履霜坚冰”，“龙战”之属是也。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，若屯之六三“即鹿无虞”，六四“乘马班如”之属是也。如此之类，《易》中多矣。或直以人事，不取物象以明义者，若乾之九三“君子终日乾乾”，坤之六三“含章可贞”之例是也。圣人之意，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，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也。故《文言》注云：“至于九三，独以君子为目者何也？”“乾乾夕惕，非龙德也。”故以人事明之，是其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履霜坚冰”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“坚冰”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履霜坚冰”至“至坚冰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夫子所作《象》辞，元在六爻经辞之后，以自卑退，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。及至辅嗣之意，以为“象”者本释经文，宜相附近，其义易了，故分爻之《象》辞，各附其当爻下言之，犹如元凯注《左传》分经之年，与传相附。“阴始凝也”者，释“履霜”之义，言阴气始凝，结而为霜也。“驯致其道，至坚冰

也”者，驯犹狎顺也，若鸟兽驯狎然。言顺其阴柔之道，习而不已，乃至“坚冰”也。褚氏云：“履霜者，从初六至六三。坚冰者，从六四至上六。”阴阳之气无为，故积驯履霜，必至于坚冰。以明人事有为，不可不制其节度，故于履霜而逆以坚冰为戒，所以防渐虑微，慎终于始也。

六二：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

居中得正，极于地质，任其自然而物自生，不假修营而功自成，故“不习”焉而“无不利”。

疏 “六二”至“无不利”。

○正义曰：《文言》云：“直其正也。”二得其位，极地之质，故亦同地也。俱包三德，生物不邪，谓之直也。地体安静，是其方也。无物不载，是其大也。既有三德，极地之美，自然而生，不假修营，故云“不习无不利”。物皆自成，无所不利，以此爻居中得位，极于地体，故尽极地之义。此因自然之性，以明人事，居在此位，亦当如地之所为。

●注“居中得正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居中得正，极于地质”者，质谓形质，地之形质直方又大，此六二“居中得正”，是尽极地之体质也。所以“直”者，言气至即生物，由是体正直之性。其运动生物之时，又能任其质性，直而且方，故《象》云：“六二之动，直以方也。”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动，直以方也。

动而直方，任其质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直以方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言六二之体，所有兴动，任其自然之性，故云“直以方”也。

●注“动而直方”。

○正义曰：是质以直方，动又直方，是质之与行，内外相副。物有内外不相副者，故《略例》云“形躁好静，质柔爱刚”，此之类是也。

不习无不利，地道光也。

疏 正义曰：言所以不假修习，物无不利，犹地道光大故也。

六三：含章可贞，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

三处下卦之极，而不疑于阳，应斯义者也。不为事始，须唱乃应，待命乃发，含美而可正者也，故曰“含章可贞”也。有事则从，不敢为首，故曰“或从王事”也。不为事主，顺命而终，故曰“无成有终”也。

疏“六三”至“无成有终”。

○正义曰“含章可贞”者，六三处下卦之极，而能不被疑于阳。章，美也。既居阴极，能自降退，不为事始，唯内含章美之道，待命乃行，可以得正，故曰“含章可贞”。“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”者，言六三为臣，或顺从于王事，故不敢为事之首，主成于物，故云“无成”。唯上唱下和，奉行其终，故云“有终”。

●注“三处下卦之极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三处下卦之极”者，欲见三虽阴爻，其位尊也。“不疑于阳”者，阴之尊极，将与阳敌，体必被阳所忌。今不被疑于阳，言阳不害也。“应斯义”者，斯，此也，若能应此义，唯行“含章可贞”已下之事，乃应斯义。此爻全以人事明之。

《象》曰：“含章可贞”，以时发也，“或从王事”，知光大也。

知虑光大，故不擅其美。

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知光大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含章可贞，以时发”者，夫子释“含章”之义，以身居阴极，不敢为物之首，但内含章美之道，待时而发，是“以时发也”。“或从王事，知光大”者，释“无成有终”也。既随从王事，不敢主成物始，但奉终而行，是知虑光大，不自擅其美，唯奉于上。

六四：括囊，无咎无誉。

处阴之卦，以阴居阴，履非中位，无“直方”之质，不造阳事，无“含章”之美，括结否闭，贤人乃隐。施慎则可，非泰之道。

疏“六四”至“无誉”。

○正义曰：括，结也。囊所以贮物，以譬心藏知也。闭其知而不用，故曰“括囊”。功不显物，故曰“无誉”。不与物忤，故曰“无咎”。

●注“不造阳事”至“非泰之道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造阳事，无含章之美”者，六三以阴居阳位，是造为阳事，但不为事始，待唱乃行，是阳事犹在，故云“含章”，章即阳之美也。今六四以阴处阴，内无阳事，是“不造阳事，无含章之美”，当“括结否闭”之时，是“贤人乃隐”，唯施谨慎则可，非通泰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括囊无咎”，慎不害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慎不害”者，释所以“括囊无咎”之义。曰其谨慎，不与物竞，故不被害也。

六五：黄裳元吉。

黄，中之色也，裳，下之饰也。“坤”为臣道，美尽于下。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，通理者也。以柔顺之德，处于盛位，任夫文理者也。垂黄裳以获元吉，非用武者也。极阴之盛，不至疑阳，以“文在中”，美之至也。

●疏 “六五黄裳元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黄是中之色，裳是下之饰，“坤”为臣道，五居君位，是臣之极贵者也。能以中和通于物理，居于臣职，故云“黄裳元吉”。元，大也，以其德能如此，故得大吉也。

●注“黄中之色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黄，中之色，裳，下之饰”者，《左氏昭十二年传》文也。裳，下之饰，则上衣比君，下裳法臣也。“垂黄裳以获元吉，非用武”者，以体无刚健，是非用威武也。以内有文德，通达物理，故象云“文在中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黄裳元吉”，文在中也。

用黄裳而获元吉，以“文在中也”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所以“黄裳元吉”之义，以其文德在中故也。既有中和，又奉臣职，通达文理，故云文在其中，言不用威武也。

上六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

阴之为道，卑顺不盈，乃全其美。盛而不已，固阳之地，阳所不堪，故“战于野”。

●疏 “上六”至“其血玄黄”。

○正义曰：以阳谓之龙，上六是阴之至极，阴盛似阳，故称

“龙”焉。“盛而不已，固阳之地，阳所不堪”，故阳气之龙与之交战，即《说卦》云“战乎乾”是也。战于卦外，故曰“于野”。阴阳相伤，故“其血玄黄”。

●注“盛而不已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盛而不已，固阳之地”者，固为占固，阴去则阳来，阴乃盛而不去，占固此阳所生之地，故阳气之龙与之交战。

《象》曰：“龙战于野”，其道穷也。

用六：利永贞。

用六之利，“利永贞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用六，利永贞”者，此坤之六爻总辞也。言坤之所用，用此众爻之六，六是柔顺，不可纯柔，故利在永贞。永，长也。贞，正也，言长能贞正也。

《象》曰：用六，“永贞”，以大终也。

能以永贞大终者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以大终”者，释“永贞”之义，既能用此柔顺，长守贞正，所以广大而终也。若不用永贞，则是柔而又圆，即前注云“求安难”矣。此“永贞”即坤卦之下“安贞吉”是也。

《文言》曰：坤至柔而动也刚，至静而德方。

动之方直，不为邪也。柔而又圆，消之道也。其德至静，德必方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此一节是第一节，明坤之德也。自“积善之家”以下是第二节也，分释六爻之义。“坤至柔而动也刚”者，六爻皆阴，是至柔也。体虽至柔而运动也刚，柔而积渐，乃至坚刚，则上云“履霜坚冰”是也。又地能生物，初虽柔弱，后至坚刚而成就。“至静而德方”者，地体不动，是“至静”。生物不邪，是德能方正。

后得主而有常，含万物而化光。“坤”道其顺乎？承天而时行！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后得主而有常”者，阴主卑退，若在事之后，不为物先，即“得主”也。此阴之恒理，故云“有常”。“含万物而化光”者，自明《彖》辞含弘光大，言含养万物而德化光大也。“坤道其顺乎，承天而时行”者，言“坤”道柔顺，承奉于天，以

量时而行，即不敢为物之先，恒相时而动。

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由辩之不早辩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盖言顺也。

疏 “积善之家”至“盖言顺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明初六爻辞也。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者，欲明初六其恶有渐，故先明其所行善恶事，由久而积渐，故致后之吉凶。“其所由来者渐矣”者，言弑君弑父，非一朝一夕率然而起，其祸患所从来者积渐久远矣。“由辩之不早辩”者，臣子所以久包祸心，由君父欲辩明之事，不早分辩故也。此戒君父防臣子之恶。“盖言顺”者，言此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盖言顺习阴恶之道，积微而不已，乃致此弑害。称“盖”者是疑之辞。凡万事之起，皆从小至大，从微至著，故上文善恶并言，今独言弑君弑父有渐者，以阴主柔顺，积柔不已，乃终至祸乱，故特于坤之初六言之，欲戒其防柔弱之初，又阴为弑害，故寄此以明义。

直其正也，方其义也。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“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”，则不疑其所行也。

疏 “直其正也”至“所行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释六二爻辞。“直其正”者，经称直是其正也。“方其义”者，经称方是其义也。义者，宜也，于事得宜，故曰义。“君子敬以直内”者，复释“直其正”也。言君子用敬以直内，内谓心也，用此恭敬以直内理。“义以方外”者，用此义事，以方正外物，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，皆得所宜，各以方正，然即前云“直其正也，方其义也”。下云“义以方外”，即此应云“正以直内”。改云“敬以直内”者，欲见正则能敬，故变“正”为“敬”也。“敬义立而德不孤”者，身有敬义，以接于人，则人亦敬，义以应之，是德不孤也。直则不邪，正则谦恭，义则与物无竞，方则凝重不躁，既“不习无不利”，则所行不须疑虑，故曰“不疑其所行”。

阴虽有美，含之以从王事，弗敢成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无成，而代有终也。

䷁ “阴虽有美”至“有终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明六三爻辞，言“阴虽有美，含之以从王事”者，释“含章可贞”之义也。言六三之阴，虽有美道包含之德，苟或从王事，不敢为主先成之也。“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”者，欲明“坤”道处卑，待唱乃和，故历言此三事，皆卑应于尊，下顺于上也。“地道无成，而代有终”者，其地道卑柔，无敢先唱成物，必待阳始先唱，而后代阳有终也。

天地变化，草木蕃，天地闭，贤人隐。《易》曰“括囊无咎无誉”，盖言谨也。

䷁ “天地变化”至“盖言谨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明六四爻辞。“天地变化”，谓二气交通，生养万物，故草木蕃滋。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者，谓二气不相交通，天地否闭，贤人潜隐。天地通则草木蕃，明天地闭草木不蕃；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，明天地通则贤人出，互而相通，此乃“括囊无咎”，故贤人隐属天地闭也。“盖言谨”者，谨谓谨慎，盖言贤人君子于此之时须谨慎也。

君子黄中通理，正位居体，美在其中，而畅于四支，发于事业，美之至也。

䷁ “君子”至“美之至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明六五爻辞也。“黄中通理”者，以黄居中，兼四方之色，奉承臣职，是通晓物理也。“正位居体”者，居中得正，是正位也；处上体之中，是居体也。黄中通理，是“美在其中”。有美在于中，必通畅于外，故云“畅于四支”。四支犹人手足，比于四方物务也。外内俱善，能宣发于事业。所营谓之事，事成谓之业，美莫过之，故云“美之至”也。

阴疑于阳必战。

辩之不早，疑盛乃动，故“必战”。

䷁ 正义曰：此一节明上六爻辞。“阴疑于阳，必战”者，阴盛为阳所疑，阳乃发动，欲除去此阴，阴既强盛，不肯退避，故“必战”也。

为其嫌于无阳也，
为其嫌于非阳而战。

故称“龙”焉。

疏 正义曰：上六阴盛，似阳，为嫌纯阴非阳，故称“龙”以明之。

犹未离其类也，

犹未失其阴类，为阳所灭。

故称“血”焉。

犹与阳战而相伤，故称血。

疏 正义曰：言上六虽阴盛似阳，然犹未能离其阴类，故为阳所伤而见血也。

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，天玄而地黄。

疏 正义曰：释“其血玄黄”之义。庄氏云：“上六之爻，兼有天地杂气，所以上六被伤，‘其血玄黄’也。天色玄，地色黄，故血有天地之色。”今辅嗣注云“犹与阳战而相伤”，是言阴阳俱伤也。恐庄氏之言，非王之本意，今所不取也。

(屯)



坎上

震下

屯，元、亨、利、贞。

刚柔始交，是以“屯”也。不交则否，故屯乃大亨也。大亨则无险，故“利贞”。

疏 正义曰：屯，难也。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初相逢遇，故云“屯，难也”。以阴阳始交而为难，因难物始大通，故“元亨”也。万物大亨，乃得利益而贞正，故“利贞”也。但“屯”之四德，劣于“乾”之四德，故屯乃元亨，亨乃利贞。“乾”之四德，无所不包。此即“勿用有攸往”，又别言“利建侯”，不如乾之无所不利。此已上说“屯”之自然之四德，圣人当法之。

勿用有攸往，

往，益“屯”也。

利建侯。

得主则定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”者，以其屯难之世，世道初创，其物未宁，故宜“利建侯”以宁之。此二句释人事也。

《彖》曰：屯，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动乎险中，大亨贞。

始于险难，至于大亨，而后全正，故曰“屯，元亨利贞”。

疏 “彖曰”至“大亨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屯，刚柔始交而难生”者，此一句释屯之名，以刚柔二气始欲相交，未相通感，情意未得，故“难生”也。若刚柔已交之后，物皆通泰，非复难也。唯初始交时而有难，故云“刚柔始交而难生”。“动乎险中，大亨贞”者，此释四德也。坎为险，震为动，震在坎下，是动于险中。初动险中，故屯难动而不已；将出于险，故得“大亨贞”也。大亨即元亨也，不言“利”者，利属于贞，故直言“大亨贞”。

雷雨之动满盈。

雷雨之动，乃得满盈，皆刚柔始交之所为。

●疏 “雷雨之动满盈”。

○正义曰：周氏云：“此一句复释亨也。”但屯有二义，一难也，一盈也。上既以刚柔始交释屯难也，此又以雷雨二象解盈也。言雷雨二气，初相交动，以生养万物，故得满盈，即是亨之义也。复释“亨”者，以屯难之世不宜亨通，恐亨义难晓，故特释之。此已下说屯之自然之象也。

●注 “雷雨之动，乃得满盈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雷雨之动，乃得满盈”者，周氏、褚氏云：“释亨也，万物盈满则亨通也。”“皆刚柔始交之所为”者，雷雨之动，亦阴阳始交也。万物盈满，亦阴阳而致之，故云“皆刚柔始交之所为”也。若取屯难，则坎为险，则上云“动乎险中”是也。若取亨通，则坎为雨，震为动，此云“雷雨之动”是也。随义而取象，其例不一。

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。

“屯”体不宁，故利“建侯”也。“屯”者，天地造始之时也，造物之始，始于冥昧，故曰“草昧”也。处造始之时，所宜之善，莫善“建侯”也。

●疏 “天造草昧”至“不宁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利建侯”也。草谓草创，昧谓冥昧，言天造万物于草创之始，如在冥昧之时也。于此草昧之时，王者当法此屯卦，宜建立诸侯，以抚恤万方之物，而不得安居于事。此二句以人事释“屯”之义。

●注 “屯体不宁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屯体不宁”者，以此屯遭险难，其体不宁，故“宜建侯”也。“造物之始，始于冥昧”者，“造物之始”，即天造草昧也。草谓草创初始之义。“始于冥昧”者，言物之初造，其形未著，其体未彰，故在幽冥暗昧也。

《象》曰：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。

君子经纶之时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经”谓经纬，“纶”谓绳纶，言君子法此屯象有

为之时，以经纶天下，约束于物，故云“君子以经纶”也。姚信云：“纶谓纲也，以织综经纬。”此君子之事，非其义也。刘表、郑玄云“以纶为沦字”，非王本意也。

初九：磐桓，利居贞，利建侯。

处屯之初，动则难生，不可以进，故“磐桓”也。处此时也，其利安在？不唯居贞建侯乎？夫息乱以静，守静以侯，安民在正，弘正在谦。屯难之世，阴求于阳，弱求于强，民思其主之时也。初处其首而又下焉。爻备斯义，宜其得民也。

〔疏〕“初九”至“利建侯”。

○正义曰：磐桓，不进之貌。处屯之初，动即难生，故“磐桓”也。不可进，唯宜利居处贞正，亦宜建立诸侯。

●注“息乱以静”至“得民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息乱以静”者，解“利居贞”也。“守静以侯”者，解“利建侯”也。“安民在正”者，解“贞”也。“弘正在谦”者，取象其“以贵下贱”也。言弘大此屯，正在于谦也。“阴求于阳，弱求于强”者，解“大得民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虽“磐桓”，志行正也。

不可以进，故“磐桓”也。非为宴安弃成务也，故“虽磐桓，志行正也”。

〔疏〕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志行正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言初九虽磐桓不进，非苟求宴安，志欲以静息乱，故居处贞也。非是苟贪逸乐，唯志行守正也。

●注“非为宴安弃成务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非为宴安弃成务”者，言已止为前进有难，故磐桓且住，非是苟求宴安，弃此所成之务而不为也。言身虽住，但欲以静息乱也。

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

阳贵而阴贱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贵谓阳也，贱谓阴也。言初九之阳在三阴之下，是“以贵下贱”。屯难之世，民思其主之时，既能“以贵下贱”，所以大得民心也。

六二：屯如遭如，乘马班如，匪寇婚媾。女子贞不

字，十年乃字。

志在乎“五”，不从于初。屯难之时，正道未行，与初相近而不相得，困于侵害，故屯遭。“屯”时方屯难，正道未通，涉远而行，难可以进，故曰“乘马班如”也。寇谓初也。无“初”之难，则与“五”婚矣，故曰“匪寇婚媾”也。“志在于五”，不从于初，故曰“女子贞不字”也。屯难之世，势不过十年者也。十年则反常，反常则本志斯获矣。故曰“十年乃字”。

疏 “六二”至“十年乃字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屯如遭如”者，屯是屯难，遭是遭回，如是语辞也。言六二欲应于九五，即畏初九逼之，不敢前进，故“屯如遭如”也。“乘马班如”者，《子夏传》云：“班如者，谓相牵不进也。”马季长云：“班，班旋不进也。”言二欲乘马往适于五，正道未通，故班旋而不进也。“匪寇婚媾”者，寇谓初也，言二非有初九与己作寇害，则得其五为婚媾矣。马季长云：“重婚曰媾。”郑玄云：“媾犹会也。”“女子贞不字”者，贞，正也，女子，谓六二也，女子以守贞正，不受初九之爱，“字”训爱也。“十年乃字”者，十年难息之后，即初不害己也，乃得往适于五，受五之字爱。十者数之极，数极则变，故云“十年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难，乘刚也。十年乃字，反常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六二之难，乘刚也”者，释所以“屯如遭如”也。有畏难者，以其乘陵初刚，不肯从之，故有难也。“十年乃字，反常”者，谓十年之后，屯难止息，得“反常”者，谓反常道，即二适于五，是其得常也。已前有难，不得行常，十年难息，得反归于常，以适五也。此爻因六二之象，以明女子婚媾之事，即其余人事，亦当法此。犹如有人逼近于强，虽远有外应，未敢苟进，被近者所陵，经久之后，乃得与应相合。是知万事皆象于此，非唯男女而已。诸爻所云阴阳、男女之象，义皆仿于此。

六三：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。君子几，不如舍，往吝。

三既近五而无寇难，四虽比五，其志在初，不妨己路，可以进而无屯遭也。见路之易，不揆其志，五应在二，往必不纳，何异无

虞以从禽乎？虽见其禽而无其虞，徒入于林中，其可获乎？几，辞也。夫君子之动，岂取恨辱哉！故不如舍，“往吝，穷也”。

●“六三”至“舍往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即鹿无虞”者，即，就也。虞谓虞官，如人之田猎，欲从就于鹿，当有虞官助己，商度形势可否，乃始得鹿。若无虞官，即虚入于林木之中，必不得虞，故云“唯入于林中”。此是假物为喻。今六三欲往从五，如就鹿也。五自应二，今乃不自揆度彼五之情纳己以否，是“无虞”也。即徒往向五，五所不纳，是徒入于林中。“君子几，不如舍”者，几，辞也。夫君子之动，自知可否，岂取恨辱哉！见此形势，即不如休舍也。言六三不如舍此求五之心勿往也。“往吝”者，若往求五，即有悔吝也。

●注“见路之易，不揆其志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见路之易，不揆其志”者，三虽比四，四不害己，身夫屯遭，是路之平易，即意欲向五而不预先揆度五之情意纳己以否，是“无虞”也。猎人先遣虞官商度鹿之所有，犹若三欲适五，先遣人测度五之情意。几为语辞，不为义也。知此“几”不为事之几微。凡“几微”者，乃从无向有，其事未见，乃为“几”也。今“即鹿无虞”，是已成之事，事已显者，故不得为几微之义。

《象》曰：“即鹿无虞”，以从禽也。君子舍之，“往吝”穷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即鹿无虞，以从禽”者，言即鹿当有虞官，即有鹿也，若无虞官，以从逐于禽，亦不可得也。“君子舍之，往吝穷”者，君子见此之时，当舍而不往。若往则有悔吝穷苦也。

六四：乘马班如，求婚媾，往吉，无不利。

二虽比初，执贞不从，不害己志者也。求与合好，往必见纳矣。故曰“往吉，无不利”。

●正义曰：六四应初，故“乘马”也。虑二妨己路，故初时班如旋也。二既不从于初，故四求之为婚，必得媾合，所以“往吉，无不利”。

《象》曰：求而往，明也。

见彼之情状也。

●正义曰：言求初而往婚媾，明识初与二之情状，知初纳己，知二不害己志，是其明矣。

九五：屯其膏，小贞吉，大贞凶。

处屯难之时，居尊位之上，不能恢弘博施，无物不与，拯济微滞，亨于群小，而系应在二，屯难其膏，非能光其施者也。固志同好，不容他间，小贞之吉，大贞之凶。

●“九五屯其膏”至“大贞凶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屯其膏”者，“膏”谓膏泽恩惠之类，言九五既居尊位，当恢弘博施，唯系应在二，而所施者褊狭，是“屯难其膏”。“小贞吉，大贞凶”者，贞，正也。出纳之吝谓之有司，是小正为吉。若大人不能恢弘博施，是大正为凶。

●注“固志同好，不容他间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固志同好，不容他间”者，间者，厕也。五应在二，是坚固其志，在于同好，不容他人间厕其间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屯其膏”，施未光也。

上六：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。

处险难之极，下无应援，进无所适，虽比于五，五屯其膏，不与相得，居不获安，行无所适，穷困阨厄，无所委仰，故“泣血涟如”。

●正义曰：处险难之极，而下无应援，若欲前进，即无所之适，故“乘马班如”。“穷困阨厄，无所委仰”，故“泣血涟如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泣血涟如”，何可长也？

●正义曰：“何可长”者，言穷困泣血，何可久长也？

(蒙)



艮上

坎下

蒙，亨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。

“筮”，筮者决疑之物也。童蒙之来求我，欲决所惑也。决之不一，不知所从，则复惑也。故初筮则告，再、三则渎。渎，蒙也。能为初筮，其唯二乎？以刚处中，能断夫疑者也。

疏 “蒙亨”至“渎则不告”。

○正义曰：蒙者，微昧暗弱之名。物皆蒙昧，唯愿亨通，故云“蒙、亨”。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者，物既暗弱而意愿亨通，即明者不求于暗，即匪我师德之高明往求童蒙之暗，但暗者求明，明者不谄于暗，故云“童蒙求我”也。“初筮告”者，初者，发始之辞；筮者，决疑之物。童蒙既来求我，我当以初始一理剖决告之。“再三渎，渎则不告”者，师若迟疑不定，或再或三，是褻渎，渎则不告。童蒙来问，本为决疑，师若以广深二义再三之言告之，则童蒙闻之，转亦渎乱，故不如不告也。自此以上，解“蒙亨”之义。顺此上事，乃得“亨”也。故“亨”文在此事之上也。不云“元”者，谓时当蒙弱，未有元也。

●注“初筮告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初筮则告”者，童蒙既来求我，我当以初心所念所筮之义，一理而剖告之。“再三则渎，渎，蒙也”者，若以弃此初本之意，而犹豫迟疑，歧头别说，则童蒙之人，闻之褻渎而烦乱也。故“再三则渎，渎，蒙也”。“能为初筮，其唯二乎”者，以《彖》云“初筮告，以刚中”者，刚而得中，故知是二也。

利贞。

“蒙”之所利，乃利正也。夫明莫若圣，昧莫若蒙。蒙以养正，乃圣功也。然则养正以明，失其道矣。

疏 “利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贞，正也。言蒙之为义，利以养正，故《彖》云“蒙以养正”，乃“圣功也”。若养正以明，即失其道也。

●注“然则养正以明，失其道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然则养正以明，失其道”者，言人虽怀圣德，若隐默不言，人则莫测其浅深，不知其大小，所以圣德弥远而难测矣。若彰显其德，苟自发明，即人知其所为，识其浅深。故明夷注云“明夷莅众，显明于外，巧所避”是也。此卦，《系辞》皆以人事明之。

《彖》曰：蒙，山下有险，险而止，蒙。

退则困险，进则阒山，不知所适，蒙之义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山下有险”者，坎在艮下，是山下有险。艮为止，坎上遇止，是险而止也。恐进退不可，故蒙昧也。此释蒙卦之名。

“蒙，亨”，以亨行，时中也。

时之所愿，惟愿“亨”也。以亨行之，得“时中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叠“蒙亨”之义，言居“蒙”之时，人皆愿“亨”。若以亨道行之于时，则得中也。故云“时中”也。

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，志应也。

“我”谓非“童蒙”者也。非“童蒙”者，即阳也。凡不识者求问识者，识者不求所告；暗者求明，明者不谕于暗。故蒙之为义，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也。童蒙之来求我，志应故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以童蒙暗昧之志，而求应会明者，故云“志应”也。

初筮告，以刚中也。

谓二也。二为众阴之主也，无刚失中，何由得初筮之告乎？

再、三渎，渎则不告。渎，蒙也。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再三渎，渎则不告，渎，蒙”者，所以再三不告，恐渎乱蒙者。自此以上，《彖》辞总释“蒙亨”之义。“蒙以养正，圣功也”者，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，乃成至圣之功。此一句释经之“利贞”。

《彖》曰：山下出泉，蒙。

山下出泉，未知所适，蒙之象也。

䷃ 正义曰：出下出泉，未有所适之处，是险而止，故蒙昧之象也。

君子以果行育德。

“果行”者，初筮之义也。“育德”者，养正之功也。

䷃ 正义曰：君子当发此蒙道，以果决其行，告示蒙者，则“初筮之义”。“育德”谓隐默怀藏，不自彰显，以育养其德。“果行”、“育德”者，自相违错，若童蒙来问，则果行也，寻常处众则育德，是不相须也。

初六：发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说桎梏，以往吝。

处蒙之初，二照其上，故蒙发也。蒙发疑明，刑说当也。“以往吝”，刑不可长。

䷃ “初六”至“以往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发蒙”者，以初近于九二，二以阳处中，而明能照暗，故初六以能发去其蒙也。“利用刑人，用说桎梏”者，蒙既发去，无所疑滞，故利用刑戮于人，又利用说去罪人桎梏，以蒙既发去，疑事显明，刑人说桎梏皆得当。在足曰桎，在手曰梏。《小雅》云：“桎谓之梏，械谓之桎”。“以往吝”者，若以正道而往，即其事益善矣；若以刑人之道出往，往之即有鄙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利用刑人”，以正法也。

刑人之道，道所恶也。以正法制，故利刑人也。

䷃ 正义曰：且刑人之道乃贼害于物，是道之所恶，以利用刑人者，以正其法制，不可不刑矣。故刑罚不可不施于国，鞭扑不可不施于家。案：此经刑人、说人二事，《象》直云“利用刑人”一者，但举刑重故也。

九二：包蒙吉，纳妇吉，子克家。

以刚居中，童蒙所归，包而不距，则远近咸至，故“包蒙吉”也。妇者，配己而成德者也。体阳而能包蒙，以刚而能居中，以此纳配，物莫不应，故“纳妇吉”也。处于卦内，以刚接柔，亲而得中，能干其任，施之于子，克家之义。

䷃ “九二”至“子克家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包”谓包含，九二以刚居中，童蒙悉来归己，九二能含容而不距，皆与之决疑，故得吉也。九二以刚居中，阴来应之。“妇”谓配也，故纳此匹配而得吉也。此爻在下体之中，能包

蒙纳妇，任内理中，干了其任，即是子孙能克荷家事，故云“子克家”也。

●注“亲而得中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亲而得中”者，言九二居下卦之中央，上下俱阴，以己之两阳迎接上下二阴，阴阳相亲，故云“亲而得中”也。“能干其任”者，既能包蒙，又能纳匹，是能干其任。

《象》曰：“子克家”，刚柔节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以阳居于卦内，接待群阴，是刚柔相接，故克干家事也。

六三：勿用取女。见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

童蒙之时，阴求于阳，晦求于明，各求发其昧者也。六三在下卦之上，上九在上卦之上，男女之义也。上不求三而三求上，女先求男者也。女之为体，正行以待命者也。见刚夫而求之，故曰“不有躬”也。施之于女，行在不顺，故“勿用取女”，而“无攸利”。

●疏 “六三”至“无攸利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勿用取女”者，女谓六三，言勿用取此六三之女。所以不须者，此童蒙之世，阴求于阳，是女求男之时也。“见金夫”者，谓上九以其刚阳，故称“金夫”。此六三之女，自往求见“金夫”。女之为礼，正行以待命而嫁。今先求于夫，是为女不能自保其躬，固守贞信，乃非礼而动。行既不顺，若欲取之，无所利益，故云“不有躬，无攸利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勿用取女”，行不顺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勿用取女”之义。所以勿用取此女者，以女行不顺故也。

六四：困蒙，吝。

独远于阳，处两阴之中，暗莫之发，故曰“困蒙”也。困于蒙昧，不能比贤以发其志，亦以鄙矣，故曰“吝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此释六四爻辞也。六四在两阴之中，去九二既远，无人发去其童蒙，故曰困于蒙昧而有鄙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困蒙”之吝，独远实也。

阳称实也。

●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独远实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独远实”者，实谓九二之阳也。九二以阳，故称

实也。六三近九二，六五近上九，又应九二，唯此六四既不近二，又不近上，故云“独远实”也。

●注“阳实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阳主生息，故称实。阴主消损，故不得言实。

六五：童蒙吉。

以夫阴质居于尊位，不自任察而委于二，付物以能，不劳聪明，功斯克矣，故曰“童蒙吉”。

疏 正义曰：言六五以阴居于尊位，其应在二，二刚而得中，五则以事委任于二，不劳己之聪明，犹若童稚蒙昧之人，故所以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童蒙”之吉，顺以巽也。

委物以能，不先不为，“顺以巽也”。

综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顺以巽也”。

疏 正义曰：“顺以巽也”，释童蒙之吉，巽以顺也，犹委物于二。顺谓心顺，巽谓貌顺。故褚氏云：“顺者，心不违也。巽者，外迹相卑下也。”

●注“委物以能”至“顺以巽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委物以能”，谓委付事物与有能之人，谓委二也。“不先不为”者，五虽居尊位，而专委任于二，不在二先而首唱，是顺于二也。“不为”者，谓不自造为，是委任二也。不先于二，是心顺也；不自造为，是貌顺也。

上九：击蒙，不利为寇，利御寇。

处蒙之终，以刚居上，能击去童蒙，以发其昧者也，故曰“击蒙”也。童蒙愿发而已能击去之，合上下之愿，故莫不顺也。为之捍御，则物咸附之。若欲取之，则物咸叛矣，故“不利为寇，利御寇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处蒙之终，以刚居上，能击去众阴之蒙，合上下之愿，故莫不顺从也。若因物之来即欲取之而为寇害，物皆叛矣，故“不利为寇”也。若物从外来，为之捍御，则物咸附之，故“利用御寇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利用御寇，上下顺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所宜利为物御寇者，由上下顺从故也。言此爻既能发去众蒙，以合上下之愿，又能为之御寇，故上下弥更顺从也。

周易兼义上经需传卷第二

(需)



需，有孚，光亨贞吉，利涉大川。

疏 正义曰：此需卦系辞也。“需”者，待也。物初蒙稚，待养而成，无信即不立，所待唯信也，故云“需有孚”，言需之为体，唯有信也。“光亨贞吉”者，若有信，即需道光明，物得亨通，于正则吉，故云“光亨贞吉”也。“利涉大川”者，以刚健而进，即不患于险，乾德乃亨，故云“利涉大川”。

《彖》曰：需，须也，险在前也。刚健而不陷，其义不困穷矣。“需有孚，光亨贞吉”，位乎天位以正中也。

谓五也，位乎天位，用其中正，以此待物，需道毕矣，故“光亨贞吉”。

注 “彖曰需须也”至“以正中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释需卦系辞。需，须也。“险在前”者，释需卦之名也，是需待之义，故云“需，须也”。“险在前”，释所以需待由险难在前，故有待乃进也。“刚健而不陷，其义不困穷矣”者，解需道所以得亨，由乾之刚健，前虽遇险而不被陷滞，是其需待之义，不有困穷矣，故得“光亨贞吉”，由乾之德也。“需有孚，光亨贞吉，位乎天位以正中”者，此叠出需卦系辞，然后释之也。言此需体非但得乾之刚强而不陷，又由中正之力也。以九五居乎天子之位，又以阳居阳，正而得中，故能有信，光明亨通而贞吉也。刚健而不陷，只由二象之德，位乎天位以正中，是九五之德也。凡卦之

为体，或直取象而为卦德者，或直取爻而为卦德者，或以兼象兼爻而为卦德者，此卦之例是也。

●注“谓五也”至“光亨贞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需道毕矣”者，凡需待之义先须于信，后乃光明亨通于物而贞吉，能备此事，是须道终毕。五即居于天位，以阳居尊，中则不偏，正则无邪。以此待物，则所为皆成，故“需道毕矣”。

利涉大川，往有功也。

乾德获进，往辄亨也。

●疏“利涉大川，往有功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利涉大川”之义，以乾刚健，故行险有功也。

●注“乾德”至“亨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前云“刚健而不陷”，此云“往有功”，刚健即“乾”也，故“乾”德获进，往而有功，即是往辄亨通也。此虽释“利涉大川”，兼释上“光亨”之义，由是“光亨”乃得“利涉大川”，故于利涉大川乃明亨也。

《象》曰：云上于天，需，君子以饮食宴乐。

童蒙已发，盛德光亨，饮食宴乐，其在兹乎！

●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饮食宴乐”。

○正义曰：坎既为险，又为雨，今不言险雨者，此象不取险难之义也，故不云“险”也。雨是已下之物，不是须待之义，故不云“雨”也。不言天上有云，而言“云上于天”者，若是天上有云，无以见欲雨之义，故云“云上于天”。若言“云上于天”，是天之欲雨，待时而落，所以明“需”大惠将施而盛德又亨，故君子于此之时“以饮食宴乐”。

初九：需于郊，利用恒，无咎。

居需之时，最远于难，能抑其进以远险待时，虽不应几，可以保常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但难在于坎，初九去难既远，故待时在于郊。郊者是境上之地，亦去水远也。“利用恒，无咎”者，恒，常也，远难待时以避其害，故宜利保守其常，所以无咎，犹不能见几速进，但得无咎而已。

《象》曰：“需于郊”，不犯难行也。“利用恒无咎”，“未失常也。”

疏 正义曰：“不犯难行”者，去难既远，故不犯难而行，“未失常”者，不敢速进，远难待时，是未失常也。

九二：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终吉。

将近于难，故曰“需于沙”也。不至致寇，故曰“小有言”也。近不逼难，远不后时，履健居中，以待其会，虽“小有言”，以吉终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沙是水傍之地，去水渐近，待时于沙，故难稍近。虽未致寇，而“小有言”以相责让。“近不逼难，远不后时”，但“履健居中，以待要会”，虽小有责让之言，而终得其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需于沙”，衍在中也。虽“小有言”，以吉终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需于沙衍在中”者，衍谓宽衍，去难虽近，犹未逼于难，而宽衍在其中也，故“虽小有言，以吉终也”。

九三：需于泥，致寇至。

以刚逼难，欲进其道，所以招寇而致敌也。犹有须焉，不陷其刚。寇之来也，自我所招，敬慎防备，可以不败。

疏 正义曰：泥者，水傍之地，泥溺之处，逼近于难，欲进其道，难必害己。故致寇至，犹且迟疑而需待时，虽即有寇至，亦未为祸败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需于泥”，灾在外也。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灾在外”者，释“需于泥”之义，言为“需”虽复在泥，泥犹居水之外，即灾在身外之义，未陷其刚之义，故可用“需”以免。“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”者，自，由也，由我欲进而致寇来，己若敬慎，则不有祸败也。

六四：需于血，出自穴。

凡称血者，阴阳相伤者也。阴阳相近而不相得，阳欲进而阴塞之，则相害也。穴者，阴之路也，处坎之始，居穴者也。九三刚进，四不能距，见侵则辟，顺以听命者也，故曰“需于血，出自

穴”也。

●疏 “六四，需于血，出自穴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需于血”者，谓阴阳相伤，故有血也。九三之阳而欲上进，此六四之阴而塞其路，两相妨害，故称“血”。言待时于血，犹待时于难中也。“出自穴”者，穴即阴之路也，而处坎之始，是居穴者也。三来逼己，四不能距，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，但顺以听命而得免咎也，故《象》云“需于血，顺以听命”也。

●注 “凡称血者”至“出自穴色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凡称血”者，阴阳相伤者也，即坤之上六“其血玄黄”是也。“穴者阴之路也”者，凡孔穴穿道，皆是幽隐，故云“阴之路也”。“处坎之始，居穴”者，坎是坎险，若处坎之上，即是出穴者也，处坎之始，是居穴者也。但易含万象，此六四一爻，若以战斗言之，其出则为血也；若以居处言之，其处则为穴也。穴之与血，各随事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需于血”，顺以听也。

九五：需于酒食，贞吉。

“需”之所须，以待达也。已得天位，畅其中正，无所复须，故酒食而已获“贞吉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需于酒食贞吉”者，五既为需之主，已得天位，无所复需，但以需待酒食以递相宴乐而得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“酒食贞吉”，以中正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酒食贞吉”之义，言九五居中得正，“需”道亨通，上下无事也。

上六：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，终吉。

六四所以“出自穴”者，以不与三相得而塞其路，不辟则害，故不得不“出自穴”而辟之也。至于上六，处卦之终，非塞路者也。与三为应，三来之已，乃为己援，故无畏害之辟，而乃有入穴之固也。三阳所以不敢进者，须难之终也。难终则至，不待召也。已居难终，故自来也。处无位之地，以一阴而为三阳之主，故必敬之而后终吉。

●疏 “上六”至“敬之终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上六入于穴”者，上六阴爻，故亦称“穴”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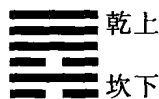
上六与三相应，三来之己，不为祸害，乃得为己援助，故上六无所畏忌，乃“入于穴”而居也。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者，速，召也，不须召唤之客有三人自来。三人谓“初九”、“九二”、“九三”。此三阳务欲前进，但畏于险难，不能前进。其难既通，三阳务欲上升，不须召唤而自来，故云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也。“敬之终吉”者，上六居无位之地，以一阴而为三阳之主，不可怠慢，故须恭敬此三阳，乃得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不速之客来，“敬之终吉”，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。

处无位之地，不当位者也。敬之则得终吉，故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虽不当位未大失”者，释“敬之终吉”之义。言己虽不当位，而以一阴为三阳之主，若不敬之，则有凶害。今由己能敬之，虽不当位，亦未有大失，言初时虽有小失，终久乃获吉，故云“未大失”也。且需之一卦，须待难通，其于六爻，皆假他物之象以明人事，待通而亨，须待之义。且凡人万事，或有去难远近，须出须处，法此六爻，即万事尽矣，不可皆以人事曲细比之。《易》之诸爻之例，并皆放此。

(讼)



讼，有孚，窒惕，中吉，

窒谓窒塞也。皆惕，然后可以获中吉。

䷅ 正义曰：窒，塞也。惕，惧也。凡讼者，物有不和，情相乖争而致其讼。凡讼之体，不可妄兴，必有信实，被物止塞，而能惕惧，中道而止，乃得吉也。

终凶。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

䷅ 正义曰：“终凶”者，讼不可长，若终竟讼事，虽复窒惕，亦有凶也。“利见大人”者，物既有讼，须大人决之，故“利见大人”也。“不利涉大川”者，以讼不可长，若以讼而往涉危难，必有祸患，故“不利涉大川”。

《彖》曰：讼，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讼。“讼有孚，窒惕中吉”，刚来而得中也。“终凶”，讼不可成也。“利见大人”，尚中正也。“不利涉大川”，入于渊也。

凡不和而讼，无施而可，涉难特甚焉。唯有信而见塞惧者，乃可以得吉也。犹复不可终，中乃吉也。不闭其源使讼不至，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，此亦凶矣。故虽复有信，而见塞惧，犹不可以为终也。故曰“讼有孚，窒惕中吉，终凶”也。无善听者，虽有其实，何由得明？而令有信塞惧者得其“中吉”，必有善听之主焉，其在二乎？以刚而来正夫群小，断不失中，应斯任也。

䷅ “《彖》曰讼上刚下险”至“入于渊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释彖辞之义。“讼，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讼”者，上刚即乾也，下险即坎也，犹人意怀险恶，性又刚健，所以讼也。此二句因卦之象以显有讼之所由。案：上“需”，须也，以释卦之名。此《讼卦》不释“讼”名者，“讼”义可知，故不释也。诸卦其名难者则释之，其名易者则不释之，他皆仿此。“讼有孚，窒惕

中吉，刚来而得中”者，先叠出讼之繇辞，以“刚来而得中”者，释所以讼得其“有孚，窒惕中吉”者，言中九二之刚，来向下体而处下卦之中，为讼之主，而听断狱讼，故讼者得其“有孚，窒惕中吉”也。“终凶，讼不可成”者，释“终凶”之义，以争讼之事，不可使成，故“终凶”也。“利见大人，尚中正”者，释“利见大人”之义。所以于讼之时，利见此大人者，以时方斗争，贵尚居中得正之主而听断之。“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渊”者，释“不利涉大川”之义。若以讼事往涉于川，即必坠于深渊而陷于难也。

●注“凡不和而讼”至“应斯任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无施而可”者，言若性好不和，又与人斗讼，即无处施設而可也。言所往之处皆不可也。“涉难特甚焉”者，言好讼之人，习常施为，已且不可，若更以讼涉难，其不可特甚焉，故云“涉难特甚焉”。“中乃吉”者，谓此讼事以中途而止，乃得吉也。前注云“可以获中吉”，谓获中止之吉。“不闭其源，使讼不至”者，若能谦虚退让，与物不竞，即此是闭塞讼之根源，使讼不至也。今不能如此，是不闭塞讼源，使讼得至也。“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”者，谓虽每诉讼陈其道理，不有枉曲，而讼至终竟，此亦凶矣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与水违行，讼。君子以作事谋始。

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？”无讼在于谋始，谋始在于作制。契之不明，讼之所以生也。物有其分，职不相滥，争何由兴？讼之所以起，契之过也。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。

●疏“天与水违行讼”至“作事谋始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天道西转，水流东注，是天与水相违而行。相违而行，象人彼此两相乖戾，故致讼也。不云“水与天违行”者，凡讼之所起，必刚健在先，以为讼始，故云“天与水违行”也。“君子以作事谋始”者，物既有讼，言君子当防此讼源。凡欲兴作其事，先须谋虑其始。若初始分职分明，不相干涉，即终无所讼也。

●注“听讼”至“不责于人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讼之所以起，契之过”者，凡斗讼之起，只由初时契要之过，谓作契要不分明。“有德司契”者，言上之有德司主契要，而能使分明以断于下，亦不须责在下之人有争讼也。“有德

司契”之文，出《老子经》也。

初六：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终吉。

处讼之始，讼不可终，故“不永所事”，然后乃吉。凡阳唱而阴和，阴非先唱者也。四召而应，见犯乃讼。处讼之始，不为讼先，虽不能不讼，而了讼必辩明矣。

疏 “初六”至“小有言终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永所事”者，永，长也，不可长久为斗讼之事，以“讼不可终”也。“小有言，终吉”者，言“终吉”者，言初六应于九四。然九四刚阳，先来非理犯己，初六阴柔，见犯乃讼，虽不能不讼，是不获已而讼也，故“小有言”；以处讼之始，不为讼先，故“终吉”。

●注“处讼之始”至“必辩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处讼之始”者，始入讼境，言讼事尚微，故云“处讼之始”也。“不为讼先”者，言己是阴柔，待唱乃和，故云“不为讼先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永所事”，讼不可长也。虽“小有言”，其辩明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讼不可长”者，释“不永所事”，以讼不可长，故不长此斗争之事。“其辩明”者，释“小有言”，以讼必辨析分明。四虽初时犯己，己能辩讼，道理分明，故初时“小有言”也。

九二：不克讼，归而逋其邑。人三百户，无眚。

以刚处讼，不能下物，自下讼上，宜其不克。若能以惧归窜其邑，乃可以免灾。邑过三百，非为窜也。窜而据强，灾未免也。

疏 “九二”至“三百户无眚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克讼”者，克，胜也；以刚处讼，不能下物，自下讼上，与五相敌，不胜其讼，言讼不得胜也。“归而逋其邑”者，讼既不胜，怖惧还归，逋窜其邑。若其邑强大，则大都偶国，非逋窜之道。“人三百户，无眚”者，若其邑狭少，唯三百户乃可也。“三百户”者，郑注《礼记》云：“小国下大夫之制。”又郑注《周礼·小司徒》云：方十里为成，九百夫之地，沟渠、城郭、道路三分去其一，余六百夫。又以田有不易，有一易，有再易，定受田三百家。即此“三百户”者，一成之地也。郑注云：不易之田，

岁种之；一易之田，休一岁乃种；再易之地，休二岁乃种。言至薄也。苟自藏隐，不敢与五相敌，则无眚灾。

●注“以刚处讼”至“灾未免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若能以惧归窜其邑，乃可免灾”者，如此注意，则经称“其邑”二字连上为句，“人三百户”合下为句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克讼”，归逋窜也。自下讼上，患至掇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归逋窜”者，释归而逋邑，以讼之不胜，故退归逋窜也。“患至掇”者，掇犹拾掇也。自下讼上，悖逆之道，故祸患来至，若手自拾掇其物，言患必来也。故王肃云：“若手拾掇物然。”

六三，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。或从王事无成。

体夫柔弱以顺于上，不为九二自下讼上，不见侵夺，保全其有，故得食其旧德而不失也。居争讼之时，处两刚之间，而皆近不相得，故曰“贞厉”。柔体不争，系应在上，众莫能倾，故曰“终吉”。上壮争胜，难可忤也，故或从王事，不敢成也。

●疏 “六三，食旧德”至“王事无成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食旧德”者，六三以阴柔顺从上九，不为上九侵夺，故保全己之所有，故食其旧日之德禄位。“贞厉”者，贞，正也；厉，危也。居争讼之时，处两刚之间，故须贞正自危厉，故曰“贞厉”。然六三柔体不争，系应在上，众莫能倾，故“终吉”也。“或从王事无成”者，三应于上，上则壮而又胜，故六三或从上九之王事，不敢触忤，无敢先成，故云“无成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食旧德”，从上吉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从上吉”者，释所以食旧德以顺从上九，故得其吉食旧德也。

九四：不克讼。

初辩明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九四既非理陵犯于初，初能分辩道理，故九四讼不胜也。

复即命渝，安贞吉。

处上讼下，可以改变者也，故其咎不大。若能反从本理，变前之命，安贞不犯，不失其道，“为仁犹己”，故吉从之。

䷗ “复即命渝安贞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复即命渝”者，复，反也；即，就也。九四讼既不胜，若能反就本理，变前与初争讼之命，能自渝变休息，不与初讼，故云“复即命渝”。“安贞吉”者，既能反从本理，渝变往前争讼之命，即得安居贞吉。

●注“处上讼下”至“故吉从之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若能反从本理”者，释“复即”之义。复，反也；即，从也。本理谓原本不与初讼之理。当反从此原本不争之理，故云“反从本理”。“变前之命”者，解“命渝”也。渝，变也。但倒经“渝”字在“命”上，故云“变前之命”。“前命”者，谓往前共初相讼之命也，今乃变之也。“安贞不犯”者，谓四安居贞正，不复犯初，故云“安贞不犯”。“为仁由己，故吉从之”者，“为仁由己”，《论语》文。初不犯己，己莫陵于初，是为仁义之道，自由由于己，故云“为仁由己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复即命渝”，安贞不失也。

䷗ 正义曰：“安贞不失”者，释“复即命渝”之义，以其反理变命，故得安贞之吉，不失其道。

九五：讼元吉。

处得尊位，为讼之主，用其中正以断枉直，中则不过，正则不邪，刚无所溺，公无所偏，故“讼元吉”。

䷗ “九五讼元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处得尊位，中而且正，以断狱讼，故得“元吉”也。

●注“处得尊位”至“故讼元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处得尊位为讼之主”者，居九五之位，当争讼之时，是主断狱讼者也。然此卦之内，断狱讼之人，凡有二主。案上注云“善听之主，其在二乎”？是二为主也。此注又云“为讼之主，用其中正以断枉直”，是五又为主也。一卦两主者，凡诸卦之内，如此者多矣。五是其卦尊位之主，余爻是其卦为义之主，犹若复卦初九是复卦之主，“复”义在于初九也。六五亦居复之尊位，为复卦尊位之主，如此之例，非一卦也。所以然者，五居尊位，犹若天子总统万机，与万物为主，故诸卦皆五居尊位。诸爻则偏主一事，

犹若六卿春官主礼，秋官主刑之类偏主一事，则其余诸爻各主一事也。即六卿总归于天子，诸卦之爻，皆以九五为尊位也。若卦由五位，五又居尊，正为一主也，若比之九五之类是也。今此讼卦二既为主，五又为主，皆有断狱之德，其五与二爻，其义同然也，故俱以为主也。案：上《象》辞“刚来而得中”，今九五《象》辞云“讼元吉，以中正也”，知《象》辞“刚来得中”，非据九五也。辅嗣必以为九二者，凡上下二象在于下象者，则称“来”。故《贲卦》云“柔来而文刚”，是离下艮上而称“柔来”。今此云“刚来而得中”，故知九二也。且凡云“来”者，皆据异类而来。九二在二阴之中故称“来”；九五在外卦，又三爻俱阳，不得称“来”。若于爻辞之中，亦有从下卦向上卦称“来”也。故需上六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，谓下卦三阳来。然需上六阴爻，阳来诣之，亦是往非类而称“来”也。“以断枉直”者，枉，曲也。凡二人来讼，必一曲一直，此九五听讼能断定曲直者，故云“以断枉直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讼元吉”，以中正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以中正也”者，释“元吉”之义。所以讼得大吉者，以九五处中而得正位，中则不有过差，正则不有邪曲，中正为德，故“元吉”。

上九：或锡之鞶带，终朝三褫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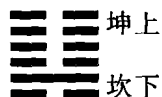
处讼之极，以刚居上，讼而得胜者也。以讼受锡，荣何可保？故终朝之间，褫带者三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或锡之鞶带”者，上九以刚居上，是讼而得胜者也。若以谦让蒙锡，则可长保有。若因讼而得胜，虽或锡与鞶带，不可长久，终一朝之间三被褫脱，故云“终朝三褫之”。

《象》曰：以讼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释“终朝三褫”之义。以其因讼得胜，受此锡服，非德而受，亦不足可敬，故终朝之间，三被褫脱也。凡言“或”者，或之言“有”也。言或有如此，故言“或”。则上云“或从王事无成”，及坤之六三“或从王事无成”之类是也。鞶带谓大带也。故杜元凯恒二年《传》“鞶厉旒纓”注云：“盘，大带也。”此讼一卦及爻辞并以人事明之，唯“不利涉大川”，假外物之象以喻人事。

(师)



师，贞，丈人吉，无咎。

丈人，严庄之称也。为师之正，丈人乃吉也。兴役动众无功，罪也，故吉乃无咎也。

●“师：贞，丈人吉，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师”，众也。贞，正也。丈人谓严庄尊重之人，言为师之正，唯得严庄丈人监临主领，乃得“吉无咎”。若不得丈人监临之，众不畏惧，不能齐众，必有咎害。

●注“丈人严庄之称也”至“乃无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兴役动众无功，罪”者，监临师旅，当以威严，则有功劳，乃得无咎；若其不以威严，师必无功而获其罪，故云“兴役动众无功，罪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师，众也。贞，正也。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。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，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，吉又何咎矣？

毒犹役也。

●“彖曰”至“又何咎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师，众也。贞，正也。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”者，此释师卦之名，并明用师有功之义。但师训既多，或训为法，或训为长，恐此师名取法之与长，故特明之师训为众也。贞为正也。贞之为正，其义已见于此，复云“贞，正”者，欲见齐众必须以正，故训贞为正也。与下文为首引之势，故云“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”。“刚中而应”者，“刚中”谓九二，而“应”谓六五。“行险而顺”者，“行险”谓下体坎也，而“顺”谓上体坤也。若刚中而无应，或有应而不刚中，或行险而不柔顺，皆不可行师得吉也。“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，吉又何咎矣”者，毒犹役也，若用此诸德使役天下

之众，人必从之以得其吉，又何无功而咎责乎？自“刚中”以下释“丈人吉，无咎”也，言丈人能备此诸德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中有水，师。君子以容民畜众。

正义曰：“君子以容民畜众”者，言君子法此师卦，容纳其民，畜养其众。若为人除害，使众得宁，此则“容民畜众”也。又为师之主，虽尚威严，当赦其小过，不可纯用威猛于军师之中，亦是容民畜众之义。所以《象》称“地中有水”，欲见地能包水，水又众大，是容民畜众之象。若其不然，或当云“地在水上”，或云“上地下水”，或云“水上有地”。今云“地中有水”，盖取容、畜之义也。

初六：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

为师之始，齐师者也。齐众以律，失律则散。故师出以律，律不可失。失律而臧，何异于否？失令有功，法所不赦。故师出不以律，否臧皆凶。

正义曰：“初六师出”至“否臧凶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初六师出以律”者，律，法也。初六为师之始，是整齐师众者也。既齐整师众，使师出之时，当须以其法制整齐之，故云“师出以律”也。“否臧凶”者，若其失律行师，无问否之与臧，皆为凶也。“否”谓破败，“臧”谓有功。然“否”为破败，即是凶也，何须更云“否臧凶”者，本意所明，虽臧亦凶。“臧”文既单，故以“否”配之，欲盛言臧凶，不可单言，故云否之与臧，皆为凶也。

注“为师之始”至“否臧皆凶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为师之始，齐师者也”者，以师之初爻，故云“为师之始。”在师之首，先唱发始，是齐整师众者也。“失律而臧，何异于否”者，若弃失法律，不奉法而行，虽有功而臧，何异于否也？“失令有功，法所不赦”者，解“何异于否”之义。令则法律也。若失此法令，虽有功劳，军法所不容赦，故云“何异于否”。然阃外之事，将军所载，临事制宜，不必皆依君命，何得有功“法所不赦”者：凡为师之体，理非一端，量事制宜，随时进退，此则将军所制，随时施行。若苟顺私情，故违君命，犯律触法，则事不可赦耳。

《象》曰：“师出以律”，失律凶也。

正义曰：“失律凶”者，释“师出以律”之义。言所以必须律者，以其失律则凶。反经之文，以明经义。

九二：在师中，吉，无咎，王三锡命。

以刚居中，而应于上，在师而得其中者也。承上之宠，为师之主，任大役重，无功则凶，故吉乃无咎也。行师得吉，莫善怀邦，邦怀众服，锡莫重焉，故乃得成命。

“九二”至“王三锡命”。

正义曰：“在师中吉”者，以刚居中而应于五，是“在师中吉”也。“无咎”者，承上之宠，为师之主，任大役重，无功则凶，故吉乃无咎。“王三锡命”者，以其有功，故王三加锡命。

注“以刚居中”至“故乃得成命”。

正义曰：“在师而得中”者，观注之意，以“在师中”为句，其“吉”字属下；观《象》之文，“在师中吉，承天宠”者，则似“吉”字属上。此“吉”之一字上下兼该，故注文属下，《象》文属上，但《象》略其“无咎”之字，故“吉”属“师中”也。“故乃得成命”者，案《曲礼》云：“三赐不及车马。”一命受爵，再命受服，三命受车马。三赐三命，而尊之得成，故“乃得成命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在师中吉”，承天宠也。“王三锡命”，怀万邦也。

正义曰：“承天宠”者，释“在师中吉”之义也，正谓承受五之恩宠，故“中吉”也。“怀万邦也”者，以其有功，能招怀万邦，故被“王三锡命”也。

六三：师或舆尸，凶。

以阴处阳，以柔乘刚，进则无应，退无所守，以此用师，宜获“舆尸”之凶。

“六三师或舆尸凶”。

正义曰：以阴处阳，以柔乘刚，进无所应，退无所守，以此用师，或有舆尸之凶。

注“以阴处阳”至“舆尸之凶”。

正义曰：“退无所守”者，倒退而下，乘二之刚，己又以阴居阳，是“退无所守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师或舆尸”，大无功也。

正义曰：“大无功也”者，释“舆尸”之义，以其舆尸，则大无功也。

六四：师左次，无咎。

得位而无应，无应不可以行，得位则可以处，故左次之，而无咎也。行师之法，欲左次之。

正义曰：“六四，师左次，无咎”。

正义曰：六四得位而无位，无应不可以行，得位则可以处，故云“师左次，无咎”。故师在高险之左，以次止则无凶咎也。

注“行师之法”至“故左次之”。

正义曰：“行师之法，欲右背高”者，此兵法也。故《汉书》韩信云：“兵法欲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泽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左次无咎”，未失常也。

虽不能有获，足以不失其常也。

正义曰：“未失常”者，释“无咎”之义，以其虽未有功，未失常道。

六五：田有禽，利执言，无咎。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贞凶。

处师之时，柔得尊位，阴不先唱，柔不犯物，犯而后应，往必得直，故“田有禽”也。物先犯己，故可以执言而无咎也。柔非军帅，阴非刚武，故不躬行，必以授也。授不得王，则众不从，故“长子帅师”可也。弟子之凶，故其宜也。

正义曰：“六五田有禽”至“舆尸贞凶”。

正义曰：“田有禽，利执言”者，柔得尊位，阴不先唱，柔不犯物，犯而后应，往必得直，故往即有功。犹如田中有禽而来犯苗，若往猎之，则无咎过也。人之修田，非禽之所犯。王者守国，非叛者所乱。禽之犯苗，则可猎取。叛人乱国，则可诛之。此假他象以喻人事，故“利执言，无咎”，己不直则有咎。己今得直，故可以执此言往问之而无咎也。“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贞凶”者，以己是柔，不可为军帅。己又是阴，身非刚武，不可以亲行，故须役任长子、弟子之等。若役任长子，则可以帅师。若任用弟子，则军必破败而舆尸，是为正之凶。庄氏云：“‘长子’谓九二，德长于

人。‘弟子’谓六三，德劣于物。”今案：《象》辞云“长子帅师，以中行也”，是九二居中也。“弟子舆尸，使不当也”，谓六三失位也。

●注至“往必得直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往必得直”者，见犯乃得欲往征之，则于理正直，故云“往必得直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长子帅师”，以中行也。“弟子舆尸”，使不当也。

上六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

处师之极，师之终也。大君之命，不失功也。开国承家，以宁邦也。小人勿用，非其道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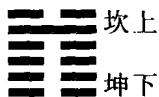
●疏“上六大君有命”至“小人勿用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大君有命”者，上六处师之极，是师之终竟也。“大君”谓天子也，言天子爵命此上六，若其功大，使之开国为诸侯；若其功小，使之承家为卿大夫。“小人勿用”者，言开国承家，须用君子，勿用小人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大君有命”，以正功也。“小人勿用”，必乱邦也。

●疏正义曰：“大君有命，以正功也”者，正此上六之功也。“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”者，若用小人，必乱邦国，故不得用小人也。

(比)



坎上

坤下

比，吉，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。不宁方来，后夫凶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比吉”者，谓能相亲比而得具吉。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”者，欲相亲比，必能原穷其情，筮决其意，唯有元大永长贞正，乃得无咎。“元永贞”者，谓两相亲比，皆须“永贞”。“不宁方来”者，此是宁乐之时，若能与人亲比，则不宁之方，皆悉归来。“后夫凶”者，夫，语辞也。亲比贵速，若及早而来，人皆亲己，故在先者吉。若在后而至者，人或疏己，亲比不成，故“后夫凶”。或以“夫”为丈夫，谓后来之人也。

《象》曰：比，吉也。比，辅也，下顺从也。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”，以刚中也。

处比之时，将原筮以求无咎，其唯元永贞乎？夫群党相比，而不以“元永贞”，则凶邪之道也。若不遇其主，则虽永贞而犹未足免于咎也。使永贞而无咎者，其唯九五乎？

●疏 “彖曰”至“以刚中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比，吉也”者，释亲比为善，言相亲比而得吉也。“比，辅也”者，释“比”所以得吉，由“比”者人来相辅助也，“下顺从”者，在下之人，顺从于上，是相辅助也，谓众阴顺从九五也。自此以上，释比名为吉之义。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，以刚中”者，释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”之义，所以得如此者，以九五刚而处中，故使“比”者皆得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”也。

●注“处比之时”至“其唯九五乎”？

○正义曰：“将原筮以求无咎，其唯元永贞乎”者，原谓原穷比者根本，筮谓筮决求比之情，以求久长无咎。“其唯元永贞乎”，元，大也；永，长也。为已有大长贞正，乃能原筮相亲比之情，得久长而无咎，谓彼此相亲比也。“若不遇其主，则虽永贞而犹未足

免于咎”者，若不逢遇明主，则彼此相求，“比”者虽各怀永贞，而犹未足免离于咎。虽有永贞，而无明主照察，不被上知，相亲涉于朋党，故不免咎也。“使永贞而无咎者，其唯九五乎”者，使“比”者得免咎，保永贞，久而无咎，其唯九五乎？以九五为比之主，刚而处中，能识“比”者之情意，故使“比”者得保永贞，无凶咎也。

“不宁方来”，上下应也。

上下无阳以分其民，五独处尊，莫不归之，上下应之，既亲且安，安则不安者托焉，故不宁方所以来，“上下应”故也。夫无者求有，有者不求所与，危者求安，安者不求所保。火有其炎，寒者附之。故已苟安焉，则不宁方来矣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不宁方来”之义，以九五处中，故上下群阴皆来应之。于此之时，阴往比阳，群阴未得其所，皆未宁也。

“后夫凶”，其道穷也。

将合和亲而独在后，亲成则诛，是以凶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后夫凶，其道穷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后夫凶”。他悉亲比，已独后来，比道穷困，无人与亲，故其凶也。此谓上六也。

●注“将合和亲”至“是以凶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亲成则诛”者，彼此相比，皆速来为亲；亲道已成，已独在后而来，众则嫌其离贰，所以被诛而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上有水，比。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。

万国以“比”建，诸侯以“比”亲。

●正义曰：“建万国亲诸侯”，非诸侯以下之所为，故特云“先王”也。“建万国”谓割土而封建之。“亲诸侯”谓爵赏恩泽而亲友之。万国据其境域，故曰“建”也。“诸侯”谓其君身，故云“亲”也。地上有水，犹域中有万国，使之各相亲比，犹地上有水，流通相润及物，故云“地上有水，比”也。

初六：有孚比之，无咎。有孚盈缶，终来有它吉。

处比之始，为比之首者也。夫以不信为比之首，则祸莫大焉，故必“有孚盈缶”，然后乃得免比之咎，故曰“有孚比之，无咎”也。处比之首，应不在一，心无私吝，则莫不比之。著信立诚，盈

溢乎质素之器，则物终来无衰竭也。亲乎天下，著信盈缶，应者岂一道而来？故必“有他吉”也。

●疏 “初六有孚”至“有他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有孚比之无咎”者，处比之始，为比之首，若无诚信，祸莫大焉。必有诚信而相亲比，终始如一，为之诚信，乃得无咎。“有孚盈缶，终来有他吉”者，身处比之首，应不在一，心无私吝，莫不比之。有此孚信盈溢质素之缶，以此待物，物皆归向，从始至终，寻常恒来，非唯一人而已，更有他人并来而得吉，故云“终来有他吉”也。此假外象喻人事也。

●注 “应不在一，心无私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应不在一”者，初六无应，是“应不在一”，故“心无私吝”也。若心有偏应，即私有爱吝也，以“应不在一”，故“心无私吝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比之初六，“有它吉”也。

六二：比之自内，贞吉。

处比之时，居中得位，而系应在五，不能来它，故得其自内贞吉而已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比之自内，贞吉”者，居中得位，系应在五，不能使它悉来，唯亲比之道，自在其内，独与五应，但“贞吉”而已，不如初六“有它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比之自内”，不自失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不自失”者，释“比之自内”之义，不自失其所应之偶，故云“比之自内，不自失”也。

六三：比之匪人。

四自外比，二为五贞，近不相得，远则无应，所与比者，皆非己亲，故曰“比之匪人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比之匪人”，不亦伤乎！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比之匪人不亦伤乎”者，言六三所比，皆非己亲之人。四自外比，二为五贞，近不相得，远又无应，是所欲亲比，皆非其亲，是以悲伤也。

六四：外比之，贞吉。

外比于五，复得其位，比不失贤，处不失位，故“贞吉”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六四上比于五，欲外比也。居得其位，比不失贤，所以贞吉。凡下体为内，上体为外，六四比五，故云“外比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外比于贤，以从上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九五，居中得位，故称“贤”也。五在四上，四往比之，是“以从上”也。

九五：显比。王用三驱，失前禽。邑人不诫，吉。

为比之主而有应在二，“显比”者也。比而显之，则所亲者狭矣。夫无私于物，唯贤是与，则去之与来，皆无失也。夫三驱之礼，禽逆来趣己则舍之，背己而走则射之，爱于来而恶于去也，故其所施，常“失前禽”也。以“显比”而居王位，用三驱之道者也，故曰“王用三驱，失前禽也”。用其中正，征讨有常，伐不加邑，动必讨叛，邑人无虞，故“不诫”也，虽不得乎大人之吉，是“显比”之吉也。此可以为上之使，非为上之道。

〔疏〕“九五显比”至“邑人不诫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五应于二，显明比道，不能普遍相亲，是比道狭也。“王用三驱失前禽”者，此假田猎之道，以喻“显比”之事。凡三驱之礼，禽向己者则舍之，背己者则射之，是失于“前禽”也。“显比”之道，与己相应者则亲之，与己不相应者则疏之，与三驱田猎，爱来恶去相似，故云“王用三驱，失前禽”也。言“显比”之道，似于此也。“邑人不诫吉”者，虽不能广普亲比于自己相亲之处，不妄加讨罚，所以己邑之人，不须防诫而有吉也。至于“邑人不诫”而“为吉”，非是大人弘阔之道，不可为大人之道，但可为大人之使。

●注“为比之主”至“非为上之道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去之与来皆无失”者，若“比”道弘阔，不偏私于物，唯贤是亲，则背己去者与来向己者，皆悉亲附无所失也；言去亦不失，来亦不失。夫三驱之礼者，先儒皆云“三度驱禽而射之也”。三度则已，今亦从之，去则射之。褚氏诸儒皆以为“三面著人驱禽”，必知“三面”者，禽唯有背己、向己、趣己，故左右及于后皆有驱之。“爱于来而恶于去”者，来则舍之，是爱于来也；

去则射之，是恶于去也。“故其所施常失前禽”者，言独“比”所应，则所比为失。如三驱所施，爱来憎去，则失在前禽也。“用其中正，征讨有常，伐不加邑，动必讨叛”者，此九五居中得正，故云“用其中正”也。心既中正，不妄喜怒，故征伐有常也。所伐之事，不加亲己之邑；兴师动众，必欲讨其叛逆。五以其“显比”，亲者伐所不加也，叛者必欲征伐也。云“虽不得乎大人之吉，是显比之吉”者，以《象》云“显比之吉”，其比狭也。若“大人之吉”，则“比”道弘通也。“可以为上之使，非为上之道”者，九五居上之位，若为行如此，身虽为王，止可为上使之人，非是为王之道，故云“非为上之道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显比”之吉，位正中也。舍逆取顺，“失前禽”也。“邑人不诫”，上使中也。

●“显比之吉”至“上使中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显比之吉，位正中”者，所以“显比”得吉者，以所居之位正而且中，故云“显比之吉”。“舍逆取顺失前禽也”者，禽逆来向己者，则舍之而不害，禽顺去背己而走者，则射而取之，是“失前禽”也。“邑人不诫上使中也”者，释“邑人不诫”之义，所以己邑之人，不须防诫，止由在上九五之使得其中正之人，伐不加邑，动必讨叛，不横加无罪，止由在上使中也。“中”谓九五也。此九五虽不得为王者之身，堪为王者之使，以居中位，故云“上使中”也。

上六：比之无首，凶。

无首，后也，处卦之终，是后夫也。亲道已成，无所与终，为时所弃，宜其凶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无首凶”者，谓无能为头首。它人皆“比”，己独在后，是亲比于人，无能为头首也。它人皆“比”，亲道已成，己独在后，众人所弃，宜其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比之无首”，无所终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无所终”者，释“比之无首”，既不能为比之初首，被人所弃，故无能与之共终也。

（小畜）



巽上

乾下

小畜，亨。

不能畜大，止健刚志，故行是以亨。

疏 正义曰：但小有所畜，唯“畜”九三而已。初九、九二，犹刚健得行，是以刚志上得亨通，故云“小畜亨”也。若大畜、乾在于下，艮在于上，艮是阳卦，又能止物，能止此乾之刚健，所畜者大，故称“大畜”。此卦则巽在于上，乾在于下，巽是阴，柔性，又和顺，不能止畜在下之乾，唯能畜止九三，所畜狭小，故名“小畜”。

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密云不雨”者，若阳之上升，阴能畜止，两气相薄则为雨也。今唯能畜止九三，其气被畜，但为密云，初九、九二，犹自上通，所以不能为雨也。“自我西郊”者，所聚密云，由在我之西郊，去我既远，润泽不能行也，但聚在西郊而已。

《象》曰：小畜，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“小畜”。

谓六四也，成卦之义，在此爻也。体无二阴，以分其应故上下应之也。既得其位，而上下应之，三不能陵，小畜之义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柔得位”，谓六四也。以阴居阴，故称得位。此卦唯有一阴，上下诸阳皆来应之，故曰“小畜”。此释小畜卦名也。言此卦之畜，六四唯畜其下九三，初九、九二犹不能拥畜，而云“上下应之”者。若细别而言，小畜之义，唯当畜止在下。三阳犹不能畜尽，但畜九三而已。若大判而言之，上下五阳总应六四，故云“上下应之”。其四虽应何妨，总不能畜止刚健也。

健而巽，刚中而志行，乃亨。“密云不雨”，尚往也；

“自我西郊”，施未行也。

小畜之势，足作密云，乃“自我西郊”，未足以为雨也。何由知未能为雨？夫能为雨者，阳上薄阴，阴能固之，然后蒸而为雨。今不能制初九之“复道”，固九二之“牵复”，九三更以不能复为劣也。下方尚往，施岂得行？故密云而不能为雨，尚往故也。何以明之？夫阴能固之，然后乃雨乎。上九独能固九三之路，故九三不可以进而“舆说辐”也。能固其路而安于上，故得“既雨既处”。若四、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，则能雨明矣。故举一卦而论之，能为小畜密云而已。阴苟不足以固阳，则虽复至盛，密云自我西郊，故不能雨也。雨之未下，即施之未行也。《象》至论一卦之体，故曰“密云不雨”。《象》各言一爻之德，故曰“既雨既处”也。

疏 “健而巽”至“施未行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健而巽，刚中而志行，乃亨”者，内既刚健而外逢柔顺，刚发于外，不被摧抑，而志意得行。以此言之，故刚健之志，乃得亨通，此释“亨”也。“密云不雨，尚往”者，所以密云不雨者，不能畜止诸阳，初九、九二，犹得上进，阴阳气通，所以不雨，释“密云不雨”也。“自我西郊施未行”者，释“自我西郊”之义。所以密云不雨，从我西郊而积聚者，犹所施润泽，未得流行周遍，故不覆国都，但远聚西郊也。然云在国都而不雨，亦是施未行也。必云在西郊者，若在国都，雨虽未落，犹有覆荫之施，不得云“施未行”，今言在西郊，去施远也。

●注“小畜之势”至“既雨既处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九三更以不能复为劣”者，初九既得“复道”，九二可“牵”以获“复”，皆得刚健上通，则是阴不能固阳，而九三劣弱，又不能自复，则是阳不薄阴，是以皆不雨也。且小畜之义，贵于上往，而九三不能自复，更为劣弱，故言“九三更不能复为劣”也。“能固其路而安于上”者，谓上九能闭固九三之道路，不被九三所陵，得安于上，所以“既雨既处”也，故举一卦而论之。“能为小畜密云而已”者，此明卦之与爻，其义别也。但卦总二象，明上体不能闭固下体，所以密云不能为雨。爻则止明一爻之事，上九能固九三，所以上九而有雨也。所以卦与爻其义异也。诸卦多然。若《比卦》云“比吉”，上六

则云“比之无首凶”也；《复卦》云“复亨”，上六云“迷复凶”也。此皆卦之与爻，义相违反，它皆仿此。

《象》曰：风行天上，小畜。君子以懿文德。

未能行其施者，故可以懿文德而已。

正义曰：“君子以懿文德”者，懿，美也。以于其时施未得行，喻君子之人但修美文德，待时而发。风为号令，若“风行天下”，则施附于物，不得云“施未行”也。今风在天上，去物既远，无所施及，故曰“风行天上”。凡大象，君子所取之义，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者，若“地中有水，师，君子以容民畜众”，取卦象包容之义；若《履卦·象》云“上天下泽，履，君子以辩上下”，取上下尊卑之义。如此之类，皆取二象，君子法以为行也。或直取卦名，因其卦义所有，君子法之，须合卦义行事者。若《讼卦》云“君子以作事谋始”，防其所讼之源，不取“天与水违行”之象；若小畜“君子以懿文德”，不取“风行天上”之象。余皆仿此。

初九：复自道，何其咎？吉。

处乾之始，以升巽初，四为己应，不距己者也。以阳升阴，复自其道，顺而无违，何所犯咎，得义之吉。

正义曰：处乾之始以升巽，初四为己应，以阳升阴，反复于上，自用己道，四则顺而无违，于己无咎，故云“复自道，何其咎？吉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复自道”，其义吉也。

正义曰：“其义吉”者，以阳升阴，以刚应柔，其义于理吉也。

九二：牵复吉。

处乾之中，以升巽五，五非畜极，非固己者也。虽不能若阴之不违，可牵以获复，是以吉也。

正义曰：“牵”谓牵连，“复”谓反复。二欲往五，五非止畜之极，不闭固于己，可自牵连反复于上而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牵复”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

正义曰：既强牵连，而复在下卦之中，以其得中，不被闭固，亦于己不自有失，解“牵复吉”也。

九三：舆说辐。夫妻反目。

上为畜盛，不可牵征，以斯而进，故必“说辐”也。己为阳极，上为阴长，畜于阴长，不能自复，方之“夫妻反目”之义也。

正义曰：九三欲复而进，上九固而止之，不可以行，故车舆说其辐。“夫妻反目”者，上九体巽为长女之阴，今九三之阳，被长女闭固，不能自复，夫妻乖戾，故反目相视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夫妻反目”，不能正室也。

正义曰：“不能正室”者，释“夫妻反目”之义。以九三之夫不能正上九之室，故“反目”也。此假象以喻人事也。

六四：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。

夫言“血”者，阳犯阴也。四乘于三，近不相得，三务于进，而已隔之，将惧侵克者也。上亦恶三而能制焉，志与上合，共同斯诚，三虽逼己，而不能犯，故得血去惧除，保无咎也。

正义曰：“六四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六四居九三之上，乘陵于三，三既务进，而已固之，惧三害己，故有“血”也。畏三侵陵，故惕惧也。但上九亦憎恶九三，六四与上九同志，共恶于三，三不能害己，己故得其血去除，其惕出散，信能血去惧除，乃得无咎。

注“夫言血者”至“无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夫言血者阳犯阴也”者，谓此卦言“血”，阳犯阴也。“夫”者，发语之端，非是总凡之辞。故需六四云“需于血”，《注》云：“凡称血者，阴阳相伤也。”则称血者，非唯阳犯阴也。

《象》曰：有孚惕出，上合志也。

正义曰：释“惕出”之意。所以“惕出”者，由己与上九同合其志，共恶于三也。

九五：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。

处得尊位，不疑于二，来而不距。二牵已挛，不为专固，“有孚挛如”之谓也。以阳居阳，处实者也。居盛处实而不专固，富以其邻者也。

正义曰：“有孚挛如”者，五居尊位，不疑于二，来而不距。二既牵挽而来，己又攀挛而迎接，志意合同，不有专固相逼，是有信而相牵挛也。“如”，语辞，非义类。“富以其邻”者，五是阳爻，即必富实。心不专固，故能用富以与其邻。“邻”谓二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有孚挛如”，不独富也。

正义曰：“不独富也”者，释“挛如”之义。所以攀挛于二者，以其不独自专固于富，欲分与二也。

上九：既雨既处，尚德载，妇贞厉，月几望，君子征凶。

处小畜之极，能畜者也。阳不获亨，故“既雨”也。刚不能侵，故“既处”也。体《巽》处上，刚不敢犯，“尚德”者也。为阴之长，能畜刚健，德积载者也。妇制其夫，臣制其君，虽贞近危，故曰“妇贞厉”也。阴之盈盛莫盛于此，故曰“月几望”也。满而又进，必失其道，阴疑于阳，必见战伐，虽复君子，以征必凶，故曰“君子征凶”。

“上九，既雨既处”至“君子征凶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既雨既处”者，九三欲进，己能固之，阴阳不通，故己得其雨也。“既处”者，三不能侵，不忧危害，故己得处也。“尚德载”者，体《巽》处上，刚不敢犯，为阴之长，能畜止刚健，慕尚此德之积聚而远载也，故云“尚德载”也。言慕尚此道德之积载也。“妇贞厉”者，上九制九三，是妇制其夫，臣制其君，虽复贞正，而近危厉也。“月几望”者，妇人之制夫，犹如月在望时盛极以敌日也。“几”，辞也，已从上释，故于此不复言也。“君子征凶”者，阴疑于阳，必见战伐，虽复君子之行而亦凶也。

●注“处小畜之极”至“君子征凶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处小畜之极，能畜者也”者。已处小畜盛极，是闭畜者也。“阳不获亨，故既雨也”者，阳若亨通则不雨也。所以卦系辞云：“小畜，亨，密云不雨。”今九三之阳，被上九所固，不获亨通，故“既雨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既雨既处”，德积载也。“君子征凶”，有所疑也。

夫处下可以征而无咎者，唯泰也则然。坤本体下，又顺而弱，不能敌刚，故可以全其类，征而吉也。自此以往，则其进各有难矣。夫巽虽不能若艮之善畜，犹不肯为坤之顺从也，故可得少进，不可尽陵也。是以初九、九二，其复则可，至于九三，则“舆说辐”也。夫大畜者，畜之极也。畜而不已，畜极则通，是以其畜之

盛在于四、五，至于上九，道乃大行。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，是以四、五可以进，而上九说征之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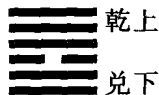
●疏“《象》曰既雨既处”至“有所疑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既雨既处，德积载”者，释“既雨既处”之义。言所以得“既雨既处”者，以上九道德积聚，可以运载，使人慕尚，故云“既雨既处”也。“君子征凶，有所疑”者，释“君子征凶”之义，言所以“征凶”者，阴气盛满，被阳有所疑忌，必见战伐，故“征凶”也。

●注“夫处下”至“说征之辐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夫巽虽不能若艮之善畜”者，谓虽不能如大畜艮卦在上，善畜下之乾也。“巽虽不能如艮之善畜”，故其畜小也。“犹不肯为坤之顺从”者，谓犹不肯如泰卦、坤在于上顺从乾也。“故可得少进”者，谓初九、九二得前进也。“不可尽陵”者，九三欲陵上九，被上九所固，是不可得“尽陵”也。“畜而不已，畜极则通，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，至于上九，道乃大行”者，此论大畜义也。大畜畜而不已，谓之“大畜”。四爻、五爻是畜之盛极，而不休已，畜极则通。四、五畜道既极，至于上九，无可所畜，故上九道乃大行，无所畜也。“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”者，小畜之道既微，积其终极，至于上九，乃能畜也，谓“畜”九三也。“是以四、五可以进”者，四虽畜初，五虽畜二，畜道既弱，故九二可以进。“上九说征之辐”者，上九畜之“积极”，故能说此九三征行之辐。案：九三但有“说辐”，无“征”之文。而王氏言上九“说征之辐”者，舆之有辐，可以征行。九三爻有“征”义，今舆辐既说，则是说征之辐，因上九“征凶”之文，征则行也。文虽不言，于义必有言“辐”者。郑《注》云“谓舆下缚木，与轴相连，钩心之木”是也。《子夏传》云：“辐，车刷也。”

(履)



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

正义曰：《履卦》之义，以六三为主。六三以阴柔履践九二之刚，履危者也，犹如履虎尾，为危之其。“不咥人亨”者，以六三在兑体，兑为和说，而应乾刚，虽履其危，而不见害，故得亨通，犹若履虎尾不见咥啖于人。此假物之象以喻人事。

《彖》曰：履，柔履刚也。说而应乎乾，是以“履虎尾，不咥人亨”。

凡“彖”者，言乎一卦之所以为主也，成卦之体在六三也。“履虎尾”者，言其危也。三为履主，以柔履刚，履危者也。“履虎尾”，而“不见咥”者，以其说而应乎乾也。乾，刚正之德者也。不以说行夫佞邪，而以说应乎乾，宜其“履虎尾”，不见咥而亨。

“《彖》曰履柔履刚也”至“不咥人亨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履，柔履刚”者，言履卦之义，是柔之履刚。六三阴爻，在九二阳爻之上，故云“柔履刚”也。“履”谓履践也。此释履卦之义。“说而应乎乾，是以履虎尾，不咥人亨”者，释“不咥人亨”之义。六三在兑体，兑为和说，应于上九，上九在乾体。兑自和说，应乎乾刚，以说应刚，无所见害。是以履践虎尾，不咥害于人，而得亨通也。若以和说之行，而应于阴柔，则是邪佞之道，由以说应于刚，故得吉也。

刚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。

言五之德。

正义曰：“刚中正履帝位”者，谓九五也。以刚处中，得其正位，居九五之尊，是“刚中正履帝位”也。“而不疚光明”者，

能以刚中而居帝位，不有疾病，由德之光明故也。此一句赞明履卦德义之美，于经无所释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上天下泽，履。君子以辩上下、定民志。

正义曰：天尊在上，泽卑处下，君子法此履卦之象，以分辩上下尊卑，以定正民之志意，使尊卑有序也。但此履卦名合二义，若以爻言之，则在上履践于下，六三“履”九二也。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，则“履”，礼也，在下以礼承事于上。此象之所言，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义，故云“上天下泽，履”。但易含万象，反覆取义，不可定为一体故也。

初九：素履往，无咎。

处履之初，为履之始，履道恶华，故素乃无咎。处履以素，何往不从？必独行其愿，物无犯也。

正义曰：处履之始，而用质素，故往而无咎。若不以质素，则有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素履之往，独行愿也。

正义曰：“独行愿”者，释“素履”之往，它人尚华，己独质素，则何咎也？故独行所愿，则物无犯也。

九二：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

履道尚谦，不喜处盈，务在致诚，恶夫外饰者也。而二以阳处阴，履于谦也。居内履中，隐显同也。履道之美，于斯为盛。故“履道坦坦”，无险厄也。在幽而贞，宜其吉。

“九二”至“幽人贞吉”。

正义曰：“履道坦坦”者，坦坦，平易之貌。九二以阳处阴，履于谦退，己能谦退，故“履道坦坦”，平易无险难也。“幽人贞吉”者，既无险难，故在幽隐之人，守正得吉。

注“履道尚谦”至“宜其吉”。

正义曰：“履道尚谦”者，言履践之道，贵尚谦退，然后乃能践物。“履”又为礼，故“尚谦”也。“居内履中，隐显同”者，“履道尚谦”，不喜处盈，然以阳处阴，尚于谦德。“居内履中”，以信为道，不以居外为荣，处内为屈。若居在外，亦能履中谦退，隐之与显，在心齐等，故曰“隐显同”也。“在幽而贞，宜其吉”者，以其在内卦之中，故云“在幽”也。谦而得中，是贞正也。“在幽”

能行此正，故曰“宜其吉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幽人贞吉”，中不自乱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中不自乱”者，释“幽人贞吉”，以其居中，不以危险而自乱也。既能谦退幽居，何有危险自乱之事？

六三：眇能视，跛能履。履虎尾，咥人凶。武人为于大君。

居“履”之时，以阳处阳，犹曰不谦，而况以阴居阳，以柔乘刚者乎？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，以此为行跛足者也，以此履危见咥者也。志在刚健，不修所履，欲以陵武于人，“为于大君”，行未能免于凶，而志存于五，顽之甚也。

疏 “六三眇能视”至“武人为于大君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眇能视，跛能履”者，居“履”之时，当须谦退。今六三以阴居阳，而又失其位，以此视物，犹如眇目自为能视，不足为明也；以此履践，犹如跛足自为能履，不足与之行也。“履虎尾咥人凶”者，以此履虎尾，咥啮于人，所以凶也。“武人为于大君”者，行此威武加陵于人，欲自“为于大君”，以六三之微，欲行九五之志，顽愚之甚。

《象》曰：“眇能视”，不足以有明也。“跛能履”，不足以与行也。咥人之凶，位不当也。“武人为于大君”，志刚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眇能视”至“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不足以有明”者，释“眇能视物”。目既隆眇，假使能视，无多明也。“不足以与行”者，解“跛能履”。足既蹇跛，假使能履，行不能远，故云“不足以与行”也。“位不当”者，释“咥人之凶”。所以被咥见凶者，缘居位不当，为以阴处阳也。“志刚”者，释“武人为于大君”。所以陵武加人，欲为大君，以其志意刚猛，以阴而处阳，是志意刚也。

九四：履虎尾，愬愬，终吉。

逼近至尊，以阳承阳，处多惧之地，故曰“履虎尾，愬愬”也。然以阳居阴，以谦为本，虽处危惧，终获其志，故“终吉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履虎尾愬愬”者，逼近五之尊位，是“履虎尾”

近其危也。以阳承阳，处嫌隙之地，故“愬愬”危惧也。“终吉”者，以阳居阴，意能谦退，故终得其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愬愬终吉”，志行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志行”者，释“愬愬终吉”。初虽“愬愬”，终得其吉，以谦志得行，故“终吉”也。

九五：夬履，贞厉。

得位处尊，以刚决正，故曰“夬履贞厉”也。履道恶盈而五处尊，是以危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夬履”者，夬者，决也。得位处尊，以刚决正，履道行正，故夬履也。“贞厉”者，厉，危也。履道恶盈，而五以阳居尊，故危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夬履，贞厉”，位正当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位正当”者，释“夬履贞厉”之义。所以“夬履贞厉”者，以其位正，当处在九五之位，不得不决断其理，不得不有其贞厉，以位居此地故也。

上九：视履考祥，其旋元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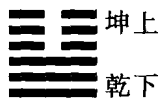
祸福之祥，生乎所履。处履之极，履道成矣，故可“视履”而“考祥”也。居极应说，高而不危，是其旋也。履道大成，故“元吉”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视履考祥”者，祥谓征祥。上九处履之极，履道已成，故视其所履之行；善恶得失，考其祸福之征祥。“其旋元吉”者，旋谓旋反也。上九处履之极，下应兑说，高而不危，是其不坠于“履”，而能旋反行之，履道大成，故“元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元吉”，在上大有庆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大有庆”者，解“元吉”在上之义。既以“元吉”而在上九，是大有福庆也，以有福庆，故在上元吉也。

(泰)



泰，小往大来，吉亨。

疏 正义曰：阴去故“小往”，阳长故“大来”，以此吉而亨通。此卦亨通之极，而四德不具者，物既太通，多失其节，故不得以为元始而利贞也。所以《象》云“财成”、“辅相”，故四德不具。

《象》曰：“泰，小往大来，吉亨”，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内阳而外阴，内健而外顺，内君子而外小人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

统 “《象》曰泰小往大来”至“小人道消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泰，小往大来，吉亨，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”者，释此卦“小往大来吉亨”名为“泰”也。所以得名为“泰”者，止由天地气交而生养万物，物得大通，故云“泰”也。“上下交而其志同”者，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。上谓君也，下谓臣也，君臣交好，故志意和同。“内阳而外阴，内健而外顺”，内健则内阳，外顺则外阴。内阳外阴据其象，内健外顺明其性，此说泰卦之德也。阴阳言爻，健顺言卦。此就卦爻释“小往大来吉亨”也。“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”者，更就人事之中，释“小往大来吉亨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地交，泰。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

泰者，物大通之时也。上下大通，则物失其节，故财成而辅相，以左右民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天地交泰”至“以左右民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后以财成天地之道”者，由物皆通泰，则上下失节。后，君也。于此之时，君当剪财，成就天地之道。“辅相天地之宜”者，相，助也。当辅助天地所生之宜。“以左右民”者，左

右，助也，以助养其人也。“天地之道”者，谓四时也，冬寒、夏暑、春生、秋杀之道。若气相交通，则物失其节。物失其节，则冬温、夏寒、秋生、春杀。君当财节成就，使寒暑得其常，生杀依其节，此天地自然之气，故云“天地之道”也。“天地之宜”者，谓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。若《大司徒》云其“动物植物”，及《职方》云扬州其谷宜稻麦，雍州其谷宜黍稷。若天气大同，则所宜相反。故人君辅助天地所宜之物，各安其性，得其宜，据物言之，故称“宜”也。此卦言“后”者，以不兼公卿大夫，故不云君子也。兼通诸侯，故不得直言先王，欲见天子诸侯，俱是南面之君，故特言“后”也。

初九：拔茅茹，以其汇，征吉。

茅之为物，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。“茹”，相牵引之貌也。三阳同志，俱志在外，初为类首，已举则从，若“茅茹”也。上顺而应，不为违距，进皆得志，故以其类“征吉”。

正义曰：“拔茅茹”者，初九欲往于上，九二、九三，皆欲上行，已去则从，而似拔茅举其根相牵茹也。“以其汇”者，汇，类也，以类相从。“征吉”者，征，行也。上坤而顺，下应于乾，已去则纳，故征行而吉。

《象》曰：“拔茅”、“征吉”，志在外也。

正义曰：“志在外”者，释“拔茅征吉”之义。以其三阳志意皆在于外，已行则从，而似“拔茅征行”而得吉。此假外物以明义也。

九二：包荒，用冯河，不遐遗，朋亡。得尚于中行。

体健居中而用乎“泰”，能包含荒秽，受纳“冯河”者也。用心弘大，无所遐弃，故曰“不遐遗”也。无私无偏，存乎光大，故曰“朋亡”也。如此乃可以“得尚于中行”。尚，犹配也。“中行”，谓五。

正义曰：“包荒用冯河”者，体健居中，而用乎“泰”，能包含荒之物，故云“包荒”也。“用冯河”者，无舟渡水，冯陵于河，是顽愚之人，此九二能包含容受，故曰“用冯河”也。“不遐遗”者，遐，远也。遗，弃也。用心弘大，无所疏远弃遗于物。“朋亡”者，得中无偏，所在皆纳，无私于朋党之事，“亡，无也”，

故云“朋亡”也。“得尚于中行”者，“中行”谓六五也，处中而行，以九二所为如此。尚，配也，得配六五之中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包荒”，“得尚于中行”，以光大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得尚中行”之义。所以包荒、得配此六五之中者，以无私无偏，存乎光大之道，故此包荒。皆假外物以明义也。

九三：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艰贞无咎。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

乾本上也，坤本下也，而得泰者，降与升也。而三处天地之际，将复其所处。复其所处，则上守其尊，下守其卑，是故无往而不复也，无平而不陂也。处天地之将闭，平路之将陂，时将大变，世将大革，而居不失其正，动不失其应，艰而能贞，不失其义，故“无咎”也。信义诚著，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，故曰“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”也。

●疏 “九三无平不陂”至“于食有福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无平不陂”者，九三处天地相交之际，将各分复其所处。乾体初虽在下，今将复归于上，坤体初虽在上，今欲复归于下，是初始平者，必将有险陂也。初始往者，必将有反复也。无有平而不陂，无有往而不复者，犹若元在下者而不在上，元在上者而不归下也。“艰贞无咎”者，已居变革之世，应有危殆，只为已居得其正，动有其应，艰难贞正，乃得“无咎”。“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”者，恤，忧也；孚，信也。信义先以诚著，故不须忧其孚信也。信义自明，故于食禄之道，自有福庆也。

●注 “将复其所处”至“于食有福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将复其所处”者，以泰卦“乾体”在下，此九三将弃三而向四，是将复其乾之上体所处也。泰卦“坤体”在上，此六四今将去四而归向初，复其“坤体”所处也。“处天地之将闭，平路之将陂”者，天将处上，地将处下，闭而不通，是“天地之将闭”也。所以往前通泰，路无险难，自今已后，时既否闭，路有倾危，是“平路之将陂”也。此因三之向四，是下欲上也。则上六将归于下，是上欲下也，故云“复其所处”也。“信义诚著”者，以九三居不失正，动不失应，是信义诚著也。“故不恤其孚而自明”

者，解“于食有福”，以信义自明，故饮食有福。

《象》曰：“无往不复”，天地际也。

天地将各分复之际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天地际”者，释“无往不复”之义。而三处天地交际之处，天体将上，地体将下，故往者将复，平者将陂。

六四：翩翩，不富以其邻。不戒以孚。

乾乐上复，坤乐下复，四处坤首，不固所居，见命则退，故曰“翩翩”也。坤爻皆乐下，已退则从，故不待，富而用其邻也。莫不与己同其志愿，故不待戒而自孚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六四翩翩”者，四主坤首，而欲下复，见命则退，故翩翩而下也。“不富以其邻”者，以，用也，“邻”谓五与上也。今已下复，众阴悉皆从之，故不待财富而用其邻。“不戒以孚”者，邻皆从己，共同志愿，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从己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翩翩不富”，皆失实也。“不戒以孚”，中心愿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皆失实”者，解“翩翩不富”之义，犹众阴皆失其本实所居之处，今既见命，翩翩乐动，不待财富，并悉从之，故云“皆失实”也。“不戒以孚中心愿”者，解“不戒以孚”之义，所以不待六四之戒告，而六五、上六，皆以孚信者，由中心皆愿下复，故不待戒而自孚也。

六五：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

妇人谓嫁曰“归”。“泰”者，阴阳交通之时也。女处尊位，履中居顺，降身应二，感以相与，用中行愿，不失其礼。“帝乙归妹”，诚合斯义。履顺居中，行愿以祉，尽夫阴阳交配之宜，故“元吉”也。

疏 “六五”至“以祉元吉”。

〇正义曰：“帝乙归妹”者，女处尊位，履中居顺，降身应二，感以相与，用其中情，行其志愿，不失于礼。爻备斯义者，唯帝乙归嫁于妹而能然也。故作《易》者，引此“帝乙归妹”以明之也。“以祉元吉”者，履顺居中，得行志愿，以获祉福，尽夫阴阳交配之道，故大吉也。

●注“妇人谓嫁曰归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妇人谓嫁曰归”，隐二年《公羊传》文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以祉元吉”，中以行愿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中以行愿”者，释“以祉元吉”之义，正由中顺，行其志愿，故得福而元吉也。

上六：城复于隍，勿用师。自邑告命，贞吝。

居泰上极，各反所应，泰道将灭，上下不交，卑不上承，尊不下施，是故“城复于隍”，卑道崩也。“勿用师”，不烦攻也。“自邑告命，贞吝”，否道已成，命不行也。

●“上六城复于隍”至“自邑告命贞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城复于隍”者，居泰上极，各反所应，泰道将灭，上下不交，卑不上承，尊不下施，犹若“城复于隍”也。《子夏传》云：“隍是城下池也。”城之为体，由基土陪扶，乃得为城。今下不陪扶，城则隳坏，以此崩倒，反复于隍，犹君之为体，由臣之辅翼。今上下不交，臣不扶君。君道倾危，故云“城复于隍”。此假外象以喻人事。“勿用师”者，谓君道已倾，不烦用师也。“自邑告命贞吝”者，否道已成，物不顺从，唯于自己之邑而施告命，下既不从，故“贞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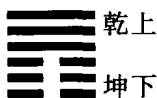
●注“卑道崩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卑道崩也”者，卑道向下，不与上交，故卑之道崩坏，不承事于上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城复于隍”，其命乱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其命乱”者，释“城复于隍”之义。若教命不乱，臣当辅君，犹土当扶城。由其命错乱，下不奉上，犹上不陪城，使复于隍，故云“其命乱”也。

(否)



乾上

坤下

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。大往小来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否之匪人”者，言否闭之世，非是人道交通之时，故云“匪人”。“不利君子贞”者，由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故不利君子为正也。阳气往而阴气来，故云“大往小来”。阳主生息，故称“大”；阴主消耗，故称“小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”，则是天地不交，而万物不通也；上下不交，而天下无邦也。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，内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”者，与泰卦反也。《泰卦》云“上下交而其志同”，此应云“上下不交则其志不同”也。非但其志不同，上下乖隔，则邦国灭亡，故变云“天下无邦”也。“内柔而外刚”者，欲取否塞之义，故内至柔弱，外御刚强，所以否闭。若欲取“通泰”之义，则云“内健”“外顺”。各随义为文，故此云“刚柔”，不云“健顺”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地不交，否。君子以俭德辟难，不可荣以禄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君子以俭德辟难”者，言君子于此否塞之时，以节俭为德，辟其危难，不可荣华其身，以居禄位。此若据诸侯公卿言之，辟其群小之难，不可重受官赏；若据王者言之，谓节俭为德，辟其阴阳已运之难，不可重自荣华而骄逸也。

初六：拔茅茹，以其汇，贞，吉亨。

居否之初，处顺之始，为类之首者也。顺非健也，何可以征？居否之时，动则入邪，三阴同道，皆不可进。故“茅茹”以类，贞而不谄，则“吉亨”。

䷋ 正义曰：“拔茅茹”者，以居否之初，处顺之始，未可以动，动则入邪，不敢前进。三阴皆然，犹若拔茅牵连其根相茹也。己若不进，余皆从之，故云“拔茅茹”也。“以其汇”者，以其同类，共皆如此。“贞吉亨”者，守正而居志在于君，乃得吉而亨通。

《象》曰：拔茅贞吉，志在君也。

志在于君，故不苟进。

䷋ 正义曰：“志在君”者，释“拔茅贞吉”之义。所以居而守正者，以其志意在君，不敢怀谄苟进，故得“吉亨”也。此假外物以明人事。

六二：包承，小人吉，大人否，亨。

居“否”之世，而得其位，用其至顺，包承于上，小人路通，内柔外刚，大人“否”之，其道乃“亨”。

䷋ 正义曰：“包承”者，居“否”之世而得其位，用其至顺，包承于上。“小人吉”者，否闭之时，小人路通，故于小人为吉也。“大人否亨”者，若大人用此“包承”之德，能否闭小人之“吉”，其道乃亨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大人否亨”，不乱群也。

䷋ 正义曰：此释所以大人“否亨”之意，良由否闭小人，防之以得其道，小人虽盛，不敢乱群，故言“不乱群”也。

六三：“包羞”。

俱用小道以承其上，而但不当，所以“包羞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包羞”，位不当也。

䷋ 正义曰：“包羞”者，言群阴俱用小人之道包承于上，以失位不当，所包承之事，唯羞辱已。

九四：有命无咎。畴离祉。

夫处“否”而不可以有命者，以所应者小人也。有命于小人，则消君子之道者也。今初志在君，处乎穷下，故可以有命无咎而畴丽福也。畴谓初也。

䷋ 正义曰：“有命无咎”者，九四处否之时，其阴爻皆是小人。若有命于小人，则君子道消也。今初六志在于君，守正不进，处于穷下。今九四有命命之，故“无咎”。“畴离祉”者，畴谓畴匹，谓初六也。离，丽也，丽谓附著也。言九四命初，身既无咎，

初既被命，依附祉福，言初六得福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有命无咎”，志行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有命无咎”之义，所以九四有命，得无咎者，由初六志意得行，守正而应于上，故九四之命得无咎。

九五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

居尊得位，能休否道者也。施否于小人，否之休也。唯大人而后能然，故曰“大人吉”也。处君子道消之时，已居尊位，何可以安？故心存将危，乃得固也。

●疏 “九五休否”至“系于苞桑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休否”者，休，美也。谓能行休美之事于否塞之时，能施此否闭之道，遏绝小人，则是“否”之休美者也，故云“休否”。“大人吉”者，唯大人乃能如此而得吉也，若其凡人，则不能。“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”者，在道消之世，居于尊位而遏小人，必近危难，须恒自戒慎其意，常惧其危亡，言丁宁戒慎如此也。“系于苞桑”者，苞，本也，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。若能“其亡其亡”，以自戒慎，则有“系于苞桑”之固，无倾危也。

●注 “心存将危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心存将危”，解“其亡其亡”之义。身虽安静，心意常存将有危难，但念“其亡其亡”，乃得固者，即“系于苞桑”也。必云“苞桑”者，取会韵之义。又桑之为物，其根众也。众，则牢固之义。

《象》曰：大人之吉，位正当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大人吉”之义，言九五居尊得位，正所以当遏绝小人得其吉。

上九：倾否，先否后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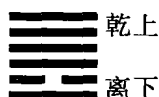
先倾后通，故“后喜”也。始以倾为“否”，后得通乃喜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处否之极，否道已终，此上九能倾毁其否，故曰“倾否”也。“先否后喜”者，否道未倾之时，是“先否”之道；否道已倾之后，其事得通，故曰“后有喜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否终则倾，何可长也？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倾否”之义。否道已终，通道将至。故“否”之终极，则倾损其否，何得长久？故云“何可长也”。

（同人）



乾上

离下

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贞。

䷌ 正义曰：“同人”，谓和同于人。“于野，亨”者，野是广远之处，借其野名，喻其广远，言和同于人，必须宽广，无所不同。用心无私，处非近狭，远至于野，乃得亨进，故云“同人于野亨”。与人同心，足以涉难，故曰“利涉大川”也。与人和同，义涉邪僻，故“利君子贞”也。此“利涉大川”，假物象以明人事。

《彖》曰：同人，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，曰“同人”。

二为同人之主。

䷌ 正义曰：此释所以能同于人之义。“柔得位得中”者，谓六二也，上应九五，是“应于乾”也。

同人曰：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。”乾，行也。

所以乃能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”，非二之所能也，是乾之所行，故特曰“同人曰”。

䷌ “同人曰”至“乾行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”之义。所以能如此者，由乾之所行也。言乾能行此德，非六二之所能也，故特云“同人曰”，乃云“同人于野，亨”，与诸卦别也。

●注“故特曰同人曰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故特曰同人曰”者，谓卦之《彖》辞，发首即叠卦名，以释其义，则以例言之，此发首应云“同人于野亨”，今此“同人于野亨”之上别云“同人曰”者，是其义有异。此同人卦名，以六二为主，故同人卦名系属六二，故称“同人曰”，犹言“同人卦曰”也。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”，虽是同人卦下之辞，不关六二之义，故更叠“同人于野亨”之文，乃是乾之所行也。

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君子正也。

行健不以武，而以文明用之，相应不以邪，而以中正应之，君子正也，故曰“利君子贞”。

疏 正义曰：此释“君子贞”也。此以二象明之，故云“文明以健”。“中正而应”，谓六二、九五，皆居中得正，而又相应，是君子之正道也，故云“君子正”也。若以威武而为健，邪僻而相应，则非君子之正也。

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

君子以文明为德。

疏 “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更赞明君子贞正之义。唯君子之人于“同人”之时，能以正道通达天下之志，故利君子之贞。

●注“君子以文明为德”。

○正义曰：若非君子，则用威武。今卦之下体为离，故《彖》云“文明”，又云“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”，是君子用文明为德也。谓文理通明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与火，同人。

天体在上，而火炎上，同人之义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天体在上，火又炎上，取其性同，故云“天与火，同人”。

君子以类族辨物。

君子小人，各得所同。

疏 正义曰：族，聚也。言君子法此同人，以类而聚也。“辨物”谓分辨事物，各同其党，使自相同，不间杂也。

初九：同人于门，无咎。

居同人之始，为同人之首者也。无应于上，心无系吝，通夫大同，出门皆同，故曰“同人于门”也。出门同人，谁与为咎？

疏 正义曰：“同人于门”者，居同人之首，无应于上，心无系吝，含弘光大，和同于人，在于门外，出门皆同，故云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出门同人，又谁咎也？

疏 正义曰：“又谁咎”者，释“出门同人无咎”之义。言既心无系吝，出门逢人皆同，则谁与为过咎？

六二：同人于宗，吝。

应在乎五，唯同于主，过主则否。用心扁狭，鄙吝之道。

疏 正义曰：系应在五，而和同于人在于宗族，不能弘阔，是鄙吝之道，故《象》云“吝道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同人于宗”，吝道也。

九三：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。

居同人之际，履下卦之极，不能包弘上下，通夫大同；物党相分，欲乖其道，贪于所比，据上之应；其敌刚健，非力所当，故“伏戎于莽”，不敢显亢也。“升其高陵”，望不敢进，量斯势也，三岁不能兴者也。三岁不能兴，则五道亦以成矣，安所行焉？

疏 “九三伏戎于莽”至“三岁不兴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伏戎于莽”者，九三处下卦之极，不能包弘上下，通夫大同，欲下据六二，上与九五相争也。但九五刚健，九三力不能敌，故伏潜兵戎于草莽之中，升其高陵。“三岁不兴/”者，唯升高陵以望前敌，量斯势也，纵令更经三岁，亦不能兴起也。

●注“不能包弘上下”至“安所行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能包弘上下，通夫大同”者，初九出门皆同，无所系著，是包弘上下，通夫大同。今九三欲下据六二，夺上之应，是不能包弘也。“物党相分”者，谓同人之时，物各有党类而相分别也，二则与五相亲，与三相分别也。“欲乖其道，贪于所比，据上之应”者，言此九三欲乖其同人之道，不以类相从，不知二之从五，直以苟贪，与二之比近而欲取之，据上九五之应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伏戎于莽”，敌刚也。“三岁不兴”，安行也。

安，辞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伏戎于莽敌刚”者，释“伏戎于莽”之义。以其当敌九五之刚，不敢显亢，故“伏戎于莽”，“三岁不兴”。“安行”者，释“三岁不兴”之义，虽经三岁，犹不能兴起也。安，语辞也，犹言何也。既三岁不兴，五道亦已成矣，何可行也？故云“安行也”。此假外物以明人事。

九四：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

处上攻下，力能乘墉者也。履非其位，以与人争，二自五应，

三非犯己，攻三求二，尤而效之，违义伤理，众所不与，故虽乘墉而不克也。不克则反，反则得吉也。不克乃反，其所以得吉，“困而反则”者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乘其墉”者，履非其位，与人斗争，与三争二，欲攻于三。既是上体，力能显亢，故乘上高墉，欲攻三也。“弗克攻吉”者，三欲求二，其事已非。四又效之，以求其二，违义伤理，众所不与，虽复乘墉，不能攻三也。“吉”者，既不能攻三，能反自思愆，以从法则，敌得吉也。此爻亦假物象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乘其墉”，义弗克也。其吉，则困而反则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乘其墉义弗克也”者，释不克之义。所以乘墉攻三不能克者，以其违义，众所不从，故云“义不克”也。“其吉则困而反则”者，释“其吉”之义。所以得“其吉”者，九四则以不克，困苦而反归其法则，故得吉也。

九五：同人先号咷，而后笑，大师克相遇。

《象》曰：“柔得位得中，而应乎乾，曰同人。”然而体柔居中，众之所与；执刚用直，众所未从，故近隔乎二刚，未获厥志，是以“先号咷”也。居中处尊，战必克胜，故“后笑”也。不能使物自归而用其强直，故必须大师克之，然后相遇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同人先号咷”者，五与二应，用其刚直，众所未从，故九五共二，欲相和同，九三、九四，与之竞二也。五未得二，故志未和同于二，故“先号咷”也。“而后笑”者，处得尊位，战必克胜，故“后笑”也。“大师克相遇”者，不能使物自归己，用其刚直，必以大师与三、四战克，乃得与二相遇。此爻假物象以明人事。

《象》曰：同人之先，以中直也。大师相遇，言相克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同人之先以中直”者，解“先号咷”之意，以其用中正刚直之道，物所未从，故“先号咷”也。但《象》略“号咷”之字，故直云“同人之先以中直”也。“大师相遇言相克”者，释“相遇”之义，所以必用大师，乃能相遇也。以其用大师与三四相伐而得克胜，乃与二相遇，故言“相克”也。

上九：同人于郊，无悔。

郊者，外之极也。处“同人”之时，最在于外，不获同志，而远于内争，故虽无悔吝，亦未得其志。

●“上九同人于郊无悔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同人于郊”者，处同人之极，最在于外，虽欲“同人”，人必疏己，不获所同，其志未得。然虽阳在于外，远于内之争讼，故无悔吝也。

●注“不获同志”至“未得其志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获同志”者，若彼此在内相同，则获其同志意也。若己为郊境之人，而与相同，人未亲己，是“不获同志”也。“远于内争”者，以外而同，不于室家之内，是远于内争也。以远内争，故无悔吝。以在外郊，故未得志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同人于郊”，志未得也。

凡处同人而不泰焉，则必用师矣。不能大通，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。楚人亡弓，不能亡楚。爱国愈甚，益为它灾。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，皆至用师也。

●“《象》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同人于郊”之义。同人在郊境远处，与人疏远，和同之志，犹未得也。

●注“凡处同人”至“用师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”者，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，乃总论同人一卦之义。去初上而言，二有同宗之吝，三有“伏戎”之祸，四有不克之困，五有“大师”之患，是处“同人”之世，无大通之志，则必用师矣。“楚人亡弓，不能亡楚。爱国愈甚，益为它灾”者，案《孔子家语·弟子好生篇》云：“楚昭王出游，亡乌号之弓，左右请求之。王曰：‘楚人亡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。’孔子闻之曰：‘惜乎！其志不大也。不曰人亡弓，人得之，何必楚也。’”昭王名轸，哀六年，吴伐陈，楚救陈，在城父卒。此爱国而致它灾也。引此者，证同人不弘皆至用师矣。

(大有)



大有，元亨。

不大通，何由得“大有”乎？“大有”则必元亨矣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柔处尊位，群阳并应，大能所有，故称“大有”。既能“大有”，则其物大得亨通，故云“大有元亨”。

《象》曰：大有，柔得尊位大中，而上下应之，曰“大有”。

处尊以柔，居中以大，体无二阴以分其应，上下应之，靡所不纳，大有之义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释此卦称“大有”之义。“大中”者，谓六五处大以中，柔处尊位，是其大也。居上卦之内，是其中也。

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“元亨”。

德应于天，则行不失时矣。则健不滞，文明不犯，应天则大，时行无违，是以“元亨”。

〔疏〕“其德刚健”至“是以元亨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元亨”之义。“刚健”谓乾也。“文明”谓离也。“应乎天而时行”者，褚氏、庄氏云：“六五应乾九二。”亦与五为体，故云“应乎天”也。德应于天，则行不失时，与时无违，虽万物皆得亨通，故云“是以元亨”。

●注“刚健不滞”至“是以元亨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刚健不滞”者，刚健则物不拥滞也。“文明不犯”者，文则明粲而不犯于物也。“应天则大”者，能应于天则盛大也。“时行无违”者，以时而行，物无违也。以有此诸事，故大通而“元亨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火在天上，“大有”。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

大有，包容之象也。故遏恶扬善，成物之性，顺天休命，顺物

之命。

正义曰：“君子以遏恶扬善”者，“大有”包容之义，故君子象之，亦当包含遏匿其恶，褒扬其善，顺奉天德，休美物之性命，巽顺含容之义也。不云天在火下而云“火在天上”者，天体高明，火性炎上，是照耀之物而在于天上，是光明之甚，无所不照，亦是包含之义，又为扬善之理也。

初九：无交害。匪咎，艰则无咎。

以夫刚健为大有之始，不能履中，满而不溢，术斯以往，后害必至。其欲匪咎，“艰则无咎也”。

“初九”至“艰则无咎”。

正义曰：以夫刚健为大有之始，不能履中谦退，虽无交切之害，久必有凶。其欲“匪咎”，能自艰难其志，则得“无咎”，故云“无交害，匪咎，艰则无咎”也。

注“不能履中”至“无咎也”。

正义曰：“不能履中，满而不溢”者，初不在二位，是不能履中。在大有之初，是盈满，身行刚健，是溢也，故云“不能履中满而不溢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大有初九，无交害也。

九二：大车以载，

任重而不危。

“九二大车以载”。

正义曰：“大车以载”者，体是刚健，而又居中，身被委任，其任重也。能堪受其任，不有倾危，犹若大车以载物也。此假外象以喻人事。

注“任重而不危”。

正义曰：释“大车以载”之意。大车谓牛车也。载物既多，故云“任重”。车材强壮，故不有倾危也。

有攸往，无咎。

健不违中，为五所任，任重不危，致远不泥，故可以往而“无咎”也。

正义曰：堪当重任，故有所往无咎者，以居失其位，嫌有凶咎，故云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大车以载”，积中不败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积中不败”者，释“大车以载”之义。物既积聚，身有中和，堪受所积之聚在身上，上不至于败也。

九三：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

处“大有”之时，居下体之极，乘刚健之上，而履得其位，与五同功，威权之盛，莫此过焉。公用斯位，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。小人不克，害可待也。

●“九三”至“小人弗克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公用亨于天子”者，九三处“大有”之时，居下体之极，乘刚健之上，履得其位，与五同功。五为王位，三既与之同功，则威权之盛，莫盛于此，乃得通乎天子之道，故云“公用亨于天子”。“小人弗克”者，小人德劣，不能胜其位，必致祸害，故云“小人不克”也。

●注“与五同功”至“莫此过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与五同功”者，《系辞》云：“三与五同功。”此云“与五同功”，谓五为王位，三既能与之同功，则威权与五相似，故云“威权之盛，莫此过焉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公用亨于天子”，小人害也。

九四：匪其彭，无咎。

既失其位，而上近至尊之威，下比分权之臣，其为惧也，可谓危矣。唯夫有圣知者，乃能免斯咎也。三虽至盛，五不可舍，能辩斯数，专心承五，常匪其旁，则“无咎”矣。旁谓三也。

●“九四匪其彭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匪其彭无咎”者，匪，非也。彭，旁也。谓九三在九四之旁，九四若能专心承五，非取其旁，言不用三也。如此乃得“无咎”也。既失其位，上近至尊之威，下比分权之臣，可谓危矣。能弃三归五，故得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匪其彭，无咎”，明辩哲也。

明犹才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明辩哲也者”，释“匪其彭无咎”之义。明犹才也。九四所以能去其旁之九三者，由九四才性辩而哲知，能斟酌事宜，故云“明辩哲”也。

六五：厥孚交如，威如，吉。

君尊以柔，处大以中，无私于物，上下应之，信以发志，故其

孚交如也。夫不私于物，物亦公焉。不疑于物，物亦诚焉。既公且信，何难何备？不言而教行，何为而不威如？为“大有”之主，而不以此道，吉可得乎？

正义曰：“六五，厥孚交如”者，“厥”，其也。“孚”，信也。“交”谓交接也。“如”，语辞也。六五居尊以柔，处大以中，无私于物，上下应之，故其诚信，物来交接，故云“厥孚交如”也。“威如吉”者，威，畏也。既诚且信，不言而教行，所为之处，人皆畏敬，故云“威如”。以用此道，故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厥孚交如”，信以发志也。“威如”之吉，易而无备也。

正义曰：“信以发志”者，释“厥孚交如”之义。由己诚信，发起其志，故上下应之，与之交接也。“威如之吉，易而无备”者，释“威如之吉”之义。所以威如得吉者，以己不私于物，唯行简易，无所防备，物自畏之，故云“易而无备”也。

上九：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

“大有”，丰富之世也。处“大有”之上而不累于位，志尚乎贤者也。余爻皆乘刚，而已独乘柔顺也。五为信德，而已履焉，履信之谓也。虽不能体柔，而以刚乘柔，思顺之义也。居丰有之世，而不以物累其心，高尚其志，尚贤者也。爻有三德，尽夫助道，故《系辞》具焉。

“上九”至“无不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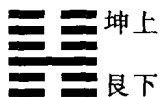
正义曰：释所以“大有”。上九而得吉者，以有三德，从天已下，悉皆祐之，故云“自天祐之。”

注“不累于位”至“尽夫助道”。

正义曰：“不累于位，志尚乎贤”者，既居丰富之时，应须以富有为累也。既居无位之地，不以富有萦心，是不系累于位。既能清静高洁，是慕尚贤人行也。“爻有三德”者，“五为信德，而已履焉，履信之谓”，是一也“以刚乘柔，思顺之义”，是二也。“不以物累于心，高尚其志，尚贤者”，是三也。“爻有三德，尽夫助道”者，天尚祐之，则无物不祐，故云“尽夫助道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大有上吉，自天祐也。

(谦)



谦，亨。君子有终。

正义曰：“谦”者，屈躬下物，先人后己，以此待物，则所在皆通，故曰“亨”也。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，唯“君子有终”也。然案谦卦之象，“谦”为诸行之善，是善之最极，而不言元与利贞及吉者，元是物首也，利、贞是干正也。于人既为谦退，何可为之首也？以谦下人，何以干正于物？故不云元与利、贞也。谦必获吉，其吉可知，故不言之。况《易经》之体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，即此《谦卦》之繇及乾之九五“利见大人”，是吉理分明，故不云“吉”也。诸卦言“吉”者，其义有嫌者，爻兼善恶也。若行事有善，则吉乃随之。若行事有恶，则不得其吉。诸称“吉”者，嫌其不言，故称“吉”也。若坤之六五，及泰之六五，并以阴居尊位，若不行此事，则无吉，若行此事，则得其吉，故并称“元吉”。其余皆言吉，事亦仿此。亦有大人吉，于小人为凶，若否之九五云“休否，大人吉”是也。或有于小人为吉，大人为凶，若屯之九五“小贞吉，大贞凶”，及否之六三“包承，小人吉”之类是也。亦有其吉灼然而称“吉”者，若大有上九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”之类是也。但《易》之为体，不可以一为例。今各随文解之，义具诸卦之下。今《谦卦》之繇，其吉可知也。既不云“吉”，何故初六、六二及九三并云“吉”者？《谦卦》是总诸六爻，其善既大，故不须云“吉”也。六爻各明其义，其义有优劣，其德既不嫌其不吉，故须“吉”以明之也。

《彖》曰：谦，亨，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君子之终也。

“彖曰”至“君子之终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谦亨，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”者，释“亨”义也。欲明天地上下交通，坤体在上，故言“地道卑而上行”也。其地道既上行，天地相对，则“天道下济”也。且艮为阳卦，又为山。天之高明，今在下体，亦是天道下济之义也。“下济”者，谓降下济生万物也。而“光明”者，谓三光垂耀而显明也。“地道卑而上行”者，地体卑柔而气上行，交通于天以生万物也。“天道亏盈而益谦”者，从此已下，广说谦德之美，以结君子能终之义也。“亏”谓减损，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退。若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是亏减其盈。盈者亏减，则谦者受益也。“地道变盈而流谦”者，丘陵川谷之属，高者渐下，下者益高，是改变“盈”者，流布“谦”者也。“鬼神害盈而福谦”者，骄盈者被害，谦退者受福，是“害盈而福谦”也。“人道恶盈而好谦”者，盈溢骄慢，皆以恶之；谦退恭巽，悉皆好之。“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”者，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，卑谦而不可逾越，是君子之所终也。言君子能终其谦之善事，又获谦之终福，故云“君子之终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中有山，谦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。

多者用谦以为裒，少者用谦以为益，随物而与，施不失平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称物平施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裒多”者，君子若能用此谦道，则裒益其多，言多者得谦，物更裒聚，弥益多也。故云“裒多”，即谦尊而光也，是尊者得谦而光大也。“益寡”者，谓寡者得谦而更进益，即卑而不可逾也。是卑者得谦而更增益，不可逾越也。“称物平施”者，称此物之多少，均平而施，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也，物之先寡者而亦得其施也，故云“称物平施”也。此谦卦之象，以山为主，是于山为谦，于地为不谦，应言“山在地中”。今乃云“地中有山”者，意取多之与少皆得其益，似“地中有山”，以包取其物以与于人，故变其文也。

●注“多者用谦”至“不失平也”。正义曰：“多者用谦以为裒”者，《尔雅·释诂》云：“裒，聚也。”于先多者，其物虽多，未得积聚，以谦故益其物更多而积聚，故云“多者用谦以为裒”也。“少者用谦以为益”者，其物先少，今既用谦而更增益，故云

“用谦以为益”也。“随物而与”者，多少俱与，随多随少，而皆与也。“施不失平”者，多者亦得施恩，少者亦得施恩，是“施不失平”也。言君子于下若有谦者，官之先高，则增之荣秩，位之先卑，亦加以爵禄，随其官之高下，考其谦之多少，皆因其多少而施与之也。

初六：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

处谦之下，谦之谦者也。能体“谦谦”，其唯君子。用涉大难，物无害也。

正义曰：“谦谦君子”者，能体谦谦，唯君子者能之。以此涉难，其吉宜也。“用涉大川”，假象言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谦谦君子”，卑以自牧也。

牧，养也。

正义曰：“卑以自牧”者，牧，养也，解“谦谦君子”之义，恒以谦卑自养其德也。

六二：鸣谦，贞吉。

鸣者，声名闻之谓也。得位居中，谦而正焉。

正义曰：“鸣谦”者，谓声名也。处正得中，行谦广远，故曰“鸣谦”，正而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鸣谦贞吉”，中心得也。

正义曰：“中心得”者，鸣声中吉，以中和为心，而得其所，鸣谦得中吉也。

九三：劳谦，君子有终吉。

处下体之极，履得其位，上下无阳以分其民，众阴所宗，尊莫先焉。居谦之世，何可安尊？上承下接，劳谦匪解，是以吉也。

正义曰：“劳谦君子”者，处下体之极，履得其位，上下无阳以分其民，上承下接，劳倦于谦也。唯君子能终而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劳谦君子”，万民服也。

正义曰：“万民服”者，释所以劳谦之义。以上下群阴，象万民皆来归服，事须引接，故疲劳也。

六四：无不利，撝谦。

处三之上，而用谦焉，则是自上下下之义也。承五而用谦顺，

则是上行之道也。尽乎奉上下下之道，故“无不利”。“指撝”皆谦，不违则也。

正义曰：“无不利”者，处三之上而用谦焉，则是自上下下之义。承五而用谦顺，则是上行之道。尽乎奉上下下之道，故无所不利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无不利，撝谦”，不违则也。

正义曰：“指撝皆谦不违则”者，释“无不利撝谦”之义。所以“指撝皆谦”者，以不违法则，动合于理，故无所不利也。

六五：不富以其邻，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

居于尊位，用谦与顺，故能不富而用其邻也。以谦顺而侵伐，所伐皆骄逆也。

正义曰：“不富以其邻”者，以，用也，凡人必将财物周贍邻里，乃能用之。六五居于尊位，用谦与顺，邻自归之，故不待丰富能用其邻也。“利用侵伐无不利”者，居谦履顺，必不滥罚无罪。若有骄逆不服，则须伐之，以谦得众，故“利用侵伐，无不利”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利用侵伐”，征不服也。

上六：鸣谦。利用行师征邑国。

最处于外，不与内政，故有名而已，志功未得也。处外而履谦顺，可以邑一国而已。

正义曰：“鸣谦”者，上六最处于外，不与内政，不能于实事而谦，但有虚名声闻之谦，故云“鸣谦”。志欲立功，未能遂事，其志未得。既在外而行谦顺，唯利用行师征伐外旁国邑而已，不能立功在内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鸣谦”，志未得也。可用行师，“征邑国”也。

夫吉凶悔吝，生乎动者也。动之所起，兴于利者也。故饮食必有讼，讼必有众起，未有居众人之所恶而为动者所害，处不竞之地而为争者所夺，是以六爻虽有失位，无应乘刚，而皆无凶咎悔吝者，以谦为主也。“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”，信矣哉！

“《象》曰鸣谦”至“征邑国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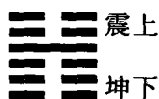
正义曰：“志未得”者，释“鸣谦”之义也。所以但有声鸣

之谦，不能实争立功者，以其居在于外，其内立功之志，犹未得也。“可用行师征邑国”者，释“行师征邑国”之意。《经》言“利用”，《象》改“利”为“可”者，言内志虽未得，犹可在外兴行军师征邑国也。

●注“动之所起兴于利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动之所起兴于利”者，凡人若不见利，则心无所动。今动之所以起者，见利乃动，故云“兴于利”也。“饮食必有讼，讼必有众起”者，欲明为利乃有动，动而致讼，讼则起兵。故《序卦》“需”为饮食，饮食必有讼，故需卦之后次讼卦也。争讼必兴兵，故讼卦之后次师卦也。

(豫)



豫，利建侯行师。

正义曰：谓之豫者，取逸豫之义，以和顺而动，动不违众，众皆说豫，故谓之豫也。动而众说，故可利建侯也。以顺而动，不加无罪，故可以行师也。无四德者，以逸豫之事不可以常行，时有所为也。纵恣宽暇之事不可长行以经邦训俗，故无元亨也。逸豫非干正之道，故不云“利贞”也。庄氏云：“建侯，即元亨也。行师，即利贞也。”案：《屯卦》“元亨利贞”之后，别云“利建侯”，则“建侯”非“元亨”也。恐庄氏说非也。

《彖》曰：豫，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豫。豫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“建侯行师”乎？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豫之时义大矣哉！

“《彖》曰豫刚应而志行”至“大矣哉”。

正义曰：“豫，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豫”者，“刚”谓九四也；“应”谓初六也。既阴阳相应，故“志行”也。此就爻明豫义。顺以动，坤在下，是顺也。震在上，是动也。以顺而动，故豫也。此以上下二象明豫义也。自此已上，释豫卦之理也。“豫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建侯行师乎”者，此释“利建侯行师”也。若圣人和顺而动，合天地之德，故天地亦如圣人而为之也。天地尊大而远，神之难者犹尚如之，况于封建诸侯、行师征伐乎？难者既从，易者可知。若“建侯”能顺动，则人从之。“行师”能顺动，则众从之。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。自此以下，广明天地圣人顺动之功也。若天地以顺而动，则日月不有过差，依其晷度，四时不有忒变，寒暑以时。“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”者，圣人能以理顺而动，则不赦有罪，不滥无辜，故“刑罚清”也。刑

罚当理，故人服也。“豫之时义大矣哉”者，叹美为豫之善，言于逸豫之时，其义大矣。此叹卦也。凡言不尽意者，不可烦文其说，且叹之以示情，使后生思其余蕴，得意而忘言也。然叹卦有三体：一直叹时，如“大过之时大矣哉”之例是也；二叹时并用，如“险之时用大矣哉”之例是也；三叹时并义，“豫之时义大矣哉”之例是也。夫立卦之体，各象其时，时有屯夷，事非一揆，故爻来适时，有凶有吉。人之生世，亦复如斯，或逢治世，或遇乱时，出处存身，此道岂小？故曰“大矣哉”也。然时运虽多，大体不出四种者：一者治时，“颐养”之世是也；二者乱时，“大过”之世是也；三者离散之时，“解缓”之世是也；四者改易之时，“革变”之世是也。故举此四卦之时为叹，余皆可知。言“用”者，谓适时之用也。虽知居时之难，此事不小，而未知以何而用之耳。故坎、睽、蹇之时宜用君子，小人勿用。用险取济，不可为常，斟酌得宜，是用时之大略。举险难等三卦，余从可知矣。又言“义”者，《姤卦》注云：“凡言义者，不尽于所见，中有意谓”者也。是其时皆有义也。略明佚乐之世，相随相遇之日，隐遁羁旅之时，凡五卦，其义不小，则余卦亦可知也。今所叹者十二卦，足以发明大义，恢弘妙理者也。凡于《彖》之末叹云“大哉”者，凡一十二卦。若豫、旅、遁、姤凡四卦，皆云“时义”。案：《姤卦》注云：“凡言义者，不尽于所见，中有意谓。”以此言之，则四卦卦各未尽其理，其中更有余意，不可尽申，故总云“义”也。随之一卦亦言“义”，但与四卦其文稍别。四卦皆云“时义”，《随卦》则“随时之义”者，非但其中别有义意，又取随逐其时，故变云“随时之义大矣哉”！睽、蹇、坎此三卦皆云“时用”。案：《睽卦》注云：“睽离之时，非小人之所能用。”《蹇卦》亦云“非小人之所能用”。此二卦言“大矣哉”者，则是大人能用，故云“大矣哉”！其中更无余义，唯大人能用，故云“用”不云“义”也。《坎卦》“时用”，则与睽、蹇稍别，故注云“非用之常，用有时也”。谓坎险之事，时之须用，利益乃大，与睽、蹇“时用”文同而义异也。解之“时”，革之“时”，颐之“时”，大过之“时”，此四卦直云“时”，不云“义”与“用”也。案：《解卦》注难解之时，非治难时，故不言“用”。体尽于解之名，无有幽隐，故不曰“义”。以此注言之，直云“时”者，寻卦之名则其意具尽，中间更无余义，故不言“义”，其卦名

之事，事已行了，不须别有所用，故解、革及颐事已行了，不须言“用”。唯大过称“时”，注云：“君子有为之时。”与解、革、颐其理稍别。大过是有用之时，亦直称“时”者，取“大过”之名，其意即尽，更无余意，故直称“时”，不云“义”，又略不云“用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崇德。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

疏 正义曰：案诸卦之象，或云“云上于天”，或云“风行天上”，以类言之，今此应云“雷出地上”，乃云“雷出地奋豫”者，雷是阳气之声，奋是震动之状。雷既出地，震动万物，被阳气而生，各皆逸豫，故曰“雷出地奋，豫”也。“先王以作乐崇德”者，雷是鼓动，故先王法此鼓动而作乐，崇盛德业，乐以发扬盛德故也。“殷荐之上帝”者，用此殷盛之乐，荐祭上帝也，象雷出地而向天也。“以配祖考”者，谓以祖考配上帝。用祖用考，若周夏正郊天配灵威仰，以祖后稷配也；配祀明堂五方之帝，以考文王也，故云“以配祖考”也。

初六：鸣豫，凶。

处豫之初，而特得志于上，乐过则淫，志穷则凶，豫何可鸣？

疏 正义曰：“鸣豫”者，处豫之初，而独得应于四，逸豫之甚，是声鸣于豫。但逸乐之极，过则淫荒。独得于乐，所以“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初六鸣豫”，志穷凶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释“鸣豫”之义。而初时鸣豫，后则乐志穷尽，故为“凶”也。

六二：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

处豫之时，得位履中，安夫贞正，不求苟“豫”者也。顺不苟从，豫不违中，是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。明祸福之所生，故不苟说；辩必然之理，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，“不终日”明矣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介于石”者，得位履中，安夫贞正，不苟求逸豫，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，知几事之初始，明祸福之所生，不苟求逸豫，守志耿介似于石。然见几之速，不待终竟一日，去恶修善，恒守正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终日贞吉”，以中正也。

正义曰：释“贞吉”之义，所以见其恶事，即能离去，不待终日守正吉者，以比六二居中守正，顺不苟从，豫不违中，故不须待其一日终守贞吉也。

六三：盱豫悔，迟有悔。

居下体之极，处两卦之际，履非其位，承“动豫”之主。若其睢盱而豫，悔亦生焉。迟而不从，豫之所疾，位非所据，而以从豫进退，离悔宜其然矣。

正义曰：“盱豫悔”者，六三履非其位，上承“动豫”之主。“盱”谓睢盱。睢盱者，喜说之貌。若睢盱之求豫，则悔吝也。“迟有悔”者，居豫之时，若迟停不求于豫，亦有悔也。

《象》曰：盱豫有悔，位不当也。

正义曰：解其“盱豫有悔”之义，以六三居不当位，进退不得其所，故“盱豫有悔”。但《象》载经文，多从省略。经有“盱豫有悔”、“迟有悔”，两文具载，《象》唯云“盱豫有悔”，不言“迟”者，略其文也，故直云“盱豫”。举其欲进，略云“有悔”，举其迟也。

九四：由豫，大有得。勿疑，朋盍簪。

处豫之时，居动之始，独体阳爻，众阴所从，莫不由之以得其豫，故曰“由豫，大有得”也。夫不信于物，物亦疑焉，故勿疑则朋合疾也。盍，合也。簪，疾也。

正义曰：“由豫大有得”者，处豫之时，居动之始，独体阳爻，为众阴之所从，莫不由之以得其豫，故云“由豫”也。“大有得”者，众阴皆归，是大有所得。“勿疑朋盍簪”者，盍，合也。簪，疾也。若能不疑于物，以信待之，则众阴群朋合聚而疾来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由豫，大有得”，志大行也。

正义曰：释“由豫大有”之意。众阴既由之而豫，大有所得，是志意大同也。

六五：贞疾，恒不死。

四以刚动为豫之主，专权执制，非己所乘，故不敢与四争权，而又居中处尊，未可得亡，是以必常至于“贞疾，恒不死”而已。

正义曰：四以刚动为豫之主，专权执制，非己所乘，故不

敢与四专权。而又居中处尊，未可得亡灭之，是以必常至于贞疾，恒得不死而已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，“贞疾”，乘刚也。“恒不死”，中未亡也。

正义曰：“六五贞疾乘刚”者，解“贞疾”之义。以乘九四之刚，故正得其疾，恒不死也。“中未亡”者，以其居中处尊，未可亡灭之也。

上六，冥豫成，有渝无咎。

处“动豫”之极，极豫尽乐，故至于“冥豫成”也。过豫不已，何可长乎？故必渝变然后无咎。

正义曰：“处动豫之极，极豫尽乐”，乃至于冥昧之豫而成就也。如俾昼作夜，不能休已，灭亡在近。“有渝无咎”者，渝，变也，若能自思改变，不为“冥豫”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冥豫”在上，何可长也？

周易兼义上经随传卷第三

(随)



兑上

震下

随，元亨，利贞，无咎。

䷐ “随元亨利贞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元亨”者，于相随之世，必大得亨通。若其不大亨通，则无以相随，逆于时也。“利贞”者，相随之体，须利在得正。随而不正，则邪僻之道，必须利贞也。“无咎”者，有此四德，乃无咎。以苟相从，涉于朋党，故必须四德乃无咎也。凡卦有四德者，或其卦当时之义，即有四德，如乾、坤、屯、临、无妄，此五卦之时，即能四德备具。其随卦以恶相随，则不可也。有此四德乃无咎，无此四德则有咎也。与前五卦其义稍别。其《革卦》“巳日乃孚有四德”，若不“巳日乃孚”，则无四德，与乾、坤、屯、临、无妄、随其义又别。若当卦之时，其卦虽美，未有四德。若行此美，方得在后始致四德者，于卦则不言其德也。若谦、泰及复之等，德义既美，行之不已，久必致此四德。但当初之时，其德未具，故卦不显四德也。其诸卦之三德已下，其义大略亦然也。

《象》曰：随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，随。大亨贞无咎，而天下随时。随时之义大矣哉！

震刚而兑柔也，以刚下柔动而之说，乃得随也。为随而不大通，逆于时也。相随而不为利，正灾之道也。故大通利贞，乃得无咎也。为随而令大通利贞，得于时也，得时则天下随之矣。随之所施，唯在于时也。时异而不随，否之道也，故“随时之义大矣哉”！

●“彖曰”至“大矣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随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，随”者，此释随卦之义。所以致此随者，由刚来而下柔。“刚”谓震也，柔谓兑也。震处兑下，是刚来下柔。震动而兑说，既能下人，动则喜说，所以物皆随从也。“大亨利贞无咎而天下随时”者，以有大亨贞正，无有咎害，而天下随之，以正道相随，故随之者广。若不以“大亨贞无咎”，而以邪僻相随，则天下不从也。“随时之义大矣哉”，若以“元亨利贞”，则天下随从，即随之义意广大矣哉，谓随之初始，其道未弘，终久义意而美大者。特云“随时”者，谓随其时节之义，谓此时宜行“元亨利贞”故云“随时”也。

●注“震刚而兑”至“大矣哉”！

○正义曰：为随而不大通，逆于时也。物既相随之时，若王者不以广大开通，使物闭塞，是违逆于随从之时也。“相随而不为利，正灾之道”者，凡物之相随，多曲相朋附，不能利益于物，守其正直，此则小人之道长，灾祸及之，故云“灾之道”也。“随之所施，唯在于时”者，释“随时”之义。言随时施設，唯在于得时。若能大通利贞，是得时也。若不能大通利贞，是失时也。“时异而不随，否之道”者。凡所遇之时，体无恒定，或值不动之时，或值相随之时，旧来恒往，今须随从。时既殊异于前，而不使物相随，则是否塞之道，当须可随则随，逐时而用，所利则大，故云“随时之义大矣哉”！

《象》曰：泽中有雷，随，君子以向晦入宴息。

泽中有雷，“动说”之象也。物皆说随，可以无为，不劳明鉴。故君子“向晦入宴息”也。

●“象曰”至“宴息”。

○正义曰：《说卦》云：“动万物者莫疾乎雷，……说万物者莫说乎泽。”故《注》云：“泽中有雷，动说之象也。”“君子以向晦入宴息”者，明物皆说豫相随，不劳明鉴，故君子象之。郑玄云：“晦，宴也。犹人君既夕之后，入于宴寝而止息。”

初九：官有渝，贞吉。出门交有功。

居随之始，上无其应，无所偏系，动能随时，意无所主者也。随不以欲，以欲随宜者也。故官有渝变，随不失正也。出门无违，

何所失哉！

●“初九”至“有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官有渝”者，官谓执掌之职。人心执掌，与官同称，故人心所主，谓之“官渝变”也。此初九既无其应，无所偏系，可随则随，是所执之志有能渝变也。唯正是从，故“贞吉”也。“出门交有功”者，所随不以私欲，故见善则往随之，以此出门，交获其功。

●注“居随之始”至“何所失哉！”

○正义曰：言“随不以欲，以欲随宜”者，若有其应，则有私欲。以无偏应，是所随之事不以私欲，有正则从，是以欲随其所宜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官有渝”，从正吉也。“出门交有功”，不失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官有渝从正吉”者，释“官有渝”之义。所执官守正，能随时渝变，以见贞正则往随从，故云“从正吉”。“出门交有功不失”者，释“交有功”之义。以所随之处，不失正道，故出门即有功也。

六二：系小子，失丈夫。

阴之为物，以处随世，不能独立，必有系也。居随之时，体分柔弱，而以乘夫刚动，岂能秉志违于所近？随此失彼，弗能兼与。五处己上，初处己下，故曰“系小子，失丈夫”也。

●“六二”至“失丈夫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小子”谓初九也。“丈夫”谓九五也。初九处卑，故称“小子”。五居尊位，故称“丈夫”。六二既是阴柔，不能独立所处，必近系属初九，故云“系小子”。既属初九，则不得往应于五，故云“失丈夫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系小子”，弗兼与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系小子”之意。既随此初九，则失彼九五丈夫，是不能两处兼有，故云“弗兼与”也。

六三：系丈夫，失小子。随有求得，利居贞。

阴之为物，以处随世，不能独立，必有系也。虽体下卦，二已据初，将何所附？故舍初系四，志在“丈夫”。四俱无应，亦欲于

己随之，则得其所求矣，故曰“随有求得”也。应非其正，以系于人，何可以妄曰“利居贞”也？初处己下，四处己上，故曰“系丈夫，失小子”也。

●疏“六三系丈夫”至“利居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六三阴柔，近于九四，是系于“丈夫”也。初九既被六二之所据，六三不可复往从之，是“失小子”也。“随有求得”者，三从往随于四，四亦更无他应。已往随于四，四不能逆己，是三之所随，有求而皆得也。“利居贞”者，己非其正，以系于人，不可妄动，唯利在俱处守正，故云“利居贞也”。

●注“四俱无应”至“小子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四俱无应”者，三既无应，四亦无应，是四与三俱无应也。此六二、六三因阴阳之象，假丈夫、小子以明人事，余无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系丈夫”，志舍下也。

“下”谓初也。

●疏正义曰：释“系丈夫”之义。六三既系九四之“丈夫”，志意则舍下之初九也。

九四：随有获，贞凶。有孚在道以明，何咎？

处说之初，下据二阴，三求系己，不距则获，故曰“随有获”也。居于臣地，履非其位，以擅其民，失于臣道，违正者也，故曰“贞凶”。体刚居说而得民心，能干其事，而成其功者也。虽为常义，志在济物，心有公诚，著信在道以明其功，何咎之有？

●疏“九四”至“何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随有获”者，处说之初，下据二阴，三求系己，不距则获，故曰“随有获”也。“贞凶”者，居于臣地，履非其位，以擅其民，失其臣道，违其正理，故“贞凶”也。“有孚在道以明，何咎”者，体刚居说而得民心，虽违常义，志在济物，心存公诚，著信在于正道，有功以明，更有何咎？故云“有孚在道以明，何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随有获”，其义凶也。“有孚在道”，明功也。

●疏正义曰：“随有获其义凶”者，释“随有获贞凶”之意。

九四既有六三、六二，获得九五之民，为臣而擅君之民，失于臣义，是以宜其凶也。“有孚在道明功”者，释“以明何咎”之义。既能著信在于正道，是明立其功，故无咎也。

九五：孚于嘉，吉。

履正居中，而处随世，尽“随时”之宜，得物之诚，故“嘉吉”也。

䷏ 正义曰：嘉，善也。履中居正，而处随世，尽随时之义，得物之诚信，故获美善之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孚于嘉，吉”，位正中也。

上六：拘系之乃从。维之。王用亨于西山。

随之为体，阴顺阳者也。最处上极，不从者也。随道已成，而特不从，故“拘系之乃从”也。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而为不从，王之所讨也，故“维之王用亨于西山”也。兑为西方，山者，途之险隔也。处西方而为不从，故王用通于西山。

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于西山”。

○正义曰：最处上极，是不随从者也。随道已成而特不从，故须拘系之，乃始从也。“维之王用亨于西山”者，若欲维系此上六，王者必须用兵，通于西山险难之处，乃得拘系也。山谓险阻，兑处西方，故谓“西山”。令有不从，必须维系，此乃王者必须用兵通于险阻之道，非是意在好刑，故曰：“王用亨于西山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拘系之”，上穷也。

处于上极，故穷也。

䷏ 正义曰：释“拘系”之义。所以须拘系者，以其在上而穷极，不肯随从故也。

(蛊)



蛊，元亨，利涉大川。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

䷑ “蛊元亨”至“后甲三日”。

○正义曰：蛊者事也。有事营为，则大得亨通。有为之时，利在拯难，故“利涉大川”也。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者，甲者创制之令，既在有为之时，不可因仍旧令。今用创制之令以治于人，人若犯者，未可即加刑罚，以民未习，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，殷勤而语之，又如此宣令之后三日，更丁宁而语之，其人不从，乃加刑罚也。其诸氏、何氏、周氏等并同郑义，以为“甲”者造作新令之日，甲前三日，取改过自新，故用辛也。甲后三日，取丁宁之义，故用丁也。今案辅嗣《注》，“甲者，创制之令”，不云创制之日。又《巽卦》九五“先庚三日，后庚三日”，辅嗣《注》：“申命令谓之庚”。辅嗣又云：“甲、庚皆申命之谓。”则辅嗣不以甲为创制之日，则诸儒不顾辅嗣《注》旨，妄作异端，非也。

《彖》曰：蛊，刚上而柔下，

上刚可以断制，下柔可以施令。

巽而止。蛊。

既巽又止，不竞争也。有事而无竞争之患，故可以有为也。

䷑ “《彖》曰”至“止蛊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刚上而柔下，巽而止蛊”者，此释蛊卦之名，并明称蛊之义也。以上刚能制断，下柔能施令，巽顺止静，故可以有为也。褚氏云：“蛊者惑也。物既惑乱，终致损坏，当须有事也，有为治理也。故《序卦》云：‘蛊者事也。’”谓物蛊必有事，非谓训蛊为事义当然也。

蛊，元亨而天下治也。

有为而大亨，非天下治而何也？

䷑ 正义曰：释“元亨”之义。以有为而得“元亨”，是天下

治理也。

“利涉大川”，往有事也。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。

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。可以有为，其在此时矣。物已说随，则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。进德修业，往则亨矣。故“元亨，利涉大川”也。甲者，创制之令也。创制不可责之以旧，故先之三日，后之三日，使令洽而后乃诛也。因事申令，终则复始，若天之行用四时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利涉大川，往有事也”者，释“利涉大川”也。蛊者有为之时，拔拯危难，往当有事，故“利涉大川”。此则假外象以喻危难也。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，终则有始天行”者，释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之义也。民之犯令，告之已终，更复从始，告之殷勤不已，若天之行，四时既终，更复从春为始，象天之行，故云“天行也”。

●注“蛊者”至“四时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蛊者有事待能之时”者，物既蛊坏，须有事营为，所作之事，非贤能不可。故《经》云“干父之蛊”，干则能也。“甲者创制之令”者。甲为十日之首，创造之令为在后诸令之首，故以创造之令谓之为甲。故汉时谓令之重者谓之“甲令”，则此义也。“创制不可责之以旧”者，以人有犯令而致罪者，不可责之旧法，有犯则刑。故须先后三日，殷勤语之，使晓知新令，而后乃诛，诛谓兼通责让之罪，非专谓诛杀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风，蛊。君子以振民育德。

蛊者，有事而待能之时也，故君子以济民养德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必云“山下有风”者，风能摇动，散布润泽。今“山下有风”，取君子能以恩泽下振于民，育养以德。“振民”，象“山下有风”；“育德”象山在上也。

初六：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，厉终吉。

处事之首，始见任者也。以柔巽之质，干父之事，能承先轨，堪其任者也，故曰“有子”也。任为事首，能堪其事，“考”乃无咎也，故曰“有子考无咎”也。当事之首，是以危也。能堪其事，故“终吉”。

●疏 “初六”至“厉终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干父之蛊”者，处事之首，以柔巽之质干父之事，堪其任也。“有子考无咎”者，有子既能堪任父事，“考”乃“无咎”也。以其处事之初，若不堪父事，则“考”有咎也。“厉终吉”者，厉，危也。既为事初，所以危也。能堪其事，所以“终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干父之蛊”，意承“考”也。

干事之首，时有损益，不可尽承，故意承而已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干父之蛊”义。凡堪干父事，不可小大损益一依父命，当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。对文父没称“考”，若散而言之，生亦称“考”。若《康诰》云：“大伤厥考心。”是父在称考。此避干父之文，故变云“考也”。

九二：干母之蛊，不可贞。

居于内中，宜干母事，故曰“干母之蛊”也。妇人之性难可全正，宜屈己刚。既干且顺，故曰“不可贞”也。干不失中，得中道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居内处中，是干母事也。“不可贞”者，妇人之性难可全正，宜屈己刚，不可固守贞正，故云“不可贞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干母之蛊”，得中道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得中道”者，释“干母之蛊”义。虽不能全正，犹不失在中之道，故云“得中道”也。

九三：干父之蛊，小有悔，无大咎。

以刚干事，而无其应，故“有悔”也。履得其位，以正干父，虽“小有悔”，终无大咎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干父之蛊小有悔”者，以刚干事而无其应，故“小有悔”也。“无大咎”者，履得其位，故终无大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干父之蛊”，终无咎也。

六四：裕父之蛊，往见吝。

体柔当位，干不以刚而以柔和，能裕先事者也。然无其应，往必不合，故曰“往见吝”。

●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见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裕父之蛊”者，体柔当位，干不以刚，而以柔和

能容裕父之事也。“往见吝”者，以其无应，所往之处，见其鄙吝，故“往未得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裕父之蛊”，往未得也。

六五：干父之蛊，用誉。

以柔处尊，用中而应，承先以斯，用誉之道也。

䷥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用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干父之蛊用誉”者，以柔处尊，用中而应，以此承父，用有声誉。

《象》曰：“干父用誉”承以德也。

以柔处中，不任威力也。

䷥ 正义曰：释“干父用誉”之义。奉承父事，唯以中和之德，不以威力，故云“承以德”也。

上九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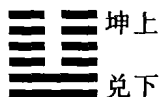
最处事上而不累于位，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也。

䷥ 正义曰：最处事上，不复以世事为心，不系累于职位，故不承事王侯，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，故云“高尚其事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事王侯”，志可则也。

䷥ 正义曰：释“不事王侯”之义。身既不事王侯，志则清虚高尚，可法则也。

(临)



临，元亨利贞。至于八月有凶。

䷒ “临元亨”至“有凶”。

○正义曰：案《序卦》云：“临，大也。”以阳之浸长，其德壮大，可以监临于下。故曰“临”也。刚既浸长，说而且顺，又以刚居中，有应于外，大得亨通而利正也，故曰“元亨利贞”也。“至于八月有凶”者，以物盛必衰，阴长阳退，临为建丑之月，从建丑至于七月建申之时，三阴既盛，三阳方退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故八月有凶也。以盛不可终保，圣人作《易》以戒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临，刚浸而长，说而顺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，天之道也。

阳转进长，阴道日消，君子日长，小人日忧，“大亨以正”之义。

䷒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天之道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临刚浸而长说而顺”者，此释卦义也。凡诸卦之例，说而顺之，下应以“临”字结之。此无“临”字者，以其刚中而应，亦是“临”义，故不得于刚中之上而加“临”也。“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，天之道”者，天道以刚居中而下，与地相应，使物大得亨通而利正，故《乾卦》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。今此临卦，其义亦然，故云“天之道也”。

至于八月有凶，消不久也。

八月阳衰而阴长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，故曰“有凶”。

䷒ “至于八月”至“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证“有凶”之义，以其阳道既消，不可常久，故“有凶”也。但复卦一阳始复，刚性尚微，又不得其中，故未有“元亨利贞”。泰卦三阳之时，三阳在下，而成乾体，乾下坤上，象

天降下，地升上，上下通泰，物通则失正，故不具四德。唯此卦二阳浸长，阳浸壮大，特得称临，所以四德具也。然阳长之卦，每卦皆应“八月有凶”。但此卦名临，是盛大之义，故于此卦特戒之耳。若以类言之，则阳长之卦，至其终来皆有凶也。

●注“八月”至“有凶”。

○正义曰：云“八月”者，何氏云：“从建子阳生至建未为八月。”褚氏云：“自建寅至建酉为八月。”今案：此注云“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”，宜据否卦之时，故以临卦建丑，而至否卦建申为八月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有地，临。君子以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。

相临之道，莫若说顺也。不恃威制，得物之诚，故物无违也。是以“君子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”也。

●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无疆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泽上有地”者，欲见地临于泽，在上临下之义，故云“泽上有地”也。“君子以教思无穷”者，君子于此临卦之时，其下莫不喜说和顺，在上但须教化，思念无穷已也，欲使教恒不绝也。“容保民无疆”者，容谓容受也。保安其民，无有疆境，象地之阔远，故云“无疆”也。

初九：咸临，贞吉。

“咸”，感也。感，应也。有应于四，感以临者也。四履正位，而已应焉，志行正者也。以刚感顺，志行其正，以斯临物，正而获吉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咸，感也。有应于四，感之而临，志行得正，故“贞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咸临贞吉”，志行正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咸临贞吉，志行正”者，释“咸临贞吉”之义。四既履得正位，已往与之相应，是已之志意行而归正也。

九二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。

有应在五，感以临者也。刚胜则柔危，而五体柔，非能同斯志者也。若顺于五，则刚德不长，何由得“吉无不利”乎？全与相违，则失于感应，其得“咸临，吉无不利”，必未顺命也。

正义曰：“咸临吉”者，咸，感也。有应于五，是感以临而得其吉也。“无不利”者，二虽与五相应，二体是刚，五体是柔，两虽相感，其志不同。若纯用刚往，则五所不从，若纯用柔往，又损己刚性，必须商量事宜，有从有否，乃得“无不利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咸临，吉，无不利”，未顺命也。

正义曰：“未顺命”者，释“无不利”之义。未可尽顺五命，须斟酌事宜，有从有否，故得“无不利”也。则君臣上下献可替否之义也。

六三：甘临，无攸利。既忧之，无咎。

甘者，佞邪说媚不正之名也。履非其位，居刚长之世，而以邪说临物，宜其“无攸利”也。若能尽忧其危，改修其道，刚不害正，故“咎不长”。

正义曰：“甘临”者，谓甘美谄佞也。履非其位，居刚长之世，而以邪说临物，故“无攸利”也。“既忧之无咎”者，既，尽也，若能尽忧其危，则刚不害正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甘临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既忧之”，咎不长也。

正义曰：“既忧之，咎不长”者，能尽忧其事，改过自修，其咎则止，不复长久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六四：至临，无咎。

处顺应阳，不忌刚长，而乃应之，履得其位，尽其至者也。刚胜刚柔危，柔不失正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

正义曰：履顺应阳，不畏刚长，而已应之，履得其位，能尽其至极之善而为临，故云“至临”。以柔不失正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至临，无咎”，位当也。

正义曰：释“无咎”之义。以六四以阴所居得正，柔不为邪，位当其处，故无咎也。

六五：知临，大君之宜，吉。

处于尊位，履得其中，能纳刚以礼，用建其正，不忌刚长而能任之，委物以能而不犯焉，则聪明者竭其视听，知力者尽其谋能，不为而成，不行而至矣。“大君之宜”，如此而已，故曰“知临大君之宜吉”也。

䷒ 正义曰：“处于尊位，履得其中，能纳刚以礼，用建其正，不忌刚长而能任之”，故“聪明者竭其视听，知力者尽其谋能”，是知为临之道，大君之所宜以古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大君之宜”，行中之谓也。

䷒ 正义曰：释“大君之宜”，所以得宜者，止由六五处中，行此中和之行，致得“大君之宜”，故言“行中之谓也”。

上六：敦临，吉，无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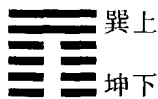
处坤之极，以敦而临者也。志在助贤，以敦为德，虽在刚长，刚不害厚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䷒ 正义曰：敦，厚也。上六处坤之上，敦厚而为临，志在助贤，以敦为德，故云“敦临，吉”。虽在刚长，而志行敦厚，刚所以不害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敦临”之吉，志在内也。

䷒ 正义曰：释“敦临吉”之义。虽在上卦之极，志意恒在于内之二阳，意在助贤，故得吉也。

(观)



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。

王道之可观者，莫盛乎宗庙。宗庙之可观者，莫盛于盥也。至荐简略，不足复观，故观盥而不观荐也。孔子曰：“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”尽夫观盛，则“下观而化”矣。故观至盥则“有孚颙若”也。

●疏 “观盥而”至“颙若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观”者，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观也，故谓之观。“观盥而不荐”者，可观之事，莫过宗庙之祭盥，其礼盛也。荐者，谓既灌之后，陈荐筯豆之事，故云“观盥而不荐”也。“有孚颙若”者，孚，信也。但下观此盛礼，莫不皆化，悉有孚信而颙然，故云“有孚颙若”。

●注 “王道之可观”至“有孚颙若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尽夫观盛则下观而化”者，“观盛”谓观盥礼盛则休而止，是观其大，不观其细，此是下之效上，因“观”而皆化之矣。故“观至盥则有孚颙若”者，颙是严正之貌，“若”为语辞，言“下观而化”，皆孚信容貌俨然也。

《彖》曰：大观在上，

下贱而上贵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谓大为在下，所观唯在于上，由在上既贵，故在下大观。今大观在于上。

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，观。“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”，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

统说观之为道，不以刑制使物，而以观感化物者也。神则无形者也。不见天之使四时，“而四时不忒”，不见圣人使百姓，而百姓

自服也。

䷓ “顺而巽”至“天下服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顺而和巽，居中得正，以观于天下，谓之“观”也。此释观卦之名。“观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，下观而化”者，释“有孚颙若”之义，本由在下，观效在上而变化，故“有孚颙若”也。“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”者，此盛名观卦之美，言“观盥”与天之神道相合，观此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有差忒。“神道”者，微妙无方，理不可知，目不可见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谓之“神道”，而四时之节气见矣。岂见天之所为，不知从何而来邪？盖四时流行，不有差忒，故云“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”也。“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”者，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，以“观”设教而天下服矣。天既不言而行，不为而成，圣人法则天之神道，本身自行善，垂化于人，不假言语教戒，不须威刑恐逼，在下自然观化服从，故云“天下服矣”。

《象》曰：风行地上，观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。

䷓ 正义曰：“风行地上”者，风主号令行于地上，犹如先王设教在于民上，故云“风行地上，观”也。“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”者，以省视万方，观看民之风俗，以设于教，非诸侯以下之所为，故云“先王”也。

初六：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。

处于观时，而最远朝美，体于阴柔，不能自进，无所鉴见，故曰“童观”。趣顺而已，无所能为，小人之道也，故曰“小人无咎”。君子处大观之时而为“童观”，不亦鄙乎？

䷓ 正义曰：“童观”者，处于观时而最远朝廷之美观，是柔弱不能自进，无所鉴见，唯如童稚之子而观之。为“小人无咎，君子吝”者，为此观看，趣在顺从而已，无所能为，于小人行之，才得无咎，若君子行之，则鄙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初六童观”，小人道也。

六二：窥观，利女贞。

处在于内，无所鉴见。体性柔弱，从顺而已。犹有应焉，不为全蒙，所见者狭，故曰“窥观”。居观得位，柔顺寡见，故曰“利

女贞”，妇人之道也。处“大观”之时，居中得位，不能大观广鉴，窥观而已，诚“可丑”也。

●“象曰”至“利女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窥观利女贞”者，既是阴爻，又处在卦内，性又柔弱，唯窥窃而观。如此之事，唯利女之所贞，非丈夫所为之事也。注“处在于内”至“诚可丑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犹有应焉，不为全蒙”者，六二以柔弱在内，犹有九五刚阳与之应，则为有窥窃，不为全蒙。童蒙如初六也，故能窥而外观。此童“观”、窥“观”，皆读为去声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窥观，女贞”，亦可丑也。

六三：观我生进退。

居下体之极，处二卦之际，近不比尊，远不“童观”，观风者也。居此时也，可以“观我生进退”也。

●“象曰”至“进退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观我生进退”者，“我生”，我身所动出。三居下体之极，是有可进之时；又居上体之下，复是可退之地。远则不为童观，近则未为观国，居在进退之处，可以自观我之动出也。故时可则进，时不可则退，观风相几，未失其道，故曰“观我生进退”也。道得名“生”者，道是开通生利万物。故《系辞》云“生生之谓易”，是道为“生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观我生进退”，未失道也。

处进退之时，以观进退之几，“未失道”也。

六四：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

居观之时，最近至尊，“观国之光”者也。居近得位，明习国仪者也，故曰“利用宾于王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最近至尊，是“观国之光”。“利用宾于王”者，居在亲近而得其位，明习国之礼仪，故曰利用宾于王庭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观国之光”，尚宾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观国之光”义。以居近至尊之道，志意慕尚为王宾也。

九五：观我生，君子无咎。

居于尊位，为观之主，宣弘大化，光于四表，观之极者也。上

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，故观民之俗，以察己道，百姓有罪，在予一人。君子风著，己乃“无咎”。上为观主，将欲自观乃观民也。

●正义曰：九五居尊，为观之主。四海之内，由我而观，而教化善，是天下有君子之风；教化不善，则天下著小人之俗，故观民以察我道，有君子之风著，则无咎也。故曰“观我生，君子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观我生”，观民也。

●正义曰：谓观民以观我，故观我即观民也。

上九：观其生，君子无咎。

“观我生”，自观其道也。“观其生”，为民所观者也。不在于位，最处上极，高尚其志，为天下所观者也。处天下所观之地，可不慎乎？故君子德见，乃得“无咎”。“生”，犹动出也。

●“上九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观其生”者，最处上极，高尚其志，生亦道也。为天下观其己之道，故云“观其生”也。“君子无咎”者，既居天下可观之地，可不慎乎？故君子谨慎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

●注“观我生”至“动出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生犹动出”者，或动、或出，是生长之义。故云“生犹动出”。六三、九五皆云“观我生”，上九云“观其生”，此等云“生”皆为“动出”，故于卦末，《注》总明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观其生”，志未平也。

特处异地，为众所观，不为平易，和光流通，“志未平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观其生”之义。以特处异地，为众所观，不为平易。和光流通，志未与世俗均平。世无危惧之忧，我有符同之虑，故曰“志未平”也。

(噬嗑)



离上

震下

噬嗑，亨。利用狱。

噬，啮也；嗑，合也。凡物之不亲，由有间也。物之不齐，由有过也。有间与过，啮而合之，所以通也。刑克以通，狱之利也。

正义曰：“噬嗑亨”者，噬，啮也；嗑，合也。物在于口，则隔其上下，若啮去其物，上下乃合而得“亨”也。此卦之名，假借口象以为义，以喻刑法也。凡上下之间，有物间隔，当须用刑法去之，乃得亨通，故云“噬嗑亨”也。“利用狱”者，以刑除间隔之物，故“利用狱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颐中有物，曰“噬嗑”。

颐中有物，啮而合之，“噬嗑”之义也。

正义曰：此释“噬嗑”名也。案：诸卦之《彖》，先标卦名，乃复言曰某卦、曰同人、曰大有、曰小畜之类是也。此发首不叠卦名者，若义幽隐者，先出卦名，后更以卦名结之，名其义显露，则不先出卦名，则此“颐中有物曰噬嗑”之类，其事可知，故不先出卦名。此乃夫子因义理文势，随义而发，不为例也。

噬嗑而亨。

有物有间，不啮不合，无由“亨”也。

正义曰：释“亨”义，由“噬嗑”而得“亨”也。

刚柔分动而明，雷电合而章。

刚柔分动，不溷乃明，雷电并合，不乱乃章，皆“利用狱”之义。

“刚柔分动”至“合而章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利用狱”之义。刚柔既分，不相溷杂，故动而显明也。雷电既合，而不错乱，故事得彰著，明而且著，可以断狱。刚柔分谓震刚在下，离柔在上。“刚柔”云“分”，“雷电”云

“合者，欲见“明”之与“动”，各是一事，故“刚柔”云“分”也。明、动虽各一事，相须而用，故“雷电”云“合”。但易之为体，取象既多。若取分义，则云“震下离上”。若取合义，则云离、震合体，共成一卦也。此释二象“利用狱”之义也。

●注“刚柔分动”至“用狱之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雷电并合，不乱乃章”者，《彖》文唯云“雷电合”，注云“不乱乃章”者，不乱之文，以其上云“刚柔分”。“刚柔分”则是不乱，故云“雷电并合，不乱乃章”也。

柔得中而上行，虽不当位，“利用狱”也。

谓五也。能为啗合而通，必有其主，五则是也。“上行”谓所之在进也。凡言“上行”，皆所之在贵也。虽不当位，不害用狱也。

疏“柔得中”至“用狱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释爻有“利用狱”之义。阴居五位，是“柔得中”也。而“上行”者既居上卦，意在向进，故云“上行”。其德如此，虽不当位者，所居阴位，犹“利用狱”也。

●注“谓五也”至“不害用狱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凡言“上行”，皆所之在贵者，辅嗣此注，恐畏之适五位则是上行，故于此明之。凡言“上行”，但所之在进，皆曰“上行”，不是唯向五位，乃称“上行”也。故《谦卦》序《彖》云：“地道卑而上行”。坤道体在上，故总云“上行”，不止也。又《损卦·彖》云：“损下益上曰上行。”是减下卦益上卦，谓之“上行”，是亦不据五也。然则此云“上行”，及《晋卦·彖》云“上行”，既在五位而又称上行，则似若王者，虽见在尊位，犹意在欲进，仰慕三皇五帝可贵之道，故称“上行”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雷电”“噬嗑”，先王以明罚敕法。

疏正义曰：“雷电噬嗑”者，但噬嗑之象，其象在口。雷电非噬嗑之体，但“噬嗑”象外物，既有雷电之体，则雷电欲取明罚敕法，可畏之义，故连云“雷电”也。

初九：履校灭趾，无咎。

居无位之地以处刑初，受刑而非治刑者也。凡过之所始，必始于微，而后至于著。罚之所始，必始于薄，而后至于诛。过轻戮薄，故“履校灭趾”，桎其行也。足惩而已，故不重也。过而不改，

乃谓之过。小惩大诫，乃得其福，故“无咎”也。“校”者，以木绞校者也，即械也，校者取其通名也。

●“初九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屨校灭趾”者，屨谓著而履践也，校谓所施之械也。处刑之初，居无位之地，是“受刑”之人，“非治刑”之主。“凡过之所始，必始于微”，积而不已，遂至于著。“罚之所始”，必始于薄刑。薄刑之不已，遂至于诛。在刑之初，过轻戮薄，必校之在足，足为惩诫，故不复重犯。故校之在足，已没其趾，桎其小过，诫其大恶，过而能改，乃是其福。虽复“灭趾”，可谓“无咎”，故言“屨校灭趾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屨校灭趾”，不行也。

过止于此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屨校灭趾”之义，犹著校灭没其趾也。小惩大诫，故罪过止息不行也。

六二：噬肤灭鼻，无咎。

噬，啮也。啮者，刑克之谓也。处中得位，所刑者当，故曰“噬肤”也。乘刚而刑，未尽顺道，噬过其分，故“灭鼻”也。刑得所疾，故虽“灭鼻”而“无咎”也。“肤”者，柔脆之物也。

●正义曰：六二处中得位，是用刑者，所刑中当，故曰“噬肤”。肤是柔脆之物，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。“乘刚而刑，未尽顺道，噬过其分”，故至“灭鼻”，言用刑太深也。“无咎”者，用刑得其所疾，谓刑中其理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噬肤灭鼻”，乘刚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乘刚”者，释“噬肤灭鼻”之义，以其乘刚，故用刑深也。

六三：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无咎。

处下体之极，而履非其位，以斯食物，其物必坚。岂唯坚乎？将遇其毒。“噬”以喻刑人，“腊”以喻不服，“毒”以喻怨生。然承于四而不乘刚，虽失其正，刑不侵顺，故虽“遇毒，小吝无咎”。

●正义曰：“噬腊肉”者，“腊”是坚刚之肉也。“毒”者，苦恶之物也。三处下体之上，失政刑人，刑人不服。若啮其“腊肉”，非但难啮，亦更生怨咎，犹噬腊而难入，复遇其毒味然也。

三以柔不乘刚，刑不侵顺道，虽有遇毒之吝，于德亦无大咎，故曰：“噬腊肉遇毒，小吝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遇毒”，位不当也。

䷔ 正义曰：“位不当”者，谓处位不当也。

九四：噬干肺，得金矢。利艰贞吉。

虽体阳爻，为阴之主，履不获中，而居其非位，以斯噬物，物亦不服，故曰“噬干肺”也。金，刚也，矢，直也。“噬干肺”而得刚直，可以利于艰贞之吉，未足以尽通理之道也。

䷔ 正义曰：“噬干肺”者，乾肺是膋肉之干者，履不获中，居其非位，以斯治物，物亦不服，犹如“噬干肺”然也。“得金矢”者，金，刚也。矢，直也。虽刑不能服物，而能得其刚直也。“利艰贞吉”者，既得刚直，利益艰难，守贞正之吉，犹未能光大通理之道，故《象》云“未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利艰贞吉”，未光也。

六五：噬干肉，得黄金，贞厉无咎。

干肉，坚也。黄，中也。金，刚也。以阴处阳，以柔乘刚，以噬于物，物亦不服，故曰：“噬干肉”也。然处得尊位，以柔乘刚而居于中，能行其戮者也。履不正而能行其戮，刚胜者也。噬虽不服，得中而胜，故曰“噬干肉得黄金”也。己虽不正，而刑戮得当，故虽“贞厉”而“无咎”也。

䷔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贞厉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噬干肉”者，干肉，坚也。以阴处阳，以柔乘刚，以此治罪于人，人亦不服，如似“噬干肉”也。“得黄金”者，黄，中也。金，刚也。以居于中是黄也，“以柔乘刚”是金也。既中而行刚，“能行其戮，刚胜者”也。故曰“得黄金”也。“贞厉无咎”者，己虽不正，刑戮得当，故虽贞正自危而无咎害。位虽不当，而用刑得当，故《象》云“得当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贞厉无咎”，得当也。

上九：何校灭耳，凶。

处罚之极，恶积不改者也。罪非所惩，故刑及其首，至于“灭耳”。及首非诚，“灭耳”非惩，凶莫甚焉。

䷔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灭耳凶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何校灭耳凶”者，“何”谓担何，处罚之极，恶积不改，故罪及其首，何担枷械，灭没于耳，以至诰没。以其聪之不明，积恶致此，故《象》云“聪不明”也。

●注“处罚之极”至“凶莫甚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罪非所惩”者，言其恶积既深，寻常刑罪，非能惩诫，故云“罪非所惩”也。“及首非诫，灭耳非惩”者，若罪未及首，犹可诫惧归善也。罪已“及首”，性命将尽，非复可诫，故云“及首非诫”也。校既“灭耳”，将欲刑杀，非可惩改，故云“灭耳非惩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何校灭耳”，聪不明也。

聪不明，故不虑恶积，至于不可解也。

(贲)



艮上

离下

贲，亨。小利有攸往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贲”，饰也。以刚柔二象交相文饰也。“贲亨”者，以柔来文刚而得亨通，故曰“贲亨”也。“小利有攸往”者，以刚上文柔，不得中正，故不能大有所往，故云“小利有攸往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贲“亨”，柔来而文刚，故“亨”。分刚上而文柔，故“小利有攸往”。

刚柔不分，文何由生？故坤之上六来居二位，“柔来文刚”之义也。柔来文刚，居位得中，是以“亨”。乾之九二，分居上位，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。刚上文柔，不得中位，不若柔来文刚，故“小利有攸往”。

〔疏〕“《彖》曰”至“有攸往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”者，此释“贲亨”之义。不直言“贲”连云“贲亨”者，由“贲”而致亨，事义相连也，若“大哉乾元”以“元”连“乾”者也。“柔来而文刚，故亨”，柔来文刚，以文相饰，是贲义也。相饰即有为亨，故云“贲亨”。“亨”之下不重，以“贲”字结之者，以“亨”之与“贲”相连而释，所以“亨”下不得重结“贲”字。分刚上而文柔，故“小利有攸往”者，释“小利有攸往”义。乾体在下，今分乾之九二，上向文饰坤之上六，是“分刚上而文柔”也。弃此九二之中，往居无位之地，弃善从恶，往无大利，故“小利有攸往”也。

●注“刚柔不分”至“小利有攸往”。

○正义曰：坤之上六，何以来居二位不居于初三，乾之九二，何以分居上位不居于五者，乾性刚亢，故以己九二居坤极；坤性柔顺，不为物首，故以己上六下居乾之二位也。且若柔不分居乾二，

刚不分居坤极，则不得文明以止故也。又阳本在上，阴本在下，应分刚而下，分柔而上，何因分刚向上，分柔向下者，今谓此本泰卦故也。若天地交泰，则刚柔得交。若乾上坤下，则是天地否闭，刚柔不得交，故分刚而上，分柔而下也。

刚柔交错，天文也。

刚柔交错而成文焉，天之文也。

正义曰：天之为体，二象刚柔，刚柔交错成文，是天文也。

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

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，人之文也。

正义曰：文明，离也；以止，艮也。用此文明之道，截止于人，是人之文德之教，此贲卦之象。既有天文、人文，欲广美天文、人文之义，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。

观乎“天文”，以察时变；观乎“人文”，以化成天下。

观天之文，则时变可知也；观人之文，则化成可为也。

正义曰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”者，言圣人当观视天文，刚柔交错，相饰成文，以察四时变化。若四月纯阳用事，阴在其中，靡草死也。十月纯阴用事，阳在其中，荠麦生也。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。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者，言圣人观察人文，则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谓，当法此教而“化成天下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火，贲。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。

处贲之时，止物以文明，不可以威刑，故“君子以明庶政”，而“无敢折狱”。

正义曰：“山下有火贲”者，欲见火上照山，有光明文饰也。又取山含火之光明，象君子内含文明，以理庶政，故云“山下有火贲”也。“以明庶政”者，用此文章明达以治理庶政也。“无敢折狱”者，勿得直用果敢，折断讼狱。

初九：贲其趾，舍车而徒。

在贲之始，以刚处下，居于无位，弃于不义，安夫徒步以从其志者也。故饰其趾，舍车而徒，义弗乘之谓也。

正义曰：在贲之始，以刚处下，居于无位之地，乃弃于不

义之车，而从有义之徒步，故云“舍车而徒”。以其志行高洁，不苟就舆乘，是以义不肯乘，故《象》云“义弗乘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舍车而徒”，义弗乘也。

六二：贲其须。

得其位而无应，三亦无应，俱无应而比焉，近而相得者也。“须”之为物，上附者也。循其所履以附于上，故曰“贲其须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贲其须”者，须是上附于面，六二常上附于三，若似贲饰其须也。循其所履，以附于上，与上同为兴起，故《象》云“与上兴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贲其须”，与上兴也。

九三：贲如濡如，永贞吉。

处下体之极，居得其位，与二相比，俱履其正，和合相润，以成其文者也。既得其饰，又得其润，故曰“贲如濡如”也。永保其贞，物莫之陵，故曰“永贞吉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贲如濡如”者，贲如，华饰之貌。濡如，润泽之理。居得其位，与二相比，和合文饰，而有润泽，故曰：“贲如濡如”。其美如此，长保贞吉，物莫之陵，故《象》云：“永贞之吉，终莫之陵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永贞”之“吉”，终莫之陵也。

六四：贲如皤如，白马翰如。匪寇，婚媾。

有应在初而阙于三，为己寇难，二志相感，不获通亨，欲静则疑初之应，欲进则惧三之难，故或饰或素，内怀疑惧也。鲜洁其马，“翰如”以待，虽履正位，未敢果其志也。三为刚猛，未可轻犯，匪寇乃婚，终无尤也。

正义曰：“《象》曰永贞之吉”至“匪寇婚媾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贲如皤如”者，皤是素白之色。六四有应在初，欲往从之，三为己难，故己犹豫。或以文洁，故“贲如”也；或守质素，故“皤如”也。“白马翰如”者，但鲜洁其马，其色“翰如”，徘徊待之，未敢辄进也。“匪寇婚媾”者，若非九三为己寇害，乃得与初为婚媾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四当位，疑也。“匪寇，婚媾”，终无尤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六四当位疑”者，以其当位，得与初为应，但碍于三，故迟疑也。若不当位，则与初非应，何须欲往而致迟疑也？“匪寇婚媾，终无尤”者，释“匪寇婚媾”之义。若待匪有寇难乃为婚媾，则终无尤过。若犯寇难而为婚媾，则终有尤也。

六五：贲于丘园，束帛戔戔。吝，终吉。

处得尊位，为饰之主，饰之盛者也。施饰于物，其道害也。施饰丘园，盛莫大焉，故贲于束帛，丘园乃落，贲于丘园帛，乃“戔戔”。用莫过俭，泰而能约，故必“吝”焉乃得终吉也。

●疏“六五，贲于丘园。至“终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贲于丘园”者，丘园是质素之处。六五“处得尊位，为饰之主”。若能施饰在于质素之处，不华侈费用，则所束之帛，“戔戔”众多也。“吝终吉”者，初时俭约，故是其“吝”也。必俭约之“吝”，乃得“终吉”，而有喜也，故《象》云“六五之吉，有喜”也。

●注“处得尊位”至“乃得终吉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为饰之主，饰之盛者”，若宫室舆服之属，五为饰主。若施設华饰在于舆服宫馆之物，则大道损害也。“施饰丘园盛莫大焉”者，丘谓丘墟，园谓园圃。唯草木所生，是质素之处，非华美之所。若能施饰，每事质素，与丘园相似，“盛莫大焉”。故“贲于束帛，丘园乃落”者，束帛，财物也。举束帛言之，则金银珠玉之等皆是也。若贲饰于此束帛珍宝，则素质之道乃陨落，故云“丘园乃落”也。“贲于丘园，帛乃戔戔”者，设饰在于丘园质素之所，则不靡费财物，束帛乃“戔戔”众多也。诸儒以为若贲饰束帛，不用聘士，则丘园之士乃落也。若贲饰丘园之士与之，故束帛乃“戔戔”也。诸家注《易》，多为此解。但今案：辅嗣之《注》全无聘贤之意，且爻之与《象》，亦无待士之文。辅嗣云：“用莫过俭，泰而能约，故必吝焉，乃得终吉。”此则普论为国之道，不尚华侈，而贵俭约也。若从先师，唯用束帛招聘丘园，以俭约待贤，岂其义也？所以汉聘隐士，或乃用羔雁玄纁，蒲轮驷马，岂止“束帛”之间，而云俭约之事？今观《注》意，故为此解耳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“吉”，有喜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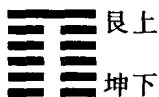
上九：白贲，无咎。

处饰之终，饰终反素，故任其质素，不劳文饰而“无咎”也。以白为饰，而无患忧，得志者也。

正义曰：“白贲无咎”者，“处饰之终”，饰终则反素，故任其质素，不劳文饰，故曰“白贲无咎”也。守志任真，得其本性，故《象》云“上得志”也。言居上得志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白贲无咎”，上得志也。

(剥)



剥，不利有攸往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剥”者，剥落也。今阴长变刚，刚阳剥落，故称“剥”也。小人既长，故“不利有攸往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剥，剥也，柔变刚也。“不利有攸往”，小人长也。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

“坤”顺而“艮”止也。所以“顺而止之”，不敢以刚止者，以观其形象也。强亢激拂，触忤以陨身。身既倾焉，功又不就，非君子之所尚也。

疏 “彖曰”至“天行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剥，剥也”者，释剥卦名为“剥”。不知何以称“剥”，故释云“剥”者解“剥”之义，是阴长解剥于阳也。“柔变刚”者，释所以此卦名剥之意也。“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道长”者，此释“不利有攸往”之义。小人道长，世既暗乱，何由可进？往则遇灾，故“不利有攸往”也。“顺而止之观象”者，明在剥之时，世既无道，君子行之，不敢显其刚直，但以柔顺止约其上，唯望君上形象，量其颜色而止也。“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”者，解所以在剥之时，顺而止之。观其颜色形象者，须量时制变，随物而动。君子通达物理，贵尚消息盈虚。道消之时，行消道也，道息之时，行息道也；在盈之时，行盈道也；在虚之时，行虚道也。若值消虚之时，存身避害，“危行言逊”也。若值盈息之时，极言正谏，建事立功也。“天行”谓逐时消息盈虚，乃天道之所行也。春夏始生之时，天气盛大，秋冬严杀之时，天气消灭，故云“天行”也。

●注“坤顺而艮止也”至“君子之所尚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非君子之所尚”者，不逐时消息盈虚，于无道之时，刚亢激拂，触忤以陨身；身既倾陨，功又不就，“非君子之所

尚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山附于地，剥。上以厚下安宅。

“厚下”者，床不见剥也。“安宅”者，物不失处也。“厚下安宅”，治“剥”之道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出附于地剥”者，山本高峻，今附于地，即是剥落之象，故云“山附于地剥”也。“上以厚下安宅”者，剥之为义，从下而起，故在上之人，当须丰厚于下，安物之居，以防于剥也。

初六：剥床以足，蔑贞凶。

床者，人之所以安也。“剥床以足”，犹云剥床之足也。“蔑”犹削也。剥床之足，灭下之道也。下道始灭，刚陨柔长，则正削而凶来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剥床以足”者，床者人之所以安处也。在剥之初，剥道从下而起，剥床之足，言庆足已“剥”也，下道始灭也。“蔑贞凶”者，蔑，削也。贞，正也。下道既蔑，则以侵削其贞正，所以“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剥床以足”，以灭下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释“剥床以足”之义。床在人下，足又在床下。今剥床之足，是尽灭于下也。

六二，剥床以辨，蔑贞凶。

“蔑”犹甚极之辞也。辨者，足之上也。剥道浸长，故“剥”其辨也。稍近于“床”，转欲灭物之所处，长柔而削正。以斯为德，物所弃也。

疏 “六二”至“蔑贞凶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剥床以辨”者，辨，谓床身之下，床足之上，足与床身分辨之处也。今剥落侵上，乃至于是“辨”，是渐近人身，故云“剥床以辨”也。“蔑贞凶”者，蔑，削也。削除中正之道，故“凶”也。初六“蔑贞”，但小削而已，六二“蔑贞”，是削之甚极，故更云“蔑贞凶”也。长此阴柔，削其正道，以此为德，则物之所弃，故《象》云“未有与”也。言无人与助之也。

●注“蔑犹甚极”至“物所弃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蔑犹甚极之辞”者，初既称“蔑”，二又称“蔑”，

“蔑”上复“蔑”，此为蔑甚极，故云“蔑犹甚极之辞”也。“蔑”谓微蔑，物之见削，则微蔑也，故以“蔑”为“削”。“稍近于床转欲灭物之处”者，物之所处谓床也。今剥道既至于辨，在床体下畔之间，是将欲灭床，故云“转欲灭物之处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剥床以辨”，未有与也。

六三：剥之，无咎。

与上为应，群阴剥阳，我独协焉，虽处于剥，可以“无咎”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六三与上九为应，虽在剥阳之时，独能与阳相应，虽失位处剥而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剥之，无咎”，失上下也。

三上下各有二阴，而二独应于阳，则“失上下”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释所以无咎之义。上下群阴皆悉剥阳也，己独能违失上下之情而往应之，所以“无咎”也。

六四：剥床以肤，凶。

初二剥床，民所以安，未剥其身也。至四剥道浸长，床既剥尽，以及人身，小人遂盛，物将失身，岂唯削正，靡所不凶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四道浸长，剥床已尽，乃至人之肤体，物皆失身，所以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剥床以肤”，切近灾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切近灾”者，其灾已至，故云“切近灾”也。

六五：贯鱼，以宫人宠，无不利。

处剥之时，居得尊位，为“剥”之主者也。“剥”之为害，小人得宠，以消君子者也。若能施宠小人，于宫人而已，不害于正，则所宠虽众，终无尤也。“贯鱼”谓此众阴也，骈头相次，似“贯鱼”也。

〔疏〕正义曰：“贯鱼以宫人宠”者，处得尊位，“为剥之主”，剥之为害，小人得宠以消君子。“贯鱼”者，谓众阴也，骈头相次，似若贯穿之鱼。此六五若能处待众阴，但以宫人之宠相似。宫人被宠，不害正事，则终无尤过，无所不利，故云“无不利”。故《象》云“终无尤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以宫人宠”，终无尤也。

上九：硕果不食，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。

处卦之终，独全不落，故果至于硕而不见食也。君子居之，则为民覆荫；小人用之，则剥下所庇也。

正义曰：“硕果不食”者，处卦之终，独得完全，不被剥落，犹如硕大之果，不为人食也。“君子得舆”者，若君子而居此位，能覆荫于下，使得全安，是君子居之，则得车舆也。若小人居之，下无庇荫，在下之人，被剥彻庐舍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君子得舆”，民所载也。“小人剥庐”，终不可用也。

正义曰：“君子得舆民所载”者，释“得舆”之义。若君子居处此位，养育其民，民所仰载也。“小人剥庐，终不可用”者，言小人处此位为君，剥彻民之庐舍，此小人终不可用为君也。

(复)



坤上

震下

复，亨。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利有攸往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复亨”者，阳气反复而得亨通，故云“复亨”也。“出入无疾”者，出则刚长，入则阳反，理会其时，故无疾病也。“朋来无咎”者，朋谓阳也。反复众阳，朋聚而来，则“无咎”也。若非阳众来，则有咎，以其众阳之来，故“无咎”也。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”者，欲速反之与复而得其道，不可过远。唯七日则来复，乃合于道也。“利有攸往”者，以阳气方长，往则小人道消，故“利有攸往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复，亨”，刚反动而以顺行，是以“出入无疾”，

入则为反，出则刚长，故“无疾”。疾犹病也。

“朋来无咎”，

“朋”谓阳也。

疏 “彖曰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复亨”者，以阳复则亨，故以亨连复而释之也。“刚反动而以顺行”者，既上释“复亨”之义，又下释“出入无疾朋来无咎”之理，故云“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”也。

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”，

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，凡七日。

疏 注“阳气”至“凡七日”

○正义曰：“阳气始剥尽”，谓阳气始于剥尽之后，至阳气来复时，凡经七日。观《注》之意，阳气从剥尽之后，至于反复，凡经七日。其《注》分明。如褚氏、庄氏并云“五月一阴生，至十一月

一阳生”，凡七月。而云“七日”，不云“月”者，欲见阳长须速，故变月言日。今辅嗣云“剥尽”至“来复”，是从尽至来复，经七日也。若从五月言之，何得云“始尽”也？又临卦亦是阳长而言八月，今《复卦》亦是阳长，何以独变月而称七日？观《注》之意，必谓不然，亦用《易纬》六日七分之义，同郑康成之说。但于文省略，不复具言。案《易纬稽览图》云：“卦气起中孚。”故离、坎、震、兑，各主其一方，其余六十卦，卦有六爻，爻别主一日，凡主三百六十日。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，每日分为八十分，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为二十分，是四百二十分。六十卦分之，六七四十二卦，别各得七分，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。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，十月当纯坤用事。坤卦有六日七分。坤卦之尽，则复卦阳来，是从剥尽至阳气来复，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，举成数言之，故辅嗣言“凡七日”也。“反复”者，则出入之义。反谓入而倒反，复谓既反之后，复而向上也。

天行也。

以天之行，反覆不过七日，复之不可远也。

䷗ 正义曰：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。天行”者，以天行释“反复其道七日来复”之义。言反之与复得合其道。唯七日而来复，不可久远也。此是天之所行也。天之阳气绝灭之后，不过七日，阳气复生，此乃天之自然之理，故曰“天行”也。

“利有攸往”，刚长也。

往则小人道消也。

䷗ 正义曰：“以刚长”释“利有攸往”之义也。

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。

复者，反本之谓也，天地以本为心者也。凡动息则静，静非对动者也。语息则默，默非对语者也。然则天地虽大，富有万物，雷动风行，运化万变，寂然至无，是其本矣。故动息地中，乃天地之心见也。若其以有为心，则异类未获具存矣。

䷗ “复其见天地之心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复其见天地之心乎”者，此赞明复卦之义。天地养万物，以静为心，不为而物自为，不生而物自生，寂然不动，此

天地之心也。此复卦之象，“动”息地中，雷在地下，息而不动，静寂之义。与天地之心相似。观此复象，乃“见天地之心”也。天地非有主宰，何得有心？以人事之心，托天地以示法尔。

●注“复者反本之谓也”至“未获具存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复者反本之谓也”者，往前离本处而去，今更反于本处，是“反本”之谓也。“天地以本为心”者，“本”谓静也。言天地寂然不动，是“以本为心”者也。凡动息则静，静非对动者也。天地之动，静为其本，动为其末，言静时多也，动时少也。若暂时而动，止息则归静，是静非对动，言静之为本，自然而有，非对动而生静，故曰“静非对动”者也。“语息则默，默非对话”者，语则声之动，默则口之静，是不语之时，恒常默也。非是对语有默以动静语默，而无别体，故云“非对”也。云“天地虽大，富有万物，雷动风行，运化万变”者，此言天地之动也。言“寂然至无是其本矣”者，凡有二义：一者万物虽运动于外，而天地寂然至无于其内也。外是其末，内是其本，言天地无心也。二者虽雷动风行，千化万变，若其雷风止息，运化停住之后，亦寂然至无也。“若其以有为心，则异类未获具存”者，凡以无为心，则物我齐致，亲疏一等，则不害异类，彼此获宁。若其以有为心，则我之自我，不能普及于物，物之自物，不能普赖于我，物则被害，故“未获具存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在地中，复。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

方，事也。冬至，阴之复也。夏至，阳之复也。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，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。动复则静，行复则止，事复则无事也。

●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后不省方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雷在地中复”者，雷是动物，复卦以动息为主，故曰“雷在地中”。“先王以至日闭关”者，先王象此复卦，以二至之日闭塞其关，使商旅不行于道路也。“后不省方”者，方，事也，后不省视其方事也。以地掩闭于雷，故关门掩闭，商旅不行。君后掩闭于事，皆取“动息”之义。

●注“方事也”至“事复则无事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方，事”者，恐“方”是四方境域，故以“方”为事也。言至日不但不可出行，亦不可省视事也。“冬至阴之复，夏至阳之复”者，复谓反本，静为动本。冬至一阳生，是阳动用而阴复于静也。夏至一阴生，是阴动用而阳复于静也。“动复则静，行复则止，事复则无事”者，动而反复则归静，行而反复则归止，事而后复则归于无事也。

初九：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。

最处复初，始复者也。复之不速，遂至迷凶。不远而复，几悔而反，以此修身，患难远矣。错之于事，其殆庶几乎？故“元吉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不远复”者，最处复初，是始复者也。既在阳复，即能从而复之，是之而不远，即能复也。“无祇悔元吉”者，韩氏云：“祇，大也。”既能速复，是无大悔，所以大吉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远”之复，以修身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不远之复”也。所以不远速复者，以能修正其身，有过则改故也。

六二：休复，吉。

得位处中，最比于初。上无阳爻以疑其亲，阳为仁行，在初之上而附顺之，下仁之谓也。既处中位，亲仁善邻，复之休也。

●正义曰：得位处中，最比于初，阳为仁行，己在其上，附而顺之，是降下于仁，是休美之复，故云“休复吉”也。以其下仁，所以“吉”也。故《象》云“休复之吉，以下仁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休复”之吉，以下仁也。

六三：频复，厉无咎。

频，频蹙之貌也。处下体之终，虽愈于上六之迷，已失复远矣，是以蹙也。蹙而求复，未至于迷，故虽危无咎也。复道宜速，蹙而乃复，义虽无咎，它来难保。

●“《象》曰休复之吉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频复”者，频谓频蹙。六三处下体之上，去复稍远，虽胜于上六迷复，犹频蹙而复。复道宜速，谓蹙而求复也。去

复犹近，虽有危厉，于义无咎。故《象》云“义无咎”也。

●注“频蹙之貌”至“它来难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义虽无咎，它来难保”者，去复未甚大远，于义虽复无咎，谓以道自守，得“无咎”也。若自守之外，更有他事而来，则难可保此无咎之吉也。所以《象》云“义无咎”，守常之义得无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频复”之厉，义无咎也。

六四：中行独复。

四上下各有二阴而处厥中，履得其位而应于初，独得所复，顺道而反，物莫之犯，故曰“中行独复”也。

●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中行独复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中行独复”者，处于上卦之下，上下各有二阴，已独应初，居在众阴之中，故云“中行”。独自应初，故云“独复”。从道而归，故《象》云“以从道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中行独复”，以从道也。

六五：敦复，无悔。

居厚而履中，居厚则无怨，履中则可以自考，虽不足以“休复”之吉，守厚以复，悔可免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敦复无悔”者，处坤之中，是敦厚于复，故云“敦复”。既能履中，又能自考成其行。既居敦厚物，无所怨，虽不及六二之“休复”，犹得免于悔吝，故云“无悔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敦复，无悔”，中以自考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无悔”之义。以其处中，能自考其身，故“无悔”也。

上六：迷复，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师，终有大败。以其国君凶，至于十年不克征。

最处复后，是迷者也。以迷求复，故曰“迷复”也。用之行师，难用有克也，终必大败。用之于国，则反乎君道也。大败乃复量斯势也。虽复十年修之，犹未能征也。

●疏“上六迷复凶”至“不克征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迷复凶”者，最处复后，是迷暗于复。“以迷求

复”，所以“凶”也。“有灾眚”者，暗于复道，必无福庆，唯有灾害也。“用行师终有大败”者，所为既凶，故用之行师，必无克胜，唯“终有大败”也。“以其国君凶”者，以，用也。用此迷复于其国内，则反违君道，所以凶也。“至于十年不克征”者，师败国凶，量斯形势，虽至十年犹不能征伐。以其迷暗不复，而反违于君道，故《象》云“迷复之凶，反君道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迷复”之凶，反君道也。

(无妄)



无妄，元、亨、利、贞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

疏 正义曰：无妄者，以刚为内主，动而能健，以此临下，物皆无敢诈伪虚妄，俱行实理，所以大得亨通，利于贞正，故曰“元亨利贞”也。“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”者，物既无妄，当以正道行之。若其匪依正道，则有眚灾，不利有所往也。

《象》曰：无妄，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。

谓震也。

动而健，

震动而乾健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以此卦象释能致无妄之义。以震之刚从外而来，为主于内，震动而乾健，故能使物“无妄”也。

刚中而应。

谓五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明爻义能致无妄。九五以刚处中，六二应之，是“刚中而应”。刚中则能制断虚实，有应则物所顺从，不敢虚妄也。

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

刚自外来，而为主于内，动而愈健。“刚中而应”，威刚方正，私欲不行，何可以妄？使有妄之道灭，无妄之道成，非大亨利贞而何？刚自外来，而为主于内，则柔邪之道消矣。动而愈健，则刚直之道通矣。“刚中而应”，则齐明之德著矣。故“大亨以正”也。天之教命，何可犯乎？何可妄乎？是以匪正则眚，而“不利有攸往”也。

疏 “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元亨利贞”之义。威刚方正，私欲不行，何可以妄？此天之教命也。天道纯阳，刚而能健，是乾德相似，故云

“天之命”也。既是天命，岂可犯乎？

●注“刚自外来”至“不利有攸往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云“使有妄之道灭，无妄之道成”者，妄，谓虚妄矫诈，不循正理。若无刚中之主，柔弱邪僻，则物皆诈妄，是有妄之道兴也。今遇刚中之主，威严刚正，在下畏威，不敢诈妄，是有妄之道灭，无妄之道成。

“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”。无妄之往，何之矣？天命不祐，行矣哉！

匪正有眚，不求改以从正，而欲有所往，居不可以妄之时，而欲以不正有所往，将欲何之？天命之所不祐，竟矣哉！

●疏“其匪正有眚”至“天命不祐行矣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，无妄之往何之矣”者，此释“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”之义也。“无妄之往何之矣”，上“之”是语辞，下“之”是适也。身既非正，在“无妄”之世，欲有所往，何所之适矣？故云“无妄之往何之矣”。“天命不祐行矣哉”者，身既非正，欲有所往，犯违天命，则天命不祐助也。必竟行矣哉！言终竟行此不祐之事也。

●注“匪正有眚”至“不祐竟矣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竟矣哉”者，竟谓终竟，言天所不祐，终竟行矣哉！

《象》曰：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。

与，辞也，犹皆也。天下雷行，物皆不可以妄也。

●疏正义曰：“天下雷行”者，雷是威恐之声。今天下雷行，震动万物，物皆惊肃，无敢虚妄，故云“天下雷行”，物皆“无妄”也。

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。

茂，盛也。物皆不敢妄，然后万物乃得各全其性，对时育物，莫盛于斯也。

●疏正义曰：茂，盛也。对，当也。言先王以此无妄盛事，当其无妄之时，育养万物也。此唯王者其德乃尔，非诸侯已下所能，故不云君子，而言“先王”也。案：诸卦之《象》，直言两象，即以卦名结之，若“雷在地中，复”。今无妄应云：“天下雷行，无

妄。”今云“物与无妄”者，欲见万物皆无妄，故加“物与”二字也。其余诸卦，未必万物皆与卦名同义，故直显象，以卦结之。至如复卦，唯阳气复，非是万物皆复。举复一卦，余可知矣。

初九：无妄往，吉。

体刚处下，以贵下贱，行不犯妄，故往得其志。

●疏 正义曰：体刚居下，以贵下贱，所行教化，不为妄动，故“往吉”而得志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无妄”之往，得志也。

六二：不耕获，不菑畲，则利有攸往。

不耕而获，不菑而畲，代终已成而不造也。不擅其美，乃尽臣道，故“利有攸往”。

●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利有攸往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耕获不菑畲”者，

六二处中得位，尽于臣道，不敢创首，唯守其终，犹若田农不敢发首而耕，唯在后获刈而已。不敢首，发新田，唯治其菑熟之地，皆是不为其始而成其末，犹若为臣之道，不为事始而代君有终也。则“利有攸往”者，为臣如此，则利有攸往，若不如此，则往而无利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耕获”，未富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不耕而获”之义。不敢前耕，但守后获者，未敢以耕之与获，俱为己事。唯为后获，不敢先耕事。既阙初，不擅其美，故云“未富也”。

六三：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。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

以阴居阳，行违谦顺，是“无妄”之所以为灾也。牛者稼穡之资也。二以不耕而获，“利有攸往”，而三为不顺之行，故“或系之牛”，是有司之所以为获，彼人之所以为灾也，故曰“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”也。

●疏 “六三”至“人之灾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无妄”之世，邪道不行。六三阴居阳位，失其正道，行违谦顺而乖臣范，故“无妄”之所以为灾矣。牛者稼穡之资。六三僭为耕事，行唱始之道，而为不顺王事之行，故有司或系其牛，制之使不妄造，故曰“或系之牛”也。“行人”者，有司之

义也。有司系得其牛，是“行人”制之得功，故曰“行人之得”。彼居三者，是处邑之人僭为耕事，受其灾罚，故曰：“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行人”得牛，“邑人”灾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释“行人之得”义也。以行人所得，谓得牛也。此则得牛，彼则为灾，故云“邑人灾”也。

九四：可贞，无咎。

处“无妄”之时，以阳居阴，以刚乘柔，履于谦顺，比近至尊，故可以任正，固有所守而“无咎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以阳居阴，以刚乘柔，履于谦顺，上近至尊，可以任正，固有所守而无咎，故曰“可贞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可贞，无咎”，固有之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释“可贞无咎”之义。所以可执贞正，言坚固有所执守，故曰“无咎”也。

九五：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

居得尊位，为无妄之主者也。下皆“无妄”，害非所致而取药焉，疾之甚也。非妄之灾，勿治自复，非妄而药之则凶，故曰“勿药有喜”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无妄之疾”者，凡祸疾所起，由有妄而来。今九五居得尊位，为无妄之主，下皆“无妄”，而偶然有此灾害，故云“无妄之疾”也。“勿药有喜”者，若疾自己招，或寒暑饮食所致，当须治疗。若其自然之疾，非己所致，疾当自损，勿须药疗而“有喜”也。此假病象以喻人事，犹若人主而刚正自修，身无虚妄，下亦无虚妄，而遇逢凶祸，若尧、汤之厄，灾非己招，但顺时修德，勿须治理，必欲除去，不劳烦天下，是“有喜”也。然尧遭洪水，使鲧、禹治之者，虽知灾未可息，必须顺民之心。鲧之不成，以灾未息也。禹能治救，灾欲尽也，是亦自然之灾，“勿药有喜”之义也。

《象》曰：无妄之药，不可试也。

药攻有妄者也，而反攻“无妄”，故不可试也。

疏 正义曰：解“勿药有喜”之义。若有妄致疾，其药可用。若身既“无妄”，自然致疾，其药不可试也。若其试之，恐更益疾

也。言非妄有灾不可治也，若必欲治之，则劳烦于下，害更甚也。此非直施于人主，至于凡人之事，亦皆然也。若己之无罪，忽逢祸患，此乃自然之理，不须忧劳救护，亦恐反伤其性。

上九：无妄行，有眚，无攸利。

处不可妄之极，唯宜静保其身而已，故不可以行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处不可妄之极，唯宜静保其身。若动行，必有灾眚，无所利也。位处穷极，动则致灾。故《象》云：“无妄之行，穷之灾也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无妄”之行，穷之灾也。

(大畜)



大畜，利贞。不家食，吉。利涉大川。

●正义曰：谓之“大畜”者，乾健上进，艮止在上，止而畜之，能畜止刚健，故曰“大畜”。《彖》云：“能止健，大正”也。是能止健，故为大畜也。小畜则巽在乾上，以其巽顺，不能畜止乾之刚，故云小畜也。此则艮能止之，故为大畜也。“利贞”者，人能止健，非正不可，故“利贞”也。“不家食吉”者，己有大畜之资，当须养赡贤人，不使贤人在家自食，如此乃吉也。“利涉大川”者，丰则养贤，应于天道，不忧险难，故“利涉大川”。

《彖》曰：大畜，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其德。

凡物既厌而退者，弱也；既荣而陨者，薄也。夫能“辉光日新其德”者，唯“刚健笃实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言“大畜刚健笃实”者，此释大畜之义。“刚健”谓乾也。乾体刚性健，故言“刚健”也。“笃实”，谓艮也。艮体静止，故称“笃实”也。“辉光日新其德”者，以其刚健笃实之故，故能辉耀光荣，日日增新其德。若无刚健，则劣弱也，必既厌而退。若无笃实，则虚薄也，必既荣而陨，何能久有辉光，日新其德乎？

●注“凡物既厌”至“刚健笃实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凡物既厌而退者，弱也”者，释《经》“刚健”也。若不刚健，则见厌被退。能刚健，则所为日进，不被厌退也。“既荣而陨者薄也”者，释《经》“笃实”也。凡物暂时荣华而即陨落者，由体质虚薄也。若能笃厚充实，则恒保荣美，不有陨落也。

刚上而尚贤，

谓上九也。处上而大通，刚来而不距，“尚贤”之谓也。

●“刚上而尚贤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刚上”谓上九也。乾刚向上，上九不距，是贵尚贤也。

●注“谓上九”至“尚贤之谓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谓上九也”者，言上九之德，见乾之上进而不距逆，是贵尚贤也。“处上而大通”者，释上九“何天之衢亨”，是处上通也。既处于上，下应于天，有大通之德也。“刚来而不距”者，以有大通，既见乾来而不距逆，是“尚贤”之义也。

能止健，大正也。

健莫过乾而能止之，非夫“大正”，未之能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利贞”义。所以艮能止乾之健者，德能大正，故“能止健”也。

“不家食吉”，养贤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应乎天也。

有大畜之实，以之养贤，令贤者不家食，乃吉也。“尚贤”制健，“大正”应天，不忧险难，故“利涉大川”也。

●疏 “不家食吉”至“应乎天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家食吉，养贤”者，释“不家食吉”，所以不使贤者在家自食而获吉也。以在上有“大畜”之实，养此贤人，故不使贤者在家自食也。“利涉大川应乎天”者，以贵尚贤人，大正应天，可逾越险难，故“利涉大川”也。

●注“有大畜之实”至“利涉大川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尚贤制健”者，谓上九刚来不距，“尚贤”之谓也。艮能畜刚，“制健”之谓也。故《上经》云：“刚上而尚贤。”王《注》云：“谓上九也。”又云：“能止健，大正也。”王《注》云：“健莫过乾，而能止之，非夫大正，未之能也。”则是全论艮体。“明知尚贤”，谓上九也。“制健”谓艮体也。“大正应天”者，谓艮也。故前文云：“能止健，大正也。”止健是艮也，应天者，上体之艮，应下体之乾，故称“应天”也。此取上卦、下卦而相应，非谓一阴一阳而相应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在山中，大畜。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

物之可畜于怀，令德不散，尽于此也。

●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以畜其德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天在山中”者，欲取德积于身中，故云“天在山中”也。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”者，君子则此“大畜”，物既“大畜”，德亦“大畜”，故多记识前代之言，往贤之行，使多闻多见，以畜积己德，故云“以畜其德”也。

●注“物之可畜”至“尽于此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物之可畜于怀，令其道德不有弃散者，唯贮藏“前言往行”于怀，可以令德不散也。唯此而已，故云“尽于此也”。

初九：有厉利已。

四乃畜已，未可犯也。故进则有厉，已则利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初九虽有应于四，四乃抑畜于己。己今若往，则有危厉。唯利休已，不须前进，则不犯祸凶也。故《象》云：“不犯灾也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有厉利已”，不犯灾也。

处健之始，未果其健者，故能利己。

九二：舆说辐。

五处畜盛，未可犯也。遇斯而进，故“舆说辐”也。居得其中，能以其中不为冯河，死而无悔，遇难能止，故“无尤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九二虽与六五相应，“五处畜盛，未可犯也”。若遇斯而进，则舆说其辐，车破败也。以其居中，能遇难而止，则无尤过，故《象》云“中无尤”也。以其居中能自止息，故“无尤”也。此“舆说辐”，亦假象以明人事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舆说辐”，中无尤也。

九三：良马逐，利艰贞。曰：闲舆卫，利有攸往。

凡物极则反，故畜极则通。初二之进，值于畜盛，故不可以升。至于九三，升于上九，而上九处天衢之亨，途径大通，进无违距，可以驰骋，故曰“良马逐”也。履当其位，进得其时，在乎通路，不忧险厄，故“利艰贞”也。闲，阅也。卫，护也。进得其时，虽涉艰难而无患也，舆虽遇闲而故卫也。与上合志，故“利有攸往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九三良马逐”者，“初二之进，值于畜盛”，不可以升。“至于九三，升于上九，而上九处天衢之亨，途径大通，进无违距”，故九三可以良马驰逐也。“利艰贞”者，“履当其位，

进得其时，在乎通路，不忧险厄”，故宜利艰难而贞正也。若不值此时，虽平易守正而尚不可，况艰难而欲行正乎？”“曰闲舆卫”者，进得其时，涉难无患，虽曰有人欲闲舆车，乃是防卫见护也，故云“曰闲舆卫”也。“利有攸往”者，与上合志，利有所往，故《象》曰“上合志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利有攸往”，上合志也。

六四：童牛之牯，元吉。

处艮之始，履得其位，能止健初，距不以角，柔以止刚，刚不敢犯。抑锐之始，以息强争，岂唯独利？乃将“有喜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童牛之牯”者，处艮之始，履得其位，能抑止刚健之初。距此初九，不须用角，故用童牛牯止其初也。“元吉”者，柔以止刚，刚不敢犯，以息强争，所以大吉而有喜也，故《象》云“元吉”，有喜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六四“元吉”，有喜也。

六五：豮豕之牙，吉。

豕牙横猾，刚暴难制之物，谓二也。五处得尊位，为畜之主。二刚而进，能豮其牙，柔能制健，禁暴抑盛，岂唯能固其位，乃将“有庆”也！

正义曰：“《象》曰”至“豮豕之牙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豮豕之牙”者，豕牙谓九二也。二既刚阳，似豕牙之横猾。九二欲进，此六五处得尊位，能豮损其牙，故云“豮豕之牙”。柔能制刚，禁暴抑盛，所以“吉”也。非唯独吉，乃终久有庆。故《象》云“六五之吉，有庆也”。

●注“豕牙横猾”至“将有庆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能豮其牙”者，观《注》意则“豮”是禁制损去之名。褚氏云：“豮，除也，除其牙也。”然豮之为除，《尔雅》无训。案《尔雅》云：“坟，大防。”则坟是堤防之义。此“豮其牙”，谓防止其牙。古字假借，虽豕傍土边之异，其义亦通。“豮其牙”，谓止其牙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“吉”，有庆也。

上九：何天之衢，亨。

处畜之极，畜极则通，大畜以至于大亨之时。何，辞也，犹云

何畜，乃天之衢亨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何天之衢亨”者，何谓语辞，犹云“何畜”也。处畜极之时，更何所畜？乃天之衢亨，无所不通也。故《象》云：“何天之衢，道大行也”。何氏云：“天衢既通，道乃大亨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何天之衢”，道大行也。

(颐)



颐，贞吉。观颐，自求口实。

疏 正义曰：“颐贞吉”者，于颐养之世，养此贞正，则得吉也。“观颐”者，颐，养也，观此圣人所养物也。“自求口实”者，观其自养，求其口中之实也。

《象》曰：颐“贞吉”，养正则吉也。“观颐”，观其所养也。“自求口实”，观其自养也。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颐之时大矣哉！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大矣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颐贞吉，养正则吉”者，释“颐贞吉”之义。颐，养也。贞，正也。所养得正，则有吉也。其养正之言，乃兼二义：一者养此贤人，是其“养正”，故下云“圣人养贤以及万民”。二者谓养身得正，故《象》云“慎言语，节饮食”。以此言之，则“养正”之文，兼养贤及自养之义也。“观颐观其所养也”者，释“观颐”之义也。言在下观视在上颐养所养何人，故云“观颐，观其所养也”。“自求口实，观其自养”者，释“自求口实”之义也。谓在下之人，观此在上自求口中之实，是观其自养，则是在下观上，乃有二义：若所养是贤，及自养有节，则是其德盛也；若所养非贤，及自养乖度，则其德恶也。此卦之意，欲使所养得也，不欲所养失也。“天地养万物”者，自此已下，广言《颐卦》所养事大，故云“天地养万物”也。“圣人养贤以及万民”者，先须养贤，乃得养民，故云“养贤以及万民”也。圣人但养贤人使治众，众皆获安，有如虞舜五人，周武十人，汉帝张良，齐君管仲，此皆养得贤人以为辅佐，政治世康，兆庶咸说，此则“圣人养贤以及万民”之养也。“颐之时大矣哉”者，以《象》释“颐”义于理既尽，更无余

意，故不云义，所以直言“颐之时大矣哉”。以所养得广，故云“大矣哉”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雷，颐。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

言语、饮食犹慎而节之，而况其余乎？

正义曰：山止于上，雷动于下。颐之为用，下动上止，故曰“山下有雷，颐。”人之开发言语、咀嚼、饮食，皆动颐之事，故君子观此颐象，以谨慎言语，裁节饮食。先儒云：“祸从口出，患从口入。”故于颐养而慎节也。

初九：舍尔灵龟，观我朵颐，凶。

“朵颐”者，嚼也。以阳处下而为动始，不能令物由己养，动而求养者也。夫安身莫若不竞，修己莫若自保。守道则福至，求禄则辱来。居养贤之世，不能贞其所履以全其德，而舍其灵龟之明兆，羨我朵颐而躁求，离其致养之至道，窥我宠禄而竞进，凶莫甚焉。

“初九”至“观我朵颐凶”。

正义曰：“灵龟”谓神灵明鉴之龟。“兆”以喻己之明德也。“朵颐”谓朵动之颐以嚼物，喻贪婪以求食也。初九“以阳处下而为动始”，不能使物赖己而养，而更自动求养，是舍其灵龟之明兆，观我朵颐而躁求。是损己廉静之德，行其贪窃之情，所以“凶”也。不足可贵，故《象》云“亦不足贵”也。

注“朵颐者嚼也”至“凶莫甚焉”。

正义曰：“朵颐者嚼也”者，朵是动义，如手之捉物谓之朵也。今动其颐，故知嚼也。“不能令物犹己养”者，若道德弘大，则己能养物，是物由己养。今身处无位之地，又居震动之始，是动而自求养也。“离其致养之至道，窥我宠禄而竞进”者，若能自守廉静，保其明德，则能致君上所养。今不能守廉静，是“离其致养之至道”，反以求其宠禄而竞进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观我朵颐”，亦不足贵也。

六二：颠颐，拂经于丘。颐，征凶。

养下曰颠。拂，违也。经犹义也。丘，所履之常也。处下体之中，无应于上，反而养初居下，不奉上而反养下，故曰“颠颐拂经”。

于丘也”。以此而养，未见其福也；以此而行，未见有与，故曰“颐征凶”。

正义曰：颠，倒也。拂，违也。经，义也。丘，所履之常处也。六二处下体之中，无应于上，反倒下养初，故曰“颠颐”。下当奉上，是义之常处也。今不奉于上，而反养于下，是违此经义于常之处，故云“拂经于丘”也。“颐征凶”者，征，行也，若以此而养，所行皆凶，故曰“颐征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，“征凶”，行失类也。

类皆上养，而二处下养初。

正义曰：颐养之体，类皆养上也。今此独养下，是所行失类也。

六三：拂颐，贞凶。十年勿用，无攸利。

履夫不正，以养于上，纳上以谄者也。拂养正之义，故曰“拂颐贞凶”也。处颐而为此行，十年见弃者也。立行于斯，无施而利。

正义曰：“拂颐贞凶”者，拂，违也。履夫不正，以养上九，是自纳于上以谄媚者也。违养正之义，故曰拂颐贞而有凶也。为行如此，虽至十年，犹勿用而见弃也，故曰“十年勿用”。立行于此，故无所利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十年勿用”，道大悖也。

正义曰：释“十年勿用”之义。以其养上以谄媚，则于正道大悖乱，解“十年勿用”见弃也。

六四：颠颐，吉。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。

体属上体，居得其位，而应于初，以上养下，得颐之义，故曰“颠颐吉”也。下交不可以渎，故“虎视眈眈”，威而不猛，不恶而严。养德施贤，何可有利？故“其欲逐逐”，尚敦实也。修此二者，然后乃得全其吉而“无咎”。观其自养则履正，察其所养则养阳，颐爻之贵，斯为盛矣。

“六四，颠颐吉”至“无咎”。

正义曰：“颠颐吉”者，“体属上体，居得其位，而应于初，以上养下”，得养之宜，所以吉也。“虎视眈眈”者，以上养下，不

可褻渎，恒如虎视眈眈，然威而不猛也。“其欲逐逐”者，既养于下，不可有求，其情之所欲逐逐然，尚于敦实也。“无咎”者，若能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”，虽复“颠颐”养下，则得吉而“无咎”也。

●注“体属上体”至“斯为盛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观其自养则履正”者，以阴处阴，四自处其身，是观其自养，则能履正道也。“察其所养则养阳”者，六四下养于初，是观其所养。初是阳爻，则能养阳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颠颐”之吉，上施光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颠颐吉”之义。“上”谓四也。下养于初，是上施也。能威而不猛，如虎视眈眈，又寡欲少求，其欲逐逐，能为此二者，是上之所施有光明也。然六二“颠颐”则为凶，六四“颠颐”得为吉者，六二身处下体而又下养，所以凶也；六四身处上体，又应于初，阴而应阳，又能威严寡欲，所以吉也。

六五：拂经，居贞，吉。不可涉大川。

以阴居阳，“拂颐”之义也。行则失类，故宜“居贞”也。无应于下而比于上，故可守贞从上，得颐之吉。虽得居贞之吉，处颐违谦，难未可涉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拂，违也。经，义也。以阴居阳，不有谦退，乖违于“颐养”之义，故言“拂经”也。“居贞吉”者，行则失类，“居贞吉”也。“不可涉大川”者，处颐违谦，患难未解，故“不可涉大川”，故“居贞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居贞”之吉，顺以从上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释“居贞”之义。以五近上九，以阴顺阳，亲从于上，故得“居贞吉”也。

上九：由颐，厉吉，利涉大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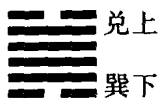
以阳处上而履四阴，阴不能独为主，必宗于阳也。故莫不由之以得其养，故曰“由颐”。为众阴之主，不可渎也，故厉乃吉。有似家人“悔厉”之义，贵而无位，是以厉也。高而有民，是以吉也。为养之主，物莫之违，故“利涉大川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由颐”者，以阳处上而履四阴，阴不能独为其

主，必宗事于阳也。众阴莫不由之以得其养，故曰“由颐”也。“厉吉”者，为众阴之主，不可褻渎，严厉乃吉，故曰“厉吉”也。“利涉大川”者，为养之主，无所不为，故“利涉大川”而有庆也。故《象》云“大有庆也”。

象曰：“由颐厉吉”，大有庆也。

(大过)



兑上

巽下

大过，

音相过之过。

䷛ “大过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过”谓过越之“过”，非经过之“过”。此衰难之世，唯阳爻乃大能过越常理以拯患难也，故曰“大过”。以人事言之，犹若圣人过越常理以拯患难也。

●注“音相过之过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相过”者，谓相过越之甚也，非谓相过从之“过”，故《象》云“泽灭木”。是过越之甚也。四阳在中，二阴在外，以阳之过越之甚也。

栋桡，利有攸往，亨。

䷛ 正义曰：“栋桡”者，谓屋栋也。本之与末俱桡弱，以言衰乱之世，始终皆弱也。“利有攸往亨”者，既遭衰难，圣人“利有攸往”，以拯患难，乃得亨通，故云“利有攸往亨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大过，大者过也。

大者乃能过也。

䷛ 正义曰：释大过之义也。“大者过”，谓盛大者乃能过其分理以拯难也。故于二爻阳处阴位，乃能拯难也，亦是过甚之义。

“栋桡”，本末弱也。

初为本，而上为末也。

䷛ 正义曰：释“栋桡”义。以大过本末俱弱，故屋栋桡弱也，似若衰难之时始终弱。

刚过而中，

谓二也。居阴，“过”也；处二，“中”也。拯弱兴衰，不失其中也。

巽而说行，

“巽而说行”，以此救难，难乃济也。

“利有攸往”，乃亨。

危而弗持，则将安用？故往乃亨。

正义曰：“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”者，此释“利有攸往乃亨”义。“刚过而中”，谓二也。以阳处阴，是刚之过极之甚，则阳来拯此阴难，是过极之甚也。“巽而说行”者，既以巽顺和说而行，难乃得济，故“利有攸往得亨”也，故云“乃亨”。

大过之时大矣哉！

是君子有为之时也。

正义曰：此广说大过之美。言当此大过之时，唯君子有为拯难，其功甚大，故曰“大矣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灭木，大过。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。

此所以为“大过”，非凡所及也。

正义曰：“泽灭木”者，泽体处下，木体处上，泽无灭木之理。今云“泽灭木”者，乃是泽之甚极而至灭木，是极大过越之义。其大过之卦有二义也：一者物之自然大相过越常分，即此“泽灭木”是也。二者大人过大过越常分以拯患难，则九二“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”是也。“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”者，明君子于衰难之时，卓尔独立，不有畏惧，隐遁于世而无忧闷，欲有遁难之心，其操不改。凡人遇此则不能，然唯君子独能如此，是其过越之义。

初六：藉用白茅，无咎。

以柔处下，过而可以“无咎”，其唯慎乎！

正义曰：以柔处下，心能谨慎，荐藉于物，用洁白之茅，言以洁素之道奉事于上也。“无咎”者，既能谨慎如此，虽遇大过之难，而“无咎”也。以柔道在下，所以免害。故《象》云“柔在下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藉用白茅”，柔在下也。

九二：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

“稊”者，杨之秀也。以阳处阴，能过其本而救其弱者也。上无其应，心无持吝处过以此，无衰不济也。故能令枯杨更生稊，老夫更得少妻，拯弱兴衰，莫盛斯爻，故“无不利”也。老过则枯，少过则稚。以老分少，则稚者长；以稚分老，则枯者荣，过以相与之谓也。大过至衰而已至壮，以至壮辅至衰，应斯义也。

●“象曰藉用白茅”至“无不利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枯杨生稊”者，“枯”谓枯槁，“稊”谓“杨之秀”者。九二以阳处阴，能过其本分，而救其衰弱。上无其应，心无特吝，处大过之时，能行此道，无有衰者不被拯济。故衰者更盛，犹若枯槁之杨，更生少壮之稊；枯老之夫，得其少女为妻也。“无不利”者，谓拯弱兴衰，莫盛于此。以斯而行，无有不利也。

●注“稊者杨之秀也”至“应斯义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稊”者杨柳之穗，故云“杨之秀也”。“以阳处阴，能过其本而救其弱”者，若以阳处阳，是依其本分。今以阳处阴，是过越本分，拯救阴弱也。“老过则枯，少过则稚”者，老之大过则枯槁，少之太过则幼稚也。“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也”，谓老夫减老而与女妻，女妻得之而更益长，故云“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也”。“以稚分老则枯者荣”者，谓女妻减少而与老夫，老夫得之，似若槁者而更得生稊，故云“则枯者荣也”。云“大过至衰而已至壮，以至壮辅至衰，应斯义”者，此大过之卦，本明至壮辅至衰，不论至衰减至壮。故辅嗣此《注》特云“以至壮辅至衰也”。“《象》曰过以相与”者，因至壮而辅至衰，似女妻而助老夫，遂因云老夫减老而与少，犹若至衰减衰而与壮也。其实不然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老夫女妻”，过以相与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老夫女妻”之义。若老夫而有老妻，是依分相对。今老夫而得女妻，是过分相与也。老夫得女妻，是女妻以少而与老夫。老夫得少而更壮，是女妻过分而与夫也。女妻而得少夫，是依分相对。今女妻得老夫，是老夫减老而与少。女妻既得其老则益长，是老夫过分而与妻也，故云“过以相与”。《象》直云“老夫”、“女妻”，不云“枯杨生稊”者，“枯杨”则是老夫也，“生稊”则女妻也。其意相似，故《象》略而不言。

九三：栋桡，凶。

居大过之时，处下体之极，不能救危拯弱，以隆其栋，而以阳处阳，自守所居，又应于上，系心在一，宜其淹弱而凶衰也。

䷧ 正义曰：居大过之时，处下体之极，以阳居阳，不能救危拯弱，唯自守而已。独应于上，系心在一，所以“凶”也。心既褊狭，不可以辅救衰难，故《象》云“不可以有辅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栋桡”之凶，不可以有辅也。

九四：栋隆，吉。有它吝。

体属上体，以阳处阴，能拯其弱，不为下所桡者也，故“栋隆”吉也。而应在初，用心不弘，故“有它吝”也。

䷧ 正义曰：“栋隆吉”者，体居上体，以阳处阴，能拯救其弱，不为下所桡，故得栋隆起而获吉也。“有它吝”者，以有应在初，心不弘阔，故“有它吝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栋隆”之吉，不桡乎下也。

䷧ 正义曰：释“栋隆之吉”，以其能拯于难，不被桡乎在下，故得“栋隆吉”。九四应初，行又谦顺，能拯于难，然唯只拯初，初谓下也。下得其拯，犹若所居屋栋隆起，下必不桡。若何得之，不被桡乎在下。但《经》文云“栋桡”，《彖》释“栋桡”者，本末弱也。以屋栋桡弱而偏，则屋下榱柱亦先弱。柱为本，栋为末，观此《彖》辞，是足见其义。故子产云：“栋折榱崩，侨将压焉。”以屋栋桡折，则榱柱亦同崩，此则义也。

九五：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，无咎无誉。

处得尊位，而以阳处阳，未能拯危。处得尊位，亦未有桡，故能生华，不能生稊；能得夫，不能得妻。处“栋桡”之世，而为“无咎无誉”，何可长哉！故生华不可久，士夫诚可丑也。

䷧ “九五枯杨生华”至“无咎无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枯杨生华”者，处得尊位而以阳居阳，未能拯危，不如九二“枯杨生稊”。但以处在尊位，唯得“枯杨生华”而已。言其衰老，虽被拯救，其益少也。又似年老之妇，得其强壮士夫，妇已衰老，夫又强大，亦是其益少也。所拯难处少，才得无咎而已，何有声誉之美？故“无咎无誉”也。

●注“处得尊位”至“诚可丑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处得尊位，亦未有桡”者，以九三不得尊位，故

有栋桡。今九五虽与九三同以阳居阳，但九五处得尊位，功虽未广，亦未有桡弱。若其桡弱，不能拯难，不能使“枯杨生华”也。以在尊位，微有拯难，但其功狭少，但使“枯杨生华”而已，“不能生稊”也。“能得夫，不能得妻”者，若拯难功阔，则“老夫得其女妻”，是得少之甚也。今既拯难功狭，但能使老妇得士夫而已，不能使女妻，言老妇所得利益薄少，皆为拯难功薄，故所益少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枯杨生华”，何可久也？老妇士夫，亦可丑也。

正义曰：“枯杨生华，何可久”者，枯槁之杨，被拯才得生华，何可长久？寻当衰落也。“老妇士夫，亦可丑也”者，妇当少稚于夫，今年老之妇，而是强壮士夫，亦可丑辱也。此言九五不能广拯衰难，但使“枯杨生华”而已，但使“老妇得其士夫”而已。拯难狭劣，故不得长久，诚可丑辱，言不如九二也。

上六：过涉灭顶，凶，无咎。

处大过之极，过之甚也。涉难过甚，故至于“灭顶凶”。志在救时，故不可咎也。

正义曰：处大过之极，是过越之甚也。以此涉危难，乃至灭顶，言涉难深也。既灭其顶，所以“凶”也。“无咎”者，所以涉难灭顶，至于凶亡，本欲济时拯难，意善功恶，无可咎责。此犹龙逢、比干，忧时危乱，不惧诛杀，直言深谏，以忤无道之主，遂至灭亡。其意则善，而功不成，复有何咎责？此亦“过涉灭顶凶无咎”之象，故《象》云“不可咎”，言不可害于义理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过涉”之凶，不可咎也。

虽凶无咎，不害义也。

(习坎)



习坎，

“坎”，险陷之名也。“习”谓便习之。

正义曰：“坎”是险陷之名。“习”者，便习之义。险难之事，非经便习，不可以行。故须便习于坎，事乃得用，故云“习坎”也。案：诸卦之名，皆于卦上不加其字。此坎卦之名特加“习”者，以坎为险难，故特加“习”名。“习”有二义：一者习重也，谓上下俱坎，是重叠有险，险之重叠，乃成险之用也。二者人之行险，先须使习其事，乃可得通，故云“习”也。

有孚，维心亨，

刚正在内，“有孚”者也。阳不外发而在乎内，“心亨”者也。

“有孚维心亨”。

正义曰：“有孚”者，亨，信也，由刚正在内，故有信也。“维心亨”者，阳不发外而在于内，是“维心亨”，言心得通也。

注“刚正在内”至“心亨者也”。

正义曰：“刚正在内”者，谓阳在中也。内心刚正，则能有诚信，故云“刚正在内有孚者也，阳不外发而在乎内，心亨者也”。若外阳内阴，则内心柔弱，故不得亨通。今以阳在于内，阳能开通，故维其在心之亨也。

行有尚。

内亨外暗，内刚外顺，以此行险，“行有尚”也。

“行有尚”。

正义曰：内亨外暗，内刚外柔，以此行险，事可尊尚，故云“行有尚”也。

注“内亨外暗”至“行有尚也”。

正义曰：“内亨外暗”者，内阳故内亨，外阴故外暗。以亨

通之性，而往诣阴暗之所，能通于险，故行可贵尚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习坎”，重险也。

坎以险为用，故特名曰“重险”，言“习坎”者，习乎重险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：习坎重险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“习坎”之义。言“习坎”者，习行重险。险，难也。若险难不重，不为至险，不须便习，亦可济也。今险难既重，是险之甚者，若不便习，不可济也，故注云“习坎者习重险也”。

●注“坎以险为用”至“习乎重险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言“习坎者，习乎重险也”者，言人便习于“坎”，止是便习重险。便习之语以释“习”名。两“坎”相重，谓之“重险”，又当“习”义，是一“习”之名，有此两义。

水流而不盈，行险而不失其信。

险峭之极，故水流而不能盈也。处至险而不失刚中，“行险而不失其信”者，“习坎”之谓也。

疏 “水流而不盈”至“不失其信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释“重险”“习坎”之义。“水流而不盈”，谓险陷既极，坑阱特深，水虽流注，不能盈满，言险之甚也。释“重险”之义也。“行险而不失其信”，谓行此至险，能守其刚中，不失其信也。此释“习坎”及“有孚”之义也。以能便习于险，故守刚中，“不失其信”也。

●注“险峭之极”至“习坎之谓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险峭之极，故水流而不能盈”者，若浅岸平谷，则水流有可盈满。若其崖岸险峻，涧谷泄漏，是水流不可盈满，是险难之极也。

“维心亨”，乃以刚中也。“行有尚”，往有功也。

便习于“坎”而之“坎”地，尽坎之宜，故往必有功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维心亨乃以刚中也”者，释“维心亨”义也。以刚在于中，故维得心亨也。“行有尚，往有功”者，此释“行有尚”也。既便习于坎而往之险地，必有其功，故云“行有尚，往有功也”。

天险不可升也，

不可得升，故得保其威尊。

●正义曰：此已下广明险之用也。言天之为险，悬邈高远，不可升上，此天之险也。若其可升，不得保其威尊，故以“不可升”为“险”也。

地险山川丘陵也，

有山川丘陵，故物得以保全也。

●正义曰：言地以山川丘附而为险也，故使地之所载之物保守其全。若无山川丘陵，则地之所载之物失其性也。故地以山川丘陵而为险也。

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

国之为卫，恃于险也。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须险也。

●正义曰：言王公法象天地，固其城池，严其法令，以保其国也。

险之时用大矣哉！

非用之常，用有时也。

●正义曰：言天地已下，莫不须险，险难有时而用，故其功盛大矣哉！

●注“非国之常，用有时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若“天险”“地险”不可暂无，此谓人之设险，用有时也。若化洽平治，内外辑睦，非用险也。若家国有虞，须设险防难，是“用有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水洊至，习坎。

重险悬绝，故“水洊至”也。不以“坎”为隔绝，相仍而至，习乎“坎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重险悬绝，其水不以险之悬绝，水亦相仍而至，故谓为“习坎”也。以人之便习于“坎”，犹若水之洊至，水不以险为难也。

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

至险未夷，教不可废，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。“习于坎”，然后乃能不以险难为困，而德行不失常也。故则夫“习坎”，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。

●正义曰：言君子当法此，便习于坎，不以险难为困，当守

德行而习其政教之事。若能习其教事，则可便习于险也。

初六：习坎，入于坎窞，凶。

“习坎”者，习为险难之事也。最处坎底，入坎窞者也。处重险而复入坎底，其道“凶”也。行险而不能自济，“习坎”而入坎窞，失道而穷在坎底，上无应援可以自济，是以“凶”也。

正义曰：既处坎底，上无应援，是习为险难之事。无人应援，故入于坎窞而至凶也。以其失道，不能自济，故《象》云“失道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习坎”入“坎”，失道凶也。

九二：坎有险，求小得。

履失其位，故曰“坎”。上无应援，故曰“有险”。坎而有险，未能出险之中也。处中而与初三相得，故可以“求小得”也。初三未足以为援，故曰“小得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坎有险”者，履失其位，故曰“坎”也。上无应援，故曰“有险”。既在坎难而又遇险，未得出险之中，故《象》云“未出中”也。“求小得”者，以阳处中，初三来附，故可以“求小得”也。初三柔弱，未足以为大援，故云“求小得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求小得”，未出中也。

六三：来之坎坎，险且枕，“入于坎窞”，勿用。

既履非其位，而又处两“坎”之间，出则之“坎”，居则亦“坎”，故曰“来之坎坎”也。“枕”者，枝而不安之谓也。出则无之，处则无安，故曰“险且枕”也。来之皆“坎”，无所用之，徒劳而已。

正义曰：“来之坎坎”者，履非其位而处“两坎”之间，出之与居，皆在于“坎”，故云“来之坎坎”也。“险且枕”者，“枕”，枝而不安之谓也。出则无应，所以险处则不安，故“且枕”也。“入于坎窞”者，出入皆难，故“入于坎窞”也。“勿用”者，不可出行。若其出行，终必无功，徒劳而已，故《象》云“终无功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来之坎坎”，终无功也。

六四：樽酒簋贰，用缶，纳约自牖，终无咎。

处重险而履正，以柔居柔，履得其位，以承于五，五亦得位，

刚柔各得其所，不相犯位，皆无余应以相承比，明信显著，不存外饰，处“坎”以斯，虽复一樽之酒，二簋之食，瓦缶之器，纳此至约，自进于牖，乃可羞之于王公，荐之于宗庙，故“终无咎”也。

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自牖终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“樽酒簋贰”者，处重险而履得其位，以承于五，五亦得位，刚柔各得其所，皆无余应，以相承比，明信显著，不假外饰。处“坎”以此，虽复一樽之酒，二簋之食，故云“樽酒簋贰”也。“用缶”者，既有“樽酒簋贰”，又用瓦缶之器，故云“用缶”也。“纳约自牖终无咎”者，纳此俭约之物，从牖而荐之，可羞于王公，可荐于宗庙，故云“终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樽酒簋贰”，刚柔际也。

刚柔相比而相亲焉，“际”之谓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樽酒簋贰”义。所以一樽之酒、贰簋之食得进献者，以六四之柔与九五之刚两相交际而相亲，故得以此俭约而为礼也。

九五：坎不盈，祗既平，无咎。

为坎之主而无应辅可以自佐，未能盈坎者也。坎之不盈，则险不尽矣。祗，辞也。为坎之主，尽平乃无咎，故曰“祗既平无咎”也。说既平乃无咎，明九五未免于咎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坎不盈”者，为坎之主而无应辅可以自佐，险难未能盈坎，犹险难未尽也。故云“坎不盈”也。“祗既平无咎”者，祗，辞也，谓险难既得盈满而平，乃得“无咎”。若坎未盈平，仍有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坎不盈”，中未大也。

●正义曰：释“坎不盈”之义，虽复居中而无其应，未得光大，所以坎不盈满也。

上六：系用徽纆，置于丛棘，三岁不得，凶。

险峭之极，不可升也。严法峻整，难可犯也。宜其囚执置于思过之地。三岁，险道之夷也。险终乃反，故三岁不得自修，三岁乃可以求复，故曰“三岁不得凶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系用徽纆置于丛棘”者，险峭之极，不可升上。严法峻整，难可犯触。上六居此险峭之处，犯其峻整之威，所以被

系用其徽纆之绳。“置于丛棘”，谓囚执之处，以棘丛而禁之也。“三岁不得凶”者，谓险道未终，三岁已来，不得其吉，而有凶也。险终乃反，若能自修，三岁后可以求复自新，故《象》云“上六，失道凶，三岁也”。言失道之凶，唯三岁之后可以免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上六，失道凶，三岁也。

(离)



离，利贞，亨。

离之为卦，以柔为正，故必贞而后乃亨，故曰“利贞亨”也。

●注“离利贞亨”。

○正义曰：离，丽也。丽谓附著也。言万物各得其所附著处，故谓之“离”也。“利贞亨”者，离卦之体，阴柔为主，柔则近于不正，不正则不亨通，故利在行正，乃得亨通。以此故“亨”在“利贞”之下，故云“利贞亨”。

●注“离之为卦”至“利贞亨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离之为卦，以柔为正”者，二与五俱是阴爻，处于上下两卦之中，是以柔为正。

畜牝牛，吉。

柔处于内而履正中，牝之善也。外强而内顺，牛之善也。离之为体，以柔顺为主者也，故不可以畜刚猛之物，而“吉”于“畜牝牛”也。

●注“畜牝牛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柔处于内而履正中，是牝之善者。外强内顺，是牛之善者也。离之为体，以柔顺为主，故畜养牝牛，乃得其吉。若畜养刚健，则不可也。此云“畜牝牛”，假象以明人事也。言离之为德，须内顺外强，而行此德则得吉也。若内刚外顺，则反离之道也。

●注“柔处于内”至“畜牝牛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柔处于内而履正中牝之善也”者，若柔不处于内，似妇人而预外事；若柔而不履正中，则邪僻之行，皆非牝之善也。若柔能处中，行能履正，是为“牝之善”也。云“外强而内顺牛之善”者，若内外俱强，则失于猛害；若外内俱顺，则失于劣弱。唯

外强内顺，于用为善，故云“外强内顺牛之善也”。“离之为体，以柔顺为主，故不可以畜刚猛之物”者，既以柔顺为主，若畜刚猛之物，则反其德，故不可畜刚猛而“畜牝牛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离，丽也。

丽犹著也。各得所著之宜。

●正义曰：释离卦之名。丽谓附著也。以阴柔之质，附著中正之位，得所著之宜，故云“丽”也。

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。重明以丽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柔丽乎中正，故亨。是以“畜牝牛，吉”也。

柔著于中正，乃得通也。柔通之吉，极于“畜牝牛”，不能及刚猛也。

●“日月丽乎天”至“是以畜牝牛吉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”者，此广明附著之义。以柔附著中正，是附得宜，故广言所附得宜之事也。“重明以丽乎正，乃化成天下”者，此以卦象，说离之功德也，并明“利贞”之义也。“重明”，谓上下俱离。“丽乎正”者，谓两阴在内，既有重明之德，又附于正道，所以“化成天下”也。然阴居二位，可谓为正。若阴居五位，非其正位，而云“重明丽乎正”者，以五处于中正，又居尊位，虽非阴阳之正，乃是事理之正，故总云“丽于正”也。“柔丽乎中正，故亨。是以牝牛吉”者，释《经》“亨”义也，又总释“畜牝牛吉”也。“柔丽于中正”，谓六五、六二之柔，皆丽于中，中则不偏，故云“中正”。以中正为德，故万事亨。以中正得通，故畜养牝牛而得吉也。以牝牛有中正故也。案诸卦之《彖》，释卦名之下，乃释卦下之义，于后乃叹而美之。此《彖》既释卦名，即广叹为卦之美，乃释卦下之义。与诸卦不例者，此乃夫子随义则言，因文之便也。比既释“离”名丽，因广说日月草木所丽之事，然后却明卦下之义，更无义例。

《象》曰：明两作，离。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。

“继”谓不绝也，明照相继，不绝旷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明两作离”者，离为日，日为明。今有上下二体，故云“明两作，离”也。案：八纯之卦，论象不同，各因卦体事义，随文而发。乾、坤不论上下之体，直总云“天行健”、“地势

坤”，以天地之大，故总称上下二体也。雷是连续之至，水为流注不已，义皆取连续相因，故震云“洊雷”，坎云“洊至”也。风是摇动相随之物，故云“随风巽”也。山泽各自为体，非相入之物，故云“兼山艮”，“丽泽兑”，是两物各行也。今明之为体，前后各照，故云“明两作，离”，是积聚两明，乃作于离。若一明暂绝，其离未久，必取两明前后相续，乃得作离卦之美，故云“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”，是继续其明，乃照于四方。若明不继续，则不得久为照临，所以特云“明两作，离”，取不绝之义也。

初九：履错然，敬之，无咎。

“错然”者，警慎之貌也。处离之始，将进而盛，未在既济，故宜慎其所履，以敬为务，辟其咎也。

疏 “初九，履错然，敬之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履错然”者，身处离初，将欲前进，其道未济，故其所履践，恒错然敬慎不敢自宁，故云“履错然敬之无咎”。若能如此恭敬，则得避其祸而“无咎”，故《象》云：“履错之敬，以避咎也。”

●注“错然者警慎之貌也”至“辟其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错然者警慎之貌”者，是警惧之状，其心未宁，故“错然”也。言“处离之始，将进而盛，未在既济”者，“将进而盛”，谓将欲前进而向盛也。若位在于三，则得“既济”。今位在于初，是未在“既济”。谓功业未大，故宜慎其所履，恒须错然避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履错”之敬，以辟咎也。

六二：黄离，元吉。

居中得位，以柔处柔，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，故曰“黄离元吉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黄者中色，“离”者文明。居中得位而处于文明，故“元吉”也。故《象》云“得中道”，以其得中央黄色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黄离元吉”，得中道也。

九三：日昃之离，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，凶。

嗟，忧叹之辞也。处下离之终，明在将没，故曰“日昃之离”也。明在将终，若不委之于人，养志无为，则至于耄老有嗟，凶

矣，故曰“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凶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日昃之离”者，处下离之终，其明将没，故云“日昃之离”也。“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凶”者，时既老耄，当须委事任人，自取逸乐。若不委之于人，则是不鼓击其缶而为歌，则至于大耋老耄而咨嗟，何可久长？所以凶也。故《象》云：“日昃之离，何可久也？”

《象》曰：“日昃之离”，何可久也？

九四：突如其来如，焚如，死如，弃如。

处于明道始变之际，昏而始晓，没而始出，故曰“突如其来如”。其明始进，其炎始盛，故曰“焚如”。逼近至尊，履非其位，欲进其盛，以炎其上，命必不终，故曰“死如”。违“离”之义，无应无承，众所不容，故曰“弃如”也。

●“九四，突如其来如，焚如，死如，弃如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突如其来如”者，四处始变之际，三为始昏，四为始晓。三为已没，四为始出，突然而至，忽然而来，故曰“突如其来如”也。“焚如”者，逼近至尊，履非其位，欲进其盛，以焚炎其上，故云“焚如”也。“死如”者，既焚其上，命必不全，故云“死如”也。“弃如”者，违于离道，无应无承，众所不容，故云“弃如”。是以《象》云：“无所容也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突如其来如”，无所容也。

六五：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

履非其位，不胜所履。以柔乘刚，不能制下，下刚而进，将来害己，忧伤之深，至于沱嗟也。然所丽在尊，四为逆首，忧伤至深，众之所助，故乃沱嗟而获吉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出涕沱若”者，履非其位，不胜其任，以柔乘刚，不能制下，下刚而进，将来害己，忧伤之深，所以出涕滂沱，忧戚而咨嗟也。“若”是语辞也。“吉”者，以所居在尊位，四为逆首，己能忧伤悲嗟，众之所助，所以“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“吉”，离王公也。

●正义曰：此释“六五吉”义也。所以终得吉者，以其所居在五，离附于王公之位，被众所助，故得吉也。五为王位，而言公者，此连王而言公，取其便文以会韵也。

上九：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获匪其丑，无咎。

“离”，丽也，各得安其所丽谓之“离”。处离之极，离道已成，则除其非类以去民害，“王用出征”之时也。故必“有嘉折首，获匪其丑”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王用出征”者，处离之极，离道既成，物皆亲附，当除去其非类，以去民害，故“王用出征”也。“有嘉折首，获匪其丑”者，以出征罪人，事必克获，故有嘉美之功，折断罪人之首，获得匪其丑类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若不出征除害，居在终极之地，则有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王用出征”，以正邦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释“出征”之义。言所出征者，除去民害，以正邦国故也。

周易兼义下经咸传卷第四

(咸)



咸，亨，利贞，取女吉。

统“咸亨”至“取女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先儒以《易》之旧题，分自此以上三十卦为《上经》，已下三十四卦为《下经》，《序卦》至此又别起端首。先儒皆以《上经》明天道，《下经》明人事，然韩康伯注《序卦》破此义云：“夫《易》，六画成卦，三才必备，错综天人，以效变化，岂有天道、人事偏于上下哉！”案：《上经》之内，明饮食必有讼，讼必有众起，是兼于人事，不专天道。既不专天道，则《下经》不专人事，理则然矣。但孔子《序卦》不以咸系离。《系辞》云“二篇之策”，则是六十四卦旧分上下，乾、坤象天地，咸、恒明夫妇。乾坤乃造化之本，夫妇实人伦之原，因而拟之，何为不可？天地各卦，夫妇共卦者，周氏云：“尊天地之道，略于人事，犹如三才，天地为二，人止为一也。”此必不然。窃谓乾、坤明天地初辟，至屯乃刚柔始交。故以纯阳象天，纯阴象地，则咸以明人事。人物既生，共相感应。若二气不交，则不成于相感，自然天地各一，夫妇共卦。此不言可悉，岂宜妄为异端！“咸亨利贞取女吉”者，“咸”，感也。此卦明人伦之始，夫妇之义，必须男女共相感应，方成夫妇。既相感应，乃得亨通。若以邪道相通，则凶害斯及，故利在贞正。既感通以正，即是婚媾之善，故云“咸亨利贞取女吉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。

是以亨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”者，此因上下二体，释“咸亨”之义也。艮刚而兑柔，若刚自在上，柔自在下，则不相交感，无由得通。今兑柔在上而艮刚在下，是二气感应以相授与，所以为“咸亨”也。

止而说，

故“利贞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此因二卦之义释“利贞”也。艮止而兑，说也。能自静止则不随动欲，以上行说，则不为邪谄。不失其正，所以“利贞”也。

男下女，

“取女吉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此因二卦之象释“取女吉”之义。艮为少男而居于下，兑为少女而处于上，是男下于女也。婚姻之义，男先求女，亲迎之礼，御轮三周，皆是男先下于女，然后女应于男，所以取女得吉者也。

是以“亨，利贞”，“取女吉”也。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

二气相与，乃“化生”也。

●疏 “是以”至“化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是以亨利贞取女吉”者，次第释讫，总举《繇》辞以结之。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”者，以下广明感之义也。天地二气，若不感应相与，则万物无由得应化而生。

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观其所感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天地万物之情，见于所感也。凡感之为道，不能感非类者也，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。同类而不相感应，以其各亢所处也。故女虽应男之物，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。

●疏 “圣人”至“可见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”者，圣人设教，感动人心，使变恶从善，然后天下和平。“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”者，结叹咸道之广，大则包天地，小则该万物。感物而动，谓

之情也。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，故“观其所感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”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泽，咸。君子以虚受人。

以虚受人，物乃感应。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虚受人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山上有泽，咸”，泽性下流，能润于下；山体上承，能受其润。以山感泽，所以为“咸”。“君子以虚受人”者，君子法此咸卦，下山上泽，故能空虚其怀，不自有实，受纳于物，无所弃遗，以此感人，莫不皆应。

初六：咸其拇。

处咸之初，为感之始，所感在末，故有志而已。如其本实，未至伤静。

疏 “初六，咸其拇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咸其拇”者，拇是足大指也，体之最末。初应在四，俱处卦始，为感浅末，取譬一身，在于足指而已，故曰“咸其拇”也。

●注“处咸”至“伤静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六二咸道转进，所感在腓。腓体动躁，则咸往而行。今初六所感浅末，则譬如拇指，指虽小动，未移其足，以喻人心初感，始有其志。志虽小动，未甚躁求。凡吉凶悔吝，生乎动者也。以其本实未伤于静，故无吉凶悔吝之辞。

《象》曰：“咸其拇”，志在外也。

四属外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志在外”者，外谓四也。与四相应，所感在外，处于感初，有志而已，故云“志在外也”。

六二：咸其腓，凶。居吉。

咸道转进，离拇升腓，腓体动躁者也。感物以躁，凶之道也。由躁故凶，居则吉矣。处不乘刚，故可以居而获吉。

疏 “六二”至“居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腓，足之腓肠也。六二应在九五，咸道转进，离拇升腓，腓体动躁，躁以相感，凶之道也。由躁故凶，静居则吉，故曰“咸其腓凶居吉”。以不乘刚，故可以居而获吉。

●注“腓体动躁”。

○正义曰：王虞云：动于腓肠，斯则行矣。故言“腓体动躁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虽凶居吉，顺不害也。

阴而为居，顺之道也。不躁而居，顺不害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虽”者，与夺之辞。若既凶矣，何由得居而获吉？良由阴性本静。今能不躁而居，顺其本性，则不有灾害，免凶而获吉也。

九三：咸其股，执其随，往吝。

股之为物，随足者也。进不能制动，退不能静处，所感在股，“志在随人”者也。“志在随人”，所执亦以贱矣。用斯以往，吝其宜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咸其股执其随往吝”者，九三处二之上，转高至股。股之为体，动静随足，进不能制足之动，退不能静守其处。股是可动之物，足动则随，不能自处，常执其随足之志，故云“咸其股执其随”。施之于人，自无操持，志在随人，所执卑下，以斯而往，鄙吝之道，故言“往吝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咸其股”，亦不处也。志在随人，所执下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咸其股亦不处也”者，非但进不能制动，退亦不能静处也。“所执下”者，既“志在随人”，是其志意所执下贱也。

九四：贞吉，悔亡。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。

处上卦之初，应下卦之始，居体之中，在股之上，二体始相交感，以通其志，心神始感者也。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，则至于害，故必贞然后乃吉，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。始在于感，未尽感极，不能至于无思以得其党，故有“憧憧往来”，然后“朋从其思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贞吉悔亡”者，九四居“上卦之初，应下卦之始，居体之中，在股之上，二体始相交感，以通其志，心神始感者也。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”，则害之将及矣。“故必贞然后乃吉，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”，故曰“贞吉悔亡”也。“憧憧往来，朋从尔

思”者，“始在于感，未尽感极”，惟欲思运动以求相应，未能忘怀息照，任失自然，故有“憧憧往来”，然后朋从尔之所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贞吉，悔亡”，未感害也。

未感于害，故可正之，得“悔亡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未感害”者，心神始感，未至于害，故不可不正，正而故得“悔亡”也。

“憧憧往来”，未光大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未光大”者，非感之极，不能无思无欲，故未光大也。

九五：咸其脢，无悔。

“脢”者心之上，口之下，进不能大感，退亦不为无志，其志浅末，故“无悔”而已。

疏 “九五”至“无悔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咸其脢无悔”者，“脢”者心之上，口之下也。四已居体之中，为心神所感，五进在于四上，故所感在脢，脢已过心，故“进不能大感”，由在心上，“退亦不能无志”，志在浅末，故“无悔”而已，故曰：“咸其脢无悔”也。

●注“脢者心之上口之下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脢者心之上口之下”者，子夏《易传》曰：“在脊曰脢。”马融云：“脢，背也。”郑玄云：“脢，脊肉也。”王肃云：“脢在背而夹脊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脢，背肉也。”虽诸说不同，大体皆在心上。辅嗣以四为心神，上为辅颊，五在上四之间，故直云“心之上口之下”也。明其浅于心神，厚于言语。

《象》曰：“咸其脢”，志末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志末也”者，末犹浅也，感以心为深，过心则谓之浅末矣。

上六：咸其辅、颊、舌。

咸道转末，故在口舌言语而已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咸其辅颊舌”者，马融云：“辅，上颌也。”“辅、颊、舌”者，言语之具。咸道转末，在于口舌言语而已，故云“咸其辅颊舌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咸其辅、颊、舌”，滕口说也。

“辅、颊、舌”者，所以为语之具也。“咸其辅颊舌”，则“滕口说”也。“憧憧往来”，犹未光大，况在滕口，薄可知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滕口说也”者，旧说字作“滕”，徒登反。滕，竞与也。所竞者口，无复心实，故云“滕口说”也。郑玄又作“滕”。滕，送也。咸道极薄，徒送口舌言语相感而已，不复有志于其间。王《注》义得两通，未知谁同其旨也。

(恒)



震上

巽下

恒，亨，无咎，利贞。

恒而亨，以济三事也。恒之为道，亨乃“无咎”也。恒通无咎，乃利正也。

䷟ “恒亨”至“利贞”。

○正义曰：恒，久也。恒久之道，所贵变通。必须变通随时，方可长久。能久能通，乃“无咎”也。恒通无咎，然后利以行正，故曰“恒亨无咎利贞”也。

●注“三事”。

○正义曰：褚氏云：“三事，谓无咎、利贞、利有攸往。”庄氏云：“三事者，无咎一也，利二也，贞三也。”周氏云：“三事者，一亨也，二无咎也，三利贞也。”《注》不明数，故先儒各以意说。窃谓《注》云“恒而亨以济三事”者，明用此恒亨，济彼三事，无疑“亨”字在三事之外，而此《注》云“恒之为道，亨乃无咎。恒通无咎，乃利正也”。又注《彖》曰：“道得所久，则常通无咎而利正也。”此解皆以利正相将为一事，分以为二，恐非《注》旨。验此《注》云“恒之为道，亨乃无咎”，此以“恒亨”济“无咎”也。又云：“恒通无咎，乃利正也。”此以“恒亨”济“利贞”也。下注“利有攸往”云：“各得所恒，修其常道，终则有始，往而无违，故‘利有攸往’。”此以“恒亨”济“利有攸往”也。观文验《注》，褚氏为长。

利有攸往。

各得所恒，修其常道，终则有始，往而无违，故“利有攸往”也。

䷟ 正义曰：得其常道，何往不利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恒，久也。刚上而柔下，

刚尊柔卑，得其序也。

●“彖曰”至“柔下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恒久也”者，释训卦名也。恒之为名，以长久为义。“刚上而柔下”者，既训“恒”为久，因名此卦得其恒名，所以释可久之意。此就二体以释恒也。震刚而巽柔，震则刚尊在上，巽则柔卑在下，得其顺序，所以为恒也。

●注“刚尊柔卑得其序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咸明感应，故柔上而刚下，取二气相交也。恒明长久，故刚上而柔下，取尊卑得序也。

雷风相与，

长阳长阴，能相成也。

●“雷风相与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就二象释恒也。雷之与风，阴阳交感，二气相与，更互而相成，故得恒久也。

●注“长阳长阴能相成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震为长男，故曰“长阳”。巽为长女，故曰“长阴”。《彖》曰“雷风相与”，雷之与风，共相助成之义。故褚氏云“雷资风而益远，风假雷而增威”是也。今言“长阳长阴，能相成”者，因震为长男，巽为长女，遂以“长阳长阴”而名之，作文之体也。又此卦明夫妇可久之道，故以二长相成，如雷风之义也。

巽而动。

动无违也。

●正义曰：此就二卦之义，因释恒名。震动而巽顺，无有违逆，所以可恒也。

刚柔皆应，

不孤嫖也。

●“刚柔皆应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就六爻释恒。此卦六爻刚柔皆相应和，无孤嫖者，故可长久也。

●注“不孤嫖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媾，配也。

恒。

皆可久之道。

䷟ 正义曰：历就四义释恒名讫，故更举卦名以结之也。明上四事“皆可久之道”，故名此卦为“恒”。

恒“亨，无咎，利贞”，久于其道也。

道德所久，则常通无咎而利正也。

䷟ 正义曰：此就名释卦之德，言所以得“亨无咎利贞”者，更无别义，正以得其恒久之道，故言“久于其道也”。

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

得其所久，故“不已”也。

䷟ 正义曰：将释“利有攸往”，先举天地以为证喻，言天地得其恒久之道，故久而不已也。

“利有攸往”，终则有始也。

得其常道，故终则复始，往无穷极。

䷟ 正义曰：举《经》以结成也。人用恒久之道，会于变通，故终则复始，往无穷极，同于天地之不已，所以为利也。

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。

言各得其“所恒”，故皆能长久。

䷟ “日月得天而能久照”至“天下化成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日月得天而能久照”者，以下广明恒义。上言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，故日月得天，所以亦能久照。“四时变化而能久成”者，四时更代，寒暑相变，所以能久生成万物。“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”者，圣人应变随时，得其长久之道，所以能“光宅天下”，使万物从化而成也。

观其所恒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天地万物之情，见于“所恒”也。

䷟ 正义曰：总结恒义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风，恒。

长阳长阴，合而相与，可久之道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雷风相与为“恒”，已如彖释。

君子以立不易方。

得其所久，故“不易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，故不改易其方。方犹道也。

初六：浚恒，贞凶，无攸利。

处恒之初，最处卦底，始求深者也。求深穷底，令物无余缁，渐以至此，物犹不堪，而况始求深者乎？以此为恒，凶正害德，无施而利也。

●疏 “初六，浚恒，贞凶。无攸利”。

○正义曰：浚，深也。最处卦底，故曰“深”也。深恒者，以深为恒是也。施之于仁义，即不厌深，施之于正，即求物之情过深，是凶正害德，无施而利，故曰“浚恒贞凶，无攸利”也。

●注 “此恒之初”至“害德无施而利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处卦之初，故言始也。最在于下，故言深也。所以致凶，谓在于始而求深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浚恒”之凶，始求深也。

九二：悔亡。

虽失其位，恒位于中，可以消悔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失位故称“悔”，居中故“悔亡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“悔亡”，能久中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能久中”者，处恒故能久，位在于中，所以消悔也。

九三：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贞吝。

处三阳之中，居下体之上，处上体之下，上不至尊，下不至卑，中不在体，体在乎恒，而分无所定，无恒者也。德行无恒，自相违错，不可致诘，故“或承之羞”也。施德于斯，物莫之纳，鄙贱甚矣，故曰“贞吝”也。

●疏 “九三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贞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贞吝”者，九三居下体之

上，处上体之下，虽处三阳之中，又在不中之位，上不全尊，下不全卑，执心不定，德行无恒，故曰“不恒其德”。德既无恒，自相违错，则为羞辱承之，所羞非一，故曰“或承之羞”也。处久如斯，正之所贱，故曰“贞吝”也。

●注“处三阳之中”至“故曰贞吝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虽在三阳之中，非一体之中也。“不可致诘”者，诘，问也。违错处多，不足问其事理，所以明其羞辱之深，如《论语》云“于予与何诛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恒其德”，无所容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无所容”者，谓不恒之人，所往之处，皆不纳之，故“无所容”也。

九四：田，无禽。

恒于非位，虽劳无获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田者，田猎也，以譬有事也。“无禽”者，田猎不获，以喻有事无功也。“恒于非位”，故劳而无功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久非其位，安得禽也？

●疏 正义曰：有恒而失位，是“久非其位”。田猎而无所获，是“安得禽也”。

六五：恒其德，贞。妇人吉，夫子凶。

居得尊位，为恒之主，不能“制义”，而系应在二，用心专贞，从唱而已。妇人之吉，夫子之凶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恒其德贞”者，六五系应在二，不能傍及他人，是恒常贞一其德，故曰“恒其德贞”也。“妇人吉”者，用心专贞，从唱而已，是妇人之吉也。“夫子凶”者，夫子须制断事宜，不可专贞从唱，故曰“夫子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妇人贞吉，从一而终也。夫子制义，从妇凶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从一而终”者，谓用心贞一，从其贞一而自终也。“从妇凶”者，五与二相应，五居尊位，在震为夫，二处下体，在《巽》为妇。五系于二，故曰“从妇凶”也。

上六：振恒，凶。

夫静为躁君，安为动主。故安者上之所处也，静者可久之道也。处卦之上，居动之极，以此为恒，无施而得也。

正义曰：“振恒凶”者，振，动也。凡处于上者，当守静以制动。今上六居恒之上，处动之极，以振为恒，所以“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振恒”在上，大无功也。

正义曰：“大无功”者，居上而以振动为恒，无施而得，故曰“大无功也”。

(遁)



遁，亨，小利贞。

䷗ 正义曰：“遁亨”者，遁者，隐退逃避之名。阴长之卦，小人方用，君子日消。君子当此之时，若不隐遁避世，即受其害。须遁而后得通，故曰“遁亨”。“小利贞”者，阴道初始浸长，正道亦未全灭，故曰“小利贞”。

《象》曰“遁亨”，遁而亨也。

遁之为义，遁乃通也。

䷗ 正义曰：“遁而亨”者，此释遁之所以得亨通之义。小人之道方长，君子非遁不通，故曰：“遁而亨也。”

刚当位而应，与时行也。

谓五也。“刚当位而应”，非否亢也。遁不否亢，能“与时行也”。

䷗ 正义曰：举九五之爻，释所以能遁而致亨之由，良由九五以刚而当其位，有应于二，非为否亢。遁不否亢，即是相时而动，所以遁而得亨，故云“刚当位而应，与时行也”。

“小利贞”，浸而长也。

阴道欲浸而长，正道亦未全灭，故“小利贞”也。

䷗ 正义曰：释“小利贞”之义。浸者渐进之名。若阴德暴进，即消正道。良由二阴渐长而正道亦未即全灭，故云“小利贞”也。

遁之时义大矣哉！

䷗ 正义曰：叹美遁德。相时度宜，避世而遁，自非大人照几不能如此，其义甚大，故云“大矣哉”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下有山，遁。

天下有山，阴长之象。

●“《象》曰：天下有山，遁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天下有山，遁”者，山者阴类，进在天下，即是山势欲上逼于天，天性高远，不受于逼，是遁避之象，故曰“天下有山，遁”。

●注“天下有山”至“之象”。

○正义曰：积阳为天，积阴为地。山者，地之高峻，今上逼于天，是阴长之象。

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。

●正义曰：君子当此遁避之时，小人进长，理须远避，力不能讨，故不可为恶，复不可与之褻渎，故曰“不恶而严”。

初六：遁尾，厉，勿用有攸往。

“遁”之为义，辟内而之外者也。“尾”之为物，最在体后者也。处遁之时，不往何灾，而为“遁尾”，祸所及也。危至而后行，难可免乎？厉则“勿用有攸往”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遁尾厉”者，为遁之尾，最在后遁者也。小人长于内，应出外以避之，而最在卦内，是遁之为后也。逃遁之世，宜速远而居先，而为“遁尾”，祸所及也，故曰“遁尾厉”也。“勿用有攸往”者，危厉既至，则当“固穷”，“危行言逊”，勿用更有所往，故曰“勿用有攸往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遁尾”之厉，不往何灾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不往何灾”者，《象》释当遁之时，宜须出避。而“勿用有攸往”者，既为“遁尾”，出必见执，不如不往，不往即无灾害。“何灾”者，犹言无灾也。与何伤、何咎之义同也。

六二：执之用黄牛之革，莫之胜说。

居内处中，为遁之主，物皆遁己，何以固之？若能执乎理中厚顺之道以固之也，则莫之胜解。

●正义曰：“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”者，逃遁之世，避内出外，二既处中居内，既非遁之人也。即非遁之人，便为所遁之主。物皆弃己而遁，何以执固留之？惟有中和厚顺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。能用此道，则不能胜己解脱而去也。黄中之色，以譬中和。牛性顺从，皮体坚厚，牛革以譬厚顺也。六三居中得位，亦是能用中和厚顺之道，故曰“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执用黄牛，固志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固志”者，坚固遁者之志，使不去己也。

九三：系遁，有疾厉，畜臣妾，吉。

在内近二，以阳附阴，宜遁而系，故曰“系遁”。“遁”之为义，宜远小人，以阳附阴，系于所在，不能远害，亦已惫矣，宜其屈辱而危厉也。系于所在，“畜臣妾”可也。施于大事，凶之道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系遁”者，九三无应于上，与二相比，以阳附阴，系意在二，处遁之世，而意有所系，故曰“系遁”。“有疾厉”者，“遁”之为义，宜远小人。既系于阴，即是“有疾惫”而致危厉，故曰“有疾厉”也。“畜臣妾吉”者，亲于所近，系在于下，施之于人，畜养臣妾则可矣，大事则凶，故曰：“畜臣妾吉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系遁”之厉，有疾惫也。“畜臣妾，吉”，不可大事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不可大事”者，释此“系遁”之人，以“畜臣妾吉”，明其不可为大事也。

九四：好遁，君子吉，小人否。

处于外而有应于内，君子“好遁”，故能舍之。小人系恋，是以“否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九四处在于外，而有应于内。处外即意欲远遁，应内则未能弃舍。若好遁君子，超然不顾，所以得吉。小人有所系恋，即不能遁，故曰“小人否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“好遁”，“小人否”也。

音臧否之否。

疏 正义曰：嫌读为“圯”，故音之也。

九五：嘉遁，贞吉。

遁而得正，反制于内。小人应命，率正其志，“不恶而严”，得正之吉，遁之嘉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嘉遁贞吉”者，嘉，美也。五居于外，得位居中，是“遁而得正”。二为己应，不敢违拒，从五之命，率正其志，“遁而得正，反制于内”，“不恶而严，得正之吉”，为遁之美，故曰“嘉遁贞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嘉遁，贞吉”，以正志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以正志”者，小人应命，不敢为邪，是五能正二之志，故成遁之美也。

上九：肥遁，无不利。

最处外极，无应于内，超然绝志，心无疑顾，忧患不能累，矧缴不能及，是以“肥遁无不利”也。

●“上九，肥遁无不利”。

○正义曰：《子夏传》曰：“肥，饶裕也。”四、五虽在于外，皆在内有应，犹有反顾之心。惟上九最在外极，无应于内，心无疑顾，是遁之最优，故曰“肥遁”。遁而得肥，无所不利，故云“无不利”也。

●注“最处外极”至“无不利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矧，矢名也。郑注《周礼》：“结缴于矢谓之矧。”缴，《字林》及《说文》云：“缴，生丝缕也。”

《象》曰：“肥遁，无不利”，无所疑也。

(大壮)



大壮，利贞。

●正义曰：大壮，卦名也。壮者，强盛之名。以阳称大，阳长既多，是大者盛壮，故曰“大壮”。“利贞”者，卦德也。群阳盛大，小道将灭，大者获正，故曰“利贞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大壮”，大者壮也。

大者谓阳爻，小道将灭，大者获正，故“利贞”也。

●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壮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大者壮也”者，就爻释卦名。阳爻浸长，已至于四，是大者盛壮，故曰“大者壮也。”

●注：“大者谓阳爻”至“利贞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名之下，剩解利贞，成“大者”之义也。

刚以动，故壮。“大壮，利贞”，大者正也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。

天地之情，正大而已矣。弘正极大，则天地之情可见矣。

●正义曰：“刚以动故壮”者，就二体释卦名。乾刚而震动，柔弱而动，即有退弱；刚强以动，所以成壮。“大壮利贞大者正也”者，就爻释卦德。大者获正，故得“利贞”。“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”者，因大获正，遂广美正大之义。天地之道，弘正极大，故正大则见天地之情。不言万物者，壮大之名，义归天极，故不与咸、恒同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在天上，大壮。

刚以动也。

●正义曰：震雷为威动，乾天主刚健，雷在天上，是“刚以动”，所以为“大壮”。

君子以非礼弗履。

壮而违礼则凶，凶则失壮也。故君子以“大壮”而顺礼也。

䷗ 正义曰：盛极之时，好生骄溢，故于“大壮”诫以非礼勿履也。

初九：壮于趾，征凶有孚。

夫得“大壮”者，必能自终成也。未有陵犯于物而得终其壮者。在下而壮，故曰“壮于趾”也。居下而用刚壮，以斯而进，穷凶可必也，故曰“征凶有孚”。

䷗ 正义曰：“壮于趾征凶有孚”者，趾，足也。初在体下，有如趾足之象，故曰“壮于趾”也。施之于人，即是在下而用壮也。在下用壮，陵犯于物，以斯而行，凶其信矣。故曰“征凶有孚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壮于趾”，其孚穷也。

言其信穷。

䷗ 正义曰：“其孚穷”者，释“壮于趾”者，其人信其穷凶也。

九二：贞吉。

居得中位，以阳居阴，履谦不亢，是以“贞吉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九二贞吉”，以中也。

䷗ 正义曰：以其居中履谦，行不违礼，故得正而吉也。

九三：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罔，贞厉。羝羊触藩，羸其角。

处健之极，以阳处阳，用其壮者也。故小人用之以为壮，君子用之以为罗己者也。贞厉以壮，虽复羝羊，以之触藩，能无羸乎？

䷗ “九三小人用”至“羸其角”。

○正义曰：罔，罗罔也。羝羊，羖羊也。藩，藩篱也。羸，拘累缠绕也。九三处乾之上，是“健之极”也，又“以阳居阳”，是健而不谦也。健而不谦，必用其壮也。小人当此，不知恐惧，即用以为壮盛，故曰“小人用壮”。君子当此即虑危难，用之以为罗罔于己，故曰“君子用罔”。以壮为正，其正必危，故云“贞厉”也。以此为正，状似“羝羊触藩”也，必拘羸其角矣。

《象》曰：“小人用壮”，君子罔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言小人用以为壮者，即是君子所以为罗罔也。

九四：贞吉，悔亡。藩决不羸。壮于大舆之輹。

下刚而进，将有忧虞。而以阳处阴，行不违谦，不失其壮，故得“贞吉”而“悔亡”也。已得其壮，而上阴不罔己路，故“藩决不羸”也。“壮于大舆之輹”，无有能说其輹者，可以“往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大舆”者，大车也。“下刚而进，将有忧虞”。而九四“以阳处阴，行不违谦”，居谦即“不失其壮”，故得正吉，而“悔亡”也，故云“贞吉悔亡”。九三以壮健不谦，即被“羸其角”。九四以谦而进，谓之上行。阴爻“不罔己路，故藩决不羸也”。“壮于大舆之輹”者，言四乘车而进，其輹壮大无有能脱之者，故曰“藩决不羸，壮于大舆之輹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藩决不羸”，尚往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“尚往”者，尚，庶几也。言已不失其壮，庶几可以往也。

六五：丧羊于易，无悔。

居于大壮，以阳处阳，犹不免咎，而况以阴处阳，以柔乘刚者乎？羊，壮也。必丧其羊，失其所居也。能丧壮于易，不于险难，故得“无悔”。二履贞吉，能干其任，而已委焉，则得“无悔”。委之则难不至，居之则敌寇来，故曰“丧羊于易”。

●疏 “六五，丧羊于易，无悔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丧羊于易无悔”者，羊，壮也。居大壮之时，“以阳处阳，犹不免咎，而况以阴处阳，以柔乘刚者乎”？违谦越礼，必丧其壮。群阳方进，势不可止。若于平易之时，逆舍其壮，委身任二，不为违拒，亦刚所不害，不害即无悔矣，故曰“丧羊于易无悔”也。

●注 “居于大壮”至“丧羊于易”。

○正义曰：羊，刚狠之物，故以譬壮。云“必丧其羊失其所居”者，言违谦越礼，理势必然。云“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”者，二虽应己，刚长则侵，阴为己寇难，必丧其壮，当在于平易寇难未来之时，勿于险难敌寇既来之日。良由居之有必丧之理，故戒其预防。而庄氏云：“《经》止一言丧羊，而《注》为两处分用。初云‘必丧其羊，失其所居’，是自然应失。后云‘能丧壮于易，不于险

难’，故得无咎。自能丧其羊，二理自为矛盾。”窃谓庄氏此言，全不识《注》意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丧羊于易”，位不当也。

正义曰：“位不当”者，正由处不当位，故须舍其壮也。

上六：羝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。无攸利，艰则吉。

有应于三，故“不能退”。惧于刚长，故“不能遂”。持疑犹豫，志无所定，以斯决事，未见所利。虽处刚长，刚不害正。苟定其分，固志在一，以斯自处，则忧患消亡，故曰“艰则吉”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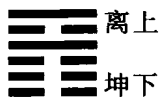
正义曰：“上六羝羊触藩”至“艰则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退”谓退避。“遂”谓进往。有应于三，疑之不已，故不能退避。然惧于刚长，故不能遂往，故云“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”也。“无攸利”者，持疑犹豫，不能自决，以此处事，未见其利，故曰“无攸利”也。“艰则吉”者，虽处刚长，刚不害正。但艰固其志，不舍于三，即得吉，故曰“艰则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不能退，不能遂”，不详也。“艰则吉”，咎不长也。

正义曰：“不详也”者，祥者善也。进退不定，非为善也，故云“不详也”。“咎不长也”者，能艰固其志，即忧患消亡，其咎不长，释所以得吉也。

(晋)



晋，康侯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。

正义曰：“晋”者，卦名也。“晋”之为义，进长之名。此卦明臣之升进，故谓之“晋”。“康”者，美之名也。“侯”谓升进之臣也。臣既柔进，天子美之，赐以车马，蕃多而众庶，故曰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也。“昼日三接”者，言非惟蒙赐蕃多，又被亲宠频数，一昼之间，三度接见也。

《象》曰：晋，进也。明出地上，顺而丽乎大明，柔进而上行。

凡言“上行”者，所之在贵也。

“《象》曰晋进也”至“进而上行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晋，进也”者，以今释古，古之“晋”字，即以进长为义，恐后世不晓，故以“进”释之。“明出地上”者，此就二体释得“晋”名。离上坤下，故言“明出地上”。明既出地，渐就进长，所以为“晋”。“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”者，此就二体之义及六五之爻，释“康侯用锡马”已下也。“坤”，顺也；“离”，丽也。又为明坤能顺从而丽著于大明，六五以柔而进，上行贵位，顺而著明臣之美道也。“柔进而上行”，君上所与也，故得厚赐而被亲宠也。

是以“康侯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”也。

康，美之名也。顺以著明，臣之道也。“柔进而上行”，物所与也。故得锡马而蕃庶。以“讼受服”，则“终朝三褫”。柔进受宠，则“一昼三接”也。

“是以康侯”至“三接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释讫举《经》以结君宠之意也。

●注“康美之名也”至“一昼三接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举此对释者，盖讼言终朝，晋言一昼，俱不尽一日，明黜陟之速，所以示惩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明出地上”，晋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

以顺著明，自显之道。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自昭明德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自昭明德”者，昭亦明也，谓自显明其德也。周氏等为“照”以为自照己身。《老子》曰：“自知者明。”用明以自照为明德。案：王《注》此云：“以顺著明自显之道。”又此卦与明夷正反。《明夷·象》云：“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。”王注彼云：“莅众显明，蔽伪百姓。”“藏明于内，乃得明也。”准此二注，明王之《注》意以此为自显明德。昭字宜为昭，之遥反。周氏等为照，之召反，非《注》旨也。

初六：晋如、摧如，贞吉。罔孚，裕，无咎。

处顺之初，应明之始，明顺之德，于斯将隆。进明退顺，不失其正，故曰“晋如、摧如、贞吉”也。处卦之始，功业未著，物未之信，故曰“罔孚”。方践卦始，未至履位，以此为足，自丧其长者也。故必“裕”之，然后“无咎”。

疏 “初六晋如摧如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晋如摧如贞吉”者，何氏云：“摧，退也。裕，宽也。如，辞也。”初六处顺之初，“应明之始，明顺之德，于斯将隆”，进则之明，退则居顺，进之与退，不失其正，故曰“晋如摧如贞吉”也。“罔孚”者，处卦之始，功业未著，未为人所信服，故曰“罔孚”。“裕无咎”者，裕，宽也。“方践卦始，未至履位”，不可自以为足也，若以此为足，是“自丧其长”也。故必宜宽裕其德，使功业弘广，然后“无咎”，故曰“裕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晋如摧如”，独行正也。“裕无咎”，未受命也。

未得履位，“未受命也”。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未受命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独行正”者，独犹专也，言进与退，专行其正也。

“裕无咎未受命也”者，进之初，未得履位，未受锡命，故宜宽裕进德，乃得“无咎”。

六二：晋如，愁如，贞吉。受兹介福，于其王母。

进而无应，其德不昭，故曰“晋如愁如”。居中得位，履顺而正，不以无应而回其志，处晦能致其诚者也。修德以斯，闻乎幽昧，得正之吉也，故曰“贞吉”。“母”者，处内而成德者也。“鸣鹤在阴”，则“其子和之”，立诚于暗，暗亦应之，故其初“愁如”。履贞不回，则乃受兹大福于其王母也。

●疏 “六二晋如愁如”至“于其王母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晋如愁如”者，六二进而无应于上，其德不见昭明，故曰“晋如愁如”，忧其不昭也。“贞吉”者，然履顺居于中正，不以无应而不修其德，正而获吉，故曰“贞吉”也。“受兹介福于其王母”者，介者，大也。母者，处内而成德者也。初虽“愁如”，但守正不改，终能受此大福于其所修，故曰“受兹介福于其王母”。

●注 “进而无应”至“于其王母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鸣鹤在阴”，则“其子和之”者，此王用中孚九二爻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受兹介福”，以中正也。

六三：众允，悔亡。

处非其位，悔也。志在上行，与众同信，顺而丽明，故得“悔亡”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六三处非其位，有悔也。“志在上行，与众同信，顺而丽明，故得其悔亡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众允”之，志上行也。

●疏 正义曰：居晋之时，众皆欲进，已应于上，志在上行，故能与众同信也。

九四：晋如鼫鼠，贞厉。

履非其位，上承于五，下据三阴，履非其位。又负且乘，无业可安，志无所据，以斯为进，正之危也。进如鼫鼠，无所守也。

●疏 “九四晋如鼫鼠，贞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晋如鼫鼠”者，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虫也。九四履非其位，上承于五，下据三阴，上不许其承，下不许其据，以斯为进，无业可安，无据可守，事同鼫鼠，无所成功也。以斯为进，正之危也，故曰“晋如鼫鼠，贞厉”也。

●注“履非其位”至“无所守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晋如鼫鼠无所守也”者，蔡邕《勤学篇》云：“鼫鼠五能，不成一技术。”《注》曰：“能飞不能过屋，能缘不能穷木，能游不能度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。”《本草经》云“螭蛄一名鼫鼠”，谓此也。郑引《诗》云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”谓大鼠也。陆机以为“雀鼠”。案：王以为“无所守”，盖五伎者当之。

《象》曰：“鼫鼠贞厉”，位不当也。

六五：悔亡。失得勿恤，往，吉，无不利。

柔得尊位，阴为明主，能不用察，不代下任也。故虽不当位，能消其悔。“失得勿恤”，各有其司，术斯以往，“无不利”也。

●疏“《象》曰鼫鼠”至“无不利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”者，居不当位，悔也。“柔得尊位，阴为明主”，能不自用其明，以事委任于下，故得“悔亡”。既以事任下，委物责成，失之与得，不须忧恤，故曰“失得勿恤”也。能用此道，所往皆吉而无不利，故曰“往吉无不利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失得勿恤”，往有庆也。

●疏正义曰：“有庆”者，委任得人，非惟自得无忧，亦将人所庆说，故曰“有庆”也。

上九：晋其角，维用伐邑。厉吉无咎，贞吝。

处进之极，过明之中，明将夷焉，已在乎角，而犹进之，非亢如何？失夫道化无为之事，必须攻伐，然后服邑，危乃得吉，吉乃无咎。用斯为正，亦以贱矣。

●疏“上九，晋其角”至“贞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晋其角”者，西南隅也。上九处晋之极，过明之中，其犹日过于中，已在于角而犹进之，故曰“进其角”也。“维

用伐邑”者，在角犹进，过亢不已，不能端拱无为，使物自服，必须攻伐其邑，然后服之，故云“维用伐邑”也。“厉吉无咎贞吝”者，兵者凶器，伐而服之，是危乃得吉，吉乃无咎，故曰“厉吉无咎”。以此为正，亦以贱矣，故曰“贞吝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维用伐邑”，道未光也。

正义曰：“道未光也”者，用伐乃服，虽得之，其道未光大也。

(明夷)



坤上

离下

明夷，利艰贞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明夷”，封名。夷者，伤也。此卦日入地中，明夷之象。施之于人事，暗主在上，明臣在下，不敢显其明智，亦明夷之义也。时虽至暗，不可随世倾邪，故宜艰难坚固，守其贞正之德。故明夷之世，利在艰贞。

《彖》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“利艰贞”，晦其明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疏 “《彖》曰明入地中”至“箕子以之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明入地中明夷”者，此就二象以释卦名，故此及《晋卦》皆《彖》、《象》同辞也。“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”者，既释明夷之义，又须出能用“明夷”之人，内怀文明之德，抚教六州，外执柔顺之能，三分事纣，以此蒙犯大难，身得保全，惟文王能用之，故云“文王以之”。“利艰贞晦其明也”者，此又就二体释卦之德。明在地中，是“晦其明”也。既处“明夷”之世，外晦其明，恐陷于邪道，故利在艰固其贞，不失其正，言所以“利艰贞”者，用“晦其明”也。“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”者，既“释艰贞”之义，又须出能用艰贞之人，内有险难，殷祚将倾，而能自正其志，不为邪干，惟箕子能用之，故云“箕子以之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明入地中，明夷”，君子以莅众，

莅众显明，蔽伪百姓者也。故以蒙养正，以“明夷”莅众。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君子以莅众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莅众显明，蔽伪百姓者也”，所以君子能用此“明夷”之道，以临于众，冕旒垂目，黜纆塞耳，无为清静，民化不欺。若运其聪明，显其智慧，民即逃其密网，奸诈愈生，岂非藏明

用晦，反得其明也？故曰“君子以莅众，用晦而明”也。

用晦而明。

藏明于内，乃得明也。显明于外，巧所辟也。

初九：明夷于飞，垂其翼。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。

明夷之主，在于上六。上六为至暗者也。初处卦之始，最远于难也。远难过甚，“明夷”远遁，绝迹匿形，不由轨路，故曰“明夷于飞”。怀惧而行，行不敢显，故曰“垂其翼”也。尚义而行，故曰“君子于行”也。志急于行，饥不遑食，故曰“三日不食”也。殊类过甚，以斯适人，人心疑之，故曰“有攸往，主人有言”。

○“初九明夷于飞”至“主人有言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明夷于飞”者，明夷是至暗之卦。上六既居上极，为明夷之主。云“飞”者，借飞鸟为喻，如鸟飞翔也。初九处于卦始，去上六最远，是最远于难。“远难过甚，明夷远遁，绝迹匿形，不由轨路”，高飞而去，故曰“明夷于飞”也。“垂其翼”者，飞不敢显，故曰“垂其翼”也。“君子于行三日不食”者，“尚义而行”，故云“君子于行”。“志急于行，饥不遑食”，故曰“三日不食”。“有攸往，主人有言”者，“殊类过甚，以此适人”，人必疑怪而有言，故曰“有攸往，主人有言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君子于行”，义不食也。

○正义曰：“义不食也”者，君子逃难惟速，故义不求食也。

六二：明夷，夷于左股，用拯马壮，吉。

“夷于左股”，是行不能壮也。以柔居中，用夷其明，进不殊类，退不近难，不见疑惮，“顺以则”也，故可用拯马而壮吉也。不垂其翼，然后乃免也。

○正义曰：“明夷夷于左股”者，左股被伤，行不能壮。六二“以柔居中，用夷其明”，不行刚壮之事者也，故曰“明夷夷于左股”。庄氏云：“言左者，取其伤小。”则比夷右未为切也。“夷于左股”，明避难不壮，不为暗主所疑，犹得处位，不至怀惧而行，然后徐徐用马，以自拯济而获其壮吉也，故曰“用拯马壮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“吉”，顺以则也。

顺之以则，故不见疑。

● 正义曰：“顺以则也”者，言顺暗主之则，不同初九，殊类过甚，故不为暗主所疑，故得拯马之吉也。

九三：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，不可疾贞。

处下体之上，居文明之极，上为至晦，入地之物也。故夷其明，以获南狩，得大首也。“南狩”者，发其明也。既诛其主，将正其民。民之迷也，其日固已久矣。化宜以渐，不可速正，故曰“不可疾贞”。

● “九三明夷于南狩”至“不可疾贞”。

○ 正义曰：南方，文明之所。狩者，征伐之类。“大首”谓暗君。“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”者，初藏明而往，托狩而行，至南方而发其明也。九三应于上六，是明夷之臣发明以征暗君，而得其“大首”，故曰“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”也。“不可疾贞”者，既诛其主，将正其民，民迷日久，不可卒正，宜化之以渐，故曰“不可疾贞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南狩”之志，乃大得也。

去暗主也。

● 正义曰：志欲除暗，乃得“大首”，是其志大得也。

六四：入于左腹，获明夷之心，于出门庭。

左者，取其顺也。入于左腹，得其心意，故虽近不危。随时辟难，门庭而已，能不逆忤也。

● 正义曰：“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”者，凡右为用事也。从其左不从其右，是卑顺不逆也。“腹”者，事情之地。六四体柔处坤，与上六相近，是能执卑顺“入于左腹”，获明夷之心意也。“于出门庭”者，既得其意，虽近不危，随时避难，门庭而已，故曰“于出门庭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入于左腹”，获心意也。

● 正义曰：“获心意”者，心有所存，既不逆忤，能顺其正，故曰“获心意”也。

六五：箕子之明夷，利贞。

最近于晦，与难为比，险莫如兹。而在斯中，犹暗不能没，明不可息，正不忧危，故“利贞”也。

● 正义曰：“箕子之明夷”者，六五最比暗君，似箕子之近

殷纣，故曰“箕子之明夷”也。“利贞”者，箕子执志不回，“暗不能没，明不可息，正不忧危”，故曰“利贞”。

《象》曰：箕子之贞，明不可息也。

正义曰：“明不可息也”者，息，灭也，《象》称“明不可灭”者，明箕子能保其贞，卒以全身，为武王师也。

上六：不明晦，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。

处明夷之极，是至晦者也。本其初也，在乎光照，转至于晦，遂入于地。

正义曰：“不明晦”者，上六居明夷之极，是至暗之主，故曰“不明而晦”，“本其初也”。其意在于光照四国，其后由乎不明，“遂入于地”，谓见诛灭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初登于天”，照四国也。后入于地，失则也。

正义曰：“失则”者，由失法则，故诛灭也。

（家人）



家人，利女贞。

家人之义，各自修一家之道，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。统而论之，非元亨利君子之贞，故“利女贞”。其正在家内而已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家人”者，卦名也。明家内之道，正一家之人，故谓之“家人”。“利女贞”者，即修家内之道，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。统而论之，非君子丈夫之正，故但言“利女贞”。

《彖》曰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
谓二也。

男正位乎外。

谓五也。家人之义，以内为本，故先说女也。

疏 “《彖》曰”至“男正位乎外”。

○正义曰：此因二、五得正以释“家人”之义，并明女贞之旨。家人之道，必须女主于内，男主于外，然后家道乃立。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，是女正位乎内也。九五刚而得位，是男正位乎外也。家人“以内为本，故先说女也”。

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疏 “男女正”至“天下定矣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”者，因正位之言，广明家人之义乃道均二仪，非惟人事而已。家人即女正于内男正于外，二仪则天尊在上地卑在下，同于男女正位，故曰“天地之大义也”。“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”者，上明义均天地，此又言道齐邦国。父母一家之主，家人尊事，同于国有严君，故曰“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”也。“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而家道正，

正家而天下定矣”者，此叹美正家之功，可以定于天下，申成道齐邦国。既家有严君，即父不失父道，乃至妇不失妇道，尊卑有序，上下不失，而后为家道之正。各正其家，无家不正，即天下之治定矣。

《象》曰：风自火出，家人。

由内以相成炽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巽在离外，是风从火出。火出之初，因风方炽。火既炎盛，还复生风。内外相成，有似家人之义。故曰“风自火出家人”也。

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

家人之道，修于近小而不妄也。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，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。

疏 正义曰：物，事也。言必有事，即口无择言。行必有常，即身无择行。正家之义，修于近小。言之与行，君子枢机。出身加人，发迹化远，故举言行以为之诫。言既称物，而行称“恒”者，发言立行，皆须合于可常之事，互而相足也。

初九：闲有家，悔亡。

凡教在初而法在始，家渎而后严之，志变而后治之，则“悔”矣。处家人之初，为家人之始，故宜必以“闲有家”，然后“悔亡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治家之道，在初即须严正，立法防闲。若黷乱之后，方始治之，即有悔矣。初九处家人之初，能防闲有家，乃得“悔亡”，故曰“闲有家，悔亡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闲有家”，志未变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志未变也”者，释在初防闲之义。所以在初防闲其家者，家人志未变黷也。

六二：无攸遂，在中馈，贞吉。

居内处中，履得其位，以阴应阳，尽妇人之正，义无所必，遂职乎“中馈”，巽顺而已，是以“贞吉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六二履中居位，以阴应阳，尽妇人之义也。妇人之道，巽顺为常，无所必遂。其所职主，在于家中馈食供祭而已，得妇人之正吉，故曰“无攸遂在中馈贞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“吉”，顺以巽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举爻位也。言“吉”者，明其以柔居中而得正位，故能顺以巽而获吉也。

九三：家人嗃嗃，悔厉，吉。妇子嘻嘻，终吝。

以阳处阳，刚严者也。处下体之极，为一家之长者也。行与其慢，宁过乎恭；家与其渎，宁过乎严。是以家人虽“嗃嗃悔厉”，犹得其道。“妇子嘻嘻”，乃失其节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嗃嗃”，严酷之意也。“嘻嘻”，喜笑之貌也。九三处下体之上，为一家之主，以阳处阳，行刚严之政，故“家人嗃嗃”。虽复嗃嗃伤猛，悔其酷厉，犹保其吉，故曰“悔厉吉”。若纵其妇子慢黷嘻嘻，喜笑而无节，则终有恨辱，故曰“妇子嘻嘻终吝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家人嗃嗃”，未失也。“妇子嘻嘻”，失家节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未失也”者，初虽悔厉，似失于猛，终无慢黷，故曰：“未失也”。“失家节”者，若纵其嘻嘻，初虽欢乐，终失家节也。

六四：富家，大吉。

能以其富顺而处位，故“大吉”也。若但能富其家，何足为大吉？体柔居巽，履得其位，明于家道，以近至尊，能富其家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富谓禄位昌盛也。六四体柔处巽，得位承五，能富其家者也。由其体巽承尊，长保禄位，吉之大者也，故曰“富家大吉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富家，大吉”，顺在位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顺在位”者，所以致大吉，由顺承于君而在臣位，故不见黜夺也。

九五：王假有家，勿恤，吉。

假，至也。履正而应，处尊体巽，王至斯道，以有其家者也。居于尊位，而明于家道，则下莫不化矣。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，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，“正家而天下定矣”。故“王假有家”，则勿恤而吉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王假有家”者，假，至也。九五履正而应，处尊体巽，是能以尊贵巽接于物，王至此道，以有其家，故曰“王假有家”也。“勿恤吉”者，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，则在下莫不化之矣，不须忧恤而得吉也，故曰“勿恤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王假有家”，交相爱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交相爱也”者，王既明于家道，天下化之，“六亲和睦，交相爱乐”也。

上九：有孚，威如，终吉。

处家人之终，居家道之成，“刑于寡妻”，以著于外者也，故曰“有孚”。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在寡恩，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，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。家道可终，唯信与威。身得威敬，人亦如之。反之于身，则知施于人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上九处家人之终，家道大成，“刑于寡妻”，以著于外。信行天下，故曰“有孚”也。威被海内，故曰“威如”。威、信并立，上得终于家道，而吉从之，故曰“有孚威如终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威如”之吉，反身之谓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反身之谓”者，身得人敬则敬于人，明知身敬于人人亦敬己，反之于身则知施之于人，故曰“反身之谓”也。

(睽)



离上

兑下

睽，小事吉，

䷥ 正义曰：“睽”者，乖异之名，物情乖异，不可大事。大事谓兴役动众，必须大同之世，方可为之。小事谓饮食衣服，不待众力，虽乖而可，故曰“小事吉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睽，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说而丽乎明，柔进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，是以“小事吉”。

事皆相违，害之道也，何由得小事吉？以有此三德也。

䷥ “《彖》曰睽火动而上”至“小事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睽，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”者，此就二体释卦名为“睽”之义，同而异者也。水火二物，共成烹饪，理应相济。今火在上而炎上，泽居下而润下，无相成之道，所以为乖。中少二女共居一家，理应同志，各自出适，志不同行，所以为异也。“说而丽乎明，柔进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，是以小事吉”者，此就二体及六五有应，释所以小事得吉。“说而丽乎明”，不为邪僻。“柔进而上行”，所之在贵。“得中而应乎刚”，非为全弱。虽在乖违之时，卦爻有此三德，故可以行小事而获吉也。

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。睽之时用大矣哉！

睽离之时，非小人之所能用也。

䷥ “天地睽而其事同也”至“时用大矣哉！”

○正义曰：“天地睽而其事同”，此以下历就天地男女万物，广

明睽义体乖而用合也。天高地卑，其体悬隔，是“天地睽”也。而生成品物，其事则同也。“男女睽而其志通”者，男外女内，分位有别，是男女睽也。而成家理事，其志则通也。万物殊形，各自为象，是“万物睽”也。而均于生长，其事即类，故曰“天地睽而其事同也。”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。睽之时用大矣哉！”既明睽理合同之大，又叹能用睽之人，其德不小。睽离之时，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，非大德之人，则不可也，故曰“睽之时用大矣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上火下泽，睽。君子以同而异。

同于通理，异于职事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上火下泽睽”者，动而相背，所以为“睽”也。“君子以同而异”者，佐王治民，其意则同；各有司存，职掌则异，故曰“君子以同而异”也。

初九：悔亡。丧马，勿逐，自复。见恶人，无咎。

处睽之初，居下体之下，无应独立，悔也。与四合志，故得“悔亡”。马者，必显之物。处物之始，乖而丧其马，物莫能同，其私必相显也，故“勿逐”而“自复”也。时方乖离，而位乎穷下，上无应可援，下无权可恃，显德自异，为恶所害，故“见恶人”乃得免咎也。

疏 “初九，悔亡，丧马勿逐自复，见恶人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悔亡”者，初九处睽离之初，“居下体之下，无应独立”，所以悔也。四亦处下，无应独立，不乖于己，与己合志，故得“悔亡”。“丧马勿逐自复”者，时方睽离，触目乖阻。马之为物，难可隐藏，时或失之，不相容隐，不须寻求，势必“自复”，故曰“丧马勿逐自复”也。“见恶人无咎”者，处于穷下，上无其应，无应则无以为援，穷下则无权可恃。若标显自异，不能和光同尘，则必为恶人所害，故曰“见恶人无咎”。“见”，谓逊接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见恶人”，以辟咎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见恶人以辟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以辟咎也”者，恶人不应与之相见，而逊接之者，以“辟咎”也。

九二：遇主于巷，无咎。

处睽失位，将无所安。然五亦失位，俱求其党，出门同趣，不期而遇，故曰“遇主于巷”也。处睽得援，虽失其位，未失道也。

䷥ “九二，遇主于巷，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九二处睽之时而失其位，将无所安。五亦失位，与己同党，同趣相求，不假远涉而自相遇，适在于巷。言遇之不远，故曰“遇主于巷”。“主”谓五也。处睽得援，咎悔可亡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遇主于巷”，未失道也。

䷥ 正义曰：“未失道”者，既遇其主，虽失其位，亦“未失道也”。

六三：见舆曳，其牛掣。其人天且劓，无初有终。

凡物近而不相得，则凶。处睽之时，履非其位，以阴居阳，以柔乘刚，志在于上，而不和于四，二应于五，则近而不相比，故“见舆曳”。“舆曳”者，履非其位，失所载也。“其牛掣”者，滞隔所在，不获进也。“其人天且劓”者，四从上取，二从下取，而应在上九，执志不回。初虽受困，终获刚助。

䷥ “六三见舆曳其牛”至“无初有终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见舆曳其牛掣”者，处睽之时，履非其位，以阴居阳，以柔乘刚，志在上九，不与四合。二自应五，又与己乖。欲载，其舆被曳，失己所载也。欲进，其牛被牵，滞隔所在，不能得进也，故曰“见舆曳其牛掣”也。“其人天且劓，无初有终”者，黥额为天，截鼻为劓。既处二四之间，皆不相得，其为人也，四从上刑之，故黥其额，二从下刑之，又截其鼻，故曰“其人天且劓”。“而应在上九，执志不回，初虽受困，终获刚助”，故曰“无初有终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见舆曳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无初有终”，遇刚也。

䷥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有终遇刚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位不当”者，由位不当，故舆被曳。“遇刚”者，由遇上九之刚，所以“有终”也。

九四：睽孤，遇元夫。交孚，厉，无咎。

无应独处，五自应二，三与己睽，故曰“睽孤”也。初亦无应

特立。处睽之时，俱在独立，同处体下，同志者也。而已失位，比于三五，皆与己乖，处无所安，故求其畴类而自托焉，故曰“遇元夫”也。同志相得而无疑焉，故曰“交孚”也。虽在乖隔，志故得行，故虽危无咎。

疏 “九四”至“交孚厉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元夫”谓初九也。处于卦始，故云“元”也。初、四俱阳而言“夫”者，盖是丈夫之夫，非夫妇之夫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交孚”、“无咎”，志行也。

六五：悔亡。厥宗噬肤，往，何咎？

非位，悔也，有应故悔亡。“厥宗”，谓二也。“噬肤”者，啍柔也。三虽比二，二之所噬，非妨己应者也。以斯而往，何咎之有？往必合也。

疏 “六五悔亡”至“往何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悔亡”者，失位，悔也，“有应故悔亡”也。“厥宗噬肤，往何咎”者，宗，主也，谓二也。“噬肤”谓噬三也。三虽隔二，二之所噬，故曰“厥宗噬肤”也。三是阴爻，故以“肤”为譬，言柔脆也。二既噬三即五，可以往而“无咎”矣，故曰“往无咎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厥宗噬肤”，往有庆也。

疏：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往有庆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往有庆也”者，有庆之言，善功被物，为物所赖也。五虽居尊而不当位，与二合德，乃为物所赖，故曰“往有庆”也。

上九：睽孤。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，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。匪寇婚媾，往，遇雨则吉。

处睽之极，睽道未通，故曰“睽孤”。已居炎极，三处泽盛，睽之极也。以文明之极，而观至秽之物，“睽”之甚也。豕而负涂，秽莫过焉。至“睽”将合，至殊将通，恢诡譎怪，道将为一。未至于洽，先见殊怪，故“见豕负涂”，甚可秽也。见鬼盈车，吁可怪也。“先张之弧”，将攻害也。“后说之弧”，睽怪通也。四剥其应，故为寇也。“睽”志将通，“匪寇婚媾”，往不失时，睽疑亡也。贵于遇雨，和阴阳也。阴阳既和，“群疑亡”也。

●“上九睽孤见豕”至“遇雨则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睽孤”者，处睽之极，“睽”道未通，故曰“睽孤”也。“见豕负涂”者，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，“已居炎极，三处泽盛，睽之极也”。离为文明，泽是卑秽，以文明之极而观至秽之物，事同豕而负涂泥，秽莫斯甚矣，故曰“见豕负涂”。“载鬼一车，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”者，鬼魅盈车，怪异之甚也。至“睽”将合，至殊将通，未至于洽，先见殊怪，故又见“载鬼一车”。载鬼不言“见”者，为豕上有“见”字也。见怪若斯，惧来害己，故“先张之弧”，将攻害也。物极则反，“睽”极则通，故“后说之弧”，不复攻也。“匪寇婚媾”者，“四剝其应”，故谓四为寇。“睽”志既通，匪能为寇，乃得与三为婚媾矣，故曰“匪寇婚媾”也。“往遇雨则吉”者，雨者，阴阳交和之道也。众异并消，无复疑阻，往得和合，则吉从之，故曰“往遇雨则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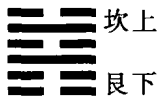
●注“处睽之极”至“群疑亡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恢诡譎怪道将为一”者，《庄子内篇·齐物论》曰：“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举筵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诡譎怪，道通为一。”郭象注云：“夫筵横而楹纵，厉丑而西施好，所谓齐者，岂必齐形状、同规矩哉！举纵横好丑，恢诡譎怪，各然其所以然，各可其所可，即形虽万殊，而性本得同，故曰‘道通为一’也。”庄子所言以明齐物，故举恢诡譎怪至异之物，道通为一，得性则同。王辅嗣用此文而改“通”为“将”字者，明物极则反，睽极则通，有似引诗断章，不必与本义同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遇雨”之吉，群疑亡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群疑亡也”者，往与三合，如雨之和。向之见豕、见鬼、张弧之疑并消释矣，故曰“群疑亡也”。

(蹇)



坎上

艮下

蹇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。

西南，地也，东北，山也。以难之平则难解，以难之山则道穷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蹇”，难也。有险在前，畏而不进，故称为“蹇”。西南顺位，平易之方。东北险位，阻碍之所。世道多难，率物以适平易，则蹇难可解。若入于险阻，则弥加拥塞。去就之宜，理须如此，故曰“蹇，利西南不利东北”也。

利见大人。

往则济也。

疏 正义曰：能济众难，惟有大德之人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，贞吉。

爻皆当位，各履其正，居难履正，正邦之道也。正道未否，难由正济，故“贞吉”也。遇难失正，吉可得乎？

疏 正义曰：居难之时，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，虽见大人，亦不得吉，故曰“贞吉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蹇，难也，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，知矣哉！蹇“利西南”，往得中也。“不利东北”，其道穷也。“利见大人”，往有功也。当位“贞吉”，以正邦也。蹇之时用大矣哉！

蹇难之时，非小人之所能用也。

疏 “《彖》曰”至“大矣哉！”

○正义曰：“蹇，难也，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，知矣哉”者，释卦名也。蹇者，有难而不进，能止而不犯，故就二体，有险有止，以释蹇名。坎在其外，是“险在前也”。有险在前，所以为难。若冒险而行，或罹其害。艮居其内，止而不往，相时而动，非知不

能，故曰“见险而能止，知矣哉”也。“蹇利西南往得中也”者，之于平易，救难之理，故云“往得中”也。“不利东北其道穷”者，之于险阻，更益其难，其道弥穷，故曰“其道穷”也。“利见大人往有功也”者，往见大人必能除难，故曰“往有功”也。“当位贞吉，以正邦也”者，二、三、四、五爻皆当位，所以得正而吉，故曰“当位贞吉”也。“以正邦也”者，居难守正，正邦之道，故曰“以正邦”也。“蹇之时用大矣哉”者，能于蹇难之时建立其功，用以济世者，非小人之所能，故曰“蹇之时用大矣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水，蹇。

山上有水，蹇难之象。

䷦ 正义曰：山者是岩险，水是阻难。水积山上，弥益危难，故曰“山上有水蹇”。

君子以反身修德。

除难莫若反身修德。

䷦ 正义曰：蹇难之时，未可以进，惟宜反求诸身，自修其德，道成德立，方能济险，故曰“君子以反身修德”也。陆绩曰：“水在山上，失流通之性，故曰蹇。”通水流下，今在山上，不得下流，蹇之象。陆绩又曰：“水本应山下，今在山上，终应反下，故曰反身。”处难之世，不可以行，只可反自省察，修己德用乃除难。君子通达道畅之时，并济天下，处穷之时则独善其身也。

初六：往蹇，来誉。

处难之始，居止之初，独见前识，睹险而止，以待其时，知矣哉！故往则遇蹇，来则得誉。

䷦ 正义曰：初六处蹇之初，往则遇难，来则得誉。初居艮始，是能见险而止。见险不往，则是来而得誉，故曰“往蹇来誉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往蹇来誉”，宜待也。

䷦ 正义曰：“宜待”者，既“往则遇蹇”，宜止以待时也。

六二：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

处难之时，履当其位，居不失中，以应于五。不以五在难中，私身远害，执心不回，志匡王室者也。故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。履中行义，以存其上，处蹇以比，未见其尤也。

䷦ 正义曰：“王”谓五也。“臣”谓二也。九五居于王位而在

难中，六二是五之臣，往应于五，履正居中，志匡王室，能涉蹇难，而往济蹇，故曰“王臣蹇蹇”也。尽忠于君，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，故曰“匪躬之故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王臣蹇蹇”，终无尤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终无尤”者，处难以斯，岂有过尤也？

九三：往蹇，来反。

进则入险，来则得位，故曰“往蹇来反”。为下卦之主，是内之所恃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九三与坎为邻，进则入险，故曰“往蹇”。来则得位，故曰“来反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往蹇来反”，内喜之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内喜之”者，内卦三爻，惟九三一阳居二阴之上，是内之所恃，故云“内喜之”也。

六四：往蹇，来连。

往则无应，来则乘刚，往来皆难，故曰“往蹇来连”。得位履正，当其本实，虽遇于难，非妄所招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马云“连亦难也”，郑云“迟久之意”。六四往则无应，来则乘刚，往来皆难，故曰“往蹇来连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往蹇来连”，当位实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当位实”者，明六四当位履正，当其本实。而往来遇难者，乃数之所招，非邪妄之所致也，故曰“当位实”也。

九五：大蹇，朋来。

处难之时，独在险中，难之大者也，故曰“大蹇”。然居不失正，履不失中，执德之长，不改其节，如此则同志者集而至矣，故曰“朋来”也。

疏 “九五，大蹇朋来”。

○正义曰：九五处难之时，独在险中，难之大者也，故曰“大蹇”。然得位履正，不改其节，如此则同志者自远而来，故曰“朋来”。

●注“处难之时”至“朋来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同志者集而至矣”者，此以“同志”释“朋来”之义。郑注《论语》云：“同门曰朋，同志曰友。”此对文也。通而

言之，同志亦是朋党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大蹇朋来”，以中节也。

䷦ 正义曰：“以中节”者，得位居中，不易其节，故致“朋来”，故云“以中节”也。

上六：往蹇来硕，吉。利见大人。

往则长难，来则难终，难终则众难皆济，志大得矣，故曰“往蹇来硕吉”。险夷难解，大道可兴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也。

䷦ 正义曰：硕，大也。上六难终之地，不宜更有所往，往则长难，故曰“往蹇”也。“来则难终，难终则众难皆济，志大得矣”，故曰“硕吉”也。险夷难解，大道可兴，宜见大人以弘道化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往蹇来硕”，志在内也。

有应在内，往则失之。来则志获，“志在内也”。

䷦ 正义曰：“志在内也”者，有应在三，是“志在内也”。应既在内，往则失之，来则得之，所以往则有蹇，来则硕吉也。

“利见大人”，以从贵也。

䷦ 正义曰：贵谓阳也。以从阳，故云“以从贵”也。

(解)



震上

坎下

解，利西南。

西南，众也。解难济险，利施于众。遇难不困于东北，故言不利东北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解”者，卦名也。然解有两音，一音古买反，一音胡买反，“解”谓解难之初，“解”谓既解之后。《彖》称“动而免乎险”，明解众难之时，故先儒皆读为“解”。《序卦》云：“物不可以终难，故受之以解。解者，缓也。”然则“解”者，险难解，释物情舒缓，故为“解”也。“解利西南”者，西南坤位，坤是众也。施解于众，则所济者弘，故曰“解利西南”也。

无所往，其来复，吉。有攸往，夙吉。

未有善于解难而迷于处安也。解之为义，解难而济厄者也。无难可往，以解来复则不失中。有难而往，则以速为吉者，无难则能复其中，有难则能济其厄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无所往”者，上言“解难济险，利施于众”。此下明救难之时，诫其可否。若无难可往，则以来复为吉。若有难可往，则以速赴为善，故云“无所往，其来复吉，有攸往夙吉”。设此诫者，褚氏云：“世有无事求功，故诫以无难宜静，亦有待败乃救，故诫以有难须速也。”

《彖》曰：解，险以动，动而免乎险，解。

动乎险外，故谓之“免”。免险则解，故谓之“解”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就二体以释卦名。遇险不动，无由解难。动在险中，亦未能免咎。今动于险外，即是免脱于险，所以为“解”也。

“解，利西南”，往得众也，“其来复吉”，乃得中也。“有攸往，夙吉”，往有功也。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

百果草木皆甲坼。

天地否结，则雷雨不作，交通感散，雷雨乃作也。雷雨之作，则险厄者亨，否结者散，故“百果草木皆甲坼”也。

疏 “解利西南”至“百果草木皆甲坼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解利西南往得众”者，“解”之为义，兼济为美。往之西南得施解于众，所以为利也。“其来复吉乃得中也”者，无难可解，退守静默，得理之中，故云“乃得中”也。“有攸往，夙吉，往有功也”者，解难能速，则不失其几，故“往有功也”。“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”者，此因震、坎有雷雨之象，以广明“解”义。天地解缓，雷雨乃作。雷雨既作，百果草木皆孚甲开坼，莫不解散也。解之时大矣哉！无坼而不释也。解难之时，非治难时，故不言用。体尽于解之名，无有幽隐，故不曰义。

疏 正义曰：结叹解之大也。自天地至于草木，无不有“解”，岂非大哉！

《象》曰：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过宥罪。

疏 正义曰：赦谓放免，过谓误失，宥谓宽宥，罪谓故犯，过轻则赦，罪重则宥，皆解缓之义也。

初六：无咎。

“解”者，解也。屯难盘结，于是乎解也。处蹇难始解之初，在刚柔始散之际，将赦罪厄，以夷其险。处此之时，不烦于位而“无咎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夫险难未夷，则贱弱者受害，然则蹇难未解之时，柔弱者不能无咎，否结既释之后，刚强者不复陵暴。初六，“处蹇难始解之初，在刚柔始散之际”，虽以柔弱处无位之地，逢此之时，不虑有咎，故曰“初六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刚柔之际，义无咎也。

或有过咎，非其理也。“义”犹理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义无咎”者，“义”犹理也，刚柔既散，理必无咎，或有过咎，非理之当也，故曰“义无咎”也。

●注“有过咎”至“义犹理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有过咎，非其理也”者，或本无此八字。

九二：田获三狐，得黄矢，贞吉。

狐者，隐伏之物也。刚中而应，为五所任，处于险中，知险之情，以斯解物，能获隐伏也，故曰：“田获三狐”也。黄，理中之称也。矢，直也。田而获三狐，得乎理中之道，不失枉直之实，能全其正者也，故曰“田获三狐，得黄矢，贞吉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田获三狐”者，狐是隐伏之物，三为成数，举三言之，搜获备尽。九二以刚居中而应于五，为五所任，处于险中，知险之情，以斯解险，无险不济，能获隐伏，如似田猎而获窟中之狐，故曰“田获三狐”。“得黄矢，贞吉”者，黄，中之称。矢，直也。田而获三狐，得乎理中之道，不失枉直之实，能全其正者也，故曰“得黄矢贞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，“贞吉”，得中道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得中道也”者，明九二位既不当，所以得“贞吉”者，由处于中，得乎理中之道故也。

六三：负且乘，致寇至，贞吝。

处非其位，履非其正，以附于四，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。乘二负四，以容其身。寇之来也，自己所致，虽幸而免，正之所贱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负且乘致寇至”者，六三，矢正无应，下乘于二，上附于四，即是用夫邪佞以自说媚者也。乘者，君子之器也。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施之于人，即在车骑之上，而负于物也。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，于是竞欲夺之，故曰“负且乘致寇至”也。“贞吝”者，负乘之人，正其所鄙，故曰“贞吝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负且乘，亦可丑也。自我致戎，又谁咎也？

疏 正义曰：“亦可丑也”者，天下之丑多矣，此是其一，故曰“亦可丑也”。“自我致戎，又谁咎也”者，言此寇难由己之招，非是他人致此过咎，故曰“又谁咎也”。

九四：解而拇，朋至斯孚。

失位不正，而比于三，故三得附之为其拇也。三为之拇，则失初之应，故“解其拇”，然后朋至而信矣。

疏 正义曰：而，汝也。拇，足大指也。履于不正，与三相比，三从下来附之，如指之附足，四有应在初。若三为之拇，则失初之应，故必“解其拇”，然后朋至而信，故曰“解而拇，朋至斯

孚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解而拇”，未当位也。

正义曰：“未当位”者，四若当位履正，即三为邪媚之身，不得附之也。既三不得附四，则无所解。今须解拇，由不当位也。

六五：君子维有解，吉。有孚于小人。

居尊履中而应乎刚，可以有解而获吉矣。以君子之道解难释险，小人虽间，犹知服之而无怨矣。故曰“有孚于小人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君子维有解吉”者，六五，居尊履中而应于刚，是有君子之德。君子当此之时，可以解于险难。维，辞也。有解于难，所以获吉，故曰“君子维有解吉”也。“有孚于小人”者，以君子之道解难，则小人皆信服之，故曰“有孚于小人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有解，小人退也。

正义曰：小人谓作难者，信君子之德，故退而畏服之。

上六：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，无不利。

初为四应，二为五应，三不应上，失位负乘，处下体之上，故曰“高墉”。墉非隼之所处，高非三之所履，上六居动之上，为解之极，将解荒悖而除秽乱者也。故用射之，极而后动，成而后举，故必“获之”，而“无不利”也。

“上六”至“无不利”。

○正义曰：隼者，贪残之鸟，鸇鹞之属。墉，墙也。六三失位负乘，不应于上，即是罪衅之人，故以譬于集。此借飞鸟为喻，而居下体之上，其犹隼处高墉。隼之为鸟，宜在山林，集于人家“高墉”，必为人所缴射，以譬六三处于高位，必当被人所诛讨。上六居动之上，为解之极，将解之荒悖而除秽乱，故用射之也。“极而后动，成而后举，故必获之，而无不利”，故曰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无不利”也。公者臣之极。上六以阴居上，故谓之“公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公用射隼”，以解悖也。

正义曰：“解悖也”者，悖，逆也。六三失位负乘，不应于上，是悖逆之人也。上六居动之上，能除解六三之荒悖，故云“以解悖也”。

(损)



艮上

兑下

损，有孚，元吉，无咎可贞，利有攸往。曷之用？二簋可用享。

疏 “损有孚”至“可用享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损”者减损之名，此卦明损下益上，故谓之“损”。“损”之为义，“损下益上”，损刚益柔。损下益上，非补不足者也。损刚益柔，非长君子之道者也。若不以诚信，则涉谄谀而有咎，故必“有孚”，然后大吉，无咎可正，而“利有攸往”矣，故曰：“损有孚，元吉，无咎可贞，利有攸往”也。先儒皆以无咎、可贞，各自为义，言既吉而无咎，则可以为正。准下王注《彖》辞云：“损下而不为邪，益上而不为谄，则何咎而可正。”然则王意以无咎、可贞共成一义，故庄氏云：“若行损有咎，则须补过以正其失。”今行损用信，则是无咎可正，故云“无咎可贞”。窃谓庄氏之言得正旨矣。“曷之用，二簋可用享”者，明行损之礼，贵夫诚信，不在于丰。既行损以信，何用丰为？二簋至约，可用享祭矣，故曰“曷之用，二簋可用享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损，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

艮为阳，兑为阴。凡阴顺于阳者也。阳止于上，阴说而顺，损下益上，上行之义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就二体释卦名之义，艮，阳卦，为止。兑，阴卦，为说。阳止于上，阴说而顺之，是下自减损以奉于上，“上行”之谓也。

损而有孚，元吉，无咎可贞，利有攸往。

损之为道，“损下益上”，损刚益柔也。损下益上，非补不足也。损刚益柔，非长君子之道也。为损而可以获吉，其唯有孚乎？“损而有孚”，则“元吉”，“无咎”而可正，“利有攸往”矣。“损刚

益柔”，不以消刚。“损柔益上”，不以盈上，损刚而不为邪，益上而不为谄，则何咎而可正？虽不能拯济大难，以斯有往，物无距也。

正义曰：卦有“元吉”已下等事，由于“有孚”，故加一“而”字，则其义可见矣。

“曷之用”？

曷，辞也。“曷之用”，言何以丰为也。

“二簋可用享”。

二簋，质薄之器也。行损以信，虽二簋而可用享。

正义曰：“曷之用二簋可用享”者，举《经》明之，皆为损而有孚，故得如此。

二簋应有时，

至约之道，不可常也。

正义曰：申明二簋之礼，不可为常。二簋至约，惟在损时应时行之，非时不可也。

损刚益柔有时。

下不敢刚，贵于上行，“损刚益柔”之谓也。刚为德长，损之不可以为常也。

正义曰：明“损下益上”之道，亦不可为常。损之所以能“损下益上”者，以下不敢刚亢，贵于奉上，则是损于刚亢而益柔顺也。“损刚”者，谓损兑之阳爻也。“益柔”者，谓益艮之阴爻也。人之为德，须备刚柔，就刚柔之中，刚为德长。既为德长，不可恒减，故损之“有时”。

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

自然之质，各定其分，短者不为不足，长者不为有余，损益将何加焉？非道之常，故必“与时偕行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盈虚”者，鳧足短而任性，鹤胫长而自然。此又云“与时偕行”者，上既言“损刚益柔”，不可常用，此又泛明损益之事，体非恒理，自然之质，各定其分。鳧足非短，鹤胫非长，何须损我以益人。虚此以盈彼，但有时宜用，故应持而行，故曰“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泽，损。

山下有泽，损之象也。

正义曰：泽在山下，泽卑山高，似泽之自损，以崇山之象也。

君子以惩忿窒欲。

可损之善，莫善忿欲也。

正义曰：君子以法此损道，以惩止忿怒，窒塞情欲。夫人之情也，感物而动，境有顺逆，故情有忿欲。惩者息其既往，窒者闭其将来。忿欲皆有往来，惩窒互文而相足也。

初九：已事遄往，无咎，酌损之。

损之为道，“损下益上”，损刚益柔，以应其时者也。居于下极，损刚奉柔，则不可以逸。处损之始，则不可以盈，事已则往，不敢宴安，乃获“无咎”也。刚以奉柔，虽免乎咎，犹未亲也。故既获无咎，复自“酌损”，乃得“合志”也。遄，速也。

正义曰：“已事遄往无咎”者，已，竟也。遄，速也。损之为道，“损下益上”，如人臣欲自损己奉上。然各有所掌，若废事而往，咎莫大焉。若事已不往，则为傲慢。竟事速往，乃得无咎，故曰“已事遄往无咎也”。“酌损之”者，刚胜则柔危，以刚奉柔，初未见亲也。故须酌而减损之，乃得“合志”，故曰“酌损之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已事遄往”，尚合志也。

尚合于志，欲速往也。

正义曰：“尚合志”者，尚，庶几也，所以竟事速往，庶几与上合志也。

九二：利贞，征凶。弗损，益之。

柔不可以全益，刚不可以全削，下不可以无正。初九已损刚以顺柔，九二履中，而复损己以益柔，则剥道成焉，故不可遄往而“利贞”也。进之于柔，则凶矣，故曰“征凶”也。故九二不损而务益，以中为志也。

正义曰：柔不可以全益，刚不可以全削，下不可以无正。初九已损刚以益柔，为顺六四为初六，九二复损己以益六五为六二，则成剥卦矣。故九二利以居而守正，进之于柔则凶，故曰“利贞，征凶也。”既征凶，故九二不损己而务益，故曰“不损益之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九二利贞”，中以为志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中以为志”者，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贞，不损益之，良由居中，以中为志，故损益得其节适也。

六三：三人行则损一人，一人行则得其友。

损之为道，“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”。三人，谓自六三已上三阴也。三阴并行，以承于上，则上失其友，内无其主，名之曰“益”，其实乃“损”。故天地相应，乃得化醇；男女匹配，乃得化生。阴阳不对，生可得乎？故六三独行，乃得其友。二阴俱行，则必疑矣。

●“六三”至“得其友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六三处损之时，居于下体。损之为义，“其道上行”。“三人，谓自六三已上三阴”。上一人，谓上九也。下一人，谓六三也。夫阴阳相应，万物化醇，男女匹配，故能生育，六三应于上九，上有二阴，六四、六五也。损道上行，有相从之义。若与二阴并己俱行，虽欲益上九一人，更使上九怀疑，疑则失其适匹之义也。名之曰“益”，即不是减损，其实损之也，故曰“三人行则损一人”。若六三一人独行，则上九纳己无疑，则得其友矣，故曰“一人行则得其友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一人行”，三则疑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三则疑”者，言一人则可，三人益加疑惑也。

六四：损其疾，使遄有喜，无咎。

履得其位，以柔纳刚，能损其疾也。疾何可久？故速乃有喜。损疾以离其咎，有喜乃免，故使速乃有喜，有喜乃“无咎”也。

●“六四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疾”者相思之疾也。初九自损己遄往，己以正道速纳，阴阳相会，同志斯来，无复企予之疾，故曰“损其疾”。疾何可久，速乃有喜，有喜乃无咎，故曰“使遄有喜，无咎”。

●注“履得其位”至“有喜乃无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速乃有喜，有喜乃无咎”者，相感而久不相会，则有勤望之忧，故“速乃有喜”。初九自损以益四，四不速纳，则有失益之咎也，故曰“有喜乃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损其疾”，亦可喜也。

正义曰：“亦可喜”者，《诗》曰：“亦既见止”，“我心则降。”不亦有喜乎？

六五：或益之，十朋之龟，弗克违，元吉。

以柔居尊而为损道，江海处下，百谷归之，履尊以损，则或益之矣。朋，党也。龟者，决疑之物也。阴非先唱，柔非自任，尊以自居，损以守之。故人用其力，事顺其功。智者虑能，明者虑策，弗能违也，则众才之用尽矣，获益而得“十朋之龟”，足以尽天人之助也。

“六五”至“元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六五居尊以柔而在乎损，而能自抑损者也。居尊而能自抑损，则天下莫不归而益之，故曰“或益之”也。或者，言有也，言其不自益之，有人来益之也。朋者，党也。龟者，决疑之物也。阴不先唱，柔不自任，“尊以自居，损以守之”，则人用其力，事竭其功，“智者虑能，明者虑策”，而不能违也。朋至不违，则群才之用尽矣，故曰“十朋之龟，弗克违”也。群才毕用，自尊委人，天人并助，故曰“元吉”。

注“以柔居尊”至“天人之助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朋，党也”者，马、郑皆案《尔雅》云：“十朋之龟者，一曰神龟，二曰灵龟，三曰摄龟，四曰宝龟，五曰文龟，六曰筮龟，七曰山龟，八曰泽龟，九曰水龟，十曰火龟。”

《象》曰：六五，“元吉”，自上祐也。

正义曰：“自上祐”者，上谓天也，故与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”义同也。

上九：弗损，益之，无咎，贞吉，利有攸往。得臣无家。

处损之终，上无所奉，损终反益。刚德不损，乃反益之，而不忧于咎。用正而吉，不制于柔，刚德遂长，故曰“弗损，益之，无咎，贞吉，利有攸往”也。居上乘柔，处损之极，尚夫刚德，为物所归，故曰“得臣”。得臣则天下为一，故“无家”也。

“上九”至“得臣无家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弗损益之，无咎，贞吉”者，损之为义，“损下益上”。上九处损之极，上无所奉，损终反益，故曰“弗损益之”也。

既“刚德不损，乃反益之”，则不忧于咎，“用正而吉”，故曰“无咎，贞吉”也。“利有攸往”者，不利于柔，不使三阴俱进，不疑其志，“刚德遂长”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也。又能自守刚阳，不为柔之所制，岂惟“无咎、贞吉”而已，所往亦无不利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，义两存也。“得臣无家”者，居上乘柔，处损之极尊。夫刚德“为物所归”，故曰“得臣”。“得臣则以天下为一”，故曰“无家”。“无家”者，光宅天下，无适一家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弗损益之”，大得志也。

正义曰：“大得志”者，刚德不损，“为物所归”，故“大得志也”。

(益)



巽上

震下

益，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益”者，增足之名，损上益下，故谓之益。下已有矣，而上更益之，明圣人利物之无已也。损卦则损下益上，益卦则损上益下，得名皆就下而不据上者，向秀云：“明王之道，志在惠下，故取下谓之损，与下谓之益。”既上行惠下之道，利益万物，动而无违，何往不利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。以益涉难，理绝险阻，故曰“利涉大川”。

《彖》曰：益，损上益下，民说无疆。

震，阳也。巽，阴也。巽非违震者也。处上而巽，不违于下，“损上益下”之谓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就二体释卦名之义。柔损在上，刚动在下，上巽不违于下，“损上益下”之义也。既居上者能自损以益下，则下民欢说，无复疆限。益卦所以名益者，正以“损上益下，民说无疆”者也。

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“利有攸往”，中正有庆。

五处中正，“自上下下”，故“有庆”也。以中正有庆之德，有攸往也，何适而不利哉！

疏 正义曰：此就九五之爻，释“利有攸往，中正有庆”也。五处中正，能“自上下下”，则其道光大，为天下之所庆顺也。“以中正有庆之德”，故所往无不利焉。益之所以“利有攸往”者，正谓中正有庆故也。

利涉大川，木道乃行。

木者，以涉大川为常而不溺者也。以益涉难，同乎“木”也。

正义曰：此取譬以释“利涉大川”也。木体轻浮，以涉大川为常而不溺也。以益涉难，如木道之涉川。涉川无害，方见益之为利，故云“利涉大川，木道乃行”也。

益动而巽，日进无疆。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。

损上益下。

正义曰：“益动而巽，日进无疆”者，自此已下，广明益义。前则就二体明损上益下以释卦名，以下有动求，上能巽接，是“损上益下”之义。今执二体更明得益之方也。若动而骄盈，则彼损无已。若动而卑巽，则进益无疆，故曰“益动而巽，日进无疆”。“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”者，此就天地广明益之大义也。天施气于地，地受气而化生，亦是“损上益下”义也。其施化之益，无有方所，故曰“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”。

凡益之道，与时偕行。

益之为用，施未足也。满而益之，害之道也。故“凡益之道，与时偕行”也。

正义曰：虽施益无方，不可恒用，当应时行之，故举“凡益”总结之，故曰“凡益之道，与时偕行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风雷，益。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。

迁善改过，益莫大焉。

正义曰：《子夏传》云：“雷以动之，风以散之，万物皆盈。”孟僖亦与此同其意。言必须雷动于前，风散于后，然后万物皆益。如二月启蛰之后，风以长物，八月收声之后，风以残物。风之为益，其在雷后，故曰“风雷，益”也。迁谓迁徙慕尚，改谓改更惩止，迁善改过，益莫大焉，故君子求益，以“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”也。六子之中，并有益物，犹取雷风者。何晏云：“取其最长可久之义也。”

初九：利用为大作，元吉，无咎。

处益之初，居动之始。体夫刚德，以莅其事而之乎巽，以斯大作，必获大功。夫居下非“厚事”之地，在卑非任重之处，大作非小功所济，故“元吉”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

䷩ 正义曰：“大作”谓兴作大事也。初九处益之初，居动之始，有兴作大事之端，又体刚能干，应巽不违，有堪建大功之德，故曰“利用为大作”也。然有其才而无其位，得其时而无其处，虽有殊功，人不与也。时人不与，则咎过生焉。故必“元吉”，乃得“无咎”，故曰“元吉，无咎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元吉，无咎”，下不厚事也。

时可以大作，而下不可以厚事，得其时而无其处，故“元吉”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

䷩ 正义曰：“下不厚事”者，厚事犹大事也。

六二：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，永贞吉。王用享于帝，吉。

以柔居中，而得其位。处内履中，居益以冲。益自外来，不召自至，不先不违，则朋龟献策，同于损卦六五之位，位不当尊故吉在“永贞”也。帝者，生物之主，兴益之宗，出震而齐巽者也。六二居益之中，体柔当位，而应于巽，享帝之美，在此时也。

䷩ “六二”至“王用享于帝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六二体柔居中，当位应巽，是居益而能用谦冲者也。居益用谦，则物“自外来”，朋龟献策，弗能违也。同于损卦六五之位，故曰“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”也。然位不当尊，故永贞乃吉，故曰“永贞吉”。帝，天也。王用此时，以享祭于帝，明灵降福，故曰“王用享于帝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或益之”，自外来也。

䷩ 正义曰：“自外来”者，明益之者从外自来，不召而至也。

六三：益之，用凶事，无咎。有孚中行，告公用圭。

以阴居阳，求益者也，故曰“益之”。益不外来，己自为之，

物所不与，故在谦则戮，救凶则免。以阴居阳，处下卦之上，壮之甚也。用救衰危，物所恃也，故“用凶事”，乃得“无咎”也。若能益不为私，志在救难，壮不至亢，不失中行，以此告公，国主所任也；用圭之礼，备此道矣，故曰“有孚，中行，告公用圭”也。公者，臣之极也。凡事足以施天下，则称王，次天下之大者，则称公。六三之才，不足以告王，足以告公，而得用圭也，故曰“中行告公用圭”也。

●疏 “六三”至“告公用圭”。

○正义曰：六三以阴居阳，不能谦退，是求益者也，故曰“益之”。“益不外来，己自为之，物所不与”。若以谦道责之，则理合诛戮。若以救凶原之，则情在可恕。然此六三，“以阴居阳，处下卦之上，壮之甚也”。用此以救衰危，则物之所恃，所以“用凶事”而得免咎，故曰“益之，用凶事，无咎”。若能求益不为私己，志在救难，为壮不至亢极，能适于时，是有信实而得中行，故曰“有孚中行”也。用此“有孚中行”之德，执圭以告于公，公必任之以救衰危之事，故曰“告公用圭”。

●注 “以阴居阳”至“告公用圭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告王者宜以文德燮理，使天下人宁，不当恒以救凶，用志褊狭也。

《象》曰：益“用凶事”，固有之也。

用施凶事，乃得固有之也。

●疏 正文曰：“固有之”者，明其为救凶，则不可求益；施之凶事，乃得固有其功也。

六四：中行，告公从，利用为依迁国。

居益之时，处巽之始，体柔当位，在上应下。卑不穷下，高不处亢，位虽不中，用“中行”者也。以斯告公，何有不从？以斯“依迁”，谁有不纳也？

●疏 正义曰：六四：居益之时，处巽之始，体柔当位，在上应

下，卑不穷下，高不处亢，位虽不中，用中行者也”，故曰“中行”也。以此中行之德，有事以告于公，公必从之，故曰“告公从”也。用此道以依人而迁国者，人无不纳，故曰“利用为依迁国”也。迁国，国之大事，明以中行，虽有大事，而无不利，如“周之东迁晋郑焉依”之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告公从”，以益志也。

志得益也。

䷩ 正义曰：“以益志”者，既为公所从，其志得益也。

九五：有孚惠心，勿问元吉。有孚，惠我德。

得位履尊，为益之主者也。为益之大，莫大于信。为惠之大，莫大于心。因民所利而利之焉，惠而不费，惠心者也。信以惠心，尽物之愿，固不待问而“元吉有孚惠我德”也。以诚惠物，物亦应之，故曰“有孚惠我德”也。

䷩ 正义曰：九五得位处尊，为益之主，兼张德义，以益物者也。“为益之大，莫大于信。为惠之大，莫大于心。因民所利而利之焉，惠而不费，惠心者也”。有惠有信，尽物之愿，必获元吉，不待疑问，故曰“有孚惠心，勿问元吉”。我既以信，惠被于物，物亦以信，惠归于我，故曰“有孚，惠我德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有孚惠心”，勿问之矣。“惠我德”，大得志也。

䷩ 正义曰：“大得志”者，天下皆以信惠归我，则可以得志于天下，故曰“大得志”也。

上九：莫益之，或击之，立心勿恒，凶。

处益之极，过盈者也。求益无已，心无恒者也。无厌之求，人弗与也。独唱莫和，是“偏辞也”。人道恶盈，怨者非一，故曰“或击之”也。

䷩ 正义曰：上九处益之极，益之过甚者也。求益无厌，怨者非一，故曰“莫益之，或击之”也。勿犹无也，求益无已，是“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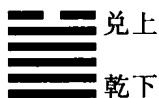
心无恒”者也。无恒之人，必凶咎之所集，故曰“立心勿恒，凶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莫益之”，偏辞也。“或击之”，自外来也。

正义曰：“偏辞”者，此有求而彼不应，是“偏辞也”。“自外来”者，怨者非一，不待召也，故曰“自外来也”。

周易兼义下经夬传卷第五

(夬)



兑上

乾下

夬，扬于王庭，孚号有厉。告自邑，不利即戎。利有攸往。

夬与剥反者也。剥以柔变刚，至于刚几尽。夬以刚决柔，如剥之消刚。刚陨则君子道消，柔消则小人道陨。君子道消，则刚正之德不可得直道而用，刑罚之威不可得坦然而行。“扬于王庭”，其道公也。

●“夬扬于王庭”至“利有攸往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夬，决也。此阴消阳息之卦也。阳长至五，五阳共决一阴，故名为“夬”也。“扬于王庭”者，明行决断之法，夬以刚决柔，施之于人，则是君子决小人也。王庭是百官所在之处，以君子决小人，故可以显然发扬决断之事于王者之庭，示公正而无私隐也，故曰“扬于王庭”也。“孚号有厉”者，号，号令也。行决之法，先须号令。夬以刚决柔，则是用明信之法而宣其号令，如此即柔邪者危，故曰“孚号有厉”也。以刚制断，行令于邑可也。若用刚即戎，尚力取胜，为物所疾，以此用师，必有不利，故曰“告自邑，不利即戎”。虽“不利即戎”，然刚德不长，则柔邪不消。故阳爻宜有所往，夬道乃成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夬，决也，刚决柔也。健而说，决而和。

“健而说”，则“决而和”矣。

●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决而和”。

○正义曰：夬，决也。“刚决柔”者，此就爻释卦名也。“健而说，决而和”者，此就二体之义，明决而能和。乾健而兑说，健则能决，说则能和，故曰“决而和”也。

“扬于王庭”，柔乘五刚也。

刚德齐长，一柔为逆，众所同诛，而无忌者也，故可“扬于王庭”。

正义曰：此因一阴而居五阳之上，释行决之法。以刚德齐长，一柔为逆，众所同诛，诛而无忌也，故曰“扬于王庭”。言所以得显然“扬于王庭”者，只谓柔乘五刚也。

“孚号有厉”，其危乃光也。

刚正明信以宣其令，则柔邪者危，故曰“其危乃光也”。

正义曰：以明信而宣号令，即柔邪者危厉，危厉之理，分明可见，故曰“其危乃光也”。

“告自邑，不利即戎”，所尚乃穷也。

以刚断制，告令可也。“告自邑”，谓行令于邑也。用刚即戎，尚力取胜也。尚力取胜，物所同疾也。

正义曰：刚克之道，不可常行。若专用威猛，以此即戎，则便为尚力取胜，即是决而不和，其道穷矣。行决所以惟“告自邑，不利即戎”者，只谓所尚乃穷故也。

“利有攸往”，刚长乃终也。

刚德愈长，柔邪愈消，故“利有攸往”，道乃成也。

正义曰：终成也，刚长柔消，夬道乃成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于天，夬。君子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。

“泽上于天”，夬之象也。“泽上于天”，必来下润，“施禄及下”之义也。夬者，明法而决断之象也。忌，止也。法明断严，不可以慢，故“居德”以明禁也。施而能严，严而能施，健而能说，决而能和，美之道也。

“《象》曰”至“居德则忌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泽上于天，夬”者，泽性润下，虽复“泽上于天”，决来下润，此事必然，故是“夬”之象也。“君子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”者，忌，禁也。“决”有二义，《象》则泽来润下，

《彖》则明法决断，所以君子法此夬义。威惠兼施，虽复施禄及下，其在身居德，复须明其禁令，合于健而能说，决而能和，故曰“君子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”也。

初九：壮于前趾，往不胜，为咎。

居健之初，为决之始，宜审其策，以行其事。壮其前趾，往而不胜，宜其咎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初九居夬之初，当须审其筹策，然后乃往。而体健处下，徒欲果决壮健，前进其趾，以此而往，必不克胜，非决之谋，所以“为咎”，故曰“初九，壮于前趾，往不胜，为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不胜而往，咎也。

不胜之理，在往前也。

疏 正义曰：《经》称“往不胜，为咎”，象云“不胜而往，咎”翻其文者，盖暴虎冯河，孔子所忌，谬于用壮，必无胜理。孰知不胜，果决而往，所以致于咎过。故注云“不胜之理，在往前”也。

九二：惕号，莫夜有戎，勿恤。

居健履中，以斯决事，能审己度而不疑者也。故虽有惕惧号呼，莫夜有戎，不忧不惑，故“勿恤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九二体健居中，能决其事，而无疑惑者也。虽复有人惕惧号呼，语之云莫夜必有戎卒来害己，能审己度，不惑不忧，故“勿恤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有戎勿恤”，得中道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得中道”者，决事而得中道，故不以有戎为忧，故云“得中道”也。

九三：壮于頄，有凶。君子夬夬，独行，遇雨若濡。有愠，无咎。

頄，面颊也，谓上六也。最处体上，故曰“权”也。剥之六三，以应阳为善。夫刚长则君子道兴，阴盛则小人道长。然则处阴长而助阳则善，处刚长而助柔则凶矣。夬为刚长，而三独应上六，助于小人，是以凶也。君子处之，必能弃夫情累，决之不疑，故曰“夬夬”也。若不与众阳为群，而独行殊志，应于小人，则受其困焉。“遇雨若濡”，有恨而无所咎也。

䷗ “九三壮于頄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壮于頄，有凶”者，頄，面权也，谓上六也。言九三处夬之时，独应上六，助于小人，是以凶也。若剥之六三，处阴长之明而应上，是助阳为善。今九三处刚长之时，独助阴为凶也。“君子夬夬”者，君子之人，若于此时，能弃其情累，不受于应，在于决断而无滞，是“夬夬”也。“独行，遇雨若濡，有愠无咎”者，若不能决断，殊于众阳，应于小人，则受濡湿其衣，自为怨恨，无咎责于人，故曰“有愠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君子夬夬”，终无咎也。

䷗ 正义曰：众阳决阴，独与上六相应，是有咎也。若能“夬夬”，决之不疑，则“终无咎”矣。然则象云“无咎”，自释“君子夬夬”，非经之“无咎”也。

九四：臀无肤，其行次且。牵羊悔亡，闻言不信。

不刚而进，非己所据，必见侵伤，失其所安，故“臀无肤，其行次且”也。羊者，抵狼难移之物，谓五也。五为夬主，非下所侵。若牵于五，则可得“悔亡”而已。刚亢不能纳言，自任所处，闻言不信，以斯而行，凶可知矣。

䷗ “九四臀无肤”至“闻言不信”。

○正文曰：“臀无肤，其行次且”者，九四据下三阳，位又不正，下刚而进，必见侵伤，侵伤则居不得安，若“臀无肤”矣。“次且”，行不前进也。臀之无肤，居既失安，行亦不进，故曰“臀无肤，其行次且”也。“牵羊悔亡，闻言不信”者，羊者，抵狼难移之物，谓五也。居尊当位，为夬之主，下不敢侵。若牵于五，则可得悔亡，故曰“牵羊悔亡”。然四亦是刚阳，各亢所处，虽复闻牵羊之言，不肯信服事于五，故曰“闻言不信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其行次且”，位不当也。“闻言不信”，聪不明也。

同于噬嗑灭耳之“凶”。

䷗ “聪不明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聪不明”者，聪，听也。良由听之不明，故闻言不信也。

●注“同于噬嗑灭耳之凶”。

○正义曰：四既闻言不信，不肯牵系于五，则必被侵克致凶。而《经》无凶文，《象》称“聪不明”者，与噬嗑上九辞同，彼以不明释凶，知此亦为凶也。

九五：苋陆夬夬，中行无咎。

苋陆，草之柔脆者也。夬之至易，故曰“夬夬”也。夬之为义，以刚决柔，以君子除小人者也。而五处尊位，最比小人，躬自决者也。以至尊而敌至贱，虽其克胜，未足多也。处中而行，足以免咎而已，未足光也。

疏 “九五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苋陆，草之柔脆者也。夬之为义，以刚决柔，以君子除小人者也。”五处尊位，为夬之主，亲决上六，决之至易也，如决苋草然，故曰“苋陆夬夬”也。但以至尊而敌于至贱，虽其克胜，不足贵也。特以中行之故，才得无咎，故曰“中行无咎”。

●注“苋陆，草之柔脆者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苋陆，草之柔脆”者，子夏《传》云：“苋陆，木根，草茎，刚下柔上也。”马融、郑玄、王肃皆云“苋陆，一名商陆”，皆以苋陆为一。黄遇云：“苋，人苋也。陆，商陆也。”以苋陆为二。案：《注》直云“草之柔脆”者，亦以为一同于子夏等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中行无咎”，中未光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中未光”者，虽复居中而行，以其亲决上六，以尊敌卑，未足以为光大也。

上六：无号，终有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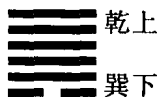
处夬之极，小人在上，君子道长，众所共弃，故非号咷所能延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上六，居夬之极，以小人而居群阳之上，众共弃也。君子道长，小人必凶。非号咷所免，故禁其号咷，曰“无号终有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无号”之“凶”，终不可长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终不可长”者，长，延也。凶危若此，非号咷所能延，故曰“终不可长也”。

(姤)



乾上

巽下

姤，女壮，勿用取女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姤，遇也。”此卦一柔而遇五刚，故名为“姤”。施之于人，则是一女而遇五男，为壮至甚，故戒之曰“此女壮甚，勿用取此女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姤，遇也。柔遇刚也。

施之于人，即女遇男也。一女而遇五男，为壮至甚，故不可取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就爻释卦名，以初六一柔而上遇五刚，所以名“遇”，而用释卦辞“女壮，勿用取女”之义也。

“勿用取女”，不可与长也。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也。

正乃功成也。

疏 “勿用取女”至“品物咸章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勿用取女，不可与长”者，女之为体，婉婉贞顺，方可期之偕老。淫壮若此，不可与之长久，故“勿用取女”。“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”者，已下广明遇义。卦得遇名，本由一柔与五刚相遇，故遇辞非美，就卦而取，遂言遇不可用，是“勿用取女”也。故孔子更就天地叹美“遇”之为义不可废也。天地若各亢所，不相交遇，则万品庶物，无由彰显，必须二气相遇，乃得化生，故曰“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”。

刚遇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

化乃大行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庄氏云：“一女而遇五男，既不可取，天地匹配，则能成品物。”由是言之，若刚遇中正之柔，男得幽贞之女，则天下人伦之化，乃得大行也。

姤之时义大矣哉！

凡言义者，不尽于所见，中有意谓者也。

●“姤之时义大矣哉”！

○正义曰：上既博美，此又结叹，欲就卦而取义。但是一女而遇五男，不足称美，博论“天地相遇”，乃致“品物咸章”，然后“姤之时义大矣哉”！

●注“凡言义者”至“有意谓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《注》总为称义发例，故曰“凡言”也。就卦以验名义，只是女遇于男，博寻遇之深旨，乃至道该天地，故云“不尽于所见，中有意谓”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下有风，姤。后以施命诰四方。

●正义曰：风行天下，则无物不遇，故为遇象。“后以施命诰四方”者，风行草偃，天之威令，故人君法此，以施教命，诰于四方也。

初六：系于金柅，贞吉。有攸往，见凶。羸豕孚蹢躅。

金者，坚刚之物。柅者，制动之主，谓九四也。初六处遇之始，以一柔而承五刚，体夫躁质，得遇而通，散而无主，自纵者也。柔之为物，不可以不牵。臣妾之道，不可以不贞，故必系于正应，乃得“贞吉”也。若不牵于一，而有攸往行，则唯凶是见矣。羸豕，谓牝豕也。群豕之中，羸强而牝弱，故谓之“羸豕”也。孚，犹务躁也。夫阴质而躁恣者，羸豕特甚焉，言以不贞之阴，失其所牵，其为淫丑，若羸豕之孚务蹢躅也。

●“初六系于金柅”至“羸豕孚蹢躅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系于金柅，贞吉”者，金者，坚刚之物。柅者，制动之主，谓九四也。初六阴质，若系于正，应以从于四，则贞而吉矣，故曰“系于金柅，贞吉”也。“有攸往，见凶”者，若不牵于一，而有所行往，则惟凶是见矣，故曰“有攸往，见凶”。“羸豕孚蹢躅”者，初六处遇之初，以一柔而承五刚，是不系金柅，有所往者也。不系而往，则如羸豕之务躁而蹢躅然也，故曰“羸豕孚蹢躅”。羸豕谓牝豕也。群豕之中，羸强而牝弱也，故谓牝豕为羸豕。阴质而淫躁，牝豕特甚焉，故取以为喻。

●注“柅者，制动之主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梘者，制动之主”，梘之为物，众说不同。王肃之徒皆为织绩之器，妇人所用。惟马云：“梘者，在车之下，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。”王注云：“梘，制动之主。”盖与马同。

《象》曰：“系于金梘”，柔道牵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柔道牵”者，阴柔之道，必须有所牵系也。

九二：包有鱼，无咎，不利宾。

初阴而穷下，故称“鱼”。不正之阴，处遇之始，不能逆近者也。初自乐来应己之厨，非为犯夺，故“无咎”也。擅人之物，以为己惠，义所不为，故“不利宾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庖有鱼、无咎”者，初六以阴而处下，故称鱼也。以不正之阴，处遇之始，不能逆于所近，故舍九四之正应，乐充九二之庖厨，故曰“九二，庖有鱼”。初自乐来，为己之厨，非为犯夺，故得“无咎”也。“不利宾者”，夫擅人之物，以为己惠，义所不为，故“不利宾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包有鱼”，义不及宾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义不及宾”者，言有他人之物，于义不可及宾也。

九三：臀无肤，其行次且，厉，无大咎。

处下体之极，而二据于初，不为己乘，居不获安，行无其应，不能牵据，以固所处，故曰“臀无肤，其行次且”也。然履得其位，非为妄处，不遇其时，故使危厉。灾非己招，是以“无大咎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阳之所据者，阴也。九三处下体之上，为内卦之主，以乘于二，无阴可据，居不获安，上又无应，不能牵据以固所处，同于夬卦九四之失据，故曰“臀无肤，其行次且”也。然履得其位，非为妄处，特以不遇其时，故致此危厉，灾非己招，故无大咎，故曰“厉无大咎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其行次且”，行未牵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行未牵”者，未能牵据，故“其行次且”，是“行未牵也”。

九四：包无鱼，起凶。

二有其鱼，故失之也。无民而动，失应而作，是以“凶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庖无鱼”者，二擅其应，故曰“庖无鱼”也。庖之无鱼，则是无民之义也。“起凶”者，起，动也。“无民而动，失应而作，是以凶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无鱼”之凶，远民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远民”者，阴为阳之民，为二所据，故曰“远民”也。

九五：以杞包瓜，含章，有陨自天。

杞之为物，生于肥地者也。包瓜为物，系而不食者也。九五履得尊位，而不遇其应，得地而不食，含章而未发，不遇其应，命未流行。然处得其所，体刚居中，志不舍命，不可倾陨，故曰“有陨自天”也。

疏 “九五以杞包瓜”至“有陨自天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以杞包瓜”者，杞之为物，生于肥地；匏瓜为物，系而不食，九五处得尊位而不遇，其应是得地而不食，故曰“以杞包瓜”也。“含章，有陨自天”者，不遇其应，命未流行，无物发起其美，故曰“含章”。然体刚居中，虽复当位，命未流行，而不能改其操，无能倾陨之者，故曰“有陨自天”，盖言惟天能陨之耳。

●注“杞之为物，生于肥地者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杞之为物，生于肥地者也”，先儒说杞，亦有不同。马云：“杞，大木也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杞梓皮革自楚往，则为杞梓之杞。”子夏《传》曰：“作杞包瓜。”薛虞《记》云：“杞，杞柳也。杞性柔刃，宜屈桡，似匏瓜。”又为杞柳之杞。案：王氏云“生于肥地”，盖以杞为今之枸杞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五“含章”，中正也。“有陨自天”，志不舍命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中正”者，中正故有美，无应故“含章”而不发。若非九五中正，则无美可含，故举爻位而言“中正”也。“志不舍命”者，虽命未流行，而居尊当位，“志不舍命”，故曰“不可倾陨”也。

上九：姤其角，吝，无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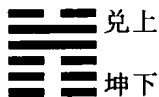
进之于极，无所复遇，遇角而已，故曰“姤其角”也。进而无遇，独恨而已，不与物争，其道不害，故无凶咎也。

䷌ 正义曰：“姤其角”者，角者，最处体上，上九进之于极，无所复遇，遇角而已，故曰“姤其角”也。“吝无咎”者，角非所安，与无遇等，故独恨而鄙吝也。然不与物争，其道不害，故无凶咎，故曰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姤其角”，上穷吝也。

䷌ 正义曰：“上穷吝”者，处于上穷，所以遇角而吝也。

(萃)



兑上

坤下

萃，亨。

聚乃通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萃”，卦名也，又萃聚也，聚集之义也。能招民聚物，使物归而聚己，故名为“萃”也。亨者，通也。拥隔不通，无由得聚，聚之为事，其道必通，故云“萃亨”。

王假有庙。

假，至也，王以聚至有庙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假，至也。天下崩离，则民怨神怒，虽复享祀，与无庙同。王至大聚之时，孝德乃昭，始可谓之“有庙”矣，故曰“王假有庙”。

利见大人，亨，利贞。

聚得大人，乃得通而利正也。

疏 正义曰：聚而无主，不散则乱。惟有大德之人，能弘正道，乃得常通而利正，故曰“利见大人，亨，利贞”也。

用大牲，吉。

全乎聚道，“用大牲乃吉”也。聚道不全，而用大牲，神不福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大人为王，聚道乃全，以此而用大牲，神明降福。故曰“用大牲，吉也”。

利有攸往。

疏 正义曰：人聚神祐，何往不利？故曰“利有攸往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萃，聚也。顺以说，刚中而应，故“聚”也。

但“顺而说”，则邪佞之道也。刚而违于中应，则强亢之德也。何由得聚？顺说而以刚为主，主刚而履中，履中以应，故得聚也。

疏 “《象》曰”至“故聚也”。

○正义曰：萃，聚者，训“萃”名也。“顺以说，刚中而应，故聚”者，此就二体及九五之爻释所以能聚也。若全用顺说，则邪佞之道兴；全用刚阳，而违于中应，则强亢之德著，何由得聚？今“顺以说”，而刚为主，则非邪佞也。应不失中，则非偏亢也。如此方能聚物，故曰“顺以说，刚中而应，故聚也”。

“王假有庙”，致孝享也。

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享，献也。聚道既全，可以至于“有庙”，设祭祀而“致孝享”也。

“利见大人，亨”，聚以正也。

大人，体中正者也。通众以正，聚乃得全也。

疏 正义曰：释聚所以利见大人，乃得通而利正者，良由大人有中正之德，能以正道通而化之，然后聚道得全，故曰“聚以正也”。

用大牲，吉，利有攸往，顺天命也。

“顺以说”而不损刚，“顺天命”者也。天德刚而不违中，顺天则说，而以刚为主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天之为德，刚不违中，今“顺以说”，而以刚为主，是“顺天命”也。动顺天命，可以享于神明，无往不利，所以得用大牲，吉。“利有攸往”者，只为“顺天命”也。

观其所聚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情同而后乃聚，气合而后乃群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广明萃义而叹美之也。凡物所以得聚者，由情同也。情志若乖，无由得聚，故“观其所聚，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”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于地，萃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

聚而无防，则众心生。

疏 正义曰：泽上于地，则水潦聚，故曰“泽上于地，萃”也。除者，治也。人既聚会，不可无防备。故君子于此之时，修治戎器以戒备不虞也。

初六：有孚不终，乃乱乃萃。若号，一握为笑，勿

恤，往无咎。

有应在四而三承之，心怀嫌疑，故“有孚不终”也。不能守道，以结至好，迷务竞争，故“乃乱乃萃”也。一握者，小之貌也。为笑者，懦劣之貌也。己为正配，三以近宠，若安夫卑退，谦以自牧，则“勿恤”而“往无咎”也。

疏 “初六有孚”至“往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有孚不终，乃乱乃萃”者，初六有应在四，而三承之，萃聚之时，贵于近合，见三承四，疑四与三，始以中应相信，末以他意相阻，故曰“有孚不终”也。既心怀嫌疑，则情意迷乱，奔驰而行，萃不以礼，故曰“乃乱乃萃”。一握者，小之貌也，自比一握之问，言至小也。为笑者，非严毅之容，言懦劣也。己为正配，三以近宠。若自号比为一握之小，执其谦退之容，不与物争，则不忧于三，往必得合而“无咎”矣，故曰“若号一握为笑，勿恤，往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乃乱乃萃”，其志乱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其志乱”者，只为疑四与三，故志意迷乱也。

六二：引吉无咎，孚乃利用禴。

居萃之时，体柔当位，处坤之中，己独处正，与众相殊，异操而聚，民之多僻，独正者危。未能变体以远于害，故必见引，然后乃“吉”而“无咎”也。禴，殷春祭名也，四时祭之省者也。居聚之时，处于中正，而行以忠信致之。以省薄荐于鬼神也。

疏 “六二”至“利用禴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引吉无咎”者，萃之为体，贵相从就，聚道乃成。今六二以阴居阴，复在坤体，志于静退，则是守中未变，不欲相从者也。乖众违时，则致危害，故须牵引乃得“吉”而“无咎”也，故曰“引吉无咎”。“孚乃利用禴”者，禴，殷春祭之名也，四时之祭最薄者也。虽乖于众，志须牵引。然居中得正，忠信而行，故可以省薄祭于鬼神也，故曰“孚乃利用禴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引吉无咎”，中未变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中未变也”者，释其所以须引乃吉，良由居中未变。

六三：萃如，嗟如，无攸利。往无咎，小吝。

履非其位，以比于四，四亦失位。不正相聚，相聚不正，患所生也。干人之应，害所起也，故“萃如嗟如，无攸利”也。上六亦无应而独立，处极而忧危，思援而求朋，巽以待物者也。与其萃于不正，不若之于同志，故可以往而无咎也。二阴相合，犹不若一阴一阳之应，故有“小吝”也。

疏 “六三萃如嗟如”至“小吝”。

○正义曰：居萃之时，“履非其位，以比于四，四亦失位。不正相聚，相聚不正，患所生也。干人之应，害所起也”，故曰“萃如，嗟如，无攸利”也。“往无咎，小吝”者，“上六亦无应而独立，处极而忧危，思援而求朋，巽以待物者也。与其萃于不正，不若之于同志，故可往而无咎”。但以上六是阴，己又是阴，以“二阴相合，犹不若一阴一阳之应，故有小吝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往无咎”，上巽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以上体柔巽，以求其朋，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。

九四：大吉，无咎。

履非其位而下据三阴，得其所据，失其所处。处聚之时，不正而据，故必“大吉”，立夫大功，然后“无咎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以阳处阴，明履非其位。又不据三阴，得其所据，失其所处。处聚之时，不正而据，是其凶也。若以萃之时，立夫大功，获其大吉，乃得无咎，故曰“大吉，无咎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大吉无咎”，位不当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位不当”者，谓以阳居阴也。

九五：萃有位，无咎，匪孚。元永贞，悔亡。

处聚之时，最得盛位，故曰“萃有位”也。四专而据，己德不行，自守而已，故曰“无咎匪孚”。夫修仁守正，久必悔消，故曰“元永贞，悔亡”。

疏 “九五”至“悔亡”。

○正义曰：九五处聚之时，最得盛位，故曰“萃有位”也。既得盛位，所以“无咎”。“匪孚”者，良由四专而据，己德化不行，信不孚物，自守而已，故曰“无咎，匪孚”。若能修夫大德，久行其正，则其悔可消，故曰“元永贞，悔亡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萃有位”，志未光也。

䷥ 正义曰：“志未光也”者，虽有盛位，然德未行，久乃悔亡。今时志意未光大也。

上六：赍咨涕洟，无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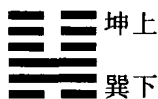
处聚之时，居于上极，五非所乘，内无应援。处上独立，近远无助，危莫甚焉。赍咨，嗟叹之辞也。若能知危之至，惧祸之深，忧病之甚，至于涕洟，不敢自安，亦众所不害，故得“无咎”也。

䷥ 正义曰：“赍咨”者，居萃之时，最处上极，五非所乘，内又无应，处上独立，无其援助，危亡之甚，居不获安，故“赍咨”而嗟叹也。若能知有危亡，惧害之深，忧危之甚，至于涕洟滂沱，如此居不获安，方得众所不害，故“无咎”矣。自目出曰涕，自鼻出曰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赍咨涕洟”，未安上也。

䷥ 正义曰：“未安上”者，未敢安居其上所乘也。

(升)



升，元亨，用见大人，勿恤。

巽顺可以升，阳爻不当尊位，无严刚之正，则未免于忧，故用见大人，乃“勿恤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升，元亨”者，“升”，卦名也。升者，登上之义，升而得大通，故曰“升，元亨”也。“用见大人，勿恤”者，升者，登也。阳爻不当尊位，无刚严之正，则未免于忧，故用见大德之人，然后乃得无忧恤，故曰“用见大人，勿恤”。

南征吉。

以柔之南，则丽乎大明也。

正义曰：非直须见大德之人，复宜适明阳之地。若以阴之阴，弥足其暗也。南是明阳之方，故云“南征吉”也。

《彖》曰：柔以时升。

柔以其时，乃得升也。

正义曰：“升”之为义，自下升高，故就六五居尊，以释名“升”之意。六五以阴柔之质，起升贵位，若不得时，则不能升耳，故曰“柔以时升”也。

巽而顺，刚中而应，是以大亨。

纯柔则不能自升，刚亢则物不从。既以时升，又“巽而顺，刚中而应”，以此而升，故得“大亨”。

正义曰：此就二体及九二之爻，释“元亨”之德也。“纯柔则不能自升，刚亢则物所不从”。卦体既巽且顺，爻又刚中而应于五，有此众德，故得“元亨”。

“用见大人，勿恤”，有庆也。“南征吉”，志行也。

巽顺以升，至于大明，“志行”之谓也。

正义曰：“用见大人，勿恤有庆”者，以大通之德，“用见

大人”，不忧否塞，必致庆善，故曰“有庆也”。“南征吉，志行”者，之于暗昧，则非其本志。今以柔顺而升大明，其志得行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中生木，升。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地中生木，升”者，“地中生木”，始于细微，以至高大，故为升象也。“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”者，地中生木，始于毫末，终至合抱。君子象之，以顺行其德，积其小善，以成大名，故《系辞》云：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”，是也。

初六：允升，大吉。

允，当也。巽卦三爻，皆升者也。虽无其应，处升之初，与九二、九三合志俱升。当升之时，升必大得，是以“大吉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允，当也。巽卦三爻，皆应升上，而二、三有应于五、六，升之不疑。惟初无应于上，恐不得升。当二、三升时，与之俱升，必大得矣，故曰“允升，大吉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允升大吉”，上合志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上谓二、三也，与之合志俱升，乃得“大吉”也。

九二：孚乃利用禴，无咎。

与五为应，往必见任。体夫刚德，进不求宠，闲邪存诚，志在大业，故乃利用纳约于神明矣。

疏 正义曰：九二与五为应，往升于五，必见信任，故曰“孚”。二体刚德，而履乎中，进不求宠，志在大业，用心如此，乃可荐其省约于神明而无咎也，故曰“孚乃利用禴，无咎”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之孚，有喜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有喜也”者，上升则为君所任，荐约则为神所享。斯之为喜，不亦宜乎？

九三：升虚邑。

履得其位，以阳升阴，以斯而举，莫之违距，故若“升虚邑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九三履得其位，升于上六，上六体是阴柔，不距于己，若升空虚之邑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升虚邑”，无所疑也。

往必得邑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无所疑”者，往必得邑，何所疑乎？

六四：王用亨于岐山，吉，无咎。

处升之际，下升而进，可纳而不可距也。距下之进，攘来自专，则殃咎至焉。若能不距而纳，顺物之情，以通庶志，则得“吉”而“无咎”矣。岐山之会，顺事之情，无不纳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王用亨于岐山”者，六四处升之际，下体二爻，皆来上升，可纳而不可距，事同文王岐山之会，故曰“王用亨于岐山也”。“吉无咎”者，若能纳而不距，顺物之情，则得吉而无咎，故曰“吉无咎也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王用亨于岐山”，顺事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顺事”者，顺物之情，而立功立事，故曰“顺事”也。

六五：贞吉，升阶。

升得尊位，体柔而应，纳而不距，任而不专，故得“贞吉，升阶”而尊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贞吉，升阶”者，六五以柔居尊位，纳于九二，不自专权，故得“贞吉，升阶”。保是尊贵而践阼矣，故曰“贞吉，升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贞吉，升阶”，大得志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大得志”者，居中而得其“贞吉”，处尊而保其“升阶”，志大得矣，故曰“大得志”也。

上六：冥升，利于不息之贞。

处升之极，进而不息者也。进而不息，故虽冥犹升也。故施于不息之正则可，用于为物之主则丧矣。终于不息，消之道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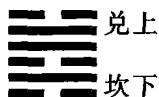
疏 正义曰：“冥升”者，冥犹暗也。处升之上，进而不已，则是虽冥犹升也，故曰“冥升”。“利于不息之贞”者，若冥升在上，陵物为主，则丧亡斯及；若洁己修身，施于为政，则以不息为美，故曰“利于不息之贞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冥升”在上，消不富也。

劳不可久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消不富”者，虽为政不息，交免危咎，然劳不可久，终致消衰，故曰“消不富”也。

(困)



兑上

坎下

困，亨。

困必通也。处穷而不能自通者，小人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困”者，穷厄委顿之名，道穷力竭，不能自济，故名为“困”。亨者，卦德也。小人遭困，则“穷斯滥矣”。君子遇之，则不改其操。君子处困而不失，其自通之道，故曰“困，亨”也。

贞，大人吉，无咎。

处困而得“无咎”，吉乃免也。

疏 正义曰：处困而能自通，必是履正体大之人，能济于困，然后得吉而“无咎”，故曰“贞，大人吉，无咎”也。

有言不信。

疏 正义曰：处困求济，在于正身修德。若巧言能辞，人所不信，则其道弥穷，故诫之以“有言不信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困，刚掩也。

刚见掩于柔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就二体以释卦名，兑阴卦为柔，坎阳卦为刚，坎在兑下，是“刚见掩于柔也”。刚应升进，今被柔掩，施之于人，其犹君子为小人所蔽以为困穷矣。

险以说，困而不失其所亨。

处险而不改其说，“困而不失其所亨”也。

疏 正义曰：此又就二体名训以释亨德也。坎险而兑说，所以困而能亨者，良由君子遇困，安其所遇，虽居险困之世，不失畅说之心，故曰“险以说，困而不失其所亨”也。

其唯君子乎？贞，大人吉，以刚中也。

处困而用刚，不失其中，履正而能体大者也。能正而不能大

博，未能济困者也，故曰“贞，大人吉”也。

正义曰：“其唯君子乎”者，结叹处困能通，非小人之事，唯君子能然也。“贞，大人吉，以刚中”者，此就二五之爻，释“贞，大人”之义。刚则正直，所以为贞，中而不偏，所以能大。若正而不大，未能济困，处困能济，济乃得吉而无咎也，故曰“贞，大人吉，以刚中”也。

有言不信，尚口乃穷也。

处困而言，不见信之时也。非行言之时，而欲用言以免，必穷者也。其吉在于“贞、大人”，口何为乎？

正义曰：处困求通，在于修德，非用言以免困。徒尚口说，更致困穷，故曰“尚口乃穷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无水，困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

泽无水，则水在泽下，水在泽下，困之象也。处困而屈其志者，小人也。“君子固穷”，道可忘乎？

正义曰：“泽无水，困”者，谓水在泽下，则泽上枯槁，万物皆困，故曰“泽无水困”也。“君子以致命遂志”者，君子之人，守道而死，虽遭困厄之世，期于致命丧身，必当遂其高志，不屈挠而移改也，故曰“致命遂志”也。

初六：臀困于株木，入于幽谷，三岁不覿。

最处底下，沉滞卑困，居无所安，故曰“臀困于株木”也。欲之其应，二隔其路，居则困于株木，进不获拯，必隐遁者也，故曰“入于幽谷”也。困之为道，不过数岁者也。以困而藏，困解乃出，故曰“三岁不覿”也。

“初六臀困于株”至“三岁不覿”。

正义曰：“臀困于株木”者，初六处困之时，以阴爻最居穷下，沉滞卑困，居不获安，若臀之困于株木，故曰“臀困于株木”也。“入于幽谷”者，有应在四，而二隔之，居则困株，进不获拯，势必隐遁者也，故曰“入于幽谷也”。“三岁不覿”者，困之为道，不过数岁，困穷乃出，故曰“三岁不覿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入于幽谷”，幽不明也。

言幽者，不明之辞也。入于不明，以自藏也。

正义曰：“幽不明”者，《象》辞惟释幽字，言幽者，正是

不明之辞，所以入不明，以自藏而避困也。释株者，初不谓之株也。

九二：困于酒食，朱紱方来，利用享祀。征凶，无咎。

以阳居阴，尚谦者也。居困之时，处得其中。体夫刚质，而用中履谦，应不在一，心无所私，盛莫先焉。夫谦以待物，物之所归；刚以处险，难之所济。履中则不失其宜，无应则心无私恃，以斯处困，物莫不至，不胜丰衍，故曰“困于酒食”，美之至矣。坎，北方之卦也。朱紱，南方之物也。处困以斯，能招异方者也，故曰“朱紱方来”也。丰衍盈盛，故“利用享祀”。盈而又进，倾之道也。以此而征，凶谁咎乎？故曰“征凶无咎”。

疏 “九二困于酒食”至“无咎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困于酒食”者，九二体刚居阴，处中无应。体刚则健，能济险也。居阴则谦，物所归也。处中则不失其宜，无应则心无私党。处困以斯，物莫不至，不胜丰衍，故曰“困于酒食”也。“朱紱方来，利用享祀”者，紱，祭服也。坎，北方之卦也。紱，南方之物。处困用谦，能招异方者也，故曰“朱紱方来”也。举异方者，明物无不至，酒食丰盈，异方归向，祭则受福，故曰“利用享祀”。“征凶无咎”者。盈而又进，倾败之道，以征必凶，故曰“征凶”。自进致凶，无所怨咎，故曰“无咎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困于酒食”，中有庆也。

疏 正义曰：“中有庆”者，言二以中德被物，物之所赖，故曰“有庆”也。

六三：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

石之为物，坚而不纳者也，谓四也。三以阴居阳，志武者也。四自纳初，不受己者。二非所据，刚非所乘。上比困石，下据蒺藜，无应而入，焉得配偶？在困处斯，凶其宜也。

疏 “六三困于石”至“不见其妻凶”。

○正义曰：“困于石，据于蒺藜”者，石之为物，坚刚而不可入也。蒺藜之草，有刺而不可践也。六三以阴居阳，志怀刚武，己又无应，欲上附于四，四自纳于初，不受己者也，故曰“困于石”

也。下欲比二，二又刚阳，非己所据，故曰“据于蒺藜”也。“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凶”者，无应而入，难得配偶，譬于入宫，不见其妻，处困以斯，凶其宜也，故曰“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据于蒺藜”，乘刚也。“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”，不祥也。

正义曰：“乘刚”者，明二为蒺藜也。“不祥也”者，祥，善也、吉也。不吉，必有凶也。

九四：来徐徐，困于金车。吝，有终。

“金车”，谓二也，二刚以载者也，故谓之金车。“徐徐”者，疑惧之辞也。志在于初而隔于二，履不当位，威令不行。弃之则不能，欲往则畏二，故曰“来徐徐，困于金车”也。有应而不能济之，故曰“吝”也。然以阳居阴，履谦之道，量力而处，不与二争，虽不当位，物终与之，故曰“有终”也。

“九四来徐徐”至“有终”。

○正义曰：何氏云：“九二以刚德胜，故曰‘金车’也。”“徐徐”者，疑惧之辞。九四有应于初而碍于九二，故曰“困于金车”。欲弃之，惜其配偶疑惧，而行不敢疾速，故“来徐徐”也。有应而不敢往，可耻可恨，故曰“吝”也。以阳居阴，不失谦道，为物之所与，故曰“有终”也。

《象》曰：“来徐徐”，志在下也。

下谓初也。

虽不当位，有与也。

正义曰：“有与”者，位虽不当，执谦之故，物所与也。

九五：剿刖，困于赤绂，乃徐有说，利用祭祀。

以阳居阳，任其壮者也。不能以谦致物，物则不附。忿物不附而用其壮猛，行其威刑，异方愈乖，遐迩愈叛。刑之欲以得，乃益所以失也，故曰“剿刖，困于赤绂”也。二以谦得之，五以刚失之，体在中直，能不遂迷困而徐能用其道者也。致物之功，不在于暴，故曰“徐”也。困而后乃徐，徐则有说矣，故曰“困于赤绂，乃徐有说”也。祭祀，所以受福也。履夫尊位，困而能改，不遂其迷以斯祭祀，必得福焉，故曰“利用祭祀”也。

“九五”至“利用祭祀”。

○正义曰：九五以阳居阳，用其刚壮，物不归己。见物不归，而用威刑，行其“剿刖”之事。既行其威刑，则“异方愈乖，遐迹愈叛”。兑为西方之卦，赤绂南方之物，故曰“剿刖，困于赤绂”也。此卦九二为以阳居阴，用其谦退，能招异方之物也。此言九五刚猛，不能感异方之物也。若但用其中正之德，招致于物，不在速暴而徐徐，则物归之而有说矣，故曰“乃徐有说”也。居得尊位，困而能反，不执其迷，用其祭祀，则受福也。

象曰：“剿刖”，志未得也。“乃徐有说”，以中直也。“利用祭祀”，受福也。

●正义曰：“志未得也”者，由物不附己，己志未得，故曰“志未得”也。“乃徐有说，以中直也”者，居中得直，不贪不暴，终得其应，乃宽缓修其道德，则得喜说，故云“乃徐有说，以中直也”。“利用祭祀，受福”者，若能不遂迷志，用其中正，则异方所归，祭则受福，故曰“利用祭祀，受福”也。

上六：困于葛藟，于臲卼，曰动悔、有悔，征吉。

居困之极，而乘于刚，下无其应，行则愈绕者也。行则缠绕，居不获安，故曰“困于葛藟于臲卼”也。下句无困，困于上也。处困之极，行无通路，居无所安，困之至也。凡物穷则思变，困则谋通，处至困之地，用谋之时也。“曰”者，思谋之辞也。谋之所行，有隙则获，言将何以通至困乎？“曰动悔”，令生有悔，以征则济矣，故曰“动悔有悔，征吉”也。

“上六困于葛藟”至“征吉”。

○正义曰：葛藟，引蔓缠绕之草，臲卼，动摇不安之辞。上六处困之极，极困者也。而乘于刚，下又无应，行则缠绕，居不得安，故曰“困于葛藟于臲卼”也。应亦言“困于臲卼”，“困”困于上，省文也。“凡物穷则思变，困则谋通，处至困之地”，是用谋策之时也。“曰”者，思谋之辞也。谋之所行，有隙则获，言将何以通至困乎？为之谋曰：必须发动其可悔之事，令其有悔可知，然后处困求通，可以行而获吉，故曰“动悔，有悔，征吉”。

《象》曰：“困于葛藟”，未当也。

所处未当，故致此困也。

䷮ 正义曰：“未当也”者，处于困极，而又乘刚，所处不当，故致此困也。

“动悔，有悔”，吉行也。

䷮：正义曰：“吉行”者，知悔而征，行必获吉也。